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五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五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0.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五〇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王陽明先生文鈔二十卷

（二）

〔明〕王守仁撰　〔清〕張問達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八年致和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陽明文鈔二十卷》提要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書

答佟太守求雨書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謚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爲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眞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

此矣凡所以爲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尚存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撤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咒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流

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於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況於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嚚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所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

使誠有可以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耶 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與徐曰仁論養心爲學書 甲子

吾子年方英妙惟宜修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君舍衆論而擇子者實有在於衆論之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專毋爲習俗所移毋爲物誘所引求古聖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爲迂濶也昔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汚下念慮之間顧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淳萬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愼也所不避切切爲吾子言者

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示徐曰仁應試書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横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槩了了即放膽下筆縱昧出處詞氣亦自條暢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尤須練習調養雞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勿使昏惰節飲食薄滋味則

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滚滚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醖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閒坐時衆方鬨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蓊出乎塵埃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答人問神仙書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摇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効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荒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

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禀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言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

十年全耳目一心志內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

答毛憲副以禮自守書 戊辰

昨承諭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不至此但差人至龍場陵侮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猺與之爭鬬此自諸猺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爲辱然亦不容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

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某也受教多矣

與安宣慰辭金帛鞍馬書 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魑魅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刻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命而益其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

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鴨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與安宣慰論減驛書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間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

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剔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

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弗行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則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禄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援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與安宣慰論平宋氏之亂書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氊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晩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

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絶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

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
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
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
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
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
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
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
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
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

之議彌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
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與辰中諸生論收放心書 己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方以爲喜又適爾別
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
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
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
俗之謗是以往往隳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爲鑒
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着實用力前所云靜坐非欲坐禪入
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
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便須

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
處也學要鞭辟近裏着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
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
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
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灑掃
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汪石潭論動靜體用書 辛未○石潭名俊江西廣信人

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爲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原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

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即是已發既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愼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愼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即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無以爲決然且宜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沉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於此何邪吾

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論道貴翕聚書 辛未

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况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爲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况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爲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斂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衰雖欲勉進

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勢有所不容已也但老祖母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决然行之徒付之浩嘆而已

答王虎谷論仁體本自弘毅書 辛未

承示弘毅之說極是但云既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爲樂者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强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弘毅

之說爲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弘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弘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弘作而强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此實公私義利之辯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

與黃宗賢論仁恕之別書 辛未

所諭背近思切問足知爲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
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
非有所强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者求
仁之方正吾儕之所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
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於天理之公也事君不避
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爲非義則勇非其
所宜勇不得爲仁矣然勇者爲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尚欠也
鄙見如此明者以爲何如

答黃宗賢應原忠論去私存理書 辛未 原忠名良台州人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
言之未瑩則有之然自是吾儕一段切實工夫思之未合請
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須
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
去其駁蝕然後纖塵畢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
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
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
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

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
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此耳
向時未見得向裏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得此一
層却恐好易惡難流入禪釋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
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
已說到八九分矣

答徐成之論朱陸異同書 辛未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輿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輿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

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

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辨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

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輿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輿庵之是象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

再答徐成之書論朱陸異同 辛未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己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謂僕漫爲含糊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

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世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

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

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糊兩解而陰爲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

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於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

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於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古今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有未至不害其爲未至

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槩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身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

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僕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爲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成勿求其必同而察

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徐成之論心存則理自熟書 辛未

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成之不爲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然尚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助近爲成之思進學

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着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所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答儲柴墟書 壬申 ○ 柴墟名巏泰州人

論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
重己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之心雜於計較毀
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
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
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
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
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
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

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
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
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
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
也若此者與凡交遊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
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
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噫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
或以藝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
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所以全其心德也如是

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望之重而[illegible]
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
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
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
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
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
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
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
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

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
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
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
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已久
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
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
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
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
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

其人有志之士倀倀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哉之去而不以責之己責之己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飭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畧知求道爲事甚若彼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奄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

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于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己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己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己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答儲柴墟論師道書 壬申

來諭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為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況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耶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

舉業之可以得榮利而希官爵也自非誠知已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已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為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嘆服以為如寅之者真可為豪傑之士使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簀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弟子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灼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已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異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

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

寄蔡希淵論取友之益書 壬申〇希淵又字希顏名宗兗浙江山陰人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客邪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邪爲仁由已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嘆歟孝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顏試於此思之定以爲何如也

寄蔡希淵論待人應物書 壬申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三月托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已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爲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値也

與王純甫論變化氣質書 壬申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尚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為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煆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煆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之

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為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為然。不審邇來用力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嘆純甫之高明。今復遣特磨礪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答何子元論日食接祭書 壬申○子元名孟春柳州人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

承諭。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為學精察。深用嘆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朔。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幣於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為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

簡畧。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凡此以天子禘嘗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於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為何如也。

與胡伯忠論君子待小人之道書 癸酉

某往在京雖極歆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敘別去以爲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昨未出京師卽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者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以爲恨不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仇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爲心耳與惡人居如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淸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能浼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爲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淸也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擧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悃然如有所失

答王純甫論明善誠身書 癸酉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爲是矣夫既自以爲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面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尚有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故爲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擧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如何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底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叩求啓發因

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卽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狃於後世之訓詁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

求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虛空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故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用彼卽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且如

純甫所問明誠之功是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愼思者思此也明辨者辨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

與黃宗賢論舉制文義書 癸酉

滁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閒曠誠有足樂者故人不忘久要果能乘興一來耶得應元忠書誠如其言。亦大可喜舉制文義自宋儒已然不獨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難。但得漸能疑辨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時默念年來交遊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友邇來略無消息。每因已私難克輒爲諸友憂慮一番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與黃誠甫論正誼明道書 癸酉○誠甫名宗明紹興人

立志之說已近煩瀆然爲知已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旣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臨別數語彼此闇然。終能不忘乃爲深愛。

寄鄒希顔論學愈講愈無窮書 癸酉

承手札論及出處此見希顔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顔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即日引決爲愧爲怍然亦終須如希顔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希顔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於功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爲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爲人言者顧今之時

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婚姻聊爲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即與接引此本分内事勿謂不暇也朋友中多欲希顔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飽煖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却恐正是私心不可不察也

與黃宗賢論王純甫交情書 癸酉

書來及純甫事懇懇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至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間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純甫或有所疏外此心真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惹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爲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蔕却是墮人世間較計坑穽中亦成何等胸次當下冰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爲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

也旬月間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間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爲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往往見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爲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嘆間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已。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為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堙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

與戴子良論立志書 癸酉

汝成相見於滁。知吾兄之質。溫然純粹者也。今茲乃得其為志。蓋將從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而已也。有志者事竟成。吾兄勉之。學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秉彝。可謂盡無其人乎。然不能勝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則亦無志而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難立而易墜也。則亦深可懼也。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匆匆別來。所欲為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歆嘆雅意。誠切快快。相會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與王純甫論必有事焉書 甲戌

得曰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可喜可喜。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辯別。後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摘汲引。其間亦寧無小補。然終非力本求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

與王純甫論學有同異書 甲戌

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愧多矣。近又見與曰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為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為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區瞻楮傾念無已。

與許台仲論居喪亦學書 甲戌

吾子累然憂服之中顧勞乖念其何以當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不可須臾而間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居言不能無荒迷爾學則不至於荒迷故曰喪事不敢不勉寧戚之說爲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謂和哀亦有和焉發于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動氣非和也有意必於其間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不嗌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所異於平居之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毀之憂輒汝以是奉告幸圖其所謂大孝者可也

答王天宇論爲學篤志書 甲戌

書來見平日爲學用功之概今之時能稍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况又能實用其力者是豈易能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摸擬強之使歸於道則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爲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

者而後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尚有此耳

答王天宇論格致明誠書 甲戌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耶。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爲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爲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來書云。大學一書。古人爲學之次第。朱先生謂窮理之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固相

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窮理而後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弊安得不至於支離耶。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窮理之極。而后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未盡合耳。非存心無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來書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爲僞而已。

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之。

來書云。譬之行道者。大都爲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若未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致爲臨岐之嘆者。幾希矣。

此譬大略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爲存心。未免牽合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

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有不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爲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扞去外物爲言矣。扞去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爲己。

如此說。却是扞去外物爲一事。致知又爲一事。扞去外物之

說亦未爲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論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喜北上有期倘能迂道

江濱謀一夕之話庶幾有所發明

寄李道夫論教宜隨機引導書 乙亥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近日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弘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僂儞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比聞列郡之始即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

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引導因事啟沃寛心平氣以熏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効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終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書

與黃宗賢論學貴有源書 丙子

數承相念之厚今兄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此學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喜幸之餘媿何以堪別後工夫無因一叩如書中所云大略知之用力習熟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其源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與陸清伯論無往非實學書 丙子

來書勤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修之志不怠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畧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毀近雖覺有稍進其意旨大畧則平日固已爲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耶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未見終始本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自然之序而欲以私意速成之也

與希顏台仲諸友論仕途功夫須有得力書 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爲諸友今日喜爲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主張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夫失脚落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疏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望矣

與王晉溪大司馬議復南贛商稅書 丁丑○晉溪名瓊山西太原人

某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報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盜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

露未敢顯言於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疎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二千之數然而犒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衆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鹽稅一事邇來又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

而事辦此之他圖固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本奏聞伏望老
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
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為感幸尤深且大矣

與王晉溪大司馬議夾攻事宜書 丁丑

生於前月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奏聞差人
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
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為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
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略去繁
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
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僨事皆緣攻出多門每行一事
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
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閫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

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
致相推托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纏之弊非有大公無我
之心發强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
為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為之用乎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
盡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
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擒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
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況南贛
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
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

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通共爲一萬二千之數若以兵法五攻之例必須二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畧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與王晉溪大司馬議南贛巡撫事宜書　丁丑

某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忝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托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黽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勅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尚多牴牾是亦非昔有司者敢於違抗事勢使然也今爲南贛巡撫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某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歸

一不然則歸併於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尚有牽礙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南贛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彌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彌盜之本今責之以彌盜而使無與於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但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畧舉其職故今輙有是奏伏惟特賜採擇施行非獨生一人得以稍逭罪戮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

與王晉溪大司馬論南贛賊勢書 丁丑

某近因輋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擒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爲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況敢暮夜撲剿奮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知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境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今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

害示以必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既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爲役敢不鞭策駑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骨肉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

與王晉溪大司馬乞休致書 戊寅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爲難而能用善言之爲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或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雖用而不能決審同別和求其的然真見其孰爲可行孰爲不可行孰爲似迂而實切孰爲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

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雖古之名世大臣蓋亦未之多聞也某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真化未嘗不拱手起誦歎仰嘆服自其識事以來見古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在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眩豫於前力不能正即依違兩可掩覆文飾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其在平時

明公雖已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illegible]
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某雖爲佞詞以諛人若明公者古
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
其誰歟某後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敎以效其
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爲感幸何如哉通
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原厥功所自已略具於奏末
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畧僥倖塞
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人概曾情愛控其懇
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

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一見爲訣死生骨肉之恩當
何如爲報耶情隘詞迫乞冀矜亮

戒諸弟及時改過書 戊寅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但不知弟輩果出於誠心
乎亦謾爲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
知者但患不能改爾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孰無過改
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
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
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
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

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卽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
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
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只此戒愼不睹恐懼
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得此學有用力處
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未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毋使
亦如吾之習染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
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
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尚可
以有爲至於四十五十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復可挽

矣。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切切預為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戒聞人邦英邦正立志書 戊寅

書來意思甚懇切足慰遠懷持此不懈即吾立志之說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賢弟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可想而知交修罔怠庶吾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休有日預想山間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寄聞人邦英邦正論舉業無妨聖學書 戊寅

得書備見向往之誠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為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猛省而早圖之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寄聞人邦英邦正論舉業書 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也

與薛尚謙論工夫得力書 戊寅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得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說過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耳日孚停館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倘更稍久終恐早晚寒煖失宜區區初擬日下即回因從前征勦撤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漸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歎可歎聞仕德失調意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便即除亦自不能爲心患也小兒勞開教鶩騎之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皂櫪之間斯已矣

與薛尚謙論學貴真切書 戊寅

數年切磋只要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衆比舊頗覺興起尚謙既去仕德又往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若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

與薛尚謙論用功實落書 戊寅

得書知日孚停舟鬱孤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日孚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喜如之歐生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迷子晦語頗失真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瑩爾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臆度未有不自誤誤人者矣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皆諸為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與陸元靜論深造自得書 戊寅

尚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踰人在仕途如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駑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却如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離群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況吾儕乎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即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間亦可寫寄否尚謙至此日有所進

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已八踰月尚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尚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王晉溪大司馬論福建叛軍書己卯

郴衙諸處群孽潮殄尚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興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欲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為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在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處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

餉有急卽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為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爪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客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已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與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能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聞事孔棘遙聞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郴桂然勅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遠往旦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槩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衞所其間驚聞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畧無懲創遂致效尤而與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緩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驁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平居則朘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反藉民之子弟而為之鬪有司豢養如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吸群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笞官吏氣歒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某者所能

辦此也又況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

與當道論宸濠叛亂書 己卯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人人而未發蓋其心懷兩途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闕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几上肉矣賴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耳南贛舊曾有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裁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曾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撫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

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躡其後大奪其魄彼果遲疑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巢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臆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躡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厄僅存餘息近者入闕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闔省無一官見在人情渙散洶洶震懾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意長驅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上三郡之民素刼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矣事聞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殄之難矣以是遂忍死暫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得以輿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望諸老先生鑒其血誠曲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爲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答湛甘泉論心同理同書 己卯

旬日前領手教具悉造詣用功之詳益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令非也雖然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同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

其異日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嘗進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以爲未然而僕亦不復强聒者知兄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僕窶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謂其爲妄爲僞今璧入於猗頓之室自此至寶昭明於天下幸得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吾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耳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間寧有定所所幸吾兄道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

答方叔賢論切實爲己書 己卯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灑然如熱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迷也真可謂一日千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其論象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爲未足復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

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症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爲己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illegible]之無病而不知其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可不察也

寄蔡希淵論君子自反書 己卯

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抵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靄豈得尚有芥蒂於其中耶即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為忠乎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欣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菁莪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為之師真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

與顧惟賢論刻慈湖文集書 己卯

北行不及一面甚闕久別之懷承寄慈湖文集客冗未能遍觀來諭欲摘其尤粹者再圖翻刻甚善但古人言論自各有見語脈牽連互有發明今欲就其中以己意删節之似亦甚有不易莫若盡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別所云超捷良如高見今亦但當論其言之是與不是不當逆觀者之致疑反使吾心聰明洞達之見有所掩覆而不盡也

與許台仲論諫官書 庚辰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為台仲喜得此官為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尚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專以敢言為貴也必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恥矣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功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即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為瑣瑣矣

與陳國英論學日進書 庚辰

別久矣雖彼此音問闊疎而消息動靜時時及聞國英天資篤厚加以靜養日久其所造當必大異於疇昔惜無因一面叩耳凡人之學不日進者必日退譬諸草木生意日滋則日益暢茂苟生意日息則亦日就衰落矣國英之於此學且十餘年其日益暢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學日相講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況於吾儕乎哉

復唐虞佐論有教無類書 庚辰○虞佐名龍浙江蘭谿人

承示詩五章詩益工興寄益無盡深歎多才但不欲以是為有道者稱頌耳撤譁慎擇之喻愛我良多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已者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生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為不可為雖高明特達皆以此學為長物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況其章縫而來者寧不忻忻然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求其真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未能舍沙而別以淘金為也孔子云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設科也來者不拒往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蓋不憤不啓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

與陸清伯論格致書 庚辰

屢得書見清伯所以省愆罪己之意可謂真切懇到矣即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凡人之為不善者雖至於逆理亂常之極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誠而卒入於小人之歸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學謂之致知格物在書謂之精一在中庸謂之慎獨在孟子謂之集義其工夫一也向在南都嘗謂清伯與纂於此清伯亦自以為既知之矣近覩來書往往似尚未悟輒復贅此清伯更精思之大學古本一册

寄去幸一覽近因同志之士多於此處不甚理會故序中特改數語有得便中寫知冀惟乾事善類所共冤望為委曲周旋之

與王晉溪大司馬請乞蠲租書 庚辰

自去冬畏途多沮遂不敢數數奉啟感刻之情無由一達繆劣多忤尚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江西之民困苦已極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復喋今騷求既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首為控奏既未蒙肯繼為申請又不得達今茲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憫地方之塗炭為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以救燃眉幸甚幸甚生之乞歸省葬去秋已蒙賊平來說之肯冬底復請至今未奉允報生之汲汲為此非獨

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愛無所不至於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為生全之地乎今地方事殘破已極其間宜修舉者百端去歲嘗繆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白兼以患目疾瘖又以老父病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惚終日如在夢寐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閉門昏臥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況能為地方救災拯難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蠲租之請者正如病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欲忍嘆不及聊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

速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墓之乞使得歸全首領於牖下則闔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之恩舉合刻於無涯矣

與朱守忠論謙虛立誠書 辛巳 ○守忠名節浙江山陰人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輒復與懷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此意不忘即是時時相見雖別非別矣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不虛時耶廬佐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眞切所恨愛莫爲助但願渠實落做箇聖賢以此爲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之謙之當已不可留國裳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

朋友切磋聚會不厭頻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討日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紙悵然

答倫彥式論動靜體用書 辛巳○彥式名以訓，廣東人

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此三言尤見近時用功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

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為賢者陳其所見云

與陸元靜論養生之學書 辛巳

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

生不死者亦何惜不以示人如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為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為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為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

與楊仕鳴論致知之學書 辛巳 仕鳴名 廣東潮州人

諭及日用功夫只依自家良知所及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爲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眞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卽謂之

異端離此而說卽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尚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任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安排便不是合一功夫雖言句微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但須切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擬議倣像雖與近世格物者症候稍有不同要其爲病一而已詩文之習儒者雖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若着意組織未有不起于勝心者先輩號爲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只是習心未除耳今既知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破瞞他纔毫不得也

與唐虞佐論學古有獲書 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眞別後復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末又重以傅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怍何旣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爲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琚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所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也誠諸

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于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

與安之論朱子晚年定論書 辛巳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在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爲何如耶聊往數冊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疏既久無下筆處耳貪漢作事大難當人豈知之

答湛甘泉論隨處體認天理書 辛巳

承示學庸測中間極有發明處但於鄙見尚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郤似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間示知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既明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處不得不直幸勿罪其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耳會間先一及之

與席元山論講學實踐書 辛巳○元山名書[illegible]人

向承教札見剝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悲笑者相去萬萬而已中間仍有須面論者近聞內臺之擢決知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冀得停舟途次爲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怏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眞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中亦漸有

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煆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聞已赴京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答方叔賢論爲學入門工夫宜辨書 辛巳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喜矣夫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爲獨見新得銳意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

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牽滯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尚微有異然不害其爲大同若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所遜讓

與夏敦夫論爲學有要書 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要斷能一日千里惜無因亟會覿睹所謂歷塊過都者以爲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不乃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之窮理乎此區區之心深欲就正於有道者因便輒及之幸有以教我也

與楊邃庵閣老求表揚先德書 壬午 邃庵名一清四川人

某之繆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托交於門下至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惠於不知蒙施於無迹者何可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爲祖母乞葬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也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詘於當事也則竟遏衆議而中之其在江西幸平大憝而見搆於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爲之表揚暴白於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之以顯爵其因便道管之歸省也則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致纖毫之力而獨出於執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者宜何如爲報乎夫人有德於已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獸也櫟之樹隨之蛇尚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木鳥獸之弗若耶顧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執事之謂其藐然若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邈者先君不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煢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葬祭贈謚爲之代

請願爲該部所抑而朝廷竟與之以塟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其厚薄乃今而復有無厭之乞雖亦其情之所不得已實情與義之簡遂從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是誠有類於藐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顛末別具附敘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爲戮也然後敢舉而行之

寄楊邃菴閣老乞誌銘書 壬午

孤聞之古之君子之塟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墻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欲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塟事圖所以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爲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型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墻之外猶將冒昧强顏而入焉況先君素辱知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弔寵之以文詞惻然惻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斬一言

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

寄楊邃菴閣老論相業書

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大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至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償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可爲歟

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illegible]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illegible]

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免死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

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計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宥其所不逮幸甚。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之十一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書

與陸元靜論講學異同書

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已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

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自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乘襲積漸所致彼既先横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過未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耶抑求同其學於人耶將以善而勝人耶抑以善而養人耶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

問何嘗知行合一耶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有未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耶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川晦菴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況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

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己而遂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爲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爲異時相信之深者乎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與楊仕鳴論救人不宜過當書 癸未

問得尚謙書知仕鳴工夫日有所進殊慰所期大抵吾黨既知學問頭腦已不慮無下手處只恐客氣爲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如柯生輩亦頗有力量可進只是客氣爲害亦不小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相見出此共勉之前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入於善則其規切砥礪之間亦容有直情過當者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既不我德反以我爲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誘掖獎勸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此想能不忘也

與楊仕鳴論學貴自得書 癸未

前者是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册乃直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爲乎若欲有所記札以爲日後印證之資則直以己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

答蕭子雍論毀樂書 癸未

繆妄迂疎多拙物議乃其宜然每勞知己為之憂念不平徒增悚赧荼毒未死之人此身已非己有况其外之毀譽得喪又敢與之乎哀痛稍蘇時與希淵一二友當息於荒榛叢草間惴惴焉惟免於戮辱是幸他更無復願矣近惟教化大行已不負平時視望知者不慮其不明而慮其過察果者不慮其無斷而慮其過嚴若夫尊德樂義激濁揚清以丕變陋習則吾與昔人可無間然矣

與劉元道論為學勿偏虛靜書 癸未

來論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求之似為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其前後所論皆不為無見者矣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內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症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淺氣血之強弱有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為之亦自無傷但專欲絕世故

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為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間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況當又不同

與黃宗賢論講學須謙虛簡明書 癸未

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眞有力量能擔荷得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近與尚謙子莘誠甫講孟子鄉原狂狷一章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一論如何聞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議論之際必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復却恐無益有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病謾一言之

寄薛尚謙論去輕傲書 癸未

承論自咎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今寄一紙幸熟味諭及廿泉論仕德處殆一時意有所向而云蓋亦未見其止之嘆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爲至即其信道之篤眼前曾有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髪如鉗正恐同輩中亦未見有能如此者也

答舒國用論敬畏書 甲申 國用名栢江西進賢人

來書足見爲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耳以國用之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

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愼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愼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懥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眞灑

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體敬畏爲灑落之功岐爲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有所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爲而爲之者自然之謂也

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諸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之責人君子不蘄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蘄人之知也自知而已

與黃勉之論述作非當務書 甲申

屢承書惠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難得也然未由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尚爾鬱而未申有負盛情多矣君子學以爲己成己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尚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所示格物說修道註誠荷不鄙之盛切深惭悚然非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爲說亦於鄙見微有未盡何時合并當悉其義願且勿以示

人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充足下之才志當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駿逸之氣急於馳驟奔放抵突若此將恐自蹶其足非任重致遠之道也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爲辭說正恐葛藤纏繞則枝幹反爲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見未可據以爲定也

答黃勉之論良知之學書 甲申

來書云。涵泳良知之教。覺微動微靜。微生微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觸而應。感而通。莫于聖同途也。竊以中庸誠者之明。卽此良知。而明誠之者之戒愼恐懼。卽此良知爲戒愼恐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愼恐懼。知惻隱羞惡。通是良知。亦卽是明。

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效驗功夫。本非兩義。既知徹

動徹靜。徹死徹生。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一物爲之賦。

來書云。陰陽之氣。訢合和暢而生萬物。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所累。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個無間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人雖不我知。吾則無一毫慍怒。以間斷吾性之樂也。聖人恐學者之樂。有時而息。故又言此。所謂不怨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訢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所累。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卽是致良知。良知卽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着。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愚意則曰性卽未發之情。情卽已發之性。仁卽未發之愛。愛卽已發之仁。如何訓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謂愛曰仁。昌黎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

博愛之說。本與周子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

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爲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槩若其精微奧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著相專在字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來書云大學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者凡見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無處不好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亦將盡好之乎大學之訓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好色亦爲聖賢所同好經於目雖知其姣而思則無邪未常少累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雲未嘗不知其姣也匪我思存則思無邪而不累其心體矣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眞切處惟好好色惡惡臭則皆發於其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就人人好惡眞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今若又於好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却未免有執指爲月之病昔人多有爲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正是此症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云無處不惡固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欲截然不思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愚以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卽如孔子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慮尚何過哉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噎而廢食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卽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鄙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出徒思而不學之病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歟

答劉內重論去人我之見書　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爲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既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只從自己良知明覺處樸實用功，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外面是非毀譽，正可資之以爲警切砥礪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剛毅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尚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徑須放開闊，纔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已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

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其童子進見，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有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且若依着子路認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嘆矣。大抵奇特斬絕之行，多爲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爲貴也。故索隱行怪，則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遯世不見知者。學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與講學者，止如內重輩二三人而止；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故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勿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與黃勉之論刻王信伯遺言書　乙酉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也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尚有執着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達不在游楊諸子之下矣中間可省畧者刪去之為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為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

[illegible]董克剛焚棄八策書　[illegible]

春初承以八策見示[illegible]而見之[illegible]以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旬日之[illegible]克剛如見豁然[illegible]悔其初志即欲焚棄八策以為自此誓不復苟此等[illegible]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為[illegible]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為莫及也盛价遠來忽出長箋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間濶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

乎名遯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遯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畧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劍而怒況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箒耳亦何保嗇之深而必以投人為哉若此策遂上非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笑之者其為克剛之累不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為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

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一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匪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諵諵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思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

矣遂會同志諸友爲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鄒謙之論[illegible]書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勤懇懇開誘來[illegible]已任其爲喜幸如何可言學絶道喪之餘苟有興[illegible]是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夫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古今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碔砆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辨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

塞無間縱横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己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究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某甚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倀倀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

任我操得其要譬如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已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爲之障碍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昏惰者便間不惜款款示及之

寄鄒謙之論立志宜辨是非書 丙戌

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 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撥之無不即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已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眞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

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既已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況已久不作所須祠區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

答鄒謙之論禮書 丙戌

承示論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為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生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為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為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為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為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

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所謂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為此非以議禮為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為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為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illegible]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

禮似宜別為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為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祠堂位次祔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畧今錄一通奉覽以備採擇

或曰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

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為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為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

問無後者之祔于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

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葢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況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爲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而追爲之嗣勢

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祀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與鄒謙之論尊經閣記書 丙戌

隨事體認天理即戒慎恐懼功夫以爲尚隔一層者爲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猶未免毫釐千里也寄示尊經閣記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同稽山之作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井泉乃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不明非特後人聰明識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爲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是而又務爲一說以高之是

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過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黨同伐異覆短爭長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所不忍也井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葢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

與鄒謙之論致良知書 丙戌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註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掇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慍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迥爾不羣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其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盡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卿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面叩以快傾渴正之去當能略盡鄙懷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樸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志不識謙之亦以爲何如也講學之暇望時及之

與歐陽崇一論爲學在實有諸己書 丙戌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雖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略無退轉甚爲難得來書自咎真切論學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大有所進矣文蔚所疑良不爲過孟子謂有諸己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己是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爲我解嘲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爲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爲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勉力也

與南元善論講學須涵育熏陶書 丙戌

竊嘗喜晦翁涵育熏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變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眞若浮雲之變態亦非元善之所屑聞也

寄陸原靜論刊錄講學條目書 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顚沛必於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爲學乎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却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已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

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憾父母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

答友人論疑謗書 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自信而已吾方求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其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

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屨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屨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屨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見其屨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屨遂與之絕逾年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

答南元善論良知之學書 丙戌

別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歎計歸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亹亹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眞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諸生遞觀傳誦相與歎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或

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役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矣乎夫惟有道之士眞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

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知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

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得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為之乎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為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

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為無意乎元貞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說也

答友人論知行合一書丙戌

問先儒皆以學問思辯屬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

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着實去做此事若着實做學問思辯工夫則學問思辯便是行矣學是學此事問是問此事思辯是思辯此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學問思辯之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眞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

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知知而不能眞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行原來只是合一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本來如是吾契但着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却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問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却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爲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爲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爲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爲聖賢也若後世論學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塲兒戲看也

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與象山之

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

知行兩字須要曉得是合一工夫此合一工夫須着此兩字方說得完全無弊若頭腦處見得分明原是一事則雖分知行作兩事說畢竟將來工夫只是一件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看做兩事則雖將知行合一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况又分作兩截用功則是從頭至尾更無討下落處也

問致良知之說眞是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尚有不同

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精一處不可掩也知之眞切篤實處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是知若知之時其心不能眞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眞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眞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眞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季明德論講學書 丙戌○明德名 浙江山陰人

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爲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意亦切實中間以堯舜文王孔子論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近來進修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輩所及然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爲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綴數聖人紙上陳迹而入之於此一段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鯀爲未能不惑子夏之啓予爲未能耳順之類則

是尚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亦必由學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高遠深奥而未見其爲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

希高而外遂不能無弊也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爲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爲良知之障蔽而不自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卽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爲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之爲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爲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卽天也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

故不若言人之爲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亦平和有足啓發人者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然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訓效皆無不可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渾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修道之爲教可也謂修道之爲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修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

答魏師說論良知之學書 丁亥○師說名 南昌人

來書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旣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卽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皆是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

良知矣若又疑爲體面所拘事勢所格卽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乎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論致知之外無學書 丁亥○子莘名明衡福建莆田人

連得所寄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已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謂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加體認者是以尚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

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能合乎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

與毛古庵論致知用功不息書 丁亥

承書惠中間歉然下問之意足以仰見賢者進修之功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其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

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狥名遠跡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功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爲學之方乎惟益就平日用工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逕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

與黃宗賢論出處書 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

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為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為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為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為助只願諸君都做個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其有甚知謀才畧只是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畧自是超然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為諸君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也病臥山林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

與戚秀夫論明德本體書 丁亥○秀夫名賢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使遠辱感怍何既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晦翳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為問乎

答以乘憲副論為學篤信書 丁亥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即此奮志進步勇脫窠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却如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鄉村之農勸之曰爾日以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

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入家之人競相非沮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讒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為饔飧不糴則無以為食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議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

與霍兀崖論大禮書 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喜其說而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紛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眾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為之辯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所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腸滌胃積於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已危甚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

回陽奪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頗罹疾病痰嗽潮熱日益尫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尚有時也

與黃宗賢論朝事書 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而西樵兀厓諸公愛厚勤眷亦復有加無已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愛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諸公既爲此一大事而出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耳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人自擾之耳其畧已具奏詞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

覆未可知也西樵兀厓爲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畧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耗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遂老相與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搖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

與黃宗賢懇辭重任書 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爲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比將爲知己之憂矣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尚爾查勘未息致使効忠赴義之士破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啓行此老愼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兀厓之論欲使之破常格以用才不顧天下之毀

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東南小蠢特瘡疥之疾羣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間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讐仇病廢之人愛莫爲助竊爲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西樵兀厓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與鄭啓範辭謝薦舉書 丁亥

某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卽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孚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適有啇及不肖者則又爲之赧顏汗背跼蹐不安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爲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

學而質本迂疎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辯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衝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疵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爲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尚可勉强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爲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爲報耳

答方叔賢辭兩廣重任書 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旣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間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況讒構未息又可復出而冒爲

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且養痾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答見山冢宰論進賢退不肖書 丁亥

朽才病廢寧堪重托恐辭之疏必須朝廷憐准與其他日償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醜何足動煩朝廷以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爲可憂者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斡旋之大抵讒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爲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去不肖之爲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何時附俗以苟目前之容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答方叔賢論薦賢書 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鄉人滋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匡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术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鮮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以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擾耳鄙見略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寄安福諸同志書 丁亥

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機於此亦可卜矣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只如此用功去當不致有他岐之惑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眞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眞是聖學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爲眞得也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眞切愈眞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眞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已

與陳惟濬論致知實功書 戊子

江西之會尚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入[illegible]省[illegible]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illegible]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眞又將致字看得太易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比往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爲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師友時時相講習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來不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尚數十人時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羈縻又甘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何如也文蔚書中所論迥然大進眞有一日千里之勢病中草草答大畧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與黃宗賢論立朝勿求近功書 戊寅

兩廣大勢罷敝已極非得誠於爲國爲民竭力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効也思田之患其間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剿平就令月久困積冤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今又深入炎毒之鄉旦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俟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眞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爲尚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

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决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兀崖諸公既當事任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令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適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愧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克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効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遠之圖庶不負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三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五經臆說 論 策 說

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人君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既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

爲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群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始也故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愼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大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

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爲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即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即位矣不即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即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即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覬覦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

攝也則宜即位矣而不即位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即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掩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於鄢

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既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爲寇敵矣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鄢見鄭伯之既伐諸京而復伐諸鄢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收鄙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既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爲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於鄢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人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亨无咎利貞

恒所以亨而无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恒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不已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

常之貞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貞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

其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恒之爲卦，上震爲雷，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風爲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恒也。君子體夫雷風爲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恒，其孰能與於此。

遯亨小利貞。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爲，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爲遯之所以爲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尚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尚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尊位，而其朋尚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尚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之際，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尚可爲，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是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

是將以救敝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與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

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為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而悔吝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

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失職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此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必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此天其以我為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何者我之巡行諸侯所以興廢舉墜伸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動震發其委靡頹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聾懼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為王而子以君臨夫天下矣于是我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于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其戢斂夫干戈弓矢以偃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德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為王而能保有上

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天下既莫得而彊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為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蓋難乎其為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為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為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功德作之于樂以其感格而果能降福

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脩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威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既醉既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言思文后稷其德眞可以配上天矣蓋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不生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

后稷而使之徧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此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皆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汝宜來咨來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命之曰嗟爾保介當茲暮春之月牟麥在田而百穀未播蓋農工之暇也汝亦何所爲乎時[illegible]汝所治之新田其牟麥亦何如哉夫牟麥之茂盛皆上帝之明賜也牟麥漸熟則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惰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泯上帝之賜矣爾尚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底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茲農工之尚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衆農乘茲閒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間又將艾麥而興東作矣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　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矣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既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簫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喤喤其整密嚴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所宜其肅雝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其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真無愧于文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

討救民之舉真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亦何
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略無忌嫉之心乎此蓋
始作樂而合于祖廟之詩

元年春王正月論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奥是以爲論
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
也以予觀之亦何有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
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
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
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白簡實之
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
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窮

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
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
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從
世任情用知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
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
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
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
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

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

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

書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巳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巳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

援是以爲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巳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啟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

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問佛老為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者亦非一人矣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耶抑去之而不得其道耶將遂不去其亦不足以為天下之患耶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以比之楊墨尤為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歟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孔子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歟夫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則誠非道矣比之後世貪

冒無恥放於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為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為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有兼愛為我者焉其亦在所闢乎其將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尚有可患者乎其無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議其非而不議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於人者吾甚恥之故願諸君之深辨之也 甲子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從起歟然則天下之攻異端者亦求諸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爲異端而彼亦將以我爲異端譬之穴中之鬭鼠其是非孰從而辨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於存養慎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家國天下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爲人物不得焉不可以爲物猶之水火菽粟不可一日

缺焉者也彼異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爲三則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過焉即不及焉過與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爲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爲之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爲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吾夫子所嘗問禮則其爲人要亦非庸下者其修身養性以求合於道初亦豈甚乖於夫子乎獨其專於爲己而無意於天下國家然後與吾夫子之格致

誠正而達之於修齊治平者之不同耳是其爲心也以爲吾仁矣則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義矣則天下之不義吾不知可也居其實而去其名斂其器而不示之用置其心於都無計較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計較動其心此其爲念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於此乎今夫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世而無弊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子弓之後有荀況荀況之後爲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哉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

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今天下之患則莫大於貪鄙以爲同俗進而無恥貪鄙以爲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俗進而無恥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吾夫子之道而爲奸則彼亦以其師之說而爲奸顧亦奚爲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苦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既已不得其原矣然彼以其苦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以其俗進如是而攻焉彼既有辭矣而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今不皇皇焉自攻其弊以求明吾夫

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為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夫生復言之執事以攻二氏為問而生切切於自攻者夫豈不諭執事之旨哉春秋之道責己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諸子闢之於後而豈復俟於言乎故執事以為夫子未嘗攻老氏則夫子蓋嘗攻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蓋鄉愿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即老氏之所謂和其光而同其塵者也和光同塵之說蓋老氏之徒為之者而老氏亦有以啟之故吾夫子之攻鄉愿非攻老氏也攻鄉愿之學老氏而又失之也後世談

老氏者皆出於鄉愿故曰夫子蓋嘗攻之也

問古之人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志伊學顏者請遂以二君之事質之夫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以為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明辨至於桀則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再至五昔人謂其急於生人而欲速其功也果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與顏淵之學於孔子也其詳且要無有過於四勿之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為能知而孔門之徒

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今之人也何獨惟顏子而後可以語此乎至於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尤孔子之所深嘉屢嘆而稱以為賢者而昔之人乃以為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不辭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自以為能識簞瓢之樂孔子以為難而昔人以為易也茲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而顏子之學淺矣　甲子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於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畎畝雖祿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其後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是誠甚不已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爲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辨則千載之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尚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

聘者以爲身不可辱而道不可枉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爲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爲湯雖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既以爲君矣又可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者彼置成湯之聖而弗用尚何有於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知也知而就之是不仁也就之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爲之乎柳宗元以爲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爲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矣

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說者以爲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惟知以湯之心爲心而已是在聖人固必自有以處此而愚以爲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爲反覆悖亂之歸也至於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以言者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爲南而冀之爲北者至其道里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而詢人則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瞢然而無以爲答也今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

而實爲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於不可勝計使非盡格天下之物而盡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然而無所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辨而斷然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己復禮而爲仁哉夫惟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睿所照既已略無纖芥之疑故於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議擬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決而無疑滯此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健以致其決者也孔門之徒自子貢之穎悟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訓宜乎唯顏子之得聞也若

夫簞瓢之樂則顏子之質盡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惟韓退之以為顏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則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願以為哲人之細事初若無所難者是蓋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簞瓢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慎獨能窮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禮以為仁能慎獨故能克己不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蓋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以內省不疚仰不愧俯不怍而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言誠正而弗及格致則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大缺而於顏子之樂宜其得之淺矣

噫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顏子之學生亦何能與於此哉顧其平日亦有所不敢自暴自棄而心融神會之餘似亦微有所見而執事今日之問又適有相感發者是以輒妄言之幸執事不以為僣而教之也。

梁仲用默齋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乎予乃太早烏有己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為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庵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乎默有四偽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餂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短長也掩覆以為默謂之默之誣

深為之情厚為之貌淵毒阱狠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偽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誠知恥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其言也訒非以為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

人誠作用盡亦知所以自取之

崔伯欒悔齋說 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偽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頻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欒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爲之說如是

劉生約齋說 甲戌 劉生韶號約齋名韶滁州人

滁陽劉生韶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爲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爲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爲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

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即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爲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已煩

劉觀時見齋說 乙亥。觀時號見齋，湖廣辰州人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匾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眞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眞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眞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眞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言瞽也夫見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愼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眞觀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立志說乙亥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勞苦無成矣而人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汚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

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愼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眞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

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清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卽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卽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卽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卽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卽不忽躁心生責此志卽不躁妬心生責此志卽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卽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卽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卽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卽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

其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强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學問之功只是立得此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

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諸說無不吻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方時舉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爲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己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乎克己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

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爲之說

楊景瑞謹齋說 乙亥 ○景瑞號謹齋廣東人子思元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事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汨其性喪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爲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辯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謬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

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鴆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業業而況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爲有見又二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病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遣其子思元從予學亦將別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思元而遂以爲君贈

劉氏三子字說乙亥○劉氏字毅齋名乾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甫學
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其季生名之曰
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其字於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
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可以為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
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
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己不正而
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既承
教豈獨以訓吾子。

天澤夜氣說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是告歸
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旦晝所養梏亡之反復則
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
礪乎德業漸而入焉反而媿焉雖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
罕矣迨其離群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而莫之
尼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雖有理義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故
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孰無理義
之心乎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白說字貞夫說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賓
予而冠之作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
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
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
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
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
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
所排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

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
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
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
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
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為君子
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
性也說以貞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
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

詣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至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榦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偶則欲不佚則邪奚其貞也哉夫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予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祗承夫子之命

修道說 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修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修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修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修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鄉愿狂者說 癸未 ○見年譜

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請問鄉愿狂者之辨先生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眞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一克念卽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况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

黃勉之自得齋說 甲申 ○勉之名省曾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賾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祈爲之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爲之書孟氏之言

南元眞博約說乙酉

元眞陝西渭南人元善之弟

南元眞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彼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於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

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

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眞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示正憲戒傲尚謙說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為子而傲必不能孝為弟而傲必不能弟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為一傲字便結果一生做箇極惡大罪之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為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已不是真能虛已受人故為子而謙斯能孝為弟而謙斯能弟為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

克讓温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朱應周南岡說 丙戌○應周名鳴陽號南岡福建莆田人

浙大叅朱君應周居莆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陽蓋取詩所謂鳳凰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莆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莆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讜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凰鳴矣於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予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愧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

號大夫卿士為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其美者既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蘄於予必欲更為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之為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為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乎姑且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徵故悠遠故博厚故高明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匪石則誠匪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

矣觀夫南岡之峯巒巖壑則誠峯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僞爲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敓寒暑晦明烟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凰鳴矣而南岡不自以爲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爲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爲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揜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

爲德行矣措之爲事業矣發之爲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周豈非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嘗從事於斯乎異將來過嵇山之麓尚能爲我一言其詳

劉邦采惜陰說 丙戌

同志之在安福者閒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群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也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

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三終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書卷　題跋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啻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以喜冥然以契不知余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尚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敘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為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為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為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為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

某之於道雖亦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為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為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期真有以見其孰是

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書王天宇卷 甲戌

徐曰仁數爲予言天宇之爲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沉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則爲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敝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僞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爲弊。亦既可睹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爲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己。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嘉秀字實夫湖廣辰州人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耶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睹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為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

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為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為為己漭然入於隳惰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為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為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服之也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傅生鳳卷 甲戌○傅鳳字 山東祁州人

祁生傅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祁也憫其志常有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聾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誦訓詁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予予曰噫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不爲祿仕得爲孝乎

予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曰不得爲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生於是泫然流下甚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精毋絕爾生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爲爾惕安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携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之

書孟源卷 乙亥○源字 伯生滁州人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苟知所從入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入於斷蹊曲徑用力愈勞而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汚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爲無進而該

說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徧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 乙亥○思元名父字景瑞廣東人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畧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砭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恥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恥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弈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況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蓋世之爲詞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爲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爲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爲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道之玄默尚有以告我矣

書朱源卷 己卯

敘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爲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既弊爛矣使工爲裝緝之因諭之曰孝人之性也放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族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

書汪進之卷 庚辰

程先生云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夫苟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爲己謹獨之功能加爲己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於古人論學之得失孰爲支離孰爲空寂孰爲似是而非孰爲似誠而僞不待辯說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同歸其非且僞者自不得而强入不然終亦忘己逐物徒弊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惟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爲月之病辯析愈多而去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爲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也足恭也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也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

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若無蓋得夫謙道也愼獨致知之說既嘗反覆於世傑則凡百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嘵嘵於是蓋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毋謂己爲己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爲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己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書欒惠卷 庚辰○惠字子仁浙人

欒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亦不足爲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滸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別去之贈

書諸陽伯倦卷 庚辰

諸陽伯倦從予問學將別請言予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既晩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予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覩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求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弗覩則吾爲隱於子矣

書顧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爲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

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須隨俗同汙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固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汙維賢温雅朋友中最

爲難得似亦微失之弱但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纔爲所動卽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自責激昂奮發惟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己豈暇恤人非笑指摘故學者爲己之志苟能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爲砥礪切磋之地矣今人多言世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蹟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不知裏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書徐汝佩卷 癸未 汝佩名珊浙江諸暨人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歆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齋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蘄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

聲音笑貌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尚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日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旣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予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懼

然而怒憤然而不平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眞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溥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已之墮於淵壑也冐天下之非笑詆訾而日諄諄焉亦豈有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會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媢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遂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沉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黯然而不樂曰嘻吁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爲

是也果尚有所不可乎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是也亦未爲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已也信之甚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已之困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冐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悲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覩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爲問子頷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請遂書之

書王一爲卷　癸未○一爲字　廣東惠州人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秘也一爲既領之矣敢請益子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 甲申

守諧問爲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爲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奕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心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

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塗之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善也告之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塗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知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至矣知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再書諸陽伯卷 甲申

妻姪諸陽伯偁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顧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辯爲

窮理也是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辯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則必實致其溫凊之節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宜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徒知如何爲溫

凊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不致知者耶[illegible]知至至之知
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者也

書朱子禮卷 甲申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己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怨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歎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爲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己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朞年而化行歎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朱守乾卷 乙酉 ○守乾字 湖廣黄州人

黄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為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師孟名良貴江西南昌人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而良知未嘗不存苟能致之則與聖人無異此良知所以為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某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每以啟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者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没溺既久先横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繹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侍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説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禀甚穎而意向甚篤然以計偕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畧以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張思欽卷 乙酉○思欽名元相陝西三原人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孰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爲

不朽矣則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顙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林司訓卷 丙戌○林司訓名 江西彭澤人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既老且貧窶無以爲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修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烏有耄耋之年而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王迹熄民始有無恒產者然其時聖學尚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僞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

猶或自以爲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爲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嘵嘵者皆視以爲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頹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爲社學師今是又失其業於其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 丁亥○夢星廣東潮州人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禀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跽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

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已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即已具資糧戒僮僕促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訃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唯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以之相講究至考其立身行已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唯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敘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于有

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於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敷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

咨詢我者也始吾旣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亦有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是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居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掩袂却走君將掩袂却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嘗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爲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勗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嘗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悽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之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詠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廬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詠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

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藉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詠之無亦將有洒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眞有所苦類爲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禮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皆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攷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為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偽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三三

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為重目眯拳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為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闡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世祖敬齋公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自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為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一足矣況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為重也夫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林汝桓名 陝西人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為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為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為勤也剸繁理劇非以為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為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為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為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為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安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三四

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獨以為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者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為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留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為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會為恨且惓惓以聞道為急問學為事嗚呼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奇遊卷蓋京師士友贈之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

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為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為瑣也。則蒙槎未嘗以為異。而南遊未嘗以為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賙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為學者以為君賙。

書佛郎機遺事 庚辰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為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月。予發書為之感激泣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況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厲。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嘗欲列其事於朝。顧非公之心也。為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為。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萇弘之血釁不足。鄱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為。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為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

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癸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廿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日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聞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甲申

嘗讀文中子見唐初諸名臣若房杜王魏之流大抵皆出其門而論者猶以文中子之書乃其徒僞爲之而托焉者未必其實然也今以邃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又奚足異乎予嘗論文中子蓋後世之大儒也自孔孟既沒而周程未興董韓諸子未或有先焉者先生自爲童子既以神奇爲入翰林未弱冠而已爲人師其穎悟之發文學之懿比之文中實無所愧而政事之敏卓才識之超偉文中未有見焉文中之在當時嘗以策干隋文不及一試而又蚤死先生少發科第入中書督學政典禮大常經略邊陲弭奸戢亂陟司徒登冢宰晉位師相威名振於夷狄聲光被於海宇功成身退優游未老之年以身係天下安危聖天子且將復起之以恢中興之烈而海內之士日翹首跂足焉則天之厚於先生者殆文中子所不能有也文中之徒雖顯於唐然皆異代隔世若先生之門具體而微者亦且幾人其餘或得其文學或得其政事或得其器識亦各彬彬成章足爲名臣布列中外不下數十又皆同朝共事並躍於時其間喬靳諸公遂與先生同升相位相繼爲冢宰若此者文中子之門蓋有所不敢望

矣。且文中子之門。其親經指授。若董常程元之流。多不及顯而章明於世。往往或請益於片言。邂逅於一接。非若今之題名所載皆出於先生之陶冶。其出於陶冶而不顯於世者。常元之徒。殆未暇悉數也。先生之在吏部。某常爲之屬。受知受教。蓋不止於片言一接者。然以未嘗親出陶冶。不敢儳於茲錄之不與。若其出於陶冶而有若常元者焉。或亦未可以其不顯與世。而遂使之不與也。讀茲錄者。且以爲何如。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圮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諸用明爲善最樂文 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爲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爲善則仰不愧俯不怍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爲善最樂也

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爲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爲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僚友治聞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爲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用明爲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勗夫鄉之後進

龍場生問答 戊辰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似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渝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

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是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

之[illegible]也怪者日焉而至[illegible]矣吾懼於吾溺也龍場生曰吾聞
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惟所用無擇於小人焉若是亦有所
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
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
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
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屑
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
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況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
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子
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示龍場諸生教條　戊辰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
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
忽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
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
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
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
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
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
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
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
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
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諸
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
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
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

人或為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為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為大賢者為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

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為寇盜今日不害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疑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為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為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

諭俗四條 丁丑

為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為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為善我必愛之我能為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為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為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為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搆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詒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為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尋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始為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諭泰和楊茂 （茂聾瘂僅能識字自候門求見）

先生以字問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 （茂以字答曰知是非） 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 （茂首肯拱謝） 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 （茂扣胸指天）

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 （茂首肯拜謝）

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倒快活自在了許多 （茂扣胸指天躃地）

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 （茂頓首再拜而已）

壁帖 壬午

某鄙劣無所知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有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客座私祝 丁亥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文鈔卷十四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箴 銘 碑 贊 墓誌 祭文

師道箴

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維何莊敬自持外內若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己私孰義孰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毋忽其細慎獨謹微毋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乎知新患在好爲凡我師士宜鑒於茲

改過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蔑乖未聖循日兢兢既墜於淵猶恬驟逝既折爾股猶遊奔蹶人之冥頑則嗟與汝不見壅腫砭乃斯怨不見疾痺剃乃斯起人之嚴師苦攻砭剃汝曾不知反以爲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嗟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悛

謹言箴

嗚呼小子慎爾出話嘿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默而成之二者言訥能默而識洗訥而病緊人之善過情

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曰欽欽豈迸多言上帝汝臨

務實箴

嗚呼小子爾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釣譽不以蠱愚佻彼優伶爾觀孔醜覆蹈其術爾顔胡厚日月逾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昵爾讐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戚

爲學銘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爲學在求放心心苟或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湮斯須不敬鄙慢入之造次不謹放僻成之內照虛己以受人言勿傷於煩易志勿偷於因循勿以才而爲有勿以虛而爲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溫溫恭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爲仁卓爾在如愚之回一貫乃魯得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功去一矜不貴其辯貴其訥不患其鈍患其輕惟邑焉而時敏乃闇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茲銘

示正憲

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鬭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凶類譬樹果心是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平茶寮碑 丁丑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廣湖郴之交騷然且三四年矣。於是
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
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
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
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
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
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
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題開元寺讀書臺後石刻 庚辰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
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
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
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
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

平浰頭碑 辛巳

四省之寇惟浰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亟正德丁丑冬輋猺
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
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浰乘勝逐北大小三十
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
耕夫遍野父老咸懽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
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
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 丁亥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讎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歸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戊子

田石平田州寧（民謹如此）田水榮田山迎（府治新何）千萬世筭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靦然末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而悲之而道之難行而諂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魚之直信乎後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鮀之易容也悲夫吾越直夫陳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放蕩佞諛之士嫉視若讐彼寧無知之卒於已非與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又不久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歡然甚得先生奚取於予始空谷之足音也世日趨

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生嘗塵視軒冕豈一第之為榮間之子欽蓋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潢將藏諸廟則又為子者宜爾也詩曰有服韡韡有冠鼎鼎在彼周行其容孔式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既求既徂為冠為模孰久其道衆聽且孚如江如河其趨彌汗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肉篤於孝友外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窮徹匪窮於物無觝于于施施乎意任真而亦不干於禮藝學積行將施於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没鄉人子弟無所式爲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含章秘迹林棲而澤遁者莫與遨遊以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也先生姓王名袞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沒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

謂鄉人何盍相與私謚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某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人亦奚爲於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須吾歸視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遥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曾祖勝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戍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戍基業淪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琲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親竄無內外少長戚疏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斬險刻側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綸熠以賈聲

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於郡西之廻龍山初處士與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涎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涎以歲貢至京某時爲童子聞涎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既死矣涎姪孫節與予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即爲之銘亦延陵掛劍之意耶予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遼也甫年十四主帥壯其爲人召與語大說遂留麾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輒爲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狀貌魁岸幼習邊機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篤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援拾扶持不忍舍去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徐衡伋皆向於學夫豈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乎銘曰嗟惟處士敦樸厚堅猶玉在璞其韞熠然秉義揭仁鄉之司直邈矣大丘其孫孔式刜滋而逝其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毋或而弛無寧處士愧其孫子廻龍之岡其鬱有蒼毋爾剝伐處士所藏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己巳

陽明子謫居貴陽有齊衰而杖者因鄉進士鄭鑾氏而來請曰陽朔令楊尚文卒其孤姪卿來謁鑾曰先伯父死無嗣子所知我後人又不競非得當世名賢勖一言於墓將先德其泯廢無日子辱於伯父久亦宜所甚惻其若之何敢遂以卿奉其先人之遺幣再拜階下以請陽明子曰尊子擯人懼僭辱之弗遑奚敢以銘人之墓爲其改圖諸卿伏階下泣弗與鄭爲之請益固則登其狀與幣於席而揖使歸曰吾徐思之明日卿來伏階下泣又明日復來曰不得命無以即喪次館

下之士多爲之請且言尚文之爲人曰尚文敦信循而其居鄉不苟與所交必名士巨人視儕輩之弗臧者若浼焉嘗名其友飲狂士有因其友願納歡者與偕往尚文拒弗受曰吾爲某不爲若其峻絕如是陽明子曰其然斯亦難得矣今之人惟同汙逐垢弗自振立故風俗靡靡至此若斯人又易得耶因取其狀視之多若館下士之言焉乃許爲之誌楊氏之先居揚之泰州祖廉爲監察御史擢參議貴陽卒遂家焉考祥終昭化縣尹生三子伯敉仲敞即尚文季敬丞荆門之建陽驛尚文始從同郡都憲徐公授易尋舉鄉薦中進士乙

[illegible]用大臣爲撫尹桂林陽朔縣猺頑弗即工者[illegible]文諭以威德皆相率來受約束供賦稅流移聞之歸復業者以千數部使者以聞將加擢用而尚文死矣得年僅五十有五又無嗣天於善人何哉然尚文所歷三府之士思其教陽朔之民懷其惠鄉之後進高其行其與身没而名跡文爲人所稱說者雖有子若孫何如哉娶同郡阮氏瑞新昌主簿若次尚文雖無子有卿存[illegible]猶子也銘曰獅山之麓有封若斧左岡右砠栩栩其樹爰[illegible]封之下鄉人過者來視其處曰嗚呼斯楊尹之墓

徐昌國墓誌 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辨哉夫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駃騠以夜出宗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栄不踰旬莨草薙而易繁

彫梟鴟鴞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覩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漓穢惡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旦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某至京師某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仙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某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沖舉可得也子且謂何某復笑而不應迺曰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兢兢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某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某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詰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

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某曰盡鳶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illegible]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某曰悴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悴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illegible]往哭盡哀因

爲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殁整衲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吾命其盡諾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説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殁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蘇州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得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

丘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逎訓藻脫洗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弁阿爲工方特爲厲紛紜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治長在縲絏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辨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振礪之士獨行違俗爲世所媢嫉卒以傾廢踣墮又況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讀怡菴誌而悲之怡菴湛公英者廣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長咸服信取斷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斥人過惡至無所容狡猾之徒恥見嬌拂嫉視如讐聚謀必覆公於惡毋使抗吾爲公直行

其心不顧竟爲所搆誣憤發病以死公既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皆謂湛公行義顧報戾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將何以善爲後十餘年爲奸者貫盈翦滅殆盡而公子若水求濂洛之學爲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著朝廷贈官如子日顯赫煉耀鄉人相與追嗟蒙歎爲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之死靡悔湛公殆其人非耶向使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俛首爲人僕役呴濡喘息以斷綏須臾死其不能矣夫腊韋[illegible]説亦何能緩急自處乎[illegible]頤爲何可取哉予悲斯人

之不遇而困蹇者成之世者君子順微闡幽以明世譽職
僭縣者無庸揚矣彼亦無所抑塵垢而游焉其可以無表
而出之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滸
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
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銘者爲之銘矣表者爲之表矣
某何言雖然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
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弔
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閾也不亦貞乎績麻舂粟教其子以
學嘗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
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爲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

而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疏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
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
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
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
第爲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
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
也事親以老於畝畝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
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
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

者爲其變禮之說乎曰猶之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昔父之見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强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率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失養而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遂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麥孺人楊氏墓誌銘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麥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麥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爲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茂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予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爲予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爲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擧焉子或溢美焉若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即相次棋早卒次即楷次栻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

一相將以乙亥正月丙寅祔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
次廼以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葬曰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
未之有改也先孺人祔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
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祔也則
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
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
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曰
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覩其
彼昏懵懵謂予盡誣狠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

文橘菴墓誌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
其蹟蹟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
履兮陽明子曰嗚呼玆橘菴文子之墓耶莫元亨曰昔陽明
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
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
陽明子曰人也樸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耄而不衰吾聞
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厲
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

矣别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
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
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既葬而後具豫不可
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
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歿
其子棐棠東集械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爲
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橘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爲
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爲南昌人
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圭者爲之行狀甚悉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丙子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其一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資以盛賓客至於毀家不則以爲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靳夫惟疾之不征遂底於顛踣以重其不孝敢請巳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爲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徇湖俗之所尚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況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巳之既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巳之既而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

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葬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恥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巳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項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爲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巳則如大夫之於札也可乎因爲之題其識墓之石曰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按陸君諱㯂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幾澤子澄舉進士方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弗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潸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爲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蓋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悖色情日益篤禮日益恭其在家庭雍雍于于內外無間交游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

君未有不熏然而心醉者嘗是時予方馳騖於衆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尚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既歿予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爲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娼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爲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啓之有啓之者其油然嚮道乎如火之始然矣嗚呼惜哉

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啟君者而君不可作也已君之子闕子生烓致君臨沒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既爲之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爲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嚴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節菴方公墓表 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歎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

朱協力農耕。殖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落可與。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之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之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敘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傅說版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騖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

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南鎮禱雨文 癸亥

惟神乘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眚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思有歸功有庇神固不得而辭也而況紹興一郡又神之宮寢轂之下乎謂宜風雨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承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爲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麥苗萬槁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嘆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祈禱告請

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衆歟賦斂繁刻而獄訟冤滯歟祀典有弗修歟民怨有弗聞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譴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譴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肴淫暴戾以干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噍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爲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神之食於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莫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人以某嘗讀書學道謬以爲其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既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 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

童閔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某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群，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

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吾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飡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棲兮。爾安爾居兮，無為厲於茲墟兮。

祭浰頭山神文乙亥

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崇秩於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焉也否則人保人之所惡是以為山川之羞茲土為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遺毒之餘浰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冽之井糞穢不除久則同於廁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為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狩而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剔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冽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為孕祥育

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某奉天子明命來鎮西陲憤浰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愬故涵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兩月餘旬餘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逸小民不能無恐于山川之神為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為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業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耶即陰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自將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開沿停留之如其設詐懷奸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作惟神實鑒圖之

祭徐曰仁文 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令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耶向之所云其果夢耶今之所傳其果真耶今之所傳亦果夢耶向之所夢亦果妄耶嗚呼痛哉曰仁

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即欲過家堅臥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爲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群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以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耶則已矣吾道而是耶吾能無蘄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計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忍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

且樂而忘其死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惰耶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七年於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窅嶙峨之雲兮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歆歆奠椒醑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亡幽明而與心我歌白雪兮誰同此音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 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騖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略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爲異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年來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謙始從予於

留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爲鄉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言遂不知己之爲兄尚謙之爲弟己之嘗爲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己也盡使其羣子弟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我之私而果於徙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昆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已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朱守中文（守中名節浙江山陰人）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訕笑而冒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中者爲之脊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姚之徐日仁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尚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羣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中又復棄我而逝矣其或者既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暌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中之於斯道既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旁招博采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饑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毎欲以身殉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山東晝夜勞瘁至捐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中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顧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騁於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爲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中既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爲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亡其身乎守[illegible]次捍患而死勤事能爲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爲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爲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輀一遄一奠永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楊士鳴文 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耶。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絶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果無主宰於其間耶。嗚呼痛哉。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内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啟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槁藝。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則吾亦安能無一言乎。嗚呼痛哉。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祭文 四二

祭元山席[illegible]

嗚呼元山眞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溺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知求絕學於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徇俗苟容以鉤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世方植私好利依違反覆以壟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欸犯而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論雖或亦有動於氣激於忿而其心事磊落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相[illegible]已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

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爲屈求以進賢於國而不自知怨謗之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爲難非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主上之神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檣柁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斃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爲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敘其愚以求質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吾進不能有益於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已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名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

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忍蒸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鄉鄙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逆欲過飾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驅馳國事捍患禦災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愧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尚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斂爾精魄爲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沒爲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

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哉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六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賦 詩

九華山賦 壬戌

循長江而南下指青陽以幽討啟鴻濛之神秀發九華之天巧非效靈於坤軸孰構奇於玄造涉五溪而徑入宿無相之窈窕訪王生於邃谷掬金沙之清潦凌風雨乎半霄登望江而遠眺步千仞之蒼壁俯龍池於深窅弔謫仙之遺跡躋化城之縹緲飲鉢盂之朝露見蓮花之孤標叩雲門而望天柱

列仙舞於晴昊儼雙椒之闢門真人駕陽雲而獨騖翠蓋平臨乎石照綺霞掩映乎天姥二神升於翠微九子躋於積稻炎熾起於玉甑燭石碑之文藻回澄秋於枕月建少微之星旂驂蹕承滴翠之餘瀝展旗立雲外之旌纛下安禪而步逍遙覽雙泉於松梢踰西洪而憩黃石懸百丈之灝灝瀬流觴而縈紆遺石船於淵道呼白鶴於雲峯釣嘉魚於龍沼倚逶迤之峨帆謝塵寰之紛擾攀齊雲之巉喇鑑琉璃之浩瀁沿東陽而西歷殘九節之蒲草樵人導余以冥探捫碧雲之瑤島羣巒翳其繆藹失陰陽之昏曉辨七布之沉沉靈龜隱而

復佌履高僧而靡招賢開白月之杲杲試胡茗於春陽汲垂雲之淵湫凌緇壁而據石屋何文殊螺髻之蟠糾棲拱辰而北盼躡道先於拾寶緬裳迒於黃鉋休圓寂之幽佇鳥呼春於叢篁和雲韶之鸑鷟喚起促余之晨興落星河於簷榱護山嘎其驚飛怪遊八之太早攬冉木之如渥彼晨蹕而爭妓靜鐃磬之剎啄幽人劚參蕨於冥杳碧雞唳於青林鷳翻雲而失皓隱搗藥於樛蘿挾提壺餅焦油翔鵝鳳凰承盂冠以相道飲流瀣之仙醴嘉竹實以嬉翔集梧枝之嫋嫋嵐欲雨而霏霏鳴濕濕於蘋藻躡三遊而轉音啁揚天香於茫渺席

泓潭以濯纓浮桃瀉而揚縞淙澌澌而落蔭飲猿猱之捷狡睨斧柯而昇大還望會仙於雲表惆子京之故宅歎知微之碧桃倏金光之閃映睇景景於穹坳弄玄珠於赤水舞千尺之游蛟蓮花塘而峻極散香林之回飇撫浮屠之突兀泛五釵之翠濤襲珍芳於絕𪩘裊金步之搖搖莎羅躑躅芬敷而燦耀幢玉女之妖嬌寨龍鬚於靈寶墮鉢囊之飄飄開仙掌於欽欽散青磬之迢迢披白雲而躋崇壽見桑錯之僧寮日既夕而山冥掛星辰於隆穀宿南臺之明月虎夜嘯而羆嗥鹿麋羣遊於左右若將侶幽人之岑寂而寒去無寐而木

壑之洞簫溪女屬晴瀧而縣朮雜精苓之春苗邀予觴以仙液飯玉粒之瓊瑤謠辭予而遠去颯霞裾之飄飄復中峰而悵望或仙蹤之可招逾下見陽陵之蜿蟺忽有感於予朋之宿要逝予將遺世而獨立採石芝於層霄躡長虛於窮髎逾永離乎匪嚣彼蒼黎之緝緝固吾生之同胞苟顚連之能濟吾豈靳於一毛矧狂狐之越獗王師局而奔勞吾寧不欲請長纓於闕下快生平之鬱陶顧力微而任重懼覆敗於或遭又出位以圖遠將無誚於鷦鷯嗟有生之廹隘等滅沒於風泡亦富貴其奚爲猶榮蕣之一朝曠百世而興感蔽雄傑於

蓬蒿吾誠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蓍蔡之呶呶已矣乎吾其鞭風霆而騎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摶鵬翼於北溟釣三山之巨鼇道昆崙而息駕聽王母之雲璈呼浮丘於子晉招句曲之三茅長遨遊於碧落共太虛而逍遙亂曰蓬壺之藐藐兮列仙之所逃兮九華之矯矯兮吾將於此巢兮匪塵心之足攪兮念鞠育之劬勞兮苟初心之可紹兮永矢弗撓兮

遊大伾山　己未。見濬縣大伾山石刻

曉披烟霧入青巒山寺疎鐘萬木寒千古河流成沃野幾年沙勢自風湍水穿石甲龍鱗動日繞峰頭佛頂寬宮闕五雲天北極秋高更上九霄看

遊浮峰寺　壬戌

紫紆鳥道入雲松下數湖南百二峯巖犬吠人時出樹山僧迎客自鳴鐘凌飈陟險眞扶病與日探奇是舊蹤欲叩靈關問丹訣春風蘿薜隔重重

翠壁看無厭山池坐益清深林落輕葉不道是秋聲

怪石有千竅老松多半枝清風灑巖洞是我再來時

人間酷暑避不得清風都在深山中池邊一坐即三日忽見巖頭碧樹紅

兩到浮峰興轉劇醉眠三日不知還眼前風景色色異惟有人聲似世間

山中立秋日偶書　壬戌

風吹蟬聲亂林臥驚新秋山池靜澄碧暑氣亦已收青峰出白雲突兀成瓊樓袒裼坐溪石對之心悠悠倏忽無定態變化不可求浩然發長嘯忽起雙白鷗

移居勝果寺 癸亥

江上但知山色好峰迴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遠塵埃富春咫尺烟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

泛海 丁卯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夜宿宣風館 丁卯

山石崎嶇古轍痕沙溪馬渡水猶渾夕陽歸鳥投深麓烟火

行人望遠村天際浮雲生白髮林間孤月坐黃昏越南冀北俱千里正恐春愁入夜魂

去婦歎 戊辰

委身奉箕箒中道成棄捐蒼蠅間白璧君心亦何然獨嗟貧家女素質難為妍命薄良自喟敢忘君子賢春華不再艷頹魄無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慎周還

依違出門去欲行復遲遲鄰嫗盡出別強語含辛悲陋質容有繆放逐理則宜姑老藉相慰缺乏多所資妾行長已矣會面當無時

妾命如草芥君身比琅玕奈何以妾故廢食懷憤冤無為傷姑意燕爾且為歡中廚存宿旨為姑備朝飡畜育意千緒倉卒徒悲酸伊邇望門屏盍從新人言夫意已如此妾還當誰顏

去矣勿復道已去還躊躇鷄鳴尚聞響犬戀猶相隨感此摧肝肺淚下不可揮岡回行漸遠日落羣鳥飛羣鳥各有托孤妾去何之

空谷多悲風樹木何蕭森浣水澗冰合採苓山雪深離居寄巖穴憂思托鳴琴朝彈別鶴操暮彈孤鴻吟彈苦思彌切

巑岏隔雲岑君聰甚明哲何因聞此音

採薪二首 戊辰

朝採山上荊暮採谷中栗深谷多凄風霜露霑衣濕採薪勿辭辛昨來斷薪拾晚歸陰壑底抱甕還自汲薪水良獨勞不愧食吾力

倚擔青厓際歷斧厓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尺徘徊不忍揮俯略澗邊棘同行笑吾餒爾斧安用歷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

春行 己巳

冬盡西歸滿山雪春初復來花滿山白鷗亂浴清溪上黄鳥
雙飛綠樹問物色變遷隨轉眼人生豈得長朱顏好將吾道
從吾黨歸把漁竿東海灣

村南 己巳

花事紛紛春欲酣杖藜隨步過村南田翁開野教新犢溪女
分流浴種蠶攜犬吠人依密樹閒鳧照影立晴潭偶逢江客
傳鄉信歸臥楓堂夢石龕

夜泊憶元明 庚午

扁舟泊近漁家晚茅屋深環柳港清雷雨驟開江霧散星河

不動暮川平夢回客枕人千里月上春堤夜四更欲寄愁心
無過鴈披衣坐聽野雞鳴

立春日道中短述 庚午

臘意中宵盡春容傍曉生野塘冰轉綠江寺雪消晴農事沾
泥情羈懷聽谷鶯故山梅正發誰寄欲歸情

香山次韻 辛未

尋山到山寺得意却忘山巖樹坐來靜堂蘿春自閒樓臺星
斗上鐘磬翠微間頻息塵寰念清溪踏月還

杖錫道中用日仁韻 辛未

何逢佳處問山名風景依稀過眼生歸霧忽連千嶂暝夕陽
偏放一溪晴晚投巖寺依雲宿靜愛楓林送雨聲夜久披衣
還起坐不禁風月照人清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壬申

未盡師生六日情天教風雨阻西行茅堂豈有春風坐江郭
虛留一月程客邸琴書燈火靜故園風竹夢魂清何年穩閉
陽明洞栅栅山爐煮石羹

瑯琊山中 癸酉

草堂寄放瑯琊間溪鹿巖僧且共閑水石能回草木死春風

不化石山頑六經散地莫收拾叢棘被道誰刊刪已矣驅馳
二三子鳳圖不出吾將還

風景山中雪後增看山雪後亦誰曾隔溪巖犬迎人吠飲澗
飛猿踏樹騰歸騎林間燈火動鳴鐘谷口暮光凝塵蹤正自
縈纏在一宿雲房尚未能

龍潭夜坐 癸酉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
山空時一鳴草露不辭芒屨濕松風偏與葛衣輕臨流欲寫
猗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

送蔡希顏。癸酉

希淵赴南宮試。訪予滁陽。遂留閱歲。既而東歸。別之以詩。

風雩藹曠野。百鳥凍不翻。孤鴻亦何事。敫敫遡寒雲。豈伊稻粱計。獨往求其羣。之子眇萬里。就我滁水濱。野寺同遊詣。春山共攀援。鳥鳴幽谷曙。伐木西澗曛。清夜湛玄思。晴飈玩奇文。寂景賞新悟。微言欣有聞。寥寥絕代下。此意冀可論。

鄭伯興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賦贈 癸酉

溶流須有源。植木須有根。根源未溶植。枝派寧先蕃。謂勝通

夕話。義利分毫間。至理匪外得。譬猶鏡本明。外塵蕩瑕垢。鏡體自寂然。孔訓示克己。孟子垂反身。明明賢聖則。請君勿與談。

滁陽別諸友。甲戌

滁陽諸友。送予至烏衣。不能別。王性甫汝德復送至江浦。留居俟予渡江。書此促之歸。并寄諸賢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為千里。遠相即。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

次欒子仁韻送別四首。乙亥

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鳶魚飛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操持存養本非禪。矯枉寧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腳起。竿頭百尺未須前。

野夫非不愛吟詩。才欲吟詩即亂思。未會性情涵泳地。二南還合是淫辭。

道聽塗傳影響前。可憐絕學遂多年。正須閉口林間坐。莫道

青山不解言。

征漳寇長汀道中有感。丁丑

將略平生非所長。也提戎馬入汀漳。數峰斜日旌旗遠。一道春風鼓角揚。莫倚貳師能出塞。極知充國善平羌。瘡痍到處曾無補。翻憶鍾山舊草堂。

通天巖。丁丑

青山隨地佳。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閒。塵寰亦蓬島。西林日初暮。明月來何早。醉臥石牀涼。洞雲秋未掃。

潮頭巖次謙之韻。丁丑

潮頭起平地化作千丈雪棹舟者何人試問山頭月

回軍龍南小憩玉石巖雙洞絶奇因寓以陽明别洞之號兼留此作 戊寅

甲馬新從鳥道回覽奇還更陟崔嵬寇平漸喜流移復春暖兼欣農務開兩竇高明行日月九關深黑閉風雷投簪最好支茅地戀土猶懷舊釣臺

陽明山人舊有居此地陽明景不如但在乾坤俱逆旅曾留信宿即吾廬行窩已許人先號别洞何妨我借書他日中巢還舊隱應懷芬土復鄉閭

書玉山草萍驛 己卯

獻俘晚駐忽傳王師及徐淮遂乘夜速發次壁間韻

一戎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尚堪危邊烽西北方傳警民力東南已盡疲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爾驅馳急欲請回鑾罷六師

千里風塵一劍當萬山秋色送歸航堂垂雙白虛頻疏門已三過有底忙羽檄西來雲黯黯關河北望夜蒼蒼自嗟力盡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廟堂

宿淨慈寺 己卯

王師遣人追還濠復還江西是日謝病退居西湖

老屋深松覆古藤藕棲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裏消閒晝藥裹爐前對病僧烟艇避人長曉出高峰遠望亦時登而今更是多牽繫欲似當時又不能

常苦人間不盡愁每拚須是入山休若爲此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白髮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甸尚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

山僧對我笑長見說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閒

舟中至日 己卯

歲寒尤歎滯江濱漸喜陽回大地春未有一絲添袞繡謾提三尺淨風塵丹心倍覺年來苦白髮從教鏡裏新若待完名始歸隱桃花笑殺武陵人

阻風 己卯

冬江盡說風長北偏我北來風便南未必天公真有意却逢人事偶相參殘農得暖堪登穫破屋多寒且曝簷果使困窮能稍濟不妨經月阻江潭

楊邃菴待隱園次韻 己卯

嘉園名待隱專待主人歸此日真歸隱名園竟不違巖花如

共語山石故相依與市都忘却無勞更掩扉

芳園待公隱屯世待公亨花竹深臺榭風塵暗甲兵一身良得計四海未忘情語及艱難際停盃淚暗傾

遊廬山開元寺次壁間杜牧韻 己卯

春山路僻問歸樵爲指前峰石逕遥會與白雲還瞑壑月隨滄海上寒潮世間老去渾無賴遊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疎鐘隔渚夜迢遥

太平宮白雲 己卯

白雲休道本無心隨我迢遥度遠岑攔路野風吹斷又穿

深樹候前林

江上望九華不見 己卯

九月三過九華山一度陰寒一度雨此來天色稍晴明忽復昏霾起亭午平生山水最多緣獨此相逢吝有數人言此山天所秘山下居人不常睹蓬萊渉海或可求瑶水崑崙俱舊遊洞庭何止吞八九五嶽曾向囊中收不信閒雲掃六合手扶赤日照九州駕風騎氣覽八極視此瑣屑真浮漚

遊九華道中 己卯

微雨山路滑山行入輕舟桃花夾岸迷遠近廻繞疊嶂盤深谷前峰應接勞回首瞻之在前忽在後不道舟行轉屈曲但怪青山亦奔走薄午雨霽雲亦開青鞋布襪無塵埃梅蹊柳徑度村落長松白石穿林隈始攀風磴出木杪更俯懸崖聽深雷亂山高頂藏下野茆屋高低自成社此中那得有人家恐是當年避秦者西巖日色漸欲下且向前林秣吾馬世途濁隘不可居吾將此地營蘭若

雙峯遣柯生喬 己卯

兩家雙峯下不見雙峰景如錐處囊中深藏未脫穎盛德心愈卑幽人迹多屏悠然望雙峯可以發深省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己卯

昨夜月明峰頂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却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茆屋

野人權作青山主風景朝昏頗裁取巖傍日脚半溪雲山下雷聲看雨

大湖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頭雲去向人間作風雨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陰霧無所覩至是復往風日清朗盡得其勝喜而作歌 庚辰

昔年十日九華住，雲霧終旬竟不開，有如昏夜入寶藏，俯目無覩成空回。每逢好事談奇勝，即思策蹇還一來。頻年驅逐事兵革，出入賊壘衝風埃，恐恐晝夜不遑息，豈復山水能徘徊。鄱湖一戰偶天幸，遠隨歸凱停江隈。是時軍務頗多暇，況復我馬方虺隤。舊遊諸生亦萃集，遂將童冠登崔嵬。先晨霏靄尚暝晦，却疑山意猶嫌猜。肩輿一入青陽境，忽然白日開西嶺。長風擁篲掃浮陰，九十九峯如夢覺，纍纍踊躍爭獻奇。兒孫俯伏摩其頂，今來始識九華面，恨無詩筆爲傳影。層樓疊閣寫未工，千朶芙蓉抽玉井。怪哉造化亦安排，天下奇山

此兼并。攬衆登高望八荒，雙闕下見日月光，長江如帶繞山麓，五湖七澤皆陂渚。蓬瀛海上浮拳石，舉足可到虹可梁。仙人爲我啟閶闔，鸞軿鶴駕紛翱翔。從今脫屣謝塵世，飄然拂袖凌蒼蒼。

將遊九華移舟宿山寺　庚辰

逢山未愜意，落日更移船。峽寺緣溪逕，雲林帶石泉。鐘聲先度嶺，月色已浮川。今夜巖房宿，寒燈不待懸。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庚辰

莫怪巖僧木石居，吾儕眞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外，剽竊糠粃齒頰餘。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及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庚辰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尚爲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元兩度來，寺僧倦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須五斗。未妨適意山水間，浮名於我亦何有。

睡起偶成　庚辰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停午，起向

高樓撞曉鐘。
起向高樓撞曉鐘，尚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啾啾吟　庚辰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即休，此身浩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千金之珠彈鳥雀，掘土何須用鐲鏤。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痴人懲噎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

人生達命自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碧霞池夜坐 甲申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眞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靑天掃舊塵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淸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林汝桓寄二詩次韻爲別 乙酉

堯舜人人學可齊昔賢斯語豈無稽君今一日眞千里我亦當年苦舊迷萬理由來吾具足六經原只是階梯山中儘有閒風月何日扁舟更越溪

月夜 甲申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靄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靑天自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攖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淸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甲申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眞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却笑從前顚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抛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三首 甲申

爾身各各自天眞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

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秘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心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蓁茅成間塞僅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絶境勞懸想指與迷途却浪驚冐險甘投蛇虺窟顚崖墮壑竟亡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甲申

良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爲

答人問道 甲申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別諸生 丙戌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殷勤莫愧別離筵

書扇示正憲 丙戌

汝自冬春來頗解學文義吾心豈不喜顧此枝葉事如樹不植根暫榮終必瘁植根可如何願汝且立志

中秋 丙戌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多遇況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復過釣臺 丁亥

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迹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當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己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末難矣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書院諸生 丁亥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木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

謁伏波廟二首 戊子

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往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莫說兵戈定四夷

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堦干羽五雲端

平八寨 戊子

見說韓公破此蠻貔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一月間豈是人謀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師還窮搜極討

非長計須有恩威化梗頑。

南寧二首。戊子

一駐南寧五月餘始因送遠過僧盧浮屠絕學經殘燬井竈沿村見廢墟撫恤尚慚凋弊後遊觀正及省耕初近聞稱負歸猺獞莫哂東方不可居。

勞矣田人莫遠逃瘡痍未定犬猶驚燹餘破屋須先葺雨後荒畬莫廢耕歸喜逃亡來負襁貧憐繦褓縱旗旌聖朝恩澤寬如海蠢爾魚鹽縱爾生。

題甘泉居 戊子

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飡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六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七

後學汀都張問達編輯

公移

奉勅巡撫南贛通行各屬牌 正德十二年正月

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谿峻險林木茂深盜賊潛處其間不時出沒剽劫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調觀望不肯協力追勦遂至延蔓日多當職猥以菲才濫膺重寄大懼職業隳廢仰負朝廷委託爲照前項地方延袤廣遠未能遍歷其間綏撫之方隨時殊制攻守之策因地異宜若非的確詢訪難以臆見裁度爲此仰抄案回司并

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公同逐一會議要見卽今各處城堡關隘有無堅完軍兵民快曾否操練某處賊方猖獗作何擒勦某處賊已退散作何撫緝某賊情終必須撲滅某賊被誘尚可招徠何等人役堪爲鄉導何等大戶可令追襲軍不足恃或須別募精强財不足用或可別爲經畫某處或有閒田可興屯田足食某處或多浮費可節省以供軍何地須添寨堡以斷賊之往來何地堪建城邑以扼賊之要害姑息隱忍固非久安之圖會舉夾攻果得萬全之策一應足可養兵

弭盜安民之術，皆宜悉心計慮，折衷推求。山川道路之險，必須親切諳圖；賊壘民居之錯雜，皆可按實開注。近者一月，以衷遠者一月以外，凡有所見，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非獨以匡當職之不逮，亦將以驗各官之所存。務求實用，毋事虛言。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恥，袪患衞民，竭誠報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須協力以濟艱難。果有清勇忠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職不敢蔽賢；其或奸貪畏縮、志行卑汚者，黜罰亦有明條，當職亦不敢同惡。深惟寡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官，各宜知悉。

選練民兵牌　正德十二年正月

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劫掠，大爲民患。本院繆當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爲職，欽奉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未遍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衞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兵，非調土軍，即倩狼達，往返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

動逾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即已魍魎潛形，曾無可剿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群。良由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發無救於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賊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賊。夫事緩則坐視爲常，勢急遂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嶺北道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操練，即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

城郭。既備關監至於搗巢深入推鋒蹈陣恐亦未堪爲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群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名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

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素有膽略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較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即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己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格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尚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務在盡善期於可久亮愛民憂國之心既無不同則拯溺救焚之圖自不容緩案至即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爲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冊以憑查考

倣行十家牌告諭 正德十二年正月

本院奉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恨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懷愛民之心。未有及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當商度其可以舉行。今為此牌。似亦煩勞爾眾。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但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十家牌式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係某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人。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有無寄庄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證保任人某某。若不報寫庄田在牌者。日後告有庄田。皆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即須查究。官戶則云某衙門下舍人舍餘

男子幾丁

某。某項官見任。致仕。在京聽選。武在家。　某。某處生員吏典。
某。治何生業。成丁。未成丁。或往何處經營。　某。見當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某。

見在家幾丁。若人丁多者，開許增濶，量添行格填寫。

婦女幾口。

門面屋幾間。係自己房或典賃某人居

寄歇客人。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名開寫浮票寫帖，客去則揭票，無則云無。

告諭撫屬軍民 正德十二年

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鬬爭。父老子弟，曾見有溫良遜讓，卑己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兇狠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鬬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見疾於官府，內破敗其家業，上辱父祖，下累兒孫，何苦而為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健訟，故吾言懇懇於此。吾愧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毋忽。

行廣東福建各兵備道勦捕漳寇方畧牌 正德十二年

照得勦捕漳寇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所有方畧恐致泄露不欲備開案內為此另牌仰廣東福建兵備道密切會同守巡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險林木蓊翳若雨水洊至瘴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既揚却乃大饗軍士一面陽若犒勞給賞為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氣一面

分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即便齎糧銜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却須捨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勁卒當前重兵繼後伺至其地鼓譟而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譟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逃遁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復得為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槩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摽掠宜撫恤者即加撫恤宜處分者即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本院奉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為務即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畧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各官知會之後即連名開具遵依揭帖密切回報

案行廣東福建司道進勦事宜 正德十二年

看得兩省勦捕事宜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動難一頗兵既久變故旋生則謀算機宜旬日頓異亦難各守初議執爲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飭既久兼有海滄演城攻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該道亦皆協謀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有連絡糾合阻阱設械以禦我師其爲奸黨當亦日加

險密至於今日已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愼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尚候土兵之集以卜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强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通賊關隘已行兵備道委官隄備截殺及將進勦方畧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廣東兵備各道會同守巡等官密切遵依行事外仰抄案回司即行各官務要同心協力乘閒而動毋得各守一見靡軍債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禀以致誤事領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如復彼此偏執失誤軍機定行從重參奏决不輕貸其軍馬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

案行漳南道戴罪督兵勦賊 正德十二年

據鎮海衛指揮高偉呈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到院隨查先據參政陳策等呈已經批各官酌量事機公同會議如是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趨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奇若果賊已盤據得地可以計困難以兵克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於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萬全無失僉謀皆同然後呈來定奪去後今據前因參照指揮高偉既奉差委督哨自合與覃桓等相度機宜協謀並進

却乃孤軍輕率中賊奸計雖稱督兵救援先已頗有斬獲終是功微罪大難以贖準廣東指揮黃春等既與覃桓等面議夾攻眼見摧敗略不應援挫損軍威壞事匪細俱屬違法各該兵備守巡等官督提欠嚴亦屬有違合就通行參究但在緊急用人之際姑且記罪查勘督勦及查添調狼兵一節案查該省節呈兵糧預備已久惟俟剋月進攻今始成軍而出一遇小挫輒求濟師況動調狼兵往返數月非但臨渴掘井緩不及事兼據見在官兵二千有餘數已不少兵貴善用豈在徒多況稱糧餉缺乏正宜減兵省費安可益軍匱財除廣東坐視官員及應否動調狼兵另行查議外仰抄案回道查勘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是否領兵夾攻被傷身死各官原領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其指揮仲欽推官胡璉等緣何不行策應是否畏避退縮俱要備查明白從實開報其覃桓等所統軍兵就仰高偉管領戴罪殺賊立功自贖仍仰福建布政司作急查處堪以動支銀兩就呈鎮巡衙門仰會委官領解軍前接濟一面備數呈來以憑查考不許稽遲致悞軍機各該官員俱要奮勇協心乘機進勦毋頓兵遙制以失機宜毋坐待狼兵以自懈弛務須連營犄角以壯我軍之威更休迭

出以蓄我軍之銳多方以悞賊人之謀分攻以疲賊人之守擣蕩巢穴安靖地方則東隅可收於桑榆大捷不計其小挫事完之日通查功罪呈來以憑酌量參奏

行領兵官搜剿餘賊牌 正德十二年

看得象湖箭灌最爲峻絶諸巢賊首悉遁其間賊之精悍盡聚於此自來兵卒所不能攻今各官雖有前挫隨能奮邁方畧奮勇協力竟破難克之寨以收桑榆之功計其大捷足益小挫但象湖雖破而可塘猶存賊首頗已就擒而餘黨尚多逃遁若不乘此機會速行剿撲薙草存根恐復滋蔓狡兔入穴獲之益難除將功次另行查奏外爲此仰抄案回道查照先行方畧乘此勝鋒急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斬餘黨毋令復聚爲梗若罪惡未稔可招納者還與

招納毋縱貪功一槩屠戮務收一簣之功毋爲九仞之棄本院即日自漳州起程前來各營督戰仍與各官備歷已破諸賊巢壘共議經久之策

兵符節制 正德十二年正月

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仰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陣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

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講求務濟

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務遵

預整操練牌 正德十二年

看得龍南等縣捕盜老人葉秀芳等，部下兵眾，多經戰陣，況向化日久，皆有竭忠報効之心。但其勇力雖有，而節制未諳；向慕雖誠，而情意未洽。一時調用，亦恐兵違將意，將拂士情。信義既未交孚，心志豈能齊一。為此仰抄案回道，通將所屬向化義民人等，悉行查出，照依先定分數，行令各選部下驍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順從其便，分定班次。各役若無別故，自行統領；或有事故相妨，許令推選親屬為眾所服者，代領前來贛城，皆於教場內操演。除耕種

之月，放令歸農，其餘農隙，俱要輪班上操。仍於教場起蓋營房，使各有棲息之地。人給口糧，使皆無供饋之勞劬。有功勤者，厚加犒賞；違犯約束者，時與懲戒。如此則號令素習，自然如身臂手指之使；恩義素行，自然與父兄子弟之愛。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以是征剿，將無不可矣。

選募將領牌 正德十二年

看得撫屬地方盜賊充斥一應撫剿事宜各該兵備等官以地方責任勢難頻來面議若事以公文往來非惟事情不能該悉兼恐機宜多致洩漏爲此牌仰郴州兵備道即於所屬軍衛有司官或義官耆老推選素有膽略才堪將領熟知賊寨險易備曉盜情向背忠慎周密可稱信任者一二人前來軍門凡遇地方機務即與密切商度往來計議庶幾事可周悉機無疎虞

批留嶺北道給由呈 正德十二年六月

朝廷設官本因保障臣子盡職匪專給由副使楊璋才力精敏議見練達久在軍中習知戎務見今盜賊猖獗方爾請兵會剿一應軍馬錢糧皆倚贊畫方有次第若因給由遽爾輕動更代之人豈免事多生疎交承之際必至弊乘間隙遂有出柙之虞何益噬臍之悔仰本官勿以循例給由爲急惟以効忠盡職爲先益展謀猷仍舊供職地方安靖足申體國之勤懋績彰聞豈俟天曹之考仍行撫按衙門知會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正德十二年

本院募兵選士欲以弭盜安民正恐地利不能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務求盡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弭盜而適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法之初意哉行仰各縣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籌處務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勦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勦襲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況各縣所留尚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爲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期無措置之方耶又況勦襲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爲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狃於因循憚於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爲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爲害宜各除去褊小之見共爲公濟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奏有成命苟悞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告諭浰頭巢賊 正德十二年十月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為職蒞任之始即聞爾等積
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即
調大兵剿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剿蕩
巢穴後因漳寇既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
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眾其餘
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
脅從之人況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
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

剿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
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
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
情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
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為盜爾必怫然而怒
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
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憤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
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為此其間
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為官府所迫或是為大戶所侵一時

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復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
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
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
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
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爾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
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況於人
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
苦而必欲為此我每為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
寢亦無非欲為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

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
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
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所生十子八人為善
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
安生均之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
於爾等亦正如是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為
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
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
爾等辛苦為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

以爾為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剿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為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鉞輩吾今只與良民一概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為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

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為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為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為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遍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為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征剿横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正德十二年十二月

據縣丞舒富探得各賊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鑿山開塹，為備益堅，又於桶岡後山絕壁結搆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自來人跡所不能到，今皆撤還糧穀，設有機臨，意在悉力拒戰，戰而不勝，即奔入此中，官兵即無所施其力等情。照得南贛兵力自來疲弱，為賊所輕，必資湖廣土兵，然後行事。賊見土兵未至，必以為夾攻尚遠，今若出其不意，㑹兵合擊，先以一哨急趨其後，奪其隘口，賊既失勢，殆可盡殪。若必俟土兵之至，陷賊計中，老師費財，復為他日之患，追悔何及。除監督守

巡官員行令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調度催督外，本院身督中軍直搗横水大巢，所據各哨官兵，合就分委督發，依期進剿。

贛州知府邢珣統領官兵，自上猶石坑進，由上稍、石溪入磨刀坑，過白封龍，一面分兵搜茶灑、窩井、杞州坑，正兵經過朱坑、旱坑，入楊梅村，攻白藍、横水，與都司許清、指揮謝昶、姚璽、知縣王天與等兵會合，結為一大營，乃各選精鋭，用郷導分引，齎乾糧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如茶潭、窩井、杞州坑、寨下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應援，毋致疎虞。北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范營，過背烏坑，穿牛角窟，踰梅伏坑，過長流坑，涉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過烏地，入上新地、中新地、下新地，攻桶岡呵諸賊，與知府唐淳、指揮余恩、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為一大營，各選精鋭，開合縱横，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

軍符：安遠縣民兵八百名，乾字營機兵四百名，弓箭手一隊，銃手八名，郷導二十名，火藥八十斤，地圖一張，軍令八十張，號色布一千五百件，兵旗大小九十面，令字藍絹大旗一面，奇兵搜扒用為先導，尋常皆捲，遇各營兵始開。令字黃絹大旗一面，正兵行動用為先導，尋常皆捲，

遇各營兵始開。

軍令：失誤軍機者斬，臨陣退縮者斬，違犯號令者斬，經過宿歇去處，敢有攪擾居民及取人一草一木者斬，劄營起隊，取火作食，後時遲慢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安營住隊，常如對敵，不許私相往來，及輙去衣甲器仗，違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凡安營並非給有各隊信牌，及非營門而輙出入者皆斬，守門人不舉告者同罪，其出營樵牧汲水方便，而擅過營門外者杖一百，軍中呼號奔走驚衆者斬，雖遇賊乘暗攻營，將士輙呼動者斬，軍中卒遇火起，除奉軍令救火人

外敵有喧呼及擅離本隊者斬軍中守夜巡夜之人每夜各有號色號色不應者即便收縛軍中不許私議軍機及妄言禍福休咎惑亂衆心違者皆斬凡入賊境哨探可往而畏難不往托故推調及回報不實者斬軍行遇敵人往衝及有埋伏在旁者不許輙動即便整隊向賊牢把相機殺剿違者斬軍行遇賊衆乞降恐有奸謀即要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令其遠退自縛求投不許輙與相近遇有自稱官吏及地方里老來迎接者亦不許輙與相近即便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審實發落違者皆斬賊使入營及來降之人將士敢與

私語及問賊中事宜凡漏泄軍情者斬凡臨陣對敵一隊失全伍皆斬鄰隊不救鄰隊皆斬賊敗追奔不得太遠一聽號令聞鼓方進聞金即止違者斬賊巢財物並聽殺賊已畢差官勘驗給賞敢有臨陣擅取者斬乘勝逐賊不許爭取首級路有遺下金銀寶物不許低頭拾取違者皆斬

汀州知府唐淳統領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百步橋浮江合村等處進屯聶都會同把隘推官徐文英將縣集守把鄉夫內選取堪爲鄉導者一百名分引哨路進襲上關破下關乃分兵爲三哨廿一大哨踰相見嶺撲密溪徑攻左溪右一小哨從下關分道搜絲茅壩復從中大哨於密溪進攻左溪左一小哨自密溪搜羊牯腦山復自密溪從中大哨進攻左溪三哨復合爲一與本院會於橫水遂會同守備郟文知府季敩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五營犄角合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應援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畧然後分哨起營復自密溪回關田推官徐文英仍於關田專集營陣以待奔竄遺賊勿輕散動本官自關田率兵由古亭進屯上保復自上保歷茶坑由十八磊依期進川木坳攻桶

岡諸賊與知府邢珣指揮余恩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收散遂令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之日方許回兵以下軍將大同小異軍令並同

南安知府季敩統領官兵自南安府石人背進破義安分兵搜朱雀坑入西峰分兵搜狐狸坑進鉛廠分兵搜李家坑屯穩下分兵搜李坑遂踰徇腳嶺搜陰木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守備郟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合連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齎乾糧二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應援毋致疎虞

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寄溪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上關下關關田經古亭分屯上保茶坑斷苛蘆洞等處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都指揮許清之繼探候緩急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

都指揮僉事許清統領官兵自南康進破雞湖撲新地龔楊梅坑攻苜藍溪木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等兵會合共結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鋭用鄉導分引齋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應援毋致疏虞橫水諸

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橫水穿牛角窟搜川坳陰木潭會左溪入寄溪過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上華山過鱗潭屯左泉分斷西山界荊盤洞等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仍歸屯橫水控制諸巢遂與知府季斆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

守備指揮使郟文統領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石人坑度湯瓶嶺破義安上西峰過鉛廠破苦竹坑剿長河洞搜狐狸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唐淳季斆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五營連絡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鋭用鄉導分引齋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山寨如天台菴獅子山絲茅壩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應援毋致疏虞左溪附近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左溪過寄溪分兵搜絲茅壩會下關入關田過古亭踰上保搜茶坑屯十八磊分兵斷下章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知府唐淳之繼使人探候消息相機應援必使遠近各賊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

贛州衛指揮余恩統領官兵自上猶官監踰獨狐嶺至營前

進金坑屯過步破長流坑分兵入梅伏坑破牛角窟撲川拗陰木潭與正兵合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縣丞舒富知府唐淳季斆守備郟文等兵連絡爲一大營仍各選精鋭齋乾糧二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應援毋致疏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寄溪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經華山鱗潭綱夾裹從左溪入西山界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命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鋭開合縱橫分布搜扒

委[illegible]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
[illegible]與督同典史梁儀統領官兵自上猶官監員
[illegible]面寨至長潭經杰壩屯石玉分兵搜樟木
[illegible]過大瀝人員分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
[illegible]等兵會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各選精
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
務期盡絕互相應援毋致疎虞橫水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
院再授方畧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牛角窟梅伏坑涉長
流渡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入烏地經上新地中新地分屯

下新地分兵搜扒斷絕要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知
府邢珣之繼使人探候緩急仍與縣丞舒富聲息相接應援
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
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官兵自上猶營前金坑進屯過步破
長流坑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唐淳季
[illegible]守備郟文等兵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分選精銳齎乾
糧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賊巢如鰲坑箬坑赤坑觀音山奄
塲仙鶴頭源陂左溪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畧然
後分哨起營復自長流坑過果木口搜芒背搜鐵木里循上
進遏搜東桃坑山源竹𥫗泉大王嶺板嶺諸巢遂屯鎖甚蘭
外四面埋伏以待桶岡奔賊仍與知縣王天與聲息相接彼
此相機應援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
吉安知府伍文定統領官兵前去屯劄穩下會同守備郟文
併謀協力搜剿稍無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
畧然後進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地理險易相度機宜
協和行事毋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失事機圖與其存亡
不輕貸軍中一應事宜亦聽隨宜應變呈報者仍呈軍門
施行

廣東程鄉知縣張戩統領部下新民鄉夫人等搜剿稍無黃
雀拗新地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畧然後進
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云
中軍參隨官並同

奬勵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牌 正德十三年正月

據嶺北道呈稱桶岡賊巢悉已掃蕩恐湖廣官兵未知仍復前來非但無賊可勦抑且徒勞遠涉等因到院看得桶岡天險先經夾勦圍困半年終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諸將用命軍士效力實亦湖廣兵威大震有以懾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潰以克收茲全功訪得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紀律嚴明行陣肅整故能遠揚威武致茲克捷雖兵不接刃而先聲以張相應差官奬勵爲此牌差千戶高睿齎領後開花紅禮物前去湖廣郴州親送本官營內傳布本院奬勵

之意以彰本官不顯之功

申諭十家牌法 正德十三年正月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來訪得各官多視爲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尚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其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册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如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册處分更無躱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等項不良

之人同具不致隱漏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即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强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禀官官府當將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禀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

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鬬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眞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畧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

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

批廣東兵備道留兵搜捕呈 正德十三年

看得樂昌等處賊徒搆怨連年流毒三省該道乃能身歷險阻設謀調度巢穴雖已底定而漏殄難保必無况閩湖兵撤後殘賊多復嘯聚河源龍川諸賊亦復招羣集黨連結漸多逆其將來必復熾盛今雖役久兵疲且宜班師息衆但留兵搜捕亦不可少毋謂斬木之不蘖死灰之不燃苟涓涓之不塞將江河之莫禦其狠兵既已罷散難復追留若機快鄉兵之屬暫令歸休節可起集爲輪番迭出之計務使搜勦之兵若農夫之耘耔庶幾盜賊之種如根莠之可除該道仍備行

各官務體此意悉拔根苗無遺後患

批湖廣廣東將士爭功呈 正德十三年

邇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既名夫攻事，則一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之功。況今賊首既擒，則湖廣領哨之官亦復何咎？雖云因廣得捷，而廣東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共成厥事，何必己專其伐。矧各呈詞亦無相遠，就如湖廣各官所呈，即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廣運謀驅逐之數亦自不掩。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恥。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批汀州知府乞休申 正德十三年

看得知府唐淳沉勇多智，精敏有為，兼之持守能謹，制事以勤。近因本院調委領兵征剿南安諸賊，劬勞備至，斬獲居多。雖克捷之奏已舉，而賞功之典未頒。況汀州所屬多係新民，投招未久，反側無常，正賴本官威懷綏撫，以為保障。縱有微疾，不便起居，即其才能，豈妨卧治？仰該府即行本官，不妨養疾，照舊管事，安心職務，善求藥餌，務竭委身之忠，勿動乞休之念。

批贛州府賑濟呈 正德十三年

看得該府所申賑濟石城事宜，許中戶糴買，下戶給散，准如所議施行。但出糶之數止及三千，而待濟之民不知幾許，附郭者得遂先獲之圖，遠鄉者必有不霑之惠。近日贛縣發倉，其弊可見。仰行該縣先選殷實可托者十數輩，不拘士民耆老，各給斗斛，候遠鄉之民一至，即便分曹給散。仍選公直廉明之人數輩往傍糾察，如有貪緣頂冒，即時擒拏，照議罰治，庶幾小民得蒙救急之惠，而遠鄉可免久候之難。

批惠州府給由呈 正德十三年

看得知府陳祥政著循良才堪統馭近因興師之舉且送考之績之行令本官親從本院征剿叛賊劬勞備至斬獲居多巢穴悉皆掃平地方既已寧靖既喜奏功於露布允宜上最於天曹除賞功之典另行外仰該府即便照例起送給由

批贛州府給由呈 正德十三年

照得知府邢珣久勞郡政屢立戰功合有賞功之典出於報最之外今三年之考既因事久稽而六載之期亦計日非遠況地方盜賊雖平瘡痍未起仰行本官照舊支俸益弘永圖苟有善可及民何厭久於其道微疾已痊即起視事給由一節六年并考

告諭南安贛州軍民 正德十三年

照得風俗不美亂所由興今民窮苦已甚而又競為淫侈豈不重自困之夫民習染既久亦難一旦盡變吾姑就其易改者漸次誨爾吾民居喪不得用鼓樂為佛事竭貲分帛費財於無用之地而儉於其親之身投之水火亦獨何心病者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之家豐儉稱貲不得計論聘財裝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為送節等名目奢靡相尚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百十成羣凡此皆糜費無益有不率教

者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爾民之中豈無忠信循理之人顧一齊衆楚寡不勝衆不知違棄禮法之可恥而惟慮市井小人之非笑此亦豈獨爾民之罪有司者教導之不明與有責焉至於孝親敬長守身奉法講信修睦息訟罷爭之類已嘗屢有告示懇切開諭爾民其聽吾誨益敦毋怠

頒行社學訓蒙條約 正德十三年

先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頗已得人。但多係客寓日給為難。今欲望以開導訓誨亦須量資勤苦。已經案仰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薪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特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廸為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諭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而凡教授於茲土者。亦永有光矣。為此仰將發去教諭。每學教讀。

給與二張。揭置座右。每日務要遵照訓誨諸生。該道府官員亦要不時親臨激勵稽考。毋得苟應文具。遂令日就廢弛。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茂。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

訓蒙穉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倣。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規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為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為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

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與切否溫凊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子多寡分爲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修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子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倣每十日則總四班遞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維字字句句紬繹反復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倣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畧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禁約榷商官吏 正德十三年

照得商人比諸農夫固爲逐末然其終歲棄離家室辛苦道途以營什一之利良亦可憫但因南贛軍資無所措備未免加賦於民不得已而爲此本亦寛恤貧民之意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奸弊以致牙行橋子之屬騷擾客商求以寛民反以困商商獨非吾民乎除另行訪拏禁約外仰抄案回道即便備行收税官吏今後商税遵照奏行事例抽收不許多取毫釐其餘雜貨俱照舊例三分抽一若資本微細柴炭雞鴨之類一槩免抽橋子人等止許關口把守開放不得擅登

商船假以查盤爲名侵凌騷擾違者許赴軍門口告照依軍法拏問其客商人等亦要從實開報不得聽信哄誘隱匿規避因小失大事發照例問罪客貨入官及照船税一事亦被總甲侵擾今後官府合用船隻俱要實價給僱就行抽分廠查給票帖以防詐僞該道仍將應抽免抽逐一查議則例呈來定奪

議處河源餘賊牌 正德十三年

看得河源等處賊勢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既以兵力勞倦勢未能克即須會同各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所屯劄遴差知因通賊曉事人役齎執告示榜文權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収衆入巢趁時耕作因使吾民亦得暫免防截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収斂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後確探虛實尅期並舉出其不意掩其不備是乃籍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目前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

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剿又不從權撫捕任其出没往來非惟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爲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愈長群賊之奸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爲此仰該道會同守巡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得徒事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論或撫或剿俱要時時操練整束密切隄備不得縱弛致有疎虞

優禮謫官牌 正德十三年

本院奉命提督軍務。征勦四省盜賊。深處才微責重。無以仰稱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謀畧。訪得潮州府三河驛驛丞王思。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惠州府通衢馬驛驛丞李中。堅忍之操。篤實之學。身困而道益亨。志屈而才未展。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為此牌仰該府照牌事理。措辦羊酒禮幣。差委該縣教官。齎送本官處。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以禮起送前赴軍門。以憑諮訪。該驛印記。別行委官署掌。先具依准。及禮過緣由繳牌。

申行保甲告諭 正德十四年

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此冥頑之罪。有司者撫養之有缺。訓廸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飭[illegible]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已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預。故今特為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睦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本

院奉命巡撫茲土。屬有哀疚。未遑匍匐來問父老疾苦。廉有司之不職。究民之利弊。而興除之。故先遣諭父老子弟。使各知悉。方春。父老善相保愛。督子弟及時農作。毋惰。

優奬致仕縣丞龍韜牌 正德十四年

訪得。贛州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近其老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貪汙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鄰里不知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辭其責。孟子云。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是亦有司者之恥也。爲此牌仰贛州府官吏。卽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奬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况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拜措送過繳牌。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公移

收復南昌招諭從逆官員牌 正德十四年七月十八日

照得。寧王悖逆天道。逆謀作亂。殺戮大臣。三司官員。各倈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擇。或俛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面事仇。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於峻絶。探得各官見今在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巡闕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發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揆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爲可憫。卽今本院統集狼達土漢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可轉禍爲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開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善良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横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尚可免死。投戈釋甲。蓬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由。親齎投首。以憑施行。毋得違遲。自取族滅。 須依准繳。

行撫州知府收復南康九江牌 正德十四年七月

照得。寧王謀反。興兵向闕。南康九江。見被攻破。分留逆黨據守城池。意圖再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本院仰賴宗社威靈。克復省城。除遣官分布哨道邀擊寧賊。務在得獲外。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剿復。爲此牌仰撫州知府陳槐等。各選精兵。身自統領。星夜前去南康九江地方。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平靖反側。仍將地方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寧賊。毋令東下。并差人爪探飛報

軍門。各官務要同心併力。協和行事。毋得人懷一心。彼此參錯。致悞事機。兵快人等。敢有違犯節制者。仰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以軍法從事。一應事機。俱聽從宜區處。一面呈報軍門。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申報。以憑參拏究治。

仰沿途州縣衛所驛遞巡司慰諭軍民牌 正德十四年八月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勦。續該本院親督各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湖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寧王俘執。及其謀黨李士實等。俱已前後擒獲。除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訖。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逃竄。往往溺水自縊。本院親行撫諭。尚未能息。殊不知朝廷出兵。專爲誅剿寧賊。救民水火之中。况統兵將帥。皆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况今寧賊已擒。地方已靖。京軍

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深爲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尚或未知寧王已就擒獲。合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面迎候北來官兵。煩請就彼回轉。除將寧王反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解赴京師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照牌事理。即行抄牌。備出告示。撫諭遠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寧賊已擒。京軍已轉。免致驚疑。釀成他變。差去官員。仍仰程程護送。同與迎候京軍。堅請就彼回轉。以免沿途百姓供給之苦。仍諭以本院押解賊犯。量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廩給

沿途經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牽挽船隻及畧供柴草給
付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此科害里甲軍民差去
官員晝夜前進毋得在途遲滯抄所官吏各具依准候本院
經過日繳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正德十四年

據江西按察司呈奉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付內
開會同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左都督朱議得止兵息民
不爲無見但照奔潰黨惡兒孩各屬日報嘯聚流劫亦非已
靖黨惡閔念四等又係職等行文之後拿獲亦或尚多撫按
守臣當此新亂之餘正宜留心撫綏地方聽候勘明解京良
由不知前因固執一見輒要自行獻解私請回師再照妃嬪
係宗藩眷屬外官押解恐有妨礙設或越分擅爲將歸何人
職等體念民力不堪供給軍餉責令將官將所領官兵分布

各府住劄聽聲當職止帶合用參隨人員徑趨江西公同巡
撫等官查驗巢穴撫安地方外劄仰本司即便遵照鈞帖內
事理備行巡撫都御史王等將已獲賊犯留彼聽候明旨欽
遵施行等因備呈到院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本
職將寧王并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赴水路照依原擬日
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今准前因爲照前項逆黨
俱已擒獲其餘脅從遵照欽降黃榜事例俱已許令投首解
散宗藩眷屬俱係取到各將軍府內使管伴監守保無他嫌
今欽差提督軍務太監張平賊將軍左都督朱憂國愛民之

心。素關遠近。況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今來體勘逆賊巢穴。果已蕩平。百姓貧困顛連。必能大加撫諭安輯。以仰布朝廷懷惠小民之仁。本職。縱使復回省城。亦安能少效一籌。不過往返道途。遊談參過程期。有損無益。爲此。仰抄案回司。照依案驗內事理。卽便備呈前去。煩請徑自查照施行。

移兵部查驗文移咨 正德十四年

照得本職已將寧王宸濠。并其黨與及宮眷人等。照依原擬具疏日期起程。親自解赴闕下。間隨據江西按察司呈奉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內開。訪得宸濠已該本職擒獲。克復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堪信文移。止是見人傳說。遠難懸擬。况係宗藩人衆。中間恐有潛匿同謀逆黨。恭晝。等因。及節准欽差提督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揭帖開稱。將各犯委的當人員。用心防守。調攝飲食。獻俘闕下。會官封記庫藏。俱候按臨地方區畫等因。又准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

官安邊伯朱手本。開稱。卽查節次共擒斬叛賊級若干。內各處原奏報。有名若干。無名若干。有名未獲漏網。并自首及得獲馬騾器械等項。各若干。連獲官軍衛所職役姓名。備查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聽候審驗。仍查餘黨有無奔潰。及曾否殄滅盡絕。緣由通行開報等因。各到職。爲照宸濠。并其同謀黨與。俱已擒獲。餘孽亦就誅戮。雖有脅從。數亦不多。皆非得已。隨卽遵奉欽降黃榜曉諭。俱赴所在官司投首解散。其庫藏等項。該本職會同多官。於未准揭帖之先。眼同封貯在官。聽候命下定奪。官軍兵快擒斬功次。見該原經奏留兩廣

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查造奏繳及照宸濠并各重犯宮眷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往返。恐致疎虞。及遵照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督解前赴闕下獻俘。以昭聖武。及具揭帖各另回覆外。今照前因。照得本職總當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三軍死生攸係。一應事機。若非奉有御寶勅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既非祖宗舊章成憲。就使果皆出於上意。亦須貴部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托各官名目。乘間作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

太師鎮國公朱鈞帖。曾奉朝旨。相應遵奉。其餘悉遵舊章施行。外。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但合備行咨報貴部。爲此備抄揭帖。粘連咨請查驗施行。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 正德十四年

照得當職先因患病。具本乞休間。隨奉勅。扶病前往福建公幹。六月十五日。行至江西豐城地方。適遇寧王興兵作亂。看係君父大難。義不忍去。復回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調兵夫。招集義勇。扶病親行統領。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五六日。於鄱陽湖。連日大戰。擒獲寧王宸濠。及逆黨李士實等。先後具本奏報外。隨聞大駕南征。理當解赴軍門。又因宸濠連日不食。慮恐物故。無以獻俘奏凱。彰朝廷討賊之義。兼之合省內外人情洶洶。或生他變。當具本題知。於九月

十一日。啓行。將宸濠及逆黨宮眷解赴軍門。當職力疾親行押解。行至廣信地方。又奉欽差總督軍務鈞帖。備仰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等衙門。遵依通行。間續准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照會。及總督軍務安邊伯朱手本。各遣官邀回本職。并將所解宸濠等逆犯回省。聽候會審。本職看得。既奉總督軍門鈞帖。自合解赴。面受節制。若復退還省城。坐待駕臨。恐涉遷延。且誤奏捷程期。又復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本職前病。愈加沉重。不能支持。請醫調治間。適遇提督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奉命。

前來江西。體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當准鈞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奏軍門定奪。等因。爲照本職先因父老祖喪。累疏乞休。未蒙俞允。隨扶病赴闕。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王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聞省巡撫地方等官。無一人見在。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爲牽制攻討之圖。候命帥既至。地方稍靖。即從初心。少申烏鳥之私等情。具奏外。今照前事。本職自度病勢日重。猝未易愈。前進既有不可。退回愈有不可。若再遲延。必成兩誤。除

本職暫留當地。請醫調治。俟稍痊可。一面仍回省城。或仍前進。沿途迎駕。一面具本乞恩養病。另行外。所據原解逆犯。合行查明交割。聽候鑾駕臨審處。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備呈提督軍務御用監太監張。煩請會同監軍御史。公同當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各犯。并宮眷馬匹等項。逐一交查明白。仍請徑自另委相應官員兵快人等。管押帶回省城。從宜審處施行。仍備呈兵部。查照知會。抄案依准。并行過日期。先行呈來。

撫諭軍民并慰勞京邊官軍告示 正德十四年十月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馳驅道路。萬里遠來。皆無非爲朝廷之事。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爲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況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寧之苦。即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民。朝

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鬬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耐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批江西布政司追徵錢糧呈 正德十四年

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奏免糧稅日久未準明旨近因南科奏停暗復部使催督一以爲蠲免一以爲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兌淮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月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兌淮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米次及王府祿米其餘俱候明降此亦洞觀民患欲濟不能委曲調停計出無柰仰即如所議備行各該府州縣查照施行後有恩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欠必須帶徵終有不

免莫若速了爲便各府州縣宜以此意備曉下民姑忍割肉之痛以救燃眉之急嗚呼目擊貧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急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心慘目汗背赧顏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各府州縣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恒存撫字仍備出告示使各知悉

再批江西布政司追徵錢糧呈 正德十四年

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奉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官設法賑濟此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惻怛之所發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守奉行乃今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檄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箠楚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爲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雖死亦甘爲之今日所行上使朝廷失信於民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益地方之災縱使錢糧果可立辦忍心害理亦不能爲况

旬月之間而欲追併了絕就使神諭鬼運亦於事勢不能徒使斂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爲巡撫不能爲國爲民自行住俸待罪外仰司即行各該府縣官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朝廷失信實由京儲缺之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興起其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事兩月之後亦未爲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必住俸革去冠帶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罪仍呈提督漕運及巡按衙門知會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正德十四年

據南昌府所申，凋弊徵求之苦。本院謬當斯任，實切憂惻。部堂諸公，非無恤民之念，但身司國計，不得不以空乏爲虞。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目擊民瘼，不能不以撫恤爲重。若使平民尚堪浚削，一時忍痛并徵，以輸國用，亦非臣子之心。但恐徒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各官，將該府所申事理，即加酌議。或先徵新糧，將舊糧減半帶徵，或盡其力量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

不致重傷，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一面具由呈來，以憑咨奏。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正德十五年

看得近來各處設縣，皆因窮山絕谷，盜賊盤據，人迹罕通，聲教不及，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計。若腹裏平衍，四通五達之衢，止宜減并，不貴增添。蓋增一縣，即增一縣之事，官吏供給，學校倉庫，囹獄差徭，一應所費，未易悉舉。且又有彼此推避之奸，互相牽制之患。計其爲利，不償所害。古人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凡今作事，貴在謀始。仰布政司再行會同一司各官，從長計議。設縣之外，果無別策可以致理，具議呈奪繳。

獎勵主簿于旺牌　正德十五年

看得近來所屬下僚，鮮能持廉守法。訪得興國縣主簿于旺獨能操持清白，處事詳審。近委管理抽分，纖毫無玷，奸弊剗革。撫屬小官之內，盖不多見，相應獎勵，以勸其餘。爲此牌仰該縣官吏，即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花紅彩段羊酒各一事，并將本院發去官馬一匹、帶鞍一付，備用鼓樂，差官以禮送付本官，用見本院獎勵之意。

批江西按察使患病呈 正德十五年

看得按察使伍文定茂著戎功新膺憲命當其衆難交攻尚以一身獨任偶茲微恙豈妨供職諒本官自切百姓瘡痍之憂豈追一身痛痒之顧仰該司即行本官照舊管事果有疾患一面調理毋再告辭致曠職業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正德十五年

看得知府戴德孺素堅清白之守久著循良之政今其去任而部民建祠報德此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自不容已仰該府縣官俯順民情量行撥人看守非徒激厲後人俾有所與且以成就民德使歸於厚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正德十五年

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或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為國惜賢使皆覥顏在位則高尚之風亦日以微況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適合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授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卻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與言及此中心愴而

告諭安仁餘干東鄉三縣頑民告諭 正德十五年

自本院始至江西即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
時本院方事剿平閩廣湖郴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
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命隨因
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
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
已在必誅無赦夫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八蠻之外而
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滅以示懲戒亦將何
以為國欲即撥兵剿捕顧其間尚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

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
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之
端其失一矣既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
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
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既成
尚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為
之申洩斷理或懲或戒使兩得其平若終難化諭者即宜斷
然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姑息欲逃租賦
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

忍之政而聽其外附於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
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
陷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
自本院撫臨以來尚未曾有一言開諭爾等況查本院新行
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
頑梗化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
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剿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
惡受此亦不為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
陸俸來稟爾等尚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故特委陸俸

親齎本院告諭往諭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
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
為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盍亦深思熟
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背抗而可以長久無
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恃頑樹黨結怨構仇拐衆拒捕
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
有子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寧王
宸濠挾奸雄之資藉宗室之勢謀為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
內巨寇猾賊動以萬計倚其財力甲兵之強自以為無敵於

天下矣一旦稱兵舉事本院奉朝廷威令與一旅之師不旬
月而破滅之如搗匹雛爾等縱有梗頑兇悍自視以爲孰與宸
濠吾若舉汝之罪不過令一偏裨領衆數百立爲虀粉爾輩如
几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
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
必欲殺之之心惟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
而後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
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而遂謂爾可以
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

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
爾一月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有罪
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爲之吾心
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南贛鄉約 正德十五年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
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
族畔其鄉里四出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
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
庭者不早熏陶漸染於里閈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連屬
協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
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
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

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
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
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
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
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卽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
爾一念而惡卽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愼思
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爲
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

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饑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

如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省衆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托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庄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庄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輙便捉鎖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爲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鳴之官司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讐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鬬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即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爲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爲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利歸一己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賫發者約長率同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

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警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䕶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

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眾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眾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祗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眾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眾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眾皆起約贊唱請舉善眾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為同約勸約正遍質於眾曰如何眾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眾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眾有所知即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為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為

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為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為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愧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堦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眾皆起約贊唱請糾過眾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為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遍質於眾曰如何眾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遍謂眾曰某所

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即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為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爾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為罰某敢不即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爾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

復三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為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為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為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為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為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日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為善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議處官吏廩俸牌 正德十五年

照得近來所屬各州縣衛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贓問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詢其由皆云家口衆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以涼薄而近例減削又復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勵自守者往往狼狽藍縷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情亦可矜憫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既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

使各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廉恥節義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不能而況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理非獨人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參酌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官員自二品至九品并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銀若干於何年月裁減應否復舊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施行

移部院伸理冀元亨咨 正德十五年八月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寧藩宸濠潛謀不軌虐焰日張本職封疆逼近屬欲爲曲突徙薪之策則既無其由將爲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飾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見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喻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候庶可容爲禦備乃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

遣一時雖亦含忍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愨初不之知而本職風聞其說當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痛恨本職起兵攻剿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泄其讐憤且本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共事却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宸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徒宸濠曾不一及而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讐誣指並有不待辯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爲事師之義懷報國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凶頑消沮奸究論心原迹尤當顯崇賞錄乃今身陷俘囚妻子奴戮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爲叛賊泄憤報讐此本職之所爲痛心刻骨日夜冤憤而不能自已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死幾欲爲之具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爲既釋或以爲候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

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爲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詢鑒察特賜扶持分辯施行

批瑞州知府告病呈 正德十五年

看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與討賊之功繼以洌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爲大抵能絜矩者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布政司即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卑理苟不渝雖屈匪辱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 正德十五年

看得南昌湖西湖東九江各道地方兵荒之餘民窮財盡盜賊蠭起劫庫掠鄉無月無警府縣各官事無綱紀申請旁午文移百緊政務日廢仰各道不時往來臨督所屬設法調度用其所長而不責其備教其不及而勿撓其權興廉激懦祛奬懲奸務以息訟彌盜康寧小民毋憚一日之勞終歲逸居省城坐視民患藐不經心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賑恤南昌撫州二府水災牌 正德十五年

看得積水非常下民昏墊實可傷憫但計府縣所積無多實難溥賑其地方被水既廣而民困朝不謀夕若候查實報名造册給散未免曠日遲久反生胥蠹已行南昌撫州二府各委佐貳官及所屬被水各縣印官用船裝載穀米分投親至被水鄉村驗果貧難下戶就便量行賑給爲照南昌所屬水災尤劇但居民稠雜數多頑梗若賑給之時非守巡臨督於上或致騰擁紛爭爲此仰守巡等道即便分督該府縣官於預備倉內米穀用船裝運親至被水鄉村不必揚言賑濟專

以賙卹水災爲事其間驗有貧難下戶就便量給升斗暫救目前之急給過人戶畧記姓名數目完報查考不必造册擾害所至之地就督各官申嚴十家牌諭通加撫慰開導令各相安相恤仍督各官俱要視民如子務施實惠不得虛文搪塞徒費錢糧無救民患

申飭十家牌法 正德十五年十一月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卽容十賊百甲卽容百賊千甲卽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勦除之爲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牌法及至盜賊充斥卽乃興師動衆欲於其處屯兵其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

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卽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尚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

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効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令之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箠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况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盡思之

褒崇陸氏子孫牌正德十六年正月

看得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為吾道之宗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差役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間有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送儒學肄業務加崇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

勸留教授蔡宗兗牌正德十六年

看得教授蔡宗兗德任師儒心存孝義今方奉慈母而行正可樂英才之化況職主白鹿當宋儒倡道之區勝據匡廬又昔賢棲隱之地偶有親疾自可將調輒興掛冠之請似違奉檄之心仰布政司備行南康府掌印官以禮勸留仍與修葺學宮供給薪水稍厚養賢之禮以見崇儒之意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正德十六年

看得立縣之舉今且三年而兩省會議猶是道傍之談似此往復不已畢竟何時定計自昔舉事須順人情凡今立縣專為彌亂若使兩地人心未協遂啟各執己見而行則是今日定亂之圖反為異時起爭之本今江西安仁東鄉各縣紛紜奏告連年不息即今徵矣除行該道上緊約會廣東各官親詣地方拘集里老年高有識者備詢輿論務在眾議調停兩情和協就行相度地勢會計財力監造起工然後各自回任若使議終不合必欲各自立縣亦須酌裁適均要見廣東於

高宿立縣都圖若干湖廣於何處立縣都圖若干城郭衙若干官員裁減若干異時賦役兩地逃躲若何區處盜賊消沒若何緝捕一應事宜逐條開議須於不同之中務求通融之術不得徒事空言彼此推託苟延目前不顧後患異時追論致禍之因罪亦終有不免除批行湖廣兵備官查照外仰抄案回司會同布政司各行該道約會湖廣各官面議停當一面會計工料委官及時興工一面備由開詳以憑覆奏毋再推延執拗致有他虞斷行參究不恕仍行兩廣提督并巡按衙門查照催督施行

卷十八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九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公移

行廣西各道湖兵進止事宜 嘉靖六年十月

據廣西桂林等道會禀。原調永保二司宜慰官兵六千餘員名。九月盡可到省城。如兵至賓州未用。恐擾境思田二府。致生疑變。合無屯劄梧州府。聽候撫臨調度等因。照得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先該本爵看得。先任總督。已蒙欽准致仕。本爵又以扶病就醫。聽候辭本命下。未即起程。其時湖兵未至。秋暑尚深。遥計賊情。正在懈弛。機有可乘。事宜從便。已經行仰各官相度機宜。若各叛目誠心投撫。中間尚有可憫之情。朝廷豈以必殺爲事。凡宜從權撫插。聽候本爵督臨查處。若是陽投陰叛。譎詐反覆。度其事勢。終難曲全。則宜密切相機乘間行事。務在獲厥渠魁。不得濫加無罪。各官務要協和行事。既無叅錯牴牾。有乖共濟之義。亦無貪功輕率。仰戾好生之仁。夫後今據前因。看得湖兵既至。勢難中止。非徒無事漫行。有失遠人之信。亦且師老財費。重爲地方之憂。但聞諸道路。傳諸商旅。皆謂各目投撫之誠。今已甚切。致亂之情。尚有可原。且朝廷以好生爲德。下民無必死之誓。是以本爵尚爾遲疑。欲候督臨。乃決進止。顧傳聞未真。兵難遥度。各官身親其事。必皆灼知。况原任總督。雖已致政。尚在統領。老成慎重。當無遺策。若果事在不疑。即宜乘機速舉。一勞永逸。以靖地方。如其尚有可生之道。亦且毋爲必殺之謀。匪曰姑息。將圖久安。及照各處流賊。素爲民患。非止一巢。若用聲東擊西之術。則湖兵之來。未爲徒行。各官俱密切慎圖。務出萬全。本爵亦已扶病晝夜速進。軍中事宜。從便施行。一面呈禀撫鎮巡按等衙門。一體通行知會。

奉勅總督兩廣通行各屬牌 嘉靖六年十二月

照得當職猥以非才。濫膺重寄。多病之餘。精力既已減耗。久廢之後。事體又復闊疎。大懼弗堪有負委托。及照兩廣之與江西湖廣。雖云相去遼遠。而壤地相連。上下軍民。往來絡繹。傳聞既多。議論有素。況在無嫌之地。甚非反得其真。且遠傍觀之時。區畫宜有其當。合行咨詢。以輔不逮。為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條驗備奉勅諭內事理。即行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凡有所見。勿憚開陳。其間或撫或剿。孰為得宜。蒞土設流。孰為便利。與凡積弊宿蠹之宜改於目前。遠慮深謀之可行

於久遠者。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恥。袪患衛民。竭忠報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在竭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爵不敢掩賢。其或奸貪畏縮。志行卑汚者。黜罰亦有明條。當爵亦不敢同惡。深惟駑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司。各宜知悉。仍行鎮守撫按等衙門知會。一體欽遵施行。

諭安遠縣義官葉芳牌 嘉靖六年

往年本爵。提督南贛軍務。因盜賊未平。爾葉芳等。乃能率領兵夫。來隨帳下。奮勇殺賊。効勞為多。後遭寧藩之變。爾葉芳又能堅辭賊賄。一聞本爵起調。統領曾德禮等。遠赴國難。立有戰功。賞未酬勞。予心歉歉。嘗欲表奏爾一官。以勵忠勤。適因本爵守制還家。未及舉行。今茲奉命總制四省軍務。復臨是境。看得舊時從征軍士。多被屈抑。心殊不平。念爾葉芳舊勞未酬。合先獎勵。故特差官將帶花紅羊酒。親至爾家。用旌爾功。爾其益謹禮法。以緝下人。益殫忠勤。以報上德。省諭部

下之人。各安生理。各守家業。人惟不為善。未有為善而不獲善報者。人惟不為惡。未有為惡而不受惡殃者。聞爾所居傍近各寨新民。雖云向化。其間尚多與爾為讐。爾宜高爾墻垣。嚴爾警備。以戒不虞。爾等皆與杜柏等不和。各宜消釋。講信修睦。安輯地方。吾所以惓惓誨諭爾等者。實念爾等辛勤從我日久。吾視爾等。不啻如父子。雖欲已於言。情有所不容已也。吾今以軍機重務。即赴兩廣。不得久留贛城。爾等俱體吾教戒之意。各安室家。不必遠來候見。徒勞無益。其曾德禮等。俱各諭以此意。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堂呈 嘉靖六年

看得感發奮勵見諸生之有志作興誘掖實有司之盛心不有藏修之地難成講習之功況境接諸蠻之界最宜用夏變夷而時當梗化之餘尤在敷文來遠雖亦俎豆之事實關軍旅之機准如所議動支軍餉銀兩即爲起蓋務爲經久之計毋飾目前之觀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嘉靖七年二月

看得各處盜賊全在撫處得宜綏柔有道使之畏威懷德歲改月化自然不敢爲惡乃爲善策雖鵰勦之舉亦不得已而後一行若必待其猖獗肆惡然後懸金以購首級之獲掩襲以求斬捕之多抑亦末矣今後該道務思撫處綏柔之長策如駕舟之舵御馬之轡操持有要而運動由已若舍舵與轡而廣求駕御之術雖極工巧習熟終亦不免傾跌之虞一應賞罰量功大小以爲多寡軍門原有舊規累功陞級亦有見行事例臨陣退縮仰道照勅諭事理以軍法從事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嘉靖七年二月

看得所議立營防守緣由既得其要略但屯兵固不可分而合兵又不宜頓必須該道及統兵官時將屯聚之兵督率於盜賊出沒要害之處往來巡視操演因而或修復營堡或開通道路或戒飭反側搖惑或撫安殘弊民村巡行慣熟遠近不疑擇其長惡不悛者間行鵰勦懲一戒百如農夫之植禾必逐漸而耕耨如園丁之去草必以次而芟除庶屯聚之兵無坐食之患而有日新之功矣仰併行各官查照施行

禁革輕委職官牌 嘉靖七年

叅看擅離職役律有明條。今各處軍衛有司官往往輙因私事棄職遠出，或因上司經由過爲趨謟越境送迎，往回動經旬月，上下相安，恬不爲異。仰布政司通行禁革究治。今後不係緊急軍機重務，其餘問候申請等項，雖亦公事，務有輕緩者，止役吏胥差使，不許輕委職官，非但糜給夫馬，騷擾道途，勞費不少，抑且城池庫獄。一有䟽失，貽累匪輕。各該衙門首領官今後俱要置立文簿，凡遇掌印佐貳及帶俸等官公事出入，俱要開記月日，因某事到某處送迎，或承何衙門到某處差委，某年月日回任，歲終繳報本院以憑查究。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職；而有司之失職，非獨小官下吏偷情苟安，僥倖度日，亦由上司不遵國憲，不恤民事，不以地方爲念，不以職業經心，既無身率之教，又無警戒之行，是以蕩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責可矣。仰布政司備行各道及府州縣衛所大小衙門查照施行。

批布政司裁革文移呈

看得近來官府文移日煩。如造册依准等項，果係徒勞徒費，虛文無補。本院欲革此弊久矣，因軍務紛劇，未及舉行。據呈前因，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自今事關本院，除例該奏報及倉庫錢糧、金帛、贓罰、紙價、預備稻穀等項，仍於每歲終開項共造手册一本送院查考外，其餘一應不大緊要文冊及依准等項，通行裁革，務從簡實，以省勞費。凡我有官，皆要誠心實意，一洗從前靡文粉飾之弊，各竭爲國爲民之心，共圖正大光明之治。通備行各該衙門查照。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據呈，湖潤既已自知原屬鎮安，自此必益供事大之職。鎮安既欲自求仍統湖潤，自此必益施字小之仁。須要誠心協和，庶可永絶禍患。若徒廹脇矯誣於一時，終必反覆變亂於日後。此乃自取滅亡，後悔何及。仰各知悉遵照毋違。

行南寧府延師講禮牌 嘉靖七年八月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諭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事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叩以冠婚鄉射諸儀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

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為賢乎為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使諸生有所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為鄒魯之鄉亦不難矣如諸生講習已有成效該府仍要從厚措置禮幣以申酬謝仍備由差人送至廣西提學官以次送發各府州縣一體演習其於風教要亦不為無補

行南雄府禮送故官牌 嘉靖七年八月

照得保昌縣縣丞杜洞久在軍門管理軍賞清介自持賢勞茂著郡屬之中實為翹然今不幸病故使人檢其行橐蕭然無以為歸殮之資殊可傷悼今尋常故官小吏無洞一日之勞者猶且有水手殯殮之例況洞從征惡苑跋涉險阻衝冒瘴毒又且平日才而且賢所謂以死勤事者矣若不從厚待之是賢不肖兩無所辨也為此仰府官吏即於庫貯無礙官錢內給與水夫二名棺殮銀十兩就行照例起關應付船隻腳力查照家屬名數給與口糧務要從厚資送還鄉開報及

仰保昌縣官吏即便僉撥長行水手二名棺殮銀二十兩及將本官應得俸糧馬夫銀兩照數支給交付伊男及差的當人役護送還鄉毋致稽候

犒奬儒士岑伯高牌 嘉靖七年

照得思田之亂，上厪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軍馬錢糧，洶洶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測。本院前來勘處，是固仰賴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威德，而旬月之間，諸夷即爾革心向化，翕然來歸。然而奔走服役，固有効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秘計之士，潛開默導，以會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照得儒生岑伯高素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而人

皆服其信。遊學橫州、南寧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即用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朝廷之德，下宣本院之誠，是以諸夷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與有力焉。當將平復奏內，即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方息，奸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且本生志在科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田既已大定，凡有微勞於茲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未表，其於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即於軍餉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勅諭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劄付批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待，免其雜泛差徭，明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激勵之道，既以遂其養母之願，且以成其高尚之心。是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行廣西湖廣領兵官牌 嘉靖七年

牌行廣西叅將會同守巡各道及湖廣領兵等官監督永順宣慰彭明輔統兵進勦牛腸諸賊保靖宣慰彭九霄統兵進勦六寺磨刀等寨諸賊各官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叅將張經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易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强弱及所過良民村寨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道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通曉若出一人然後尅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除臨陣斬

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為事不以多獲首級為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禁約軍民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本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用務竭心力以袪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仍咨行總鎮鎮巡等衙門知會俱毋違錯

戒諭土目牌 嘉靖七年

案照先經行委副總兵張祐督率官兵進勦思恩八寨猺賊今據頭目盧蘇王受等報稱已攻破各寨斬獲賊級雖未日久苦亦無多且又未見獲有眞正首惡中間恐有容隱脫放情弊合行戒諭督促為此牌仰本官上緊親行督諭各頭目及土兵人等俱要協力齊心竭忠報效務圖勦滅以絶禍根庶可以表明各目盡忠圖報之眞心若是少有縱容復留遺孽亦是徒勞一場不足為功適足為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再生之恩其於本院所以勤勤懇懇不顧利害是非務要委

曲成就爾等之意亦辜負矣牌至仰以此意勉諭各目各兵此舉非獨為除地方之害亦為爾等建子孫久長之業盡此一番辛苦便可一勞永逸矣發去良民旗榜可給則給可止則止一應事機俱仰相機而行其號色等項已付思田報効人役徑自帶回分俵亦宜知悉

督諭田州思恩土目牌 嘉靖七年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所領目兵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又各爲身家子孫之計自願出力報効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則其搜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已半月有餘尚未見有成功氣勢日見委靡此必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舍脫離奮勇殺賊苟且偷安遂致兵氣日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襲不備我軍必致撓敗如此則是各目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

仰報朝廷之德抑且有損軍門之威矣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爲此牌仰本官齎執令旗金牌會同監兵監軍等官身督盧蘇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俱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小心兵夫晝夜看守將各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即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究前罪若有貪戀女賊違犯軍令仍前不肯効力者仰即遵照軍門號令當時斬首示衆斷毋姑息容忍致敗三軍大事益前日之招撫專以慈愛惻怛爲念者乃是本院憐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乃是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於今日用兵却須號令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身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是乃帥師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奸避事不肯奮勇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牌 嘉靖七年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副總兵張祐處查審各寨稔惡猺賊曾否勦絕各兵見住何處聞已出屯三里就查各營土目兵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本官務要三四月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勦一番出意外之奇以示不測之武須候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巢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盧蘇王受等以如此炎毒天氣如此著雨連綿各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惓惓憂念但一則欲爲爾等立功一則欲爲地方除害

心雖不忍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之意要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功毋得欲速一時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賓州本院親行犒賞就領牌劄仰各知悉

行廣西左江道綏柔流賊牌 嘉靖七年

據左江道府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追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乞調歸順土官岑獻等兵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量留湖兵并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猺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凭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情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

索訾冒將無抵極二也假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釁隙三也困頓日久貲財耗竭適以自斃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虞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平民得其安今稔惡各猺舉兵征勦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厚加撫恤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不

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樂㑹
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
行而凡綏懷制御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狄
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强而已乎古之人
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
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
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
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
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

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湊掇拾支
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
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即行府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
鄉近良善村寨以大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
信敎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
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
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煽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遷衆
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
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諭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

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
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擬若
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
即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其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
告開諭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輸
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徠之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
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親查侵占田
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
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而去稂莠深耕易耨芟蕳灌溉專心

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
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
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盗安民之良法
今之有司爲以虛文搪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册繳
報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誰遣仍要用心督責整頓使此
法一行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
畜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費而守
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與前項屯莊
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

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惟有該府議欲散撥僱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二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鵰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十家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出於公議。交濟相須之意。合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土目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

在濬州地方聽遣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愛患地方。欲爲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眞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爲紬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遵行鎭巡等衙門知會。仍行司道守巡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發去煎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行廣西右江道議立縣衛牌 嘉靖七年

會得八寨猺賊。稔惡爲患。巢穴連絡千里。實爲廣西羣賊之淵藪。近該本院進勦掃蕩巢穴。若不及今設置軍屯衛縣。據其腹心要害。以扼塞各賊呼吸之咽喉。斷絕各賊牽引之脉絡。不過數年。又將屯聚生息。禍根未剪除。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而三里堡亦當八寨之隘。俱各山勢回抱。堪以築立城郭。若設縣但未經廣詢博訪。詳審水土之善惡。民情之逆順。中間有無利害得失。擬合再行査訪。爲此牌仰分巡右江道。會同該道分守官。即便會同同知桂鏊等。帶領耆

年知識。親至其地。經營相度。若果風氣包完。水土便利。即行料理規制。見定方向。各另畫圖貼說。仍要參訪父老子弟通曉賊情習知民俗者。即令移立衛縣。其於四遠賊巢。果否足能控制。民情有無便益。妨似務在人心樂順。足爲經長永久之計。然後備由呈來。以憑會奏。就將築立城垣。合用木石甎灰。人夫匠作料價工食等項。議估停當。具揭呈來。以憑先行一面委官分督辦理。及時興工。毋得忽易苟且。玩愒遲延。致悞事機。

廬陵縣告諭 正德五年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爲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輙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興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其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爲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

今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

者湯藥饘粥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爲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相枕籍以死爲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灑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饘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以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干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苦父老其爲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諭告父老爲吾訓戒子弟吾所以不放告者非獨爲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若放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供送愈長刁風爲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爾民之來訟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皆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架捏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不復放告爾民果

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衆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誕顧吾爲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槩治以法是雖爲政之常然吾心尚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遺悔

一應公差人員經過河下驗有關文即行照關應付毋得留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需求生事者先將裝

載船戶摘拏送縣取供一面即與搜盤行李上緊封貯仍將
本人綁拏送縣以憑叅究懲治其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禮自
處而在官人役輙行辱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不恕 一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
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寧忍坐視不顧又
從而怨詈詆訐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爲民此在上人之自處
至於全軀保妻子則亦人情之常耳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
不願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之所値亦不得
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决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奸僞之徒

假府爲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取者爾等弟與俱來
吾有以處之毋遽洶洶

今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
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爲甲在鄉村者
村自爲保平時相與講信修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略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爲圖
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父
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爲善老人去宜
諭此意毋有所擾

示諭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輩在縣拖
延不即起運苟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有必以水次責爾之
理縱罪不免比之後期不納者獲罪必輕昨呼兌運軍旗面
語亦皆樂從不敢有異爾輩弟於水次速兌苟有益於民吾
當身任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

今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不稔實由
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致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今方齋戒省
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
心火無助烈焰禁民間毋宰殺酗飲前已遣老人遍行街巷

其益修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爲盜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
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

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皆由衢道
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隔是以一
遇火起即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
闢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
惑近利迷遠圖孰肯爲久長之慮徒往往臨難追悔無及今
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爲街東西相連接
者每間讓地二寸爲巷又間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爲墻以斷

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尺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請達事體者其即赴縣議處毋忽

昨軍民互爭火巷赴縣騰告以爲軍强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屋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塞雖有間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糧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陷於罪即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

墳墓不保其首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縱之何强之能爲彼爲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爲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敎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其平吾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爲爾民興利去弊中間局於時勢且復未免催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兹又當北覲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訓戒子弟息忿罷爭講信修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爲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廬陵縣蠲免加派公移 正德五年

廬陵縣，準本縣知縣王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抄蒙本府紙牌，抄蒙欽差鎮守太監王發銀一百兩，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勘合人役，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到縣守併，當拘糧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紗，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紗名色。惟於正德三年，鎮守太監姚案行布政司，備查出產葛紗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

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啾啾，眾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貱。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賠解。今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為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杉楠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剝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貱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況今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為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群聚為盜。若不呈乞寬免，切恐眾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等情。據此，欲為備由申請間，蓋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辨所言，大意欲求寬貸，於本職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為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眾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斂，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即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眾

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己。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為，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即行罷歸田里，以為不職之戒。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九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年譜

謹按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先世世居山陰。後徙餘姚。遂爲餘姚人。父龍山公。思山陰山水佳麗。復自餘姚徙山陰。先生嘗築室於山陰之陽明洞。故學者稱爲陽明先生。

成化八年。壬辰秋。九月三十日。丁亥。先生生於餘姚。

先生出晉光祿大夫覽之裔。右軍將軍羲之之後也。世居山陰。二十三世祖。廸功郎壽。始徙餘姚。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有文武才。明初。官廣東參議。死苗難。子彥達。綴羊革裹尸。歸葬。是爲先生五世祖。敕建廟祀。增城。彥達生高祖與準。精禮易。著易微數千言。舉遺逸不起。曾祖諱世傑稱爲槐里子。祖諱天敘。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又稱爲龍山公。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官南京吏部尚書。先生生之夕。祖母岑。夢雲中緋玉神人。鼓吹送兒授之。覺而遂聞啼聲。故竹

軒公以雲名先生。鄉人亦指所生樓曰瑞雲

十二年。丙申。先生五歲。猶不言。乃更今名曰守仁。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

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有一歲。

先生從竹軒公至京師。舟次金山。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一聲吹徹洞龍眠。賦蔽月山房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坐客皆大驚。先生豪邁不羈。每對書。輒靜坐凝思。一日。出遊歸。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讀書登第。先生曰。當是讀書學聖賢耳。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有三歲。寓京師。

是年。母太夫人鄭氏卒。

二十二年。丙午。先生十有五歲。寓京師

時燕秦盜起。先生慨然有經畧四方之志。出遊居庸三關經月始返。夢謁漢馬伏波將軍廟。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

二十三年。丁未。先生十有六歲。寓京師。

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有七歲。在餘姚。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南昌。

時外舅諸公養和。官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巹之日。散步鐵樹宮。見道士趺坐一榻。與論養生之說。遂忘歸。家人尋踪及之。次早。始還。

是年先生學書法。嘗曰。吾始臨摹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已而閱明道先生有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之語。先生曰。既非要字好。又何學耶。固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此心

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二年。己酉。先生十有八歲。客江西。十二月。歸餘姚。夫人諸氏從歸。

先生舟次廣信。謁婁一齋諒。講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是年。先生始慕聖學。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有一歲。在餘姚。秋。舉浙江鄉試。

是年。先生究心宋儒格物之學。○浙闈夜半有二巨人。衣緋綠。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其後宸濠之變。胡尚書世寧。發其奸。孫忠烈燧。死其難。先生平之。是科同榜三人也。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有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究心兵法。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有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之學。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有八歲。會試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秋七月。奉命督造威寧伯墳于濬縣。

先生未第時。夢威寧伯王越遺以寶劍。至是其家出威寧生前所佩劍。贈先生。以其與夢符也。受之。復命。上邊務八事。後有語及者。先生曰。是疏亦有可用。但當時學問未透。

激忿之氣。未盡消融。欲與天下共事。恐亦未必有濟。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有九歲。授刑部雲南淸吏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奉命江北審錄。

是年先生遊九華。訪道者蔡蓬頭。請問仙道。不答。頃之引至後亭。屏左右再拜請問。蔡曰。汝後堂後亭。禮貌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者有年。先生歷巖險訪之。異人方熟睡。先生默坐其傍。久之開目視曰。周濂溪程明道。是汝儒家兩箇好秀才。轉身

復聰明日再往其人已莫知所之矣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有一歲五月入京復命八月請告歸山陰

先生築室陽明洞行導引術友人王思輿四人來訪先生令僕迎之遇於中途與語良合衆驚爲前知先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已而靜久思欲遁世惟祖母及龍山公在念乃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

十六年癸亥先生三十有二歲移疾錢塘之西湖

是年先生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僧禪坐三年

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開視問其家曰有母在曰起念否曰不能不起念因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泣謝歸去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有三歲在京師秋主考山東鄉試九月陞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有四歲在京師

是年門人始進與增城湛甘泉若水定交倡明聖學

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有五歲在京師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時閹劉瑾亂政言官論劾忤旨係詔獄先生抗疏救之亦下詔獄廷杖四十謫龍場驛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有六歲夏赴謫過錢塘

時瑾遣人沿途詗伺先生先生潛附商船游舟山颶風大作一日夜達閩界登岸躋巖險扣寺投宿僧故不納乃卧廟香案傍夜半虎遶墻咆哮先生鼾睡達旦僧始驚曰非常人也邀至寺適二十年前所遇鐵樹宮道士在焉題有二十年前曾見君君來消息我先聞之詩先生意欲遠遯道士曰萬一移逮爾父柰何因爲蓍得明夷先生亦題詩

于壁有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之句乃間道由鄱陽至南京省龍山公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也十二月取道錢塘赴貴陽○是年先生妹婿徐愛始執贄師事先生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有七歲春至龍場

龍場在貴州西南萬山叢棘中人皆鴃舌難與通語先生自計得失榮辱頗能超脫惟死生一念未化乃爲石槨日夜端坐其中曰吾俟命而已從者皆病先生自析薪作糜飼之間調越曲雜以詼笑使忘其疾病患難也因念聖人

處凡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皆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無不吻合因著五經臆說其士人亦日來親近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先生

初朝議設衛築城于貴州之水西既而中止安宣慰獮惡驛傳據其腹心欲併請裁減以書問先生先生折其不可乃止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為地方患先生以書諷宣慰率所部平其難邊境以寧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有八歲在貴陽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之功○提學副使席書聘先生主貴陽書院身率諸生事先生以師禮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有九歲三月陞江西廬陵縣知縣冬十一月入覲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未任

先生過常德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迎謁因論靜坐為補小學收放心之功至京論學者實踐之功讀系辭見引與甘泉共學後十年緒遂師事先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正月調北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二月為會試同考試官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時方獻夫為吏部郎中位先生上比論學遂執贄是年先生論朱陸異同之學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有一歲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陞南京大僕寺少卿便道歸省

是年徐愛以祁州知州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論窮理盡性明誠博約之功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有二歲二月至山陰十月之滁州蒞任

先生日與門人講學瑯琊瀼泉間月夕環龍潭而坐者數

百人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有三歲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五月蒞任

滁州諸生送別於江浦先生為詩促之歸有君不見堯羹與舜墻又不見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門轉盻成路人之句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有四歲在南京立從子正憲為後八月擬諫迎佛疏未上

時先生與弟守儉守文守章皆未舉子龍山公為先生擇

從弟守信子正憲立為後時正憲年八歲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有五歲在南京九月陞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十月歸省至山陰
時汀漳巨寇竊發兵部尚書王瓊特舉先生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有六歲正月開府贛州行十家牌法
選民兵二月平漳寇四月班師駐軍上杭禱雨立應因名行
臺之堂曰時雨
按先生開府設二檀于門一求通民情一願聞己過
五月立兵符奏設平和縣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從

之
平和縣屬福建漳州府奏疏作清平縣
六月疏請行廣鹽于袁臨吉安三府從之
八月疏請申明賞罰九月敕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
給旗牌便宜行事
敕賜銀幣獎勵先生上疏謝恩
以平漳寇功也
招撫樂昌龍川諸賊巢酋長盧珂等率衆投降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十二月班師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
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從之
崇義縣屬江西南安府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有七歲正月征三浰三月奏移小溪
驛從之三月疏乞致仕不允平大帽浰頭諸寇四月班師立
社學五月奏設和平縣從之
和平縣屬廣東惠州府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戶上疏謝
恩
旌橫水桶岡功也

七月刻古本大學朱子晚年定論序之八月薛侃刻傳習錄
于贛州 係愛所遺也是年徐愛卒
九月修濂溪書院以居四方學者十月舉行鄉約十一月再
疏通鹽法永著為例從之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有八歲在贛州正月以三浰九連功
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疏辭不允以祖母岑疾疏乞致仕
不允
六月奉敕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行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
吉安起義兵

時南風大作宸濠追兵甚急先生舟弗得返乃焚香告天頃之北帆盡起率幕士雷濟蕭禹潛附漁舟得脫念兩京倉卒無備于是故為兩廣機密火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家屬飛報宸濠詐使遲疑不發十八日先生至吉安率知府伍文定等起兵

十九日上疏告變傳檄四方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紀功

先生在吉安令文定等張疑兵于豐城又故為揆濟官軍

公移備准兵部咨許泰卻永分領邊軍從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邊軍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楊旦秦金等領兵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勅旨為據令雷濟龍光等詐入于宸濠宸濠果遲疑觀變至七月初二日諜知非實始分兵守南昌遣潘鵬持偽檄說安慶李數說吉安而自引兵向闕

按先生之遇變豐城也宸濠追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夫人提劍誓曰以此自衛先生佩敕印登漁舟蕭禹持斗米齎魚以行先生指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及[illegible]

吉安城守方嚴舟不得拍岸揭羅蓋示之乃譁呼迎入閭伍文定櫛有備乃留起兵

二十一日再疏告變慮叛黨中途有阻也疏乞便道歸省不允疏上逆濠偽檄固封以進

初兵部尚書王瓊度宸濠必反舉先生撫上游申紀律修武備但有鄰境賊警及時調兵策應給旗牌便宜行事南贛賊平應繳旗牌會閩中軍叛奏敕先生往視旗牌隨行時人莫測也及豐城遇變得以便宜調兵疏未及上聞而罪人已得江西已定矣王公山西太原人生平未與先生

識面嘗懸先生像於中堂每先生奏至必焚香對生左手抱孫右手執奏讀至關緊則擊節稱歎曰生兒當如此華奇男子明日入朝必盡行所請先生之功其王公有以成之與

時宸濠變聞朝臣會議左順門瓊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宸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趣南京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湖南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江都御史秦金率湖兵出荊瑞會南昌李昌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龔蘭鎮儀真遏

賊衝。徼江西諸路有能倡義旅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五府掌印官各自陳務得人以固根本草畢閣筆曰豎子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擒之必矣但如此大事朝廷不可不命將出師耳。

先生在吉安有傳宸濠誘新民葉芳來惡者。鄒守益趨見先生曰芳必不反諸賊舊以茅爲屋反則焚去我過其巢許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不肯焚矣守益曰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明日。語守益曰昨夜思之老父在浙萬一禍及柰何今早巳遣報避他所矣。

七月。初一日。先生率伍文定等兵發吉安。十五日。大會于臨江之樟樹十八日。至豐城十九日發市汊誓師。二十日拔南昌遂促兵追宸濠。二十三日拔戰二十四日戰于黃家渡二十五日。戰于八字腦二十六日知縣王冕。執宸濠于樵舍江西平

按先生既拔南昌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衆莫知所用明日。鄱陽接戰取木牌浮水。順流而下。時。賊衆方驚惶無措。一見皆爭取潰散又明日。我兵少挫。先生令斬先[illegible]者頭。文定等立銃砲間火燎其鬚奮督各兵殊死力戰。忽一牌大書寧王已擒我兵毋得縱殺賊遂大潰宸濠竝擒。與妃嬪泣別遙見漁舟隱蘆葦中急呼渡舟子縛送中軍亦知爲先生所遣知縣王冕兵也。

按。先生在軍中論學不輟有報文定焚鬚狀先生申軍法還坐。論學如常。後報宸濠就擒行賞還坐。復理前語論學如常。或問用兵之術先生曰勝負不待決于臨陣只在此心動不動之間。因問制動之方曰當對敵時。此心先要制動又誰與發謀若平日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自能臨

事不動然亦須學過非意想所可得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孔子自謂軍旅未之學亦不是謙言但得時行道自有消變未萌之道不須用此

八月疏。諫親征

是時。捷音久上不發武宗假威武大將軍鎭國公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故也

疏恤重刑以實軍伍。從之

疏恤從逆脅從免死編發南昌前衛以補焚戮缺伍全活者二百六十餘人

九月十一日獻俘發南昌以病留杭州

時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議縱宸濠于鄱陽俟駕臨親與接戰而後奏凱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太監張永候于杭先生曰江西新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軍饋餉窮迫所激必嘯聚山谷奸黨乘之變將不測此時興兵勘定難矣永然之曰吾此出非爲掩功來也正欲調和左右默輔聖躬耳聖性順其意猶可挽回不然徒激羣小怒無救于大計于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

初武宗以大將軍鈞帖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曰人子于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三司力勸乃令參隨官賫敕同迎以入贐之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因我昔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我無他長惟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十一月奉敕兼巡撫江西返南昌

先生欲堅卧不出聞武宗南巡已至淮安不得已從鎮江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淸固止之會有巡撫江西之旨乃還南昌忠泰等搜羅百出軍馬屯聚供億不堪甚至肆坐傲慢或故衝道起釁先生一不爲動傳示遠近以北軍久客勞苦居民務敦主客禮每過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良久乃去會冬至城市新經喪亂哭亡酹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泣下思歸忠泰强先生較射意先生必大屈先生三發三中北軍哄然稱賛忠泰驚曰我軍皆附王都耶乃旋師

十五年庚申先生四十有九歲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

時武宗在南都忠泰屢矯僞命先生不爲動乃讒先生必反曰召必不至于是有詔陛見及先生趨赴忠等復拒之于蕪湖先生坐九華草菴中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安得反遂命返江西正月晦日重過開元寺留石刻讀書臺後明日遊白鹿洞

先生坐草菴夜聞水波拍岸汩汩有聲思此一身蒙謗如老親何因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矣

二月如九江觀兵是月還南昌

以車駕未還京也。

二月。疏請寬免江西稅糧。疏乞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述災異自劾。不報。會同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廢產。代民稅糧。從之。

時。武宗駕留南都。疏上災異自劾。冀君心開悟。加意民生也。

六月。如贛州。大閱士卒。教戰法。

先生從章口至吉安。遊青原山。和黃山谷詩。至泰和。少宰羅欽順問學。先生荅之以書。至贛。大閱士卒。疑謗益騰。門

人皆為先生危甚。先生作啾啾吟。解之。有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之語。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陳九川亦以為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權閹構陷。禍且不測。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許多。吾所以不輕動者。蓋有深慮焉耳。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久留南都。群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經入耳目。不可襲也。于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疏。入諸人姓名。再上之。駕始北旋。

錢德洪曰。先生疏乞便道省葬。與再報濠反同日而上。豈當國家危難之日。而服及此也。及倡義興師。濠且旦夕擒矣。猶疏請命將出師。若身不與其事者。至諫止親征疏。乃歎古人處成功之際難矣哉。

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狀。閏八月。疏四乞省葬。不允。九月。還南昌。

是年。泰州王艮。初名銀。先生命改今名。服古衣冠。執木簡。以二詩為

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笑也。艮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之學。有悟。遂執弟子禮。○進賢舒芬。問律呂元聲。先生與論心者中和之本。芬悅服。亦執弟子禮。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正月。在南昌。錄金谿陸象山子孫。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學。

五月。集門人蔡宗兗。夏良勝。舒芬。陳九川。鄒守益于白鹿洞。

是年。霍韜過南昌。先生與論大學。湛甘泉寄學庸測。方叔

贊寄大學洪範。倫以訓道弟以諒問動靜之學先生皆答
以書。
六月。敕馳驛□見。尋詔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至錢塘疏乞
便道歸省。得旨。八月至山陰。九月歸餘姚省祖墓。
旌平宸濠功也。六月二十日起程赴京。陞見輔臣諷科道
建言新政浩費。不宜行宴賞禮。乃止先生于中途。○是年。
與陸澄論動靜之學。錢德洪始北面事先生。
十二月。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

代并妻。一體追封。子孫世世承襲。遣行人賫銀幣。慰勞存問
父華于家。賜羊酒。
是月十九日。龍山公生辰。部咨適至。先生捧觴為壽。龍山
公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為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
矣。而卒平。讒構朋興。前後二年。岌岌乎不免。今天開日月。
父子復相見于一堂。茲冒封爵。幸矣。然盛者衰之始。福者
禍之基。因今思昔。雖以為幸。又以為懼也。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有一歲。在山陰。正月。疏辭封爵。不
允。二月十二日。龍山公卒。

龍山公年七十。疾且革。聞制詔及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
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
紳舍襚。既具。始舉哀。一慟幾絕。門人子弟紀喪。百日後。許
弟侄輩。稍進乾肉。曰。素養習久。毋恣作偽。寡弔客以禮盡
革奢侈越俗。遇高年。則于蔬食中。間肉二器。曰。若使弔客
食。同孝子。非所以安高年。酬賓旅也。後甘泉來弔。見肉食
不悅。先生引過。不辯。○是年。黃綰始北面師事先生。
七月。再疏辭封爵。不報。
時。科道承輔臣風旨。倡異論以遏正學。陸澄官刑部主事。

上疏為六辨。先生聞而止之。○德洪赴省試。辭行。請益。先
生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是何等氣象。又何得丧介于其
中。
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有二歲。在山陰。
時南宮策士。以心學為問。陰以詆先生。門人徐珊不答而
出。德洪歸。見先生。先生喜曰。聖學從此大明矣。德洪問故。
先生曰。吾學惡能徧語天下士。今會試錄出。雖窮鄉深谷。
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其真是者。○是年。

先生有鄉愿狂者之辨。

九月改塟龍山公于天柱峰。鄭太夫人于徐山。

初鄭太夫人祔塟于餘姚之穴湖。既而改殯于紹興城南之石泉山。及合封開壙。有水患。遂改塟。

十一月至蕭山

都御史見素林公致政歸。取道錢塘來訪。先生迎于蕭山。宿浮峰寺。

張元冲問二氏之學。先生曰。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

物累謂之佛。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故謂之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有三歲。在山陰。五月服闋。

是年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受學。自言臨政多過。先生曰。何以知之。曰良知。後數日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免。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入聖之機也。于是大吉闢稽山書院。身率多士講習不倦。○海寧董澐年六十八。來遊與詩。連日夜有悟。遂納拜受學

八月宴門人天泉橋。

是月有荅舒柏敬畏灑落之問。

時大禮議起。門人霍韜黃綰先後請問。先生皆不荅。夜坐碧霞池有潛魚水底傳心訣。鳴鳥枝頭說道真。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之句。蓋已示其微矣。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于紹興。

初薛侃刻傳習錄三卷于贛州。至是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增為五卷。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有四歲。在山陰。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

祔塟于徐山。六月禮部尚書席書御史石金交章薦。不報。九月歸餘姚省墓。

是年作尊經閣記。南大吉扁莅政堂曰親民。山陰知縣吳瀛重修縣學。提學僉事萬潮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先生皆為之記。荅顧東橋書論格物致知之學。歸餘姚約會于中天閣。書壁以勉諸生。

十月建陽明書院于山陰。

門人為之也。在城西郭門內光相坊之東。後十三年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于樓前。扁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有五歲在山陰

鄒守益刻諭俗禮要于廣德書至先生復書贊之并或問文公家禮祠堂祔食之制。

四月。復南大吉書答歐陽德書。八月答聶豹書。

大吉入覲見黜于時。致書數千百言惟以得聞道爲喜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之間先生歎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臻斯境也。德官六安以初政倥傯爲問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事倥傯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乎。豹以福建巡按渡錢塘來見既別復

以書問先生答以平生冒天下之非詆推恐吾人不聞斯道。而一體同物之思汲汲終身。是時豹猶稱晚生後六年。引德洪畿爲證具香案拜先生稱門人

十一月十七日子正億生。

庶室張氏生先生命名曰正聰後七年避時相諱更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曰惜陰先生爲之說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有六歲在山陰正月寄黃宗賢書

書曰人在仕途必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方無差失[illegible]得良知親切其工夫亦自不難古之大臣更不稱其知謀才略只是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須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實致其良知方不負此一出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于廣德

先生命以年月爲次專在講學明道不在文詞分別體類也。德洪請教拾所遺。先生不允德洪曰。先生之文雖一時應酬。亦莫不本于性情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爲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乃許刻附錄一卷凡四冊

五月。奉命。總制兩廣江西湖廣四省軍務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六月疏辭。不允遣官敦促上道。

廣猺岑猛爲亂。提督姚鏌征之既就擒。遺目盧蘇王受復相煽禍。侍郎張璁薦先生。特起總制四省軍務隨宜剿撫。先生以病辭。因言思田之役起于土官讐殺非如寇賊攻郡縣刼生民者。比宜專責鎮臨其委任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若其終無底績然後別選賢能兼諳民情土俗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不報

八月書客坐私祝以戒子弟。

九月壬午發山陰甲申渡錢塘丙申至衢州戊戌過常山大
先生將行錢德洪王畿侍坐天泉橋各舉所見以質疑先
生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
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此四句宗旨以之自修直
躋聖域以之立教即是正學
十月至南昌謁文廟講大學于明倫堂
徐樾自貴溪追及于餘干請見樾自白鹿洞靜坐有禪定
意先生曰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照不可以燭
上為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指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

樾有省至南昌之南浦父老軍民焚香塞道至不能行升
堂就謁命東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始舉
有司常儀明日謁廟講書諸生屏擁不得前唐堯臣藉獻
茶上堂聞講沛然無疑初堯臣不信學至是同門友笑曰
逋逃主亦投降乎堯臣曰須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
至吉安大會士友于螺川驛
諸生侍側者三百餘人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是生知安
行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資質反悠
悠蕩蕩欲坐享生知安行成功豈不誤己誤人又曰工夫
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乙未至梧州開府上謝恩疏預陳處置思田
機宜
十二月奉命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有七歲在梧州二月思田平
先生至南寧疏陳思田之役十患十善二幸四毀盡撤調
集防守之兵散歸惟湖兵道遠暫使解甲休息于賓寧待
間而發初蘇受等聞先生奉命勘處始知朝廷無必殺之
意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乃遣其頭目赴軍門投訴

先生露布朝廷威德尅期受撫正月二十六日蘇受等皆
自縛歸命南寧城下于是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之百衆皆
叩首悅服先生隨至其營撫定餘衆委布政使林富副總
兵張祐安插復業思田以平先生為文勒石
敕諭行人賫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羊酒獎勵先生上
疏謝恩
四月興思田學校五月撫新民六月興南寧學校行各學講
習冠婚鄉射諸儀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疏請經畧思田及斷藤峽

凡爲經畧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目之勢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目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目之黨設州治于府之西北立猛子邦相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及土目之爲衆所服者世守之既而破八寨斷藤峽疏經畧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城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分割思龍鄉裔增設隆安縣治于那久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戶兵二部持之學士

霍韜疏論其是非○按隆安縣屬廣西南寧府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初八日行人馮恩賚捧至鎮賞思田功也

十月疏乞骸骨歸不報

疏言昔在南贛爲炎毒所中去歲力疾入廣事竣不能復興今已興至南寧移卧舟次將自梧道廣待命韶雄之間

是月答聶豹書論必有事焉爲致良知之功

謁漢馬伏波將軍廟

以與夢符也識二詩于壁

祀增城五世祖新廟

先生五世祖死苗難奉敕廟祀增城至是有司復加修葺先生謁祀過甘泉廬題詩于壁寄錢德洪王畿書言諸同志會講奮發興起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此間地方悉平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于南安

是月廿五日先生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推官門人周積請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已而問安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廿八日晚

泊問何地曰青龍鋪明日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問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有頃瞑目而逝是二十九日辰時也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迎至南安初先生出廣布政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行至是思聰視斂既事門人劉邦采來奔喪十二月初三日庚午思聰與官屬師生就南埜驛中堂沐浴衾斂設祭如禮明日登舟深山窮谷士民麻衣遮道哭聲振地壬申至贛州戊子至臨江辛卯至南昌所至擁哭如南安巡按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請改歲行士民朝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庚子先生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得行趙淵祝于柩前曰先生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候久矣忽西風大作初四日發南昌初九日遂至弋陽初德洪畿迎先生及嚴灘聞訃成喪于廣信遣告同門至是皆會是日繼子正憲至明日過玉山弟守信守文至。

二月庚午先生喪至山陰。

時二月初四日也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飭喪紀婦人哭門內孝子正憲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

哭奠如儀門人來弔者日百餘人有自初喪至葬後不歸者書院聚會如師存時朝議爵蔭贈諡諸典皆不行學者禁僞學詹事黃綰上疏白其事不報。

十一月十一日葬先生于山陰之洪溪。

洪溪去縣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屨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按先生殁忌者騰謗于朝有司承風旨鄉之惡少乘機爲亂將正億去因散與繼子正憲仳離蕩析明年大學士方獻夫書告禮部曰外爲王臣分爲湖南會[illegible]家人黃五綱會南京禮部侍郎黃綰于應天爲正億請婚外侮稍息其明年內難漸萌于是王臣推官李逢與王臣薛僑管州等送正億依舅氏綰以居後四年錢德洪刻先生文錄于蘇州二十九年德洪增錄先生所取朱子晚年定論二卷凡三卷刻于溧陽四十二年四月先生年譜成門人鄒守益德洪薛侃歐陽德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冲所訂也其明年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四十五年嘉興知府徐必進刻先生文錄續編并家乘三卷。

隆慶二年戊辰十月十七日制贈先生新建侯謚文成遣行

人賜祭墳域浙江布政司堂上正官與祭七壇

從大學士徐階議也。

三年己巳六月先生子王正億襲伯爵。

萬曆十二年甲戌勅從祀先生于文廟之西廡第四十七位。

從御史耿定向疏大學士申時行議也。

附錄

辯忠讒以定國是疏 嘉靖二年　陸澄

臣切見御史程啓充給事中毛玉論劾新建伯王守仁似若心跡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既倡一二娭賢妒功之徒固有從而和之者矣臣守仁門生也知之最詳冤憤實甚故敢昧死一言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之幾死謫居龍塲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悟道眞荷先帝收用屢遷巡撫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逋寇爲之蕩平因奉勅勘處福建叛軍道由豐城適遇宸濠之

變復回吉安倡義勤王不旬月而賊滅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但見其成功之迅速而不知其謀畧之淵微但見其遭非常之構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身行已絕無毫髮之可議當時張銳錢寧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以不遂篡逆之謀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亦其族者誅求搜剔何所不至假使守仁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事彼諸人者其肯隱忍不發而故留之以待聖明之至而後著乎皇上龍飛褒顯殊恩形於詔旨天下方幾朝廷之清明今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不意乃復有此怪僻顚倒之論曖昧不明之謗掩其顯著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論者之意大畧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王守仁亦好之語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見宸濠三謂守仁亦爲賀宸濠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由於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舉激五謂守仁破城時縱兵焚掠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擒而其捷本所陳粧點太過然究其本心不過忌其功名而已夫宸濠私書王守仁亦好之說乃啓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惟刑部節奉欽依原搜簿籍

者盡行燒毀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且出於宸濠之口尤不足信矣夫賢者用意實非尋常可測使守仁欲圖宸濠而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逵一死報國而已何以成後功而貽皇上今日之安乎假使守仁微有交通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自可白於天下況以其絕無可憑信者遂疑其心而沒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遣冀元亨者以元亨天性忠孝或可啓其良心而寢其邪謀於萬一彼元亨一見不合遂回常德若使其言合志投何宸濠反逆之日元亨反在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魂既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安

在哉。毛玉謂守仁因賀生辰偶爾遇變。殊不知守仁奉勅往福建。緣瑞金會昌等縣瘴氣生發。故道出豐城。且宸濠生辰在十三日。而守仁十五日方抵豐城。又何爲獨後期不至也。其謂守仁起義由王懋中等之激。尤爲乖謬。夫守仁近豐城五里聞變。即僞寫兩廣都御史楊旦率領大兵火牌。於知縣顧佖晉見之時。令人詐爲驛卒走遞。守仁佯喜。令顧佖傳牌合城。以疑宸濠。時有報稱賊兵六百追擒王都者。守仁急乘漁舟得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至蛇河。遇臨江知府戴德孺。議起兵。而府城不足恃。入新淦。又不可守。乃奔吉安。問

知倉庫充實。遂駐其地。調集軍民。令伍文定敦請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此時各府州縣官兵。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其肯聽致仕鄉官。遂集乎。今乃顛倒其說。謂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宮中自焚。故內室毁而外宇存。官兵救焚者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所領奉新之兵。以守仁號令開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者百餘人。夫省城之人。各受宸濠銀二兩米一石。爲之拒守。是賊也。殺賊何罪。又宮爲賊巢。財皆賊贓。即焚之取之。抑又何罪。今舍大功而摘小過。是黨宸濠而爲逆賊報仇也。且宸濠盡焰熏天。人皆望風奔逃。及守仁擒其巢而破其黨羽與俱盡。妻妾赴水。然後知縣王冕得而執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也。果若所言。則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使許逵。何爲被殺。三司衆官。何爲被縛耶。安慶鎮巡楊銳張文錦。何爲城守一月不敢出戰。必待南昌收復而賊圍自解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諸將又何以力戰三日。而後賊黨始蕩滅耶。至若捷本所陳。或作僞牌以疑賊心。或行反間以解賊黨之類。所不載者尤多。而謂其以無爲有也可乎。彼時宸濠變發。震撼兩京。守仁以一書生。平之於旬日之內。功亦奇矣。使

不即滅。而貽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討安出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死生所能動。但恐公論不明。而忠義解體。宜乎天變之疊見也。臣與守仁。分既師生。義同生死。伏願聖明詳察。特降綸音。慰安守仁。仍戒飭言官。勿爲異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

陽明文鈔二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王守仁撰是編康熙己巳江都張問達所編以傳習錄大學或問為首奏疏序記諸講學書及論說襍著賦詩公移次之而終以陽明年譜

王陽明先生全集二十二卷

附年譜一卷（一）

〔明〕王守仁撰　〔清〕俞嶙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

康熙十二年刻本

王陽明先生全集序

古所稱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
而克兼者實難求其德足以紹往
聖功足以弭大變言足以垂萬世
者於吾
[illegible]
先生庶幾無憾焉先生倡明正學
首重良知闡性命之淵微齊聖凡
於同軌雖憂患險阻軍旅倥傯先
生一以靜穆處之故能平定大難
不震不矜昔予武宗之言曰王某

學道人也道以德爲體以功爲用而全體大用著乎言迄今瞽宗之祀與顏曾諸子並列不祧豈非粹然無疵配名岳而永崇者哉今先生往矣其文具在則其人具在古

云存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予生也晚幸而同先生里居自兆角受書以來執鞭之慕斯夕以之第所傳文集二十卷兵燹之後原板灰燼予懼夫先生之文日久漸湮而

後之學者將倀倀乎其靡所適從也故予甫及下車即取先生全集重付剞劂而詮次之夫一命初膺席尚未煖且徵調不時簿書日迫顧亟亟以此爲務鮮有不笑予之

迂者不知先生之文其有關於風俗人心者正匪細也況先生當年駐節兩粵其恩威所被能使未拓之疆變爲樂土積梗之俗遷其夙心明德豐功淪膏浹髓雖年紀殷

遥直赫赫若前日事借此間人士弟能述先生之德與功而竟不得一讀先生之文是猶覩鏞鐘囊鼓而未獲攷擊聞聲也終非深知先生者也夫先生之文如日月然終

古不變而光景常新雖布帛菽粟之恒言具有過化存神之至理爲之因其文以求其人則文章如面昔日之衣冠劒珮俱在我羹牆寤寐中矣寧僅傳說其功德云爾耶

予以拙才而守茲巖邑惟恐羽籥未盡與刀犢未盡化雨膏未盡敷以上負

聖天子愛民至意倘藉先生之文而爲之振鐸宇內使善讀者深求乎

身心性命之微廣推乎天下民物之大以此廸德何德不成以此敷功何功不奏所以立身者在是所以報

國者亦在是矣又豈予一人一邑

之所敢私也哉是爲序

康熙癸丑七月同里後學俞嶙

題於從化之自公堂

陽明先生文集序

天地之大所以相通者惟一理古今之邈所以相合者惟一心羲黃堯舜湯文周孔聖聖相承則心外無理天地古今一以貫之已至孟子而當楊墨橫行獨闢性善使仁義之道復明其功不在禹下漢博而雜晋麗而葩唐韻而靡幸董江都王文中韓昌黎辨天人相與之理正君臣父子之道至宋而濂洛關閩輩出發太極之秘定性命之書承

先啓後庶幾賴焉有明以來卑
者溺於訓詁高者騖於虛寂分
心分理幾不可問吾姚陽明先
生出而學凡三變後於龍場萬
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厲鴂舌
之交石穴而處中夜驚起忽然

悟致良知之旨以是而參合天
地古今經史宗教無不條貫聯
合胎於孩少瞬目揚眉於孟子
縱橫透快於知行合一之論何
嫌何疑而至今尚有指之爲禪
者歟大槩惑於無善無惡心之

體併周子之無極而疑之不知
玄門說虛吾道不能以爲實佛
氏說無吾道不能以爲有第說
虛者好言前知近於簸弄精魂
說無者諱言義諦不顧自相矛
盾何如吾道之正大光明非虛

非實亦有亦無本於格致誠正
而達於脩齊治平之爲衆著乎
昭然揭日月而行古來爻象疇
範非羲禹之良知則亦旋毛拆
甲同於龜馬而已千聖代興自
我作祖又何以云若陽明先生

之艱難險阻萬死一生進平樂
昌龍川諸賊并橫水桶岡諸寇
以書示薛侃曰破山中賊易破
心中賊難及宸濠破後世但知
擒濠之功而不知其神機妙算
內戢宄幸外防賊黨撫定瘡痍

激勵將士諸門人危疑甚俱請
釋兵先生處之泰然曰二三子
何不講學既又以湖兵歸路之
便因思田効命之功平斷藤峽
八寨諸巨賊國不費餉民不知
擾而仍聚徒賦詩絲竹鏗然何

一不取之良知良知又何往不
具妙用豈非文貫九功武經七
德造次必是顛沛必是者耶可
以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百
世者矣容城徵君孫先生者潛
心河洛主持南北道脈手定理

學宗傳以濂溪爲孟子之聞知
以文成爲濂溪之聞知而昔年
龍谿先生謂顏子之後一人又
豈特濂溪之聞知而已耶然則
本體未明而妄生枝節此何異
腐草捶鐘寸霧逃日其於本體

又何傷乎故容城孫先生列陽明先生居十一子之中爲正宗則良知之旨明後之人可以無聚訟矣從幸與吾友嵩庵俞子同居陽明先生舊里衣冠劍佩猶能想像之從辨復歸里朝夕

咊先生文集所得之身心深之竊竊而吾友俞子筮仕粤東甫下車而力任斯道於親民之暇搜羅先生善本綱舉條輯捐俸付梓公之同好當此徵調日繁簿書鞅掌而吾友欲以先生曩日之駐節兩粤者化誨東粤使革薄從忠去鄙就雅豈惟先生之文而已哉周子有云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其有關於世道人心甚大惟良知之旨明而堯舜湯文周

孔之道不墜讀是書而俞子之功又何如哉

旹

康熙庚申孟夏姚江後學鄔景從謹序

王陽明先生全集序

闢闔濂洛之後談理學者無如姚江良知之旨挈其大全然須會得良知非尋常知識湛然廓然無知無不知故謂之良經濟文章悉從此出其實至此亦無安着處此千聖相傳心法也吾儒徹上徹下之功止有此一事

所爭者純與不純之別而已余少年受書時聞塾師言吾儒所學在作爲文章以取科第巳耳筮仕以後因阨顛躓皆非人意計所及方知此身之外無一可恃遂汎覽二氏經典奮然有出世之思然終以棄絕人倫爲疑因返求諸闢闔濂洛之說不得要領

迷悶日久旣而讀陽明先生全集反覆辨析總不出良知大旨而後渙然悟吾儒所學在此一事且當下具足不假外求也故歸里後遯跡建溪七年不復作出處想耿逆倡亂後幽囚十有八月就戮者三不復作生死想洎挈眷避地虎林扃戶讀書環堵蕭

然不復作饑佹寒煖想但此心當湛然廓然之頃而動靜語默夢覺之交往往旋得旋失乍合乍離不能自必始歎用功淺深之數有不可强矣癸亥夏杪余同年友姚江俞君嵩菴以宰從化時所梓陽明先生全集見示余讀之乃二十年而所揣摩者今且

老而故我今我不能無大與焉對之未嘗不面熱汗浹也惟是嵩菴當年從化甫下車即以是書教人則其爲治可知矣辛從化未幾遽值烽火搶攘之變震驚而七鬯不失則其平日得力尤可知矣然功貴於純當湛然廓然之頃而動靜語默夢覺之交無

得失離合之與宜必有道以處此也嵩菴有得於此是於無可用功處用功即謂以一身紹良知之統可也豈僅傳其書而已哉故於其屬序因書此以還質之晉安後學林雲銘謹序併書

王陽明先生全集序

斯道之常存於古今也豈不重賴有理學哉考自濂洛出而語孟六經始昭晰揭日月而行於世世故攸

賴之其後則朱考亭陸子靜兩公最著余嘗竊異諸儒於朱陸之學不得肯綮提信參半紛紛聚訟至不知其源流之合也明中葉

陽明王先生起而力振之畀斈歸本良知紛陸為近然而知之所以致要非竆理不養功又何嘗不异朱子同條共貫蓋古今無德

性外之問斈而支離理學外之事功則合朱陸而一之而研究辨晰折衷表章惟先生允稱焉先生綺紈華胄歷軒冕若珠玉學〻

焉闡發語孟羽翼六經以遠紹鄒魯之傳近衍周程之派者不啻抱冰握火朋紛紛殆交徹俾離還義而止以是操修有本譚理則

微言大義靡不條晰人微論事則洞悉機宜所指諸掌而侃〻直陳誠藎臣之石畫至若評人則論斷嚴切或略迹而原心或指事

而責望褒譏所加儼若袞鉞居朕良史之直筆也是其由諸中者理明識確及發為文章如日星雲漢之昭回而一種正大疏落之氣不可撲滅羅圭峰章楓山而下瞠乎其後矣至謂有明理學王陽明與陳白沙兩人工夫森二義余竊謂王之與陳工夫不異而

作用不同如益宗時先生持正不阿毅然以身任之而功存宗社雖周絳侯之定燕代裴晉公之平淮蔡韓魏公之威西夏而佐元樞當不之過此無他先生以致知格物之理成動心忍性之功故不以危疑眩其識不以險厄折其氣不以常變得喪易其守故有

皆功名盛大先生視若固
有與時為人所齮齕先生
亦有處晏如淮淮手所釐
定極當皆後世人所不能
搢之手言所誅擊極當時
後世人所不敢出之言藉
嚴威以求補過之原好憂
患以為孝稽之助以是參
以是教更以是為治與所
畀撫虔時五嶺示南皆某

聲教所至士沐流風民歌
臯秋迄今猶俎豆不祧也
會壬子秋粵闈策士首課
通統皆余親藩纂得董厥
事因思衛統之傳自語孟
六經下逮濂洛以及考亭
子靜白沙諸先輩畀以文
章經濟兼表著者拾難多
屈感慨係之適同考官從
化宰俞君嵩菴為先生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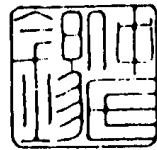
榆繼起私淑典型匪朝伊夕念先生文集散失海內胥求遺書者幾不可得爰搜正別外三録彙為全集重光梨棗不分理學文章

經濟之編第別奏記傳銘書文之序蓋以體用無殊同條共貫亦古今尊德性外之問學併無理學外之吏功之遺也因屬序於余

余惟先生文録先是梓昉於姑蘇次於元真實緒山錢氏龍溪王氏與胥力焉則先生之教固無庸家喻而戶曉也顧更得茲集毋

乃斯道寖倡於海嶠而闢邪說集大成用以佐我

今上右文之治斯固粵韶人士之奉抑寧止粵都人士之幸已哉宰曰唯唯微先

生言無以弁斯集且寨以
先斯舉余不敢亦不敢辭
固陋乃敬述所聞而樂為
之云爾 旹
康熙十二年冬十一月關
中後學王令琴手題于
珠江官署

餘姚史章隸古

凡例

先生學問專以致良知為主良知者心之本體也本體精明則所以經緯天地綱維萬物者皆從此出矣由極其高而雲霞蔚起淵極其深而蛟龍蒸變有本之學亦猶是也先生教人專從本體上做工夫既不落於支離又不墮於虛寂傳程朱之衣鉢衛孔孟之藩籬千古崇祀食報不爽故是集仍以講學居首

先生文集舊本以講學明道者為正錄以詞章酬應者為外集以奏疏及公移為別錄即吾姚施四明先生亦分理學文章經濟為三編不知聖賢教人體用一致表裏俱融或一篇之中有始理學而推及於政事者有始政事而原本於理學者月落萬川處處皆圓正不得強分色相也故予於集中如書與書為類序與序為類第別體裁不分支節觀者較舊本為便

先輩刻書多用圈點批評一篇之中圈不過數句評不過數語要使文章之精意逆見紙上庶幾

讀者易於省覽近來濫用圈點遂至句櫛字比零雜可厭矣夫文章之妙全在本文與其評贊失眞不若澹思自得况先生之文旨淡而言顯所謂千人亦見萬人亦見者也予弟刻刊本文不敢妄加評點亦從游夏莫贊之意爾

先生年譜自稺齒而強壯自窮約而通顯一生之功名事業純備於斯當日門人尋筆而紀之鋟版而傳之欲以年譜不朽先生而其實先生自足不朽也但刻於汪州之匡山書院者僅有專書而不及文集予幷文集彙爲一書使學者開卷遍閱知其先時立志者若何後來立業者若何繊悉俱詳庶無遺憾

昔華亭徐少師督學江西於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此則其朝像也徐少師嘗語人云此像於先生極肖予於吾里所見廟像亦然今後人仰慕先生每有不見古人之恨予特繪而傳之使學者能於有象之而已求其無形之性情則語言文字之外當自有遇之者

先生文集吾姚錢緒山先生首刻於姑蘇嗣後閩越河東關中皆有刻本近年以來板多殘失海內求其遺書卒不易得予以家藏諸本犂而梓之是役也起工於壬子之十月告成於癸丑之九月其間亥豕之訛已細加糾正矣但原本偶有殘缺不敢輕補一字以蹈自用之失而讐較精工則家弟亦文之功爲不可泯也

自公堂主人識

王陽明先生遺像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
實國家激勸之典朔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
節惠易名榮逾華衮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
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嶽降靈自天祐
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
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

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
來學攸宗蘊蓄旣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
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弗效闢粵之箐巢盡
掃而撫綏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
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伏戟潛謀旋凱奏功
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
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旣復
撫蠻兩廣旋致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
重爰遵

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而旌伐追曲江
之歿䘏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謚文成

錫之

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
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
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

王陽明先生全集總目

王陽明先生年譜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其先晉右軍將軍羲之之後世本瑯琊居山陰至二十三世迪功郎壽徙餘姚壽五世孫綱官廣東叅議死苗難廟祀增城綱生彥達號秘湖漁隱彥達生與準永樂間舉遺逸不起號遯石翁曾祖世傑以明經貢入太學號槐里子祖天敘號竹軒父華號龍山由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龍山公念山陰山水佳麗又爲先世故居復自餘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先生因築室陽明洞故學者稱爲陽明先生

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丁亥先生生　先生在娠十四月生之夕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自雲中鼓吹送兒來驚寤已聞啼聲竹軒翁因命名雲而鄉人遂指所生樓曰瑞雲樓

十二年丙申先生五歲猶不言有神僧過而目之曰好個孩兒可惜名字道破竹軒翁更以今名即能言嘗暗誦翁所讀書翁訝問之曰向聞祖

讀時已默記矣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　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　竹軒翁因龍山公迎養攜先生如京師過金山寺與客賦詩未就先生從傍占一絕客大驚復命賦蔽月山房先生又占一絕明年就塾師於邸中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相者曰吾為爾相爾鬚拂領入聖境鬚至上丹臺結聖胎鬚至下丹田聖果圓先

生感其言歸問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先生曰恐未是當讀書作聖人耳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　母太夫人鄭氏卒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　時石英王勇亂畿內石和尚劉千金亂秦中先生出遊居庸逐健兒騎射遍詢所以備禦之策經月始返夜夢謁伏波將軍廟賦七言絕句先生感慨時事屢欲上書龍山公格而止之

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　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時諸公養和為江西參議先生就署委禽合卺日偶行入鐵柱宮見道士趺跏而叩之相與對坐談養生次早始還　署中有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書法大進先生嘗曰吾始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

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　十二月以夫人諸氏歸餘姚舟過廣信謁婁一齋諒講格物之學先生甚喜以為聖人必可學而至也遂深契之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　舉浙江鄉試時闈中夜半見有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而先生與孫中丞燧胡尚書世寧同舉及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

六年癸丑先生二十二歲春試南宮下第宰相李

西涯素器先生戲曰待汝作來科狀元試爲來科狀元賦先生挩筆而就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春試竟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　時邊烽甚急詔舉將才無以應先生因精究兵法每遇賓宴常聚果核列陣勢爲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讀考亭上光宗疏有

曰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乃悔前日用力雖勤而無所得者欲速故也因循序以求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沈鬱既久舊疾復作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春舉會試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　先生爲諸生時夢威寧伯王越遺以弓劍是秋奉　命督造威寧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則驅演八陣圖事竣威寧家謝以金帛不受乃出威寧所佩劍以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有星變下　詔求言先生疏論邊務八事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授刑部雲南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奉　命讞獄江北多所平反事竣遊九華山見道者蔡蓬頭問以仙術蔡曰尚未有項先生延左右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再三蔡曰汝禮雖隆終不忘官相大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先生

歷巖險訪之値其睡先生默坐良久方醒問以第一義答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也語畢復睡先生歸明日再造不復見矣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　八月　予告歸越築室陽明洞行導引術友人王思輿等來訪先生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似先知者衆驚異以爲得道久之先生悟曰此簸弄精魄非道也遂屏去其術欲離家遠遁念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因循未決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

去是斷滅種性矣乃移居西湖遂來南屏虎跑間有僧禪坐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念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歸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秋主考山東鄉試

九月改兵部武選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湛甘泉若水為庶常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為事門人始進

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 時奄瑾擅政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皆下獄二月先生抗疏救之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 夏赴謫至錢塘瑾遣人除跡先生先生度不免乃託言投江以脫之潛附商船遊舟山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山行數十里夜扣一寺僧故不納又趨野廟倚香案卧蓋虎穴也夜半虎但遶廊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先生必斃於虎將收其橐見先生方睡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道人卽前識于鐵柱宮者出詩相示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因問先生曰爾欲安往萬一瑾怒逮爾父奈何先生愕然因著之得明夷乃決策返遂取間道由武夷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鄱陽往省以十二月赴龍場驛時先生妹婿徐愛因先生

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於學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 春三月至龍場驛龍場在貴州萬山中蛇虺魑魅群聚時瑾憾未釋先生自計得失榮辱俱忘惟生死一念尚在乃鑿石槨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會從者皆病先生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為歌詩調越曲雜談笑以相解慰因沈思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覺呼躍而起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八卷

先生所棲湫溼爲構龍岡書院寅賓堂何陋軒
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先生水西安宣慰饋粱肉
給使令重以金帛鞍馬先生俱不受始　朝廷
議設軍衛於水西乘築城廓既而中止然驛傳
尚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
書折其不可且申　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已
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爲地方患
先生復遺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
賴以寧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　貴州提學副使席書
聘先生主貴陽書院身率諸生師先生是年先
生始論知行合一其說具語錄中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陞廬陵縣知縣爲政七
月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　冬十一月
入　覲館於興隆寺時黃宗賢綰始見先生與
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嘗有志
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日
引見甘泉訂與共學　十二月陞南京刑部四
川司主事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　正月調吏部驗封司主
事如論晦庵象山之學時方獻夫爲吏部郎中
位在先生上因論學遂執贄事以師禮　二月
爲會試同考試官　十月陞文選司員外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　二月陞考功司郎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是年徐
愛以祁州守遷南工部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
大學宗旨詳傳習錄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　冬十月至滁州日與
門人遨遊瑯琊瀼泉間月夕環龍潭而坐者數
百人歌聲振山谷舊學之士日益至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
卿是年始專以致良知訓學者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　立再從子正憲爲後
先生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皆未舉子龍山公
擇守信子立之時年八齡　八月擬諫迎佛疏
時遣官者劉允乘傳往迎佛徒允奏請鹽七萬

引以為路費許之輔臣楊廷和執奏不聽先生
擬疏欲上後止　疏請告是年祖母岑太夫人
年九十有六疏凡再上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　九月陞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王思輿語季本
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
之不動矣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州經萬
安有賊數百沿途劫掠商舟不敢進先生乃聯

商艦結為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懼羅拜
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令人諭之曰至
贛後即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為自取戮
滅賊皆散歸　先生入贛日即選募民兵行十
家牌法先是贛民為洞賊耳目官府舉動賊必
先聞軍門一老隸作奸尤甚先生知之呼入密
室使自擇生死隸吐實先生許以不死試所言
悉驗先生于是盡得賊情　二月平漳寇　四
月班師時三月不雨先生駐軍上杭禱於行臺

及班師一雨三日有司請名行臺之堂曰時雨
堂　五月立兵符　奏設平和縣治於河頭移
小溪巡檢司於枋頭　六月請疏通鹽法　九
月改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欽給旗牌得便
宜行事先是先生申明賞罰疏以旗牌便宜為
請有笑其迂者獨王公瓊曰　朝廷此等權柄
不與此等人又將誰與覆疏得　旨悉從之
以平漳寇功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
裡　疏處南贛商稅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賊首謝志珊就擒先生問之曰汝何得黨類之
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好漢斷
不放過必多方鈎致之或周其急或投其嗜好
待其懷德與之謀無不應矣先生顧謂門人曰
吾儕求友之切亦當如是　十二月班師　奏
設崇義縣治于橫水增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
三巡檢司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　正月征三浰　三
月平大帽浰頭諸寇　四月班師立社學　五

月奏設和平縣治於和平峒改和平巡檢司於
浰頭　六月以平橫水桶岡功陞右副都御史
廕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　七月刻古本大學
刻朱子晚年定論　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
　九月修濂溪書院　十月舉鄉約　十一月
再請疏通鹽法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　六月奉　敕勘處
福建叛軍十五日至豐城聞寧王宸濠反遂返
吉安值南風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

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返風若無
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須臾風漸止北帆盡起
濠遣兵追先生先生潛入漁舟得脫十九日至
吉安上疏告變慮濠順流竟建業犯京師兩都
倉卒無備思以計詒濠使遲留旬月於是偽為
火牌公文間諜等先後設法散間於濠濠果疑
懼先生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二
十一日叛黨方熾恐中途有阻再告變先生起
兵未奏戌　命上便道省葬疏　七月初五日

疏上宸濠偽檄十三日率伍文定等傳檄四方
起兵發吉安十五日大會於樟樹遣奉新縣知
縣劉守緒襲破濠伏兵於新舊墳廠十九日發
市汊二十日拔南昌二十四日與賊戰于鄱陽
湖之黃家渡二十五日戰於八字腦二十六日
獲濠於樵舍江西平當是時南京都御史李克
嗣飛章告急集廷臣會議猶不敢斥言濠反獨
兵部尚書王瓊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
殆不足慮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疏

請下　詔削濠屬籍正賊名請命將出師趨南
都時群小導　上親征有　旨不必命將朕當
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
事令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
京邊官軍萬餘以從給事中祝續御史張綸隨
軍紀功　八月十六日上疏諫止親征是日再
乞便道省葬不允　九月十一日發南昌獻俘
如京師將忠泰等議將逆濠縱還湖中俟　上
親與之戰而後奏凱論功先生不聽乘夜過玉

山適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
遭濠毒旣經大亂繼以旱災又加以京邊官軍
供應不支必逃聚山谷爲亂天下將成土崩之
勢公素委心　朝廷得無念耶永曰然吾之此
出欲調護左右以默輔　聖躬非爲掩功來也
但　皇上天性順其意猶可挽回若逆之徒激
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先生信其無他
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　十一月奉　敕
巡撫江西返南昌時忠泰等在江西百計撥羅

犢綸又望風附會肆爲飛語先生旣還北軍肆
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爲動愈待以
禮密令居人移家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傳諭北
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之禮每出遇北軍
喪必停車問慰久之北軍咸感服忠泰欲與先
生較射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
北軍在傍哄然舉手贊嘖忠泰大懼曰我軍皆
附王都耶乃班師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
至南都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　上在南都忠泰旣
憾先生譖先生必反　上問以何爲驗對曰試
召之必不來　正月有　詔召先生張永使幕
士錢秉忠密以報先生聞　命趨至忠泰復拒
之蕪湖半月先生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
艸庵中　上陰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
安得反　命還江西過開先寺刻石於讀書臺
二月觀兵如九江　三月請寬租　三疏省
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六月如贛

大閱士卒敎戰法江彬遣人來覘人皆爲先生
懼先生作啾啾吟解之有言萬安多武士命叅
隨征錄之龍光問曰宸濠旣平錄此何爲先生
笑曰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而搗之亦一機會
也叅是時　上在南都宸濠尚未伏法而彬謀
叵測故有牛首夜驚之事先生之所以觀兵九
江教士贛州錄萬安武力者其意固難爲衆人
道矣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疏時羣璫欲自獻
俘冀功張永不可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先生

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於疏內
再上之 八月咨部院雪理冀元亨冤狀 閏
八月初八日 上在南京受俘十二日旋蹕霍
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
乃殺民奏捷誤 先朝於過舉播國是於將危
蔡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說隨
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 四疏省葬不允先
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亟欲
棄職逃歸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着

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着 九月還南昌
十二月初三日 上在通州賜宸濠死初八
日 上還京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 正月居南昌錄陸象
山子孫 三月 上崩於豹房 四月 世宗
登極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六月召先生
馳驛來京發南昌輔臣沮之陞南京兵部尚書
參贊機務先生行至錢塘上疏乞便道省葬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訪瑞雲樓 十二月制

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
務歲支祿米壹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
誥券子孫世世承襲部至適龍山公誕辰先生
捧觴爲壽公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
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興禍機
四發岌乎幾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父子
濫冒封賞官高爵復相見於一堂豈非幸歟
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可幸亦可懼也

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
也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疏辭封爵
不允 二月龍山公卒先生哭踊幾絕戒家人
齋食百日未幾又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
豢養習久强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不如稍寬
之使各求自盡可矣先生久哭暫輟有弔客至
侍者云宜哭先生曰哭發于心若以客至而始
哭則以客退而不哭矣世人佈情行詐故於父

毋亦然　七月再疏辭封爵不報時御史程啓
充給事中毛玉承宰相意倡爲異説劾先生門
人刑部主事陸澄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
而止之　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　二月南宮策士以心
學爲問陰闢先生門人徐珊不荅而出門人錢
德洪下第歸見先生先生喜相接曰聖學從茲
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此學何由得明先生
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今會試錄出雖窮鄉深

谷無不見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眞是
者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峰鄭太夫人於
徐山　十一月與張元沖論二氏之學先生曰
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二氏之學皆我之學
卽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不染世累
謂之佛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
二見耳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越郡守南大吉
見先生自陳其臨政多過問先生何無一言教
我先生曰吾已言之久矣大吉未解先生問曰
吾不言汝何以知對曰此某之良知也先生曰
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越數日再
來請曰某過後甚悔雖亟思改圖若預言不
犯爲佳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眞切越數日又
來請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
明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亦難住脚此
入聖之機也勉之　八月十五日宴門人於天
泉橋是夜月白如晝門人百餘人酒酣各歌詩

投壺擊鼓盪舟爲樂　時大禮議起霍兀厓席
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問先生先生皆不荅　十
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夫人諸氏卒　四
月祔葬于徐山　六月先生服闋禮部尚書席
書特疏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淸生
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　九月歸餘姚省
墓會諸生於龍泉寺之中天閣　十月立陽明
書院於越城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　聶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喜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然豹是時尚以賓客禮見也後六年豹出守蘇州先生已逝世四年矣語錢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先生開發冀再見執贄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繼室張氏所出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五月起總督兩廣江西湖廣軍務

征思田　九月發越　十月過南昌先生舟次廣信門人徐樾方自白鹿洞來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巳而稍變前語曰不是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指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唯唯明日至南浦百姓擁迎塡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都司先生命就謁者東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詐爲獻茶者得上堂傍聽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　十一月至梧州上謝恩疏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　二月平思田　四月興思田學校　七月平八寨斷藤峽　上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事宜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十月以疾疏請告不報　謁伏波廟于烏蠻灘宛然如少時夢中所見識二詩于其壁祀增城六世祖綱廟　十一月班師至大庾嶺

先生疾巳劇謂布政使王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託姜維乎大用遂擁兵護衛且爲敦匠事二十五日至南安門人推官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二十八日泊青龍舖明日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門人贛州兵備張思聰迎入南埜驛沐浴衾斂如禮　十二月初二日思

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櫬登舟士民
遠近遮道哭聲震地至贛士民沿途擁哭至南
昌門人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趙淵請改
歲行士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時連日逆風舟不能
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為南昌士民留耶越中
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
二月庚午喪至越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
諸典皆不行方下　詔禁偽學詹事黃綰上疏

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
昔為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為舉人臣取其大節
與之交友及臣為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
明相與論列從此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
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不合因不
謂然小人乘間構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
也但臣於事君之義師友之道則有不得不明
者夫臣之所以深知守仁者以其功與學耳然
功高而人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

容於世也蓋守仁之大功有四其一宸濠不軌
謀非一日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
文臣如陸完等為之內應鎮守如畢真劉郎等
為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
仁忠義自許不顧赤族之禍身任討賊之事則
天下安危未可知矣今乃皆以為伍文定之功
是難發縱而重走狗也其二大帽茶寮浰頭桶
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積累歲守仁臨鎮次第
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

得安故起守仁以往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
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為兩廣
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為黨莫可奈何
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襲而殲之遂去兩
廣無窮之巨害夫守仁所立戡功皆除大患尋
又以死勤事而寧可泯滅之乎其學之大要有
三一曰致良知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
軻何可異也二曰親民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
者即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

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也亦非創爲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蓋亦大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而顧可非訾之乎今夢以此詆守仁遂致 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歟故臣不敢以此爲夢是也夫以守仁之學之正如此其功之高又如此乃旌賞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僞學之禁夢之所以黜明主者爲何如哉今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稚骨葬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實不忍見 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 陛下猶當追崇况在今日哉臣昔與守仁友二十年一日憤嫉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淡者遂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夢爲小人所譏臣爲之惜既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

仁之抱冤亦猶夢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敕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弁開學禁以昭 聖德若此事不明則夢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直言如此所以盡事 陛下之忠且以補夢之過也疏入不報 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屨扶柩而哭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衝齧右麓術者嫌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澗數百尺遂定穴門人李珙等築治更番月餘而墓成

隆慶元年丁卯五月 詔贈先生爲新建侯謚文成

二年戊辰六月子正億襲封新建伯

萬曆十二年甲申 詔從祀先生於孔子廟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書一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一

同里後學俞嶙重編

書一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己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為喜又遽爾別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隳墮無立反為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為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着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

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徐成之 辛未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啓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悒怏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

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爲迂腐成之不爲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尚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助近爲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之未瑩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

的實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

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承批教連日瘡甚不能書未暇請益來教云昨日所論乃是一大疑難又云此事關係頗大不敢不

言僕意亦以爲然是以不能遽已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爲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矣雖然體

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即是已發既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

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慎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卽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

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毋以爲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兒聰明超特如吾兒深潛縝密如吾兒而猶有未悉如此何邪吾兒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兒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 辛未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兒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爲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爲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斂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弊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嘆而已

答王虎谷 辛未

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吾道之幸也喜慰何可言弘毅之說極是但云既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

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爲樂者也非眞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弘毅之說爲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弘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眞見仁

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弘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弘作而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此寔公私義利之辨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

與黃宗賢 辛未

所喻皆近思切問足知爲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

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事君而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爲非義則勇非其所宜勇不得爲仁矣然勇爲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尚欠也鄙見如此明者以爲何如未盡望更示

二 壬申

使至知近來有如許忙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僕到家即欲與曰仁成鴈蕩之約宗族親友相牽絆時刻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暑阻者益衆且堅復不果時與曰仁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絕處與數友相期候宗賢一至即往又月餘曰仁憑限過甚乃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徬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寧波買舟還餘姚往返亦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

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歸又半月曰仁行去使來時已十餘日思往時在京每恨不得還故山往返當益易乃今益難自後精神意氣當日不逮前不知向後今日又何如也念之可嘆可懼留都之說竟成虛約親友以曰仁既往催促日至滁陽之行難更遲遲亦不能出是月間彼中山水頗佳勝事亦閒散宗賢有惜陰之念明春之期亦既後矣此間同往者後輩中亦三四人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消化漸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

益時但日下未可必得耳

三 癸酉

滁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閒曠誠有足樂者故人不忘久要果能乘興一來耶得應元忠書誠如其言亦大可喜牽制文義自宋儒已然不獨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難但得漸能疏潔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時默念年來交遊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友邇來誤無消息每因己私難克輙

爲諸友憂慮一番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四 癸酉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間況味懸企之極且承結亭相待既感深誼復媿其未有以副也甘泉丁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道途邈絕草亭席虛相聚尚未有日僕雖相去伊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應原忠久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否此間往來極多友道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驗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去冬解冊吏到承欲與原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五 癸酉

書來及純甫事懇懇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

至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為衰颯可憫若吾兄眞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弘矣何幸何幸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間月不一見輙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純甫或有所疏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怨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為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當下冰

消鑠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為我憤辭厲
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
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旬月間
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
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間未必盡
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為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
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
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
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往時見世

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為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
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歎憫自謂吾黨數人縱使
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
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
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
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友論
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為
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
之萌眞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

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為長
傲遂非之資自以為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
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
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
堙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進只
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兄
別久無告語處耳原忠數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
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
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尚未遂旬月後且圖再

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六 丙子

宅老數承遠來重以嘉貺相念之厚媿何以堪令
兄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
此學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喜幸之餘媿何
以堪別後工夫無因一扣如書中所云大略知之
用力習熟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
其源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
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

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七 戊寅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既感且媿幾欲涕下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脫然也奈何奈何近收甘泉書頗同此憾士風日偷素所目爲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爲諱吾人尚栖栖未即逃避眞處堂之燕雀耳原忠聞且北上恐亦非其本心仕途如爛泥坑没入其

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脚樣子不可不鑒也承欲枉顧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願努力圖之籠中病鶴或能附賓鴻之末而歸未可知也

與王純甫 壬申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尚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爲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嘗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鎚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旣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

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嘆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

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景顏問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二 癸酉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為是矣夫既自以為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尚有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為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啟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為一物可從

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狃於後世之訓詁以為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性為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

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

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愼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爲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其間欲爲純甫言者尚多紙筆未能詳悉尚有未合不妨往復

三　甲戌

得日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可喜可喜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辯別後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摘汲引其間亦寧無小補然終非積本求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四　甲戌

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媿多矣近又見與曰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趍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爲同也論學同而趍向或異不害其爲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區膚楮傾念無已

寄希淵　壬申

所過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

三月扥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己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爲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二 壬申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徃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客祁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邪爲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嘆歟蘖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耕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益乎希顏試於此思之定以爲何如也

三 癸酉

希顏紆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其素知希顏者宜爲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爲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即日引決爲愧

爲作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工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爲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講論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爲人言者

頃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
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譬
之婚姻聊爲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
言者卽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樓居已
完否糊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
多欲希顏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
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卻恐
正是私心不可不察也

四 己卯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
極繫於職守無由歸遁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
遂爲徑往之圖矣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
相牴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
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靄豈得尚有芥蔕於其中
耶卽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
取也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
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
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往

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
故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
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莆
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爲之師
與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責委不得已
不久且入闉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莆一間語不
盡不盡

與戴子良 癸酉

汝成相見於滁知吾兄之質溫然純粹者也今茲

乃得其爲志益將從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
而已也何幸何幸有志者事竟成吾兄勉之學之
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秉彝可
謂盡無其人乎然不能勝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
則亦無志而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
之難立而易墜也則亦深可懼也吾兄以爲何如
宗賢已南還相見且未有日京師友朋如貴同年
陳佑卿顧惟賢其他如汪汝成梁仲用王舜卿蘇
天秀皆嘗相見從事於此者其餘尚三四人吾兄

與諸友處當自識之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匆匆別來所欲爲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歆歎雅意誠切怏怏相會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與胡伯忠 癸酉

某往在京雖極歆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敘別去以爲憾期與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即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以爲恨不

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讐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爲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淸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能浼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爲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淸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黃誠甫 癸酉

立志之說已近煩瀆然爲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既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臨別數語彼此黯然終能不忘乃爲深愛

二 丁丑

區區正月十八日始抵贛卽兵事紛紛二月往征漳寇四月班師中間曾無一日之暇故音問缺然然雖擾擾中意念所在未嘗不在諸友也養病之

舉恐已暫停此亦順親之心未爲不是不得以此日縈於懷無益於事徒使爲善之念不專何處非道何處非學豈必山林中耶希顏尚謙清伯登第聞之甚喜而不寐近嘗寄書云非爲今日諸君喜爲陽明山中異日得良伴喜也吾於誠甫之未歸亦然

答王天宇書 甲戌

書來見平日爲學用功之槩深用喜慰今之時能稍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况又果能實用其

力者是豈易得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天宇其爲喜幸可勝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虛然又自嘆愛莫爲助聊就來諭商確一二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摸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爲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尚有此耳或恐之有得不厭寄示

二 甲戌

承書惠感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於舊足知進於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間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既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於斯道有所發明耳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邪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爲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爲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爲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

之極而後意誠其頭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固相爲矛盾矣蓋於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后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於支離邪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窮理之極而後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卻恐未盡合耳非存心無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

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爲僞而已矣

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耶幸體認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爲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而北走胡幾希矣

此譬大略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爲存心未免牽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有不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爲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

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眞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眞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眞往矣眞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扞去外物爲言矣扞去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爲已

如此說卻是扞去外物爲一事致知又爲一事扞

去外物之說亦未爲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

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喜柴擢北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濱謀一夕之話庶幾能有所發明冗遽中不悉

寄李道夫　乙亥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弘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儇儞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比聞到郡之初即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

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耶病疏已再上尚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而話有日

與陸元靜　丙子

書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修之志不怠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略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

病尋已獎毀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爲至姑俟異日山中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只大略則因平日已爲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耶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糧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

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未是終始本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而欲以私意速成之也

二 戊寅

尚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喻人在仕途如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駑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卻如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離群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況吾儕乎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即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間亦可寫寄否尚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

到今已入踰月尚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尚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原靜 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爲諸友今日喜爲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

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張主未得。不知諸友卻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夫失腳落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盜府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書，終有望矣。日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霅上，因寄一詩，今錄去，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薛尚謙 丁丑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如之！日孚美質，誠可與共學，此時計已發舟。倘未行，出此同致意。廨中事以累尚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姪得以朝夕親資磨勵，聞之甚喜。得書備見向往之誠，尤極浣慰。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卻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為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卻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圖之。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二 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古之人昔用之，吾何為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

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也

三 庚辰

書來意思甚懇切足慰遠懷持此不懈即吾立志

之說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賢弟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可想而知交修罔怠庶吾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休有日預想山間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與薛尚謙 戊寅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眞一切眞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衆比舊頗覺興起尚謙既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凉如何

二

得書知日孚停舟鬱孤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日孚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喜如之何喜如之昨見太和報効人知歐王二生者至不識曾與一言否歐生有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述子晦語頗失眞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瑩爾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臆度未有不自誤誤人者矣此間賊巢乃與廣東山後諸賊相連餘黨往往有從遁者若非斬絕根株意

恐日後必相聯而起重爲兩省之患故須更遲遲旬日與之剪除兵難遥度不可預料大抵如此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君爲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三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

得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過了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耳日孚停館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猶更稍久終恐早晚寒暖久適區區初擬日下即回因從前征勦徹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前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歎可歎開仕德大調意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便即除亦自不能爲心患也小兒勞開教駑駘之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皂櫪之間斯已矣門戶勤早晚得無亦厭苦否不一

寄諸弟 戊寅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爲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

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即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己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

與人與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為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為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可有為至於四十五十即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

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為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安之　己卯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為何如耶聊往數冊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疎既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　己卯

何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

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終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

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兒時未以爲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兒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寔弩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僕嬰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以謂其爲妄爲僞金璧入於猗頓之室自此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僕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

耳叔賢所進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爲夕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間寧復可定所耶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老思一見老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兒道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間不惜指示

二　庚辰

得正月書知大事已畢當亦稍慰純孝之思矣近承避地髮履塚下進德修業善類幸甚傳聞貴邑盜勢方張果爾則遠去家室獨留曠寂之野恐亦未可長也某告病未遂今且蹔告歸省去住亦未可必悠悠塵世思竟作何稅駕當亦時時念及幸以教之叔賢志節遠出流俗渭先雖未久處一見知爲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

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却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復惜後人也二君曾各寄一書托宋以道轉致相見幸閒之

答方叔賢　己卯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洒然如熱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速也真可謂一日千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幸甚幸甚其論象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爲未足復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

事皆已分內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症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為己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無病而不知其

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可以不察也揚仕德去草草復此諸所欲言仕德能悉

與陳國英 庚辰

別久矣雖彼此音問闊踈而消息動靜時時及聞國英天資篤厚加以靜養日久其所造當必大進於疇昔惜無因一面叩之耳凡人之學不日進者必日退譬諸草木生意日滋則日益暢茂苟生意日息則亦日就衰落矣國英之於此學且十餘年矣其日益暢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學日相講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况於吾儕乎哉

復唐虞佐 庚辰

承示詩二韻五章語益工興寄益無盡深嘆多才但不欲以是為有道者稱頌耳撤講慎擇之喻愛我良多深知感怍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已者

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為不可為雖高明特達皆以此學為長物視之為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况其章逢而來者寧不忻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迎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

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淛以淘金爲也孔子云與
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設科
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
矣蓋不憤不啓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
本心焉耳多病之軀重爲知己憂惓惓惻怛及此
感愛何有窮已然區區之心亦不敢不爲知己一
傾倒也行且會面悉所未盡

答羅整菴少宰 庚辰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

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後人事復
紛沓先具其略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
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
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
其敢自以爲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
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
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
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
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

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
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
習訓詁即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
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
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
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
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
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
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

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
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
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
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
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
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
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
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
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

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旣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

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

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實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

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

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
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
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
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
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
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
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
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
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

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
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
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
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
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
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
比於禽獸　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
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
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

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
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
呶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
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
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
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
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
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

首蹙額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
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爲
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
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
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
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
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
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

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已乃益於已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已適損於已也益於已者已必喜之損於已者已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與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

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辯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冬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答甘泉

世傑來承示學庸測喜幸喜幸中間極有發明處但於鄙見尚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眞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

爲何如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間示知之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既明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處不得不直率不罪其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耳會間先一及之去冬有方叟者過此傳示高文其人習於神仙之說謂之志於聖賢之學恐非其本心人便草草不悉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一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二　書二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書二　始正德辛巳 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　辛巳

別後德聞日至雖不相面嘉慰殊深近來此意見得益親切國裳亦已篤信得謙之更一來愈當沛然矣適吳守欲以府志奉凟同事者于中國裳汝信惟濬遂令開館於白鹿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遯有日　聖天子新政英明

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蔡希淵近已主白鹿諸同志須僕已到山却來相講尤妙此時却匆匆不能盡意也幸以語之

二　乙酉

鄉人自廣德來時常得聞動履兼悉政教之善殊慰傾想遠使甫聘尤感憂念之深所喻猝臨盤錯蓋非獨以別利器正以精吾格致之功耳又能以怠荒自懼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來遊之士頗衆其間雖甚魯鈍但以良知之說略加點撥無不即有開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聖門正法眼藏謙之近來所見不審又如何矣南元善益信此學日覺有進其見諸施設亦大非其舊便間更相獎掖之固朋友切磋之心也方治葬事使還草草疏謝不盡

與夏敦夫　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要斷能一日千里惜無因亟會親睹其所謂歷塊

過都者以爲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乎此區區之心深欲就正於有道者因便輒及之幸有以教我也區區兩年來血氣亦漸衰無復用世之志近始奉　敕北上將遂便道歸省老親爲終養之圖矣冗次不盡所懷

與朱守忠 辛巳

乍別忽何餘浩途人事擾擾亦得稍暇或過景感觸輒復興懷蔣詔宮來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幸甚此意不忘即是時時相見雖別非別矣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不虛時邪虔佐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真切所恨愛莫為助但願渠實落做箇

聖賢以此為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之謙之當已不可留國裳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朋友切磋聚會不厭頻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計日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紙悵然

與席元山 辛巳

向承教札及鳴冤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悲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臺之推狹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為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怏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

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煆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答倫彥式 辛巳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惓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

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

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爲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爲何如便間示知之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篤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末又

重以傅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作何既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爲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

爲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自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郤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人還燈下草草爲謝相去益遠臨楮怏怏

荅方叔賢 辛巳

承示大學原如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爲獨見新得銳意

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牽滯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尚微有異然不害其爲大同若

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爲罪也

二 癸未

此學蒸蒸今吾儕復如講求於此固宜急急遑遑并心同志務俾其實以身明道學雖所入之途稍異要其所志而同斯可矣不肖之淺劣已無足論若叔賢之於甘泉亦乃不相入於文義紛爭於辯說徒重世人之惑以啓呶呶者之口斯誠不能無

憾爲憂病中不能數奉問偶有所聞因謙之去輒
附此言無倫次渭先相見望併出此

與楊仕鳴 辛巳

差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無由
一哭傷哉所委誌銘旣病且冗須朋友中相知深
者一爲之始能有發耳諭及日用講求功夫只是
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
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
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

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
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
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
生疑慮又何爲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
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眞的直是建諸天地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
之有德異此而學卽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卽謂之
邪說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瞀變
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
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慮之有而何
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
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
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工夫雖言
句時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
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倣
象已後只做得一箇美精魄的漢雖與近世格物
者症候稍有不同其爲病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

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
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爲有志
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仕鳴旣知
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破瞞他些子不得
也

二 癸未

別後極想念向得尚謙書知仕鳴功夫日有所進
殊慰所期大抵吾黨旣知學問頭腦已不慮無下
手處只恐客氣爲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

如柯生輩亦頗有力量可進只是客氣爲害亦不小行時嘗與痛說一番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書至來相見出此共勉之前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入於善則其規切砥礪之間亦容有直情過當者卻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既不我德反以我爲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誘掖獎勸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此想能不忘也

三 癸未

前者是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冊乃直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爲乎若欲有所記札以爲日後印證之資則直以己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中間詞語時有未瑩病中不暇細爲點檢

與陸元靜 辛巳

辭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閒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著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

子彭籛之徒乃其禀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區區省親本聞部中已准覆但得 旨即

當長逝山澤不久　朝廷且大賚則元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爲元靜決此大疑也

二　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敢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爲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

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自以爲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眞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

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有未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川晦菴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況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

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
已而遂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
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
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
反有激爲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
不爲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絰哀苦中非論學時
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覺叨叨至此
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惟濬及崇
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

頗爲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
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
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
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
之說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
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三 甲申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
也照心亦動也心旣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
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
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
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
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恒照
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

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
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
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
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
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
其本體之謂耳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
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
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

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為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為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耶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為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

原靜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

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

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
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
為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
秋冬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
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
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
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
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
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

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嘗試於心喜怒憂懼之感發也雖動氣
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罔然消沮或遏於初
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閒無
事之地而為之主於喜怒憂懼若不與焉者何
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
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
閒無事之地語尚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憂
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為照心竊謂良知心之
本體也照心人所用之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
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為良知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
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
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
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

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
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
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
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
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也
照心為照妄心為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
則猶二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
息矣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寡欲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葢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愼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曰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儒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淸靜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旣認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淸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

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却是得兎後不知守兎而仍去守株兎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是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却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病去此病根自無此疑矣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何謂之明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元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論

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斯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為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為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學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學知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

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為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倣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就是用功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

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眞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眞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眞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

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元靜論無非此意而元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懥憂患恐懼爲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瘧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眞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病瘧之喻誠已見其精切

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祟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答舒國用　癸未

來書足見爲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

無篤切之志國用旣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爲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愼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愼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

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懥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眞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愼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體敬畏爲灑落之功歧爲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愼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爲而爲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詩語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蘄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蘄人

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塋未畢功人事紛沓來使立候來筆潦草無次

與劉元道 癸未

來喻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求之似為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為無見者矣可喜可喜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內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

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證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淺血氣之強弱自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為之亦自無傷且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為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間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況當又不同憂病不能一一信筆草草無次

答路賓陽 癸未

憂病中遠使惠問哀感何已守忠之訃方爾痛心而復　不起慘割如何可言死者已矣生者益子立寡助不及今奮發砥礪坐待澌盡燈滅固將抱恨無窮日來山間朋友遠近至者百餘人因此頗有警發見得此學益的確簡易真是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惜無因復與賓陽一面語耳郡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以

賓陽才質之美行之以忠信堅其必為聖人之志勿為時議所搖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進而業日廣矣荒憒不能多及心究

與黃宗賢 癸未

南行想亦從心所欲職守閒靜益得專志於學聞之殊慰賤軀入夏來山中感暑痢歸臥兩月餘變成痰咳今雖稍平然咳尚未已也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為聖

人之志近與尚謙子莘誠甫講孟子鄉原狂狷一
章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一論如何聞接引
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論議之際必須謙虛
簡明為佳若自處過任而辭意重複卻恐無益有
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病
謾一言之

寄薛尚謙 癸未

承喻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
切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
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向在虔時
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
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
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曾悟
到故其說卒入於支離仕鳴過虔常與細說不審
閒中曾論及否倫及日泉論仕德處殆一時意有
所向而云蓋亦未見其止之嘆耳仕德之學未敢
便以為至即其信道之篤臨死不貳眼前曾有幾
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鬼如劍正恐同輩中亦未見
有能如此者也書來謂仕鳴海崖大進此學近得
數友皆有根力處今當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
寐也海崖為誰氏便中寄知之

答周道通 甲申

吳曾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為道之意殊慰想念
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曾不能與
兩生細論然兩生亦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
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
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
通意請書數語荒憒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
所問數節略下轉語奉酬草草殊不細詳兩生當
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
愈益明白然須朋友講習則此意纔精健闊大
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
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
還只靜坐或看書或行動凡寓目措身悉取以
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講學時生

意更多也雖稍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是不同矣大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眞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眞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旣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常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有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卽是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

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旣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

巳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
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
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巳良知原與聖人
一般若體認得自巳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
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覷着堯學他行事無他
許多聰明睿知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
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
聰明睿知從何處出來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

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巳有感心上
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
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巳然
乃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
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為所困雖極力扶
起而精神巳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
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
出入在凡人為學終身只為這一事自少至老自
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
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
尚為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
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
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
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
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
者却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巳頗知用力

覺得比舊尤為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
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
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
物方曉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巳知得格物若是
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
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為朱陸之辨者尚未巳每對朋友
言正學不明巳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為朱陸爭

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爲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爲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

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菴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爲一惑請問

生之謂性生字卽是氣字猶言氣卽是性也氣卽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卽是性卽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

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與黃勉之 甲申

屢承書惠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難得也何幸何幸然未由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尚爾鬱而未申有役盛情多矣君子學以爲己成己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

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尚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所示格物說修道註誠荷不鄙之盛切深慚悚然非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爲說亦於鄙見微有未盡何時合并當悉其義願且勿以示人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充足下之才志當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駿逸之氣急於馳驟奔放抵突若此將恐自蹶其足非任重致遠之道也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爲辭說正

恐葛藤纏繞則枝幹反爲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見未可據以爲定也

二　甲申

勉之別去後家人病益狼狽賤軀亦咳逆泄瀉相仍曾無間日人事紛沓未論也用是大學古本曾無下筆處有辜勤勤之意然此亦自可徐徐圖之但古本白文之在吾心者未能時時發明却有可憂耳來問數條實亦無暇作答締觀簡末懇懇之誠又自不容已於言也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徹動徹靜徹晝徹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亭亭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即爲神無他希天此即爲天無他順帝此即爲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終日閑居不見其有靜眞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

爲中庸誠者之明即此良知爲明誠之者之戒愼恐懼即此良知爲戒愼恐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愼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即是明云云

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效驗功夫本非兩義旣知徹動徹靜徹死徹生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

一物爲之蔽
來書云陰陽之氣訢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觀之鳶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箇無間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吾無一毫慍怒以間斷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

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謂不慍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云云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訢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着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爲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爲仁愚意則曰性即未發之情情即已發之性仁即未發之愛愛即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

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曰仁昌黎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云云

博愛之說本與孟周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歟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

字為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槩若其精
微奧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
泥文著相專在字眼上穿求郤是心從法華轉也
來書云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之
云者凡見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
無處不好則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亦盡好之
乎大學之訓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以喻聖
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將好色亦為聖賢之所
同好經於目雖如其姣而思則無邪未嘗少累

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雲言如雲未嘗不知
其姣也匪我思存言匪我思存則思無邪而不
累其心體矣如見軒冕金玉亦知其為軒冕金
玉也但無歆羨希覬之心則可矣如此看不知
通否云云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眞切處惟是好好色惡
惡臭則皆是發於眞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
學是就人人好惡眞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
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今若又於
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郤未免有執指為月之病
昔人多有為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
正是此症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云無處不惡固
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
欲截然不思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愚
推之惟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
知上體認即如孔子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為過

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尚何過哉云云、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
郤是因噎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
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終日終夜以思
亦不為過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鄙
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出徒思而不學
之病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
與

答劉內重 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為學工夫尚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為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既立有必為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為警切砥礪之地，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

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剛強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尚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逕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若且依着子路說，倘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嘆矣。大抵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為貴也。故索隱行怪，則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遯世不見知者矣。學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

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二三人而止矣。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與王公弼 乙酉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遠承問惠，得聞動履，殊慰殊慰。書中所云斯道

廣大無虧欠鈌動靜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夭壽不二根基毀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殊慰殊慰師伊師顏兄弟久居於此黃正之來此亦已兩月餘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歸此友性氣殊別變化甚難殊爲可憂爾閒及之

答顧東橋 乙酉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針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傳影響謬誤未免墮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

機無怪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卽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不自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

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耶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喩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論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眞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眞謂行卽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闇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眞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工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眞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卽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畧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

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

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以殀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說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

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殀壽不貳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殀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殀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殀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眞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尚

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
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
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今始建立之謂孔子
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
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
初學之士尚未能不二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
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
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
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内博而寡要

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
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
其身之陷於罪戮呶呶其言有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即物窮理之説亦是玩
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説標示
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即物窮理
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
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
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
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
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
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
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
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
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
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
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

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説孟子之
所深闢也務外遺内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
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
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
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
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
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
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

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眞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

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愼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耶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

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

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巳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巳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巳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倀倀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

於此心之良知而巳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敎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卽物窮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敎語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恐於道未相脗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卽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内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

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卽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

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

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則見以爲於道未相脗合不爲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溫凊如何爲奉養即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

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凊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欲溫凊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凊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凊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凊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凊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溫凊之節

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凊之物格然後知溫凊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凊之良知而後溫凊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謬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

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

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凊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

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葢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敎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

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為是說以欺子貢者耶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為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為好古而汲汲

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可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耶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為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為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為知者分知行為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為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而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

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非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耶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

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

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

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

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　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

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

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

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

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焻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　　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

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踉騁奇鬬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

苟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聞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强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

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皐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僭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

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答董澐蘿石　乙酉

問某賦性平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己之遲鈍爲慚恐是根器弱甚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充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

涯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兄肯自以為慚乎集義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為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

問某因親弟權役與之謀取致累多人因思皆不老實之過也如何

謂之老實須是實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却恐所謂老實者正是老實不好也昔人亦有為手足之情受汙辱者然不致知此等事於良知亦自有不安

問某因海寧縣丞盧珂居官廉甚而極貧饑寒餓死遂走拜之贈以詩襪歸而胸次帖帖然自以為得也只此自以為得也恐亦不宜

知得自以為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又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分意思便是私矣

問某見人有善行每好錄之時以旋閱常見二醫一姓韓一姓郭皆只利相讓亦必錄之

錄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之功此等人只是欠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中亦未易得也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二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三　書三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三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書三　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　丙戌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眞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卽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

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無不卽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已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兆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眞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旣以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敎僕於大字本非所長况已久不作所須祠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還值歲冗不盡欲言

二　丙戌

承示論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

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

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論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

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幸更裁之令先公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患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濮兩生知解甚利但已經爐鞲則煆煉爲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速也書院新成欲爲諸生擇師此誠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促歸魏師伊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尚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可須事定後却與二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祠堂位次祔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略今使錄一通奉覽以備採擇

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向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向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向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

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

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况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

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三　丙戌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註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掇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慍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迥爾不群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

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當能略盡鄙懷不能一一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

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志不識謙之亦以為何如也講學之後望時及之

四　丙戌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以斯道為己任其為喜幸如何可言前書虛文相誑之說獨以慨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

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謙之顧猶歉然欲以猶有累過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為不可及也欣嘆欣嘆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為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為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為釋老氏之所以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偽邪正何啻碔砆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為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己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為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姦之所由

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倀倀然既自以為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為者固包藏禍機作偽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

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爲之障碍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督發昏惰者便間不惜款款示及之

五　丙戌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殊負深情也隨事體認天理即戒慎恐懼工夫以爲尚隔一塵爲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即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諭以爲恐主於

事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爲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爲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爲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

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答友人　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毁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　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　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群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

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某於執事為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

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為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答友人問 丙戌

問自來先儒皆以學問思辨屬知而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

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的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眞切篤實處便是

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眞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卻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

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却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爲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爲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

害其爲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爲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旣與象山之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說眞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尚有不同

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眞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眞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眞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眞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眞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

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南元善 丙戌

别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嘆計歸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眷無恙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亹亹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眞有朝聞

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諸生遞觀傳誦相與歎仰歆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

士眞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知然

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

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爲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横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謂天爲有意乎元貞以病不及別簡藹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說也亮之亮之

二　丙戌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曾附短啓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尚留汴城世途之險澁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嘆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曾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籲無及矣彼奸佞儉人號稱士類者乃獨讒嫉排構無所不至曾細民之不若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塤篪協奏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幾人學絶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

知之竊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憂去子京諸友亦不能承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眞若浮虛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一及

答季明德　丙戌

書悉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媿良深食姜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暫時劫劑耳近有一友爲易貝母丸服之頗亦有效乃終不若來諭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爲得本源之論然此又不但治病爲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爲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間

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近來進修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爲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掇數聖人紙上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款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鯀爲未能不惑子夏之啓予爲未能耳順之類則是尚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高遠深

奧而未見其爲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

高而外逐不能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爲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爲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即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爲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之爲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

而爲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卽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爲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亦平和有足啟發人者惟賢一番識見甚進間有語疵則前所謂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爲病今旣照破久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訓效皆無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修道之爲教可也謂修道之爲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修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因病未能精筆俟後便爲之

與王公弼　丙戌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可喜中間謂棄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卽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卽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二　丁亥

老年得子實出望外承相知愛念勤惓若此又重之以厚儀感媿何可當也兩廣之役積衰久病之餘何能堪此已具本辭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

來書提醒良知之說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只是提醒工夫未能純熟須加人一己百之力然後能無間斷非是提醒之外別有一段困勉之事也王汝止久候不至得渠家事稍間卽須速之一來此間亦有一二事欲與商量不可更遲遲也

答歐陽崇一　丙戌

崇一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

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
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曰
落在第二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若致
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
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
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
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
問大頭腦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
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
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間工夫尚
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
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
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
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
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
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
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

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
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立意
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崇
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爲發明
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
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
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
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工雖
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
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學
之弊大率非沉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
歲着前一病近又着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
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
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
乎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爲喪
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

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
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
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
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
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
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來書又云師云爲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
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
養却是分爲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

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
何却爲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
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
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
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
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
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
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
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
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
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
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
是致其良知以求自謙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
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
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
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
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

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
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
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
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
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謙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
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
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
則僞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眞切之故大
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有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為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即詐也億不信即非信也為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

不信為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為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為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即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為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自

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偽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誠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為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

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二 丙戌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知近年雖在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略無退轉甚難甚難孫倉官來得書自咎真切别紙論學數條皆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又大有所進矣喜幸何如文蔚所疑良不爲過孟子謂有諸己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己是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

勞崇一逐一爲我解嘲如此負愧負愧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爲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爲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自勉力也文蔚天資甚厚其平日學問功夫未敢謂其盡是然却是朴實頭有志學古者比之近時徒尚口説色取行違而恬之不疑者相去遠矣前者承渠過訪惜以公務不能久留只就文義間草草一説鄙心之所願致者略未能少效去後殊爲怏怏良知之説近時朋友多有相講一二年尚昡惑未定者文蔚則開口便能相信此其資質誠有度越於人只是見得尚淺未能洞徹到得如有所立卓爾是以未免尚爲舊見所障然其胸中渣滓絶少而又已識此頭腦加之篤信好學如是終不慮其不洞徹也因咳嗽正作兼以人事紛沓不暇寫書故遲孫倉官入候

答聶文蔚 丙戌

夏間遠勞迂途枉顧此情何可當也甚欲扳留旬日少効其鄙見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

不能别去極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箋惠浣慰可知中間推許太過蓋亦奬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賢聖之域又托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愧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愧辭讓爲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謭謭

脩脩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已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

見善不啻若已出見惡不啻若已入視民之飢溺猶已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已也務致其良知求自謙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為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

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偽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為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妒賢忌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為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於紛紛藉藉而

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為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為是棄其禮

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况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况於蘄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

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

寧以蘄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

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妒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以往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爲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

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札絶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日臨期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有所未能盡也

二 戊子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傍蹊曲徑矣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　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沓皆輿疾從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瘳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游一簡幸達致之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

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

教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漭漭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騃漢纔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

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工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

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

合貫通者纔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

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
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却是區區所
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
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
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眞切篤實
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
說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
講也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
是一箇眞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眞

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眞誠惻怛以
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眞誠惻怛以事君便是
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眞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
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
其眞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
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矣故致得
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
良知便是致却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
能致却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

又是脫却本原着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
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
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
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
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
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得可增減若須
假借即已非其眞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
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
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

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眞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
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
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眞誠惻怛的良知
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
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眞誠惻怛
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
有此一箇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
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

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已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眞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億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行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間有攙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爲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於

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着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纔有執着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辯然就心地上着實用工夫却須如此方是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

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箇求到盡心知天的功夫更不必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而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穉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如襁抱之孩方使之扶墻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

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墻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似恐盡心知天者廢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爲盡

心知天之病是蓋爲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爲自已憂工夫之未眞切也吾儕用工却須專心致志在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工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況爲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爲此三段書分疎比合以求融會貫通

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擔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論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着實用工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即自無不洞然矣已作書後移臥簷間偶過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旣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戇煩縷已甚不罪不罪惟濬處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好也

寄陸原靜 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顚沛必於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爲學乎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却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

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閒中曾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大患也貴鄉有

輩交名商臣者問其用工篤實尤為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答甘泉　丙戌

音問雖疏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啓瞶消鄙者多矣向承狂生之諭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甚不應遽至於爾既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為朋輩所攻激遂高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怍誕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

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與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責若無所措其躬賴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未可知也學絕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龔生來訪自言素沐教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當見其有成也

答魏師説　丁亥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無諭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為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即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

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即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卻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為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即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　丁亥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締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

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千華
之志得無微有所消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
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
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
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
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
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尚未免
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
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能合

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
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
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
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蒲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
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
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
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
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
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面會

一罄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承書惠既荷不遺中間歎然下問之意尤足以
仰見賢者進修之功勤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無
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
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
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
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
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

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
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
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
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
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徇名遠迹而徒以支
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
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
謂爲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工得力處進
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

於傍蹊曲逕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末後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與黃宗賢 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

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爲助只願諸君都做個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畧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畧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

勢如沉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 聖明之君方能報得知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病臥山林只好修藥餌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

也

答以乘憲副　丁亥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即此奮志進步勇脫窠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却如何耳昔有十家之

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隣村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爲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過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讁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爲饔暮不糴則無以爲餐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業田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讁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兩承書來皆有邁往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爲浣慰人還附知少致切劘之誠當不以爲迂也

與成秀夫　丁亥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使遠辱兼以書儀感怍何既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眞如掃雲霧而覩白

日耳奚暇於區區之爲問乎病廢既久偶承兩廣之　命方具辭疏使還正當紛沓草草不盡鄙懷

與陳惟濬　丁亥

江西之會極草草尚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既入省城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沿途甚怏怏抵梧後即移南寧日不暇給亦欲遣人相期來此早晚畧暇時可閒話而此中風土絶異炎瘴尤不可當家人輩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咳患亦因熱大作痰痢腫毒交攻度惟濬斷亦不可以

居此又復已之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眞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比往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爲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友時時相講習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來不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尚數十人時有書來催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病軀又日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如何也文蔚書中所論迥然大進眞有一日千里之勢可喜可喜頗有所詢病中草草答大畧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寄安福諸同志 丁亥

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言耶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工去當不能有他岐之惑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眞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眞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爲眞得也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眞切愈眞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眞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已

與錢德洪　王汝中　丁亥

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内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興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

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埸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二　戊子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敘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爲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或彼自絕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爲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托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致此意

三　戊子

德洪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

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修

雖是亦可葺寄去銀二十兩稍助工費墻垣之未堅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爲之餘情面話不久

答何廷仁 戊子

區區病勢日狠須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　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擔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即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三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四　書四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書四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旱暵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爲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眞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

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爲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尚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咒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汚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於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況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囂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

稷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苟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鎭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

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鬬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

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説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

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内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廪人饋粟庖人饋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説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敢受米二石柴炭雞

賜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
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
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
間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
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
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
況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

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
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
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
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
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
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
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
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
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

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
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
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
為使君為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
是無抵極也眾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
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
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
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

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
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
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眾所不與鬼神
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
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
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
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 朝既而以

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剿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大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

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効也而相知者

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禀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强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

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强喩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胷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壬午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輿庵之主象山旣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輿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眞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旣有以辨其情之不得

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卽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陷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

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為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道問學矣二者之辯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

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為主一以道問學為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為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輿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輿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二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己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謂僕漫為含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為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為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

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為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

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

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胡兩解而陰爲輿庵之地者哉

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

之人童而習之旣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眞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已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故僕嘗

欲冐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悔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旣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

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强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

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

持正論不知輿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輿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輿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輿庵之薄邪僕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輿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輿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爲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

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壬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紛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却殊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叙乃丈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爲佳子於丈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愉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

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遊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

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
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
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
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
翼之重而鶩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
技藝炎凉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
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
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
之賻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嘗

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凉而自畔於禮其間不
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
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甫下者反待以客禮凝僕
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
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甫
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
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
也旣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
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

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
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
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
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
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嘗以爲世有周程諸
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
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
人有志之士倀倀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
憂之而不以責之己責之己而不以求輔於人求

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
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
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
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
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
於檢飭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略知求
道爲事是有復明之幾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
而徒徇然謂世俗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
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

惕然從言之　若
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不容私於其間
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
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
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
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
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
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為已

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
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
益衆則其相與為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
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
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
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為之而遂以告其凡
凍餒者使之共為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
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
僕蓋未嘗有諸已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

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
者不惜往復

壬申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
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
恐亦未為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
哉前書所詰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
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
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

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況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
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邪夫師云者非可
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
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
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
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
誠知已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
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
過無官爵已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為人矣人

領明彼而貽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嘆服以爲如寅之者眞可爲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簀子路臨絶而結纓横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爲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絶之時然又人是己見莫肯

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知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禀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相待僕而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爲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絶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亦以不若已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之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人歸遽劇極潦草便間批復可否不一一

答何子元　壬申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

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値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忽忽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諭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爲學精察深用嘆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

庶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亂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

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為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

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略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況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為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郴衡諸處群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

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槩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紓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為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隟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負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卽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

頗爲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爪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已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閩事孔棘遂閣　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郴桂然　物情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且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槩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

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鬨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仍於前者畧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驁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朘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爲之鬭有司豢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嘯群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笞官吏

氣燄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況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蹙辭隘忘其奚冒死罪死罪

二　巳卯

齎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慰勤惓懇惻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激發而況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　朝廷曾有賊平來說之旨若再拘縻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

復侯　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
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
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庵　壬午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
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即殞滅又復有所控
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
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爲邊幅而至於當
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

之後逮事　先朝亦既荐被　知遇中遭逆瑾之
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挫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
聖君賢相方與振廢起曾以發舒鬱枉而先子則
長已矣德蘊經綸而未宜終將泯瀾於俗豈不痛
哉伏惟執事才德勳烈勁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
氣屹然獨峙百挫不撓真足以廉頑而立懦
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
下之稍伏堙滯窮而求通細而求直者莫不延頸
跂足望下風而企訴況先子素爲知與不肖孤亦

昔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爲之刷垢雪穢終示推
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又自疎外不一以其情爲
請是忝先子於溝壑而重辜於大賢君子也不孝
之罪不滋爲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諡乞非執
事之憫之也而爲之一表白焉其敢覬覦於爲一
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稽顙瀆冒死罪死罪

寄楊邃庵閣老　壬午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
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

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
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
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
制行庶亦無媿於古人雖已[illegible]在公卿之後而遭
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恥嫉權奸斂德而歸
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
所以爲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爲重伏惟明公道德
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俄刻百碑求之昔人蓋
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

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墻之外猶將肩牀强顏而入焉况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吊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

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將敗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二　癸未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白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責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

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

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

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　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墻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爲然自嘆其非賢也菲才多病待罪閑散循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討已審貪冒苟得與時僨事將爲明公知人之累

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所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爲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悃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四　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奏起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嘗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

若此廻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爲已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踈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筆書案牘已非其能而況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尫羸日甚惟養痾丘園爲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效其心力不致爲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 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穢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

先生往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爲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强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 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仁人君子尚未之知憫念其舊遣使存錄重以多儀號慟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卓與儔匹向見鳴寃錄及承所寄道山書院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使還遽臨疏昏塞不盡所云

答王亹庵中丞 甲申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其時憂病懵懵不及少申款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爲傾渴如何可言使來遠辱問惠發拜感怍舍親宋孔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妬徇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愈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之望而自視欲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

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言問而樂道自顧何
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顧其心痛聖學之
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
內之同志者講求切劘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
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既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
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德盛禮恭而與人爲善
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絶無因握手
一敘其爲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目擊而道存
僕見執事之書既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

當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
蓋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畧具於其中矣便間幸示

與陸清伯 甲申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没痛哉寃乎不如是無以明
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諸
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寃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没
之後將莫知所在矣况有爲之衣衾棺斂者乎是
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爲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
而尚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即欲爲之一洗自

度事勢未能遽脫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
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須一舉庶可少泄此
痛耳其歸喪一事托王邦相爲之經理倘有不便
須僕到京圖之未晩也行李倥傯中未暇悉所欲
言千萬心照

與黃誠甫 甲申

近得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當無不同矣
古之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僕之所望於二
兄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果若是以爲斯道之計

進於議禮矣先妻不幸於前月奄逝方在悲悼中
適陳子文往草草布間闊

二 甲申

別久極渴一語子莘來備道諸公進修亦殊慰大
抵吾人習染已久須得朋友相夾持離群索居即
未免隳惰諸公既同在留都當時時講習爲佳也

三 乙酉

盛价來領手札知有貴恙且喜漸平復矣賤軀自
六月暑病然兩目蒙蒙兩耳遂遂幾成廢人僅存

微息旬月前　元忠宗賢過此留數日北去山廬以
病期少謝人事而應接亦多今復歸臥小閣省愆
自訟而已間有鼓催之興果術良甚渴望切磋砥
礪之益彼此誠不無也

與黃勉之　乙酉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
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
此又知程門有此人也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
伊川處似未免尚有執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

特達不在游楊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畧者刪去
之爲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
實之爲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
高明以爲何如

復童克剛　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既而
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
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如見豁然
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即欲焚棄八

策以爲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
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
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爲莫及也盛价遠
來忽辱長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
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間闊之久切磋
無力遂爾迷謬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
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
成乎名遯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
世而成乎名非遯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

向處山林未嘗知有　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
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畧康濟之
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
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
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
劍而怒況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帚耳亦何保當
之深而必以投人爲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
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詈之者其爲克剛之累不小
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爲是哉八策之中類

平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所拂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誧誧屑屑求自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未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爲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啓範侍御　丁亥

某愚不自量竊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

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則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乎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過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爲之赧顏汗背促蹐不安古之君子恥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與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爲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疎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辯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衝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爲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憔悴日久已成廢人尚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揣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爲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復以

期無負相知庶以為報耳

答方叔賢　丁亥

入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　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間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

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況讒搆未息又可復出而冒為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痾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　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盡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

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為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為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擾耳鄙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齎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與黄宗賢　丁亥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況讒構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為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為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疏千望相扶持終得養痾林下是幸席元山役已還蜀否前者奠辭想已轉達天不憖遺此痛何極數日間唐

生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聞附知之

二　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為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為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江西功久闕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尚爾查勘未見致使効忠赴義之士廢産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自濫獨不可比於

留都湖浙之貫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木翁前日間亦且啓行矣此老慎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元崖之論欲使之破常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論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蠢特瘡疥之疾群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為可憂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

恭之誠間聞有口從而詆者退省其私多若讐仇病廢之人愛莫為助竊為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還病筆草草附此兩樵元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三　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若此而兩樵元崖諸公愛厚勸挙亦復

有加無已深用悚惶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
事若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
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既爲此一
大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
有溺愛過情者與日悲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
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爲從前
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
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畧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
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

覆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著中得來今
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
藥地方之事苟幸寧貼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
尚何說哉西樵兀崖家事極爲時輩所擠排殊可
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
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
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略已一講已覺豁然有
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
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

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
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遂老相
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
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撑西曳亦何以致遠
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
望指示

四　戊子

兩廣大勢罷敝已極非得誠於爲　國爲民强力
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效也思田之患則幸

已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淵
藪者亦已用計剿平就今日久困積兌之民言之
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
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旦夕動
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何月不至亦只得且
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耳　聖天子在上
賢公卿在朝真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
受　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
不喜爲尚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

非還故土就醫服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
已然耳歸尾東羅見山西撫九崖諸公聞京中方
嚴書禁故不敢奏啓諸公既當事且須持之以鎮
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乃
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
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克養有素
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
報德者不必務速効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
遠之圖庶不負　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

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
不覺及此會間幸轉致之

五　戊子

前齋奏去曾具白區區心事不審已能遂所願否
自入廣來精神頓衰雖因病患侵凌水土不服要
亦中年以後之人其勢亦自然至此以是懷歸之
念日切誠恐坐廢日月上無益於　國家下無以
發明此學竟成虛度此生耳奈何奈何恭荷恩田
之議悉蒙　朝廷裁允遂活數萬生靈近者八寨
斷藤之役實以一方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救焚
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諸公用兵協贊力
主於內何由而致是乎昔去各致此感謝之私相
見時更望一申其懇懇巡撫官久未見推僕非厭
外而希內者實欲早還鄉里耳恐病勢日深歸之
不及一生未了心事不能其能爲我悲然乎身在
而後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諸公不敢輒以
此意奏告至於西撫當亦能諒於是矣曷亦相與
曲成之地方處置數事附進自度已不能了此倘

遂允行亦所謂盡心焉耳已舟次伏枕草草不盡
所懷

答見山冢宰　丁亥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
寧堪重托懇辭之疏必須　朝廷憐准與其他日
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　何
足以動煩　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
以　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
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爲可憂者

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斡旋之大抵讒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爲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爲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兀崖宮端 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

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爲之辯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淤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同陽奪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頗罹疾搆痰嗽潮熱日益尪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尚有時也

答潘直卿 丁亥

遠承遣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水尋山漸亦倦興況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

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不然將不免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寧藩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尚爾查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恤其如國事何邇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不知邪竟如何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尚未至且不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思田之襄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齋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升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

允尤爲萬幸舟次伏枕莫既下懷伏祈鑒亮

寄何燕泉　戊子

某入臥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疎違闊執事義高緖鄉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捂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鄉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止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悵然伏惟照亮不具

與顧惟賢　戊子

永順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脅從此古之攻也不亦善乎顧湖賊皆長惡怙終其間脅從者無幾朝撒兵而暮聚黨若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

俗之不美以至於此豈不信然然此膏肓之疾吾其何日之間可奈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之爲難而處之爲難非處之爲難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爲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報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界累後來之人故猶不免於意必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爲今其人勢亦幸底定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而已數日前已還軍贛州風毒大作避地坐臥恐自此遂成廢人行且告休人還草

草復

與許台仲書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為台仲喜得此官為
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
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
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
尚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
又不專以敢言為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
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恥矣

尊意以為何如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工有得力
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即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
云亦為瑣瑣矣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其二

守仁近因輋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
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擒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
而歸賊巢積聚亦為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
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
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況敢暮夜撲剿奮呼追
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
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
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境生
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
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
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
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既潰之賊不敢復還舊
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
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

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為役敢
不鞭策駑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
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肉骨
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為報耶正暑伏惟為　國為
道自重不宣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其三

前月奏捷人去曾潰懇啟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
任重大懼覆餗為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
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

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罔俯聲又無藥石
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
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
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
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贛
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益兩廣之兵近日皆
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
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不敢顯言於　朝然
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

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踈近日稍加
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
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
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
則貧民又有從盜之慮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
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
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
所深願而官府借以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
槪因官僚之議仍在　前疏發事機窘迫勢不得已

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
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　聞奏伏望老先生曲
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
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
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
此伏冀垂照不具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其四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
日具本　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

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
前此三省嘗爲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
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略去
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
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收軍僨事皆
緣政出多門每行　一事既禀巡撫復禀鎮守復禀
巡按往返需延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聞老
先生所議謂閫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
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

掣肘致相推托真可謂一洗近年頑府牽摟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爲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爲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擒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剿况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火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兜倩共爲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强當事惟恐覆公之餗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略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其五

守仁始至贛即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瀆奏謝啓極爲草略迄今以爲罪閩寇之始亦不甚多大軍既集乃逃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托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黽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

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 勅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尚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尚有牽礙而南贛之

事倘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
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
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
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猶
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
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
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
任使之權而因以略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
特賜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逭罪戮地

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非恃道誼深愛何敢冒瀆
及此萬冀鑒恕不宣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
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
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闕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几
上肉矣賴　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
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舊嘗
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奏革

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
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且事之
相挽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
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
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
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巢穴生將奮擣
其虛使之進不得而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
漸集必成擒矣此生臆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
賜議處遂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

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
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
成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尫僅存餘
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
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闔省無一官見在
人情渙散洶洶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
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
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切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
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間　朝廷大兵南下

彼之奸計漸成彼之難矣以是遂恐死羈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師之來生得以輿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爲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五　序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五

同里後學俞　嶙　重編

序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舉業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咨嗟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

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壻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洒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幾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

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感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其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

學矣而卒終莫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

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閩也將閩是求而予言予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子言予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鄉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

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矣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

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一專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

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　辛未

終南王堯卿爲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爲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爲高矣才人皆以爲美矣學人皆以爲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麄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

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奇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脩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

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為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當甫曰唯吾姑無以為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　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

所可為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為不可學性命之為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為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為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

之不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為贅乎

別方叔賢序 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

辭章之尚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為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為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皐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為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為職曠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

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為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埏也圬墁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辨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圬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

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為之蔽習為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污入之而流濁猶鑑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

告顏淵克己復禮為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己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既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污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為童子即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為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既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恐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為我結廬天台鴈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

應子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間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為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

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强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强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爇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乙亥

贈林典卿歸省序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

叔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群焉中國　　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群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為二也二則偽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

台雁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諗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陸清伯浚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於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揭廈下之室而

旦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進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趨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即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浚則以為日退也浚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欣然忽欣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悶然大駭乃忽闖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矣悠悠焉游焉業不加脩焉及而求焉伥伥然頹頹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於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為日退也明日又謁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已為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為日進者與人為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為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為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若其難

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興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何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奕乎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

予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叙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為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蟊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耨

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己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為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

予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甘

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曾氏採摭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諗多士夫爲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爲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

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

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决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薾茫無可入因

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 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逕蹈荊棘墮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為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

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別梁日孚序 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躄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世之君子顧以為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為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騖於虛高率以為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汙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世之人

不知咎其不為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柴日孚攜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予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昃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鬨譬百端日孚皆笑而不應莫不謂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貲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迷顛亂赴湯火蹈荊棘莫不怙然自信以為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迺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為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詫之以為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遊日孚者且兩月謂日孚既去矣及旋而日孚居然以待既以

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抑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嘆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孚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餘三月其妹使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孚者亦交以是勸日孚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荊棘矣予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為有方體乎為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復赴湯火

蹈荆棘者予務醒其心非徒湯火荆棘之爲懼曰孚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宥知此矣焉往而非學也矣必恒於夫子之門乎焯請誓辭而北擬而復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

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經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

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漭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烟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

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

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

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

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眞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群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

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大參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

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僻也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況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采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

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況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叅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叅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叅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同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叅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叅公名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叅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

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遺猶各賦詩以言已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

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憲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者滿者梗而孽者孜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顧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

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滿者損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剖劇而率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吊子胥之忠藎禮嚴光之高節希蹤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彿則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惟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歡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　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托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第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

意微自塡言者頗以為不便大臣上其議　天子
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　國初之舊
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
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
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
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
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
忠也心之盡矣而眞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
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

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
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
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
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
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
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
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
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
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

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
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
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
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
恥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
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為者亦若是夫為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
而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
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

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
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為矣若
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
以自蓋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
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
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俶實
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某又相與
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
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氣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爲十二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氣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蟲始振爲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而地無昆蟲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蜚蜚雨螽蝝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冰則書鸜鵒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汙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七十二候圖遣使以幣走龍場屬守仁敍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守矣凡杖盤盂劍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觀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爲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爲賢乎由是而入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萬物之幽賾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
道之爲之敍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
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
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
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
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
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

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頎
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
年内攘其軍民外撫諸戎蠻 政務畢而德威著
雖戎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
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
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淸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
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
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
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

又道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
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
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
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
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懽伸色養之
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
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
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
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

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
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
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
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
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
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
諸大夫皆曰然予盍書之以贈從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正德丙寅冉徙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

有九其年　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
史配爲孺人在朝之彥咸爲歌詩侈　上之德以
寵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　命巡
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
冊以俱每陟屺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啁然而興寤
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徵諷之而長歌
詠嘆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
膝下賡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
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爲巨秩

屬守仁敘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捧觴
戲綵以爲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爲養不必候起居
奔走扶携以爲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
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爲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
之心始樂也子必爲是不爲彼以拂其情而曰吾
以爲孝其得爲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
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猷嚮喜旦夕孰與名垂簡
冊以顯我於無窮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
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皋以明我之能

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
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
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
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
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　朝則忠愛達於上
其巡按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
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
其懾大奸使不得肆袪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
撫諸　而納之夏以免　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

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
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蘄太史之
序詳矣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
是子是詩之作不爲虛與諛故爲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
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
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
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

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書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鋟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敘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

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　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　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畧徧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

之見而固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
魚而釣寄興於麴蘖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
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
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
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欽潘氏之仕於　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
君琛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
德五年冬琛旦以上三載宦選鑑以　兩宮徽號

何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欽八
制爲錄傍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請某曰德下
寵洊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
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
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
條垂而四峰之巓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
而四條之枝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
致焉潘氏之在姑蘇自宋元而來其曾不則厚
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條矣是世吾蔡附觸荷際
明期而諧景命其軒棟條達熟樂則夫　寵命之
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
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俾堅
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恩
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
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
嚴沍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畧嘗歷之
其材中楹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
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溉之以

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
之軒棟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爲應酬詩文
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爲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
爲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
焉故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爲之請於是甘泉子
托以考槃陽明子爲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
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衡門槃

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兆邉而顧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産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栖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托踪泉石而利祿猶其中雖廬常雲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機權焉行矣子無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托

壽湯雲谷序　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遊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感附隱君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昔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焂然猶有仕世之色是道也遊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郄心職務驅逐淋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

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慊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

光發界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値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

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顚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裂眥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蘄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

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爲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蘄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巖復刻是集而屬某爲之序某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顚沛之時而不忘乎與人爲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蘄知爲嫌而行其敎人之

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
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
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
故而創志焉曰於乎難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
俗之所尚而無所證也以詢於鄉老有遺聽焉吾
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
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遁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

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道其
變而無所裁也斯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
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古君子之忠
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將
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
其爲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
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則也地也物
之紀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
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

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
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
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
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
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
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參之食貨
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
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
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

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
故本立而天道可晰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
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
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民治可
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達
之邦國天下可也而況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
政矣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憝

竊據根盤民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隳俗因隳
靡至是乃嶄然翦剔而一新之宄惡貪殘禁不得
行而狡偽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
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讒騰誹城狐社鼠之奸
又從而冀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爲元善危
者沮之曰謗甚矣盍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
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
若是因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
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

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閧然疑怪
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
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民
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胥之孰能以無燼乎
盍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
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亹
亹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士亦
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乎相胥曰
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

侯眞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
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怨半至是惠洽澤
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
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
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眞吾之嚴父也慈母
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
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
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
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

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
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
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
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倚几杖猶爲不善養而操
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久曰
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
來請曰無以喻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
之遄其來旋而有以遂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
也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嶮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為恭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遂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敖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

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為重舉職為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　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道咸以為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為諸　所信服者父臨而母撫之殆未可以殫力施計劃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　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鎮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　朝廷求可以撫一方而碩也乎則又以為　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以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夙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　上而先已有陞委峻擢恐未肯為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鄖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稔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為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

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為之乎吾既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違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徃冐暑雨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競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輙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鈎摘公然為之曾不以為恥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旹俗相反若是古所謂托孤寄

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瑾謫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爲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

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爲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於天者既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爲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用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則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爲省吾道之哉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玄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墓登天平還値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予與南濠子會同年薦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予坐而語藹乇然其若避而藥趣也秩然其若歛而陽煦也予蹈然而心撼焉倏而色慚焉倏而目駭焉亡予之故先生退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胡爲乎色之

不存予而德之予藏也南濠子笑而頷之曰然子其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學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弗彰也則於子乎避雖然吾家君則甚惡之吾子既知之也務其敢隱乎凡務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居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粹於道其寧孰識之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其鄉人

皆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兌彼且飲滴而懷玉離形迹遁聲華而以爲知已者累跡比比焉跡形骸而求之其遠哉今年先生壽八十耳完而氣全齒髮無所變八月甲寅　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爲冬官主事得被其數封先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美先生之高壽樂南濠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寧世之所同慕而予不敢以爲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

同貴而予不敢以爲先生榮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亦且以予爲知言乎乙丑十月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疏薄接境於諸島蠻　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獞海獠非時竊發鳥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

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間則又何惟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世之士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

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況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寀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愛敬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

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恒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于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況其赫燁之聲奇績之積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焉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尚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畧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　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闊畧實爲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

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旣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修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搜秘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己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湮滅之跡粲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求者之從即也走京師請予序予

惟高平間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冤之故自爲童子即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弔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亦嘗思將其志以爲遐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嘗竊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

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已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已不得騁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凌弱衆暴寡兼并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士實繇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　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其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爒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况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序其略於此使後之續志

者考而書焉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五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記

觀德亭記　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也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懆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歉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

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射也者射己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己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

記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　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為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改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為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

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況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況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況其士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三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為而為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

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
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褊驁之
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
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
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訪夫茲
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
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
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

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
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
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己思以喩諸人因而表其
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
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
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
奸以掩其外而襲以哄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
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
吾故備而論之以訪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

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
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之地陋而
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
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擧之有
成也推其媿心之言而爲之記

從吾道人記　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
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嗚
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

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
來遊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
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
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
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
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
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
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眞
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

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

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鬨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

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

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

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為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為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

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矣自以為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親民堂記　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

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

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爲止至善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

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

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騖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

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元善喟然而歎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爲一家中國之爲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爲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爲之記

萬松書院記　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弘治初叅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址而改爲之廟貌規制畧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爲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 命來巡憲度丕肅文風聿新旣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爲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修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爲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彦選俊肄

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潘泉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篪輩相協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竣乃來請言以紀其事惟我 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郡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

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旣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爲乎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

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矣不雜於人僞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爲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爲中節之和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

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

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後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爲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

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

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

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

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爲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

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旣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旣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重修山陰縣學記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為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為　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為師為弟子者之修學也其

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為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為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

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為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

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為教而學者惟以是為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鬨然指為禪學而群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

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然其意以為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

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己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為異也今之為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為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鶩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為禪而反仇讐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為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為蔽而未可遽以為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為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為

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為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壬戌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貳興國越三年擢知州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奸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壬戌擢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既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豐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合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遭　之亂以入於　皇

朝廷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于今遂茫然絕響者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摩鈍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爲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爲公別立一廟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民死於漁課

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國之界民逭猛虎與鱉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僉食於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宋忠臣而公之氣聲風節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在於長養恩惻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滋爲大乎於是其民相顧言曰果如是吾亦無所憾矣然其誰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之知公則某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興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手采狀貌鬚

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興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興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名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于垣死課于澤公曰吁

寔茲惟予譴勤爾忝不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維公我毋自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之政不專於寬爾賜維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墜天子用公訓于四方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

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爲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雖莩相枕籍街上無賑貸之令雖民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倉廩如他人之壟無以非其乃爲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縣與之倉日如坻大有之歸凡三四隔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餓猶不稔即無免焉歲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大守佟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既命民關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磬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貿遷無所措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迺八月己酉大雨洽旬禾稿復蘇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裨迺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面

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爲門出之大衢介門爲屋廿有八楹自南亘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値以資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蓄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

是相率來歸其以記其日唯唯大懼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救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筆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　癸亥

平山在鄖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歲嘗讀書其下鄖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

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忘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益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予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爲予言平山之勝蜂秀奇特比於峨嵋望之巖巖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傑閣甦傑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烟雲出沒殿檻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濤絕壑擁雲千仞之木陰翳蔽虧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遠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游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益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汩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湧西湖山水之秀擺天下之言名勝者無

過焉意溫甫之於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惓惓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爲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悠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聞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既已成已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

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已仁也
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
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
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
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
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
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　蔡之外於今
爲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
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
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
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
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
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
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
旋矩矱將無爲陋乎　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

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
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
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
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嘗圃
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
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
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
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
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　也因名之

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
樂歷聖修而傳之　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
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縶之術窮而狡匿譎
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　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
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
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
可以無講今　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
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
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

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既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架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藏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群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臣

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懾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　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嫌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

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爲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

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圜散跡放之是托以為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為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為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　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　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

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　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

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　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臥馬塚記　戊辰

臥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滄茫若湧若流若奔若伏布爲層巒擁爲覆釜漫衍陂迤環抱涵迴中凝外完內鉠門若合流泓洞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敷爲廣野豕乾燕尾遠迂近挹今都憲懷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卜兆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末遡來茲顧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眷然跽臥噴嗅盤旋繾綣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卜先公則既命於此矣就其地

窆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淑面勢環拱既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謐植樹蓊蔚庶草芬茂禽鳥喃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福騈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臥馬以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守仁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窮哉昔在士行牛眠協兆駿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豈以

徼福於身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無弗比無弗祐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於無誰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賓日羲之職而傳月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

寅而賓曰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日日乃陽之屬爲日爲元爲善爲吉爲亨治其於人也爲君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予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翳

其膳其日惟霧其朐其霧其日惟雨勿朩其朐倏焉以霧勿謂終騂或時其膳膳其光矣其光熙熙與尒偕作與尒偕宜倏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奢𤅓數百尺其上瀕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者若樓殿門闕懸若鼓鐘編磬幨幢纓絡若搏風之鵬翻隼翔鵠鷀飛之斜幡傑倪之駭攫譎奇變幻不可具

狀而其下淵瀾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鳴湍清淺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下上於窮崖絶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儔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興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卒官吏與凡苗犵狇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化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 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慨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

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狄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勸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以爲州虔效誠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

是舉也蓋得之矣況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腳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戊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臧韓儉之徒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窩記 戊辰

陽明子之居 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

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予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睽兮其若徹道滲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嘉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 而不知其 之爲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絶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歿

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遂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何事委靡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

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
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
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
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緝之
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
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
者以風勵士習為已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
化為浮屠之居而蕩為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
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

下啓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猶議
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辯先生
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其
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為有
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
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
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
遊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
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為虛矣書院在

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
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為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
士爭相趨事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
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為東南教本國初以為太學洪
武辛酉始改創焉再修於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
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
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為尹乃克易朽

與頹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
干楹於欞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
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
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
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為
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
學之為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
夫立之師儒嚴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
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

圬墁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　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

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圯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爲姦是學校之爲萃淵藪也則是　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爲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學記　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瑆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圯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

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聞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若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若父老奮義捐金既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閒相謂

曰尹不恐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恐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其典史某稽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廚庫而爲戟門又而爲櫺星門又前爲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爲明倫堂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廨

以宅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爲崇文翁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逾時也闔門之民尚或未知其興作闔而來聚觀者皆相顧嘖愕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縲紲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靳舉手投足寧殆其身而不恤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已之財勞已之力以趨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

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邪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春　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踰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

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詔雕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騭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螣蜮惟乃有司實耨獲之庶克有秋乃爭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記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參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遽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行其議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淩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斯之

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倣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槪規制之弗備弗飭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與居靡所而責以殫心竭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餼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始禁罔使陷於非辟而後摧

啓之其爲邪僻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楹庖湢器用無不備其又拓明遠樓以爲三楹而上崇三簷下拓三道創不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爲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條修夫然後入而視焉則森嚴洞達執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

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爲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乎士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爲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濬河記　乙酉

越人以舟楫爲輿馬濱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隘畜洩旣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鬬而死者矣南子乃决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創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謹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日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邇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旣而舟

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拆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熇也微南侯兮吾其燋矣霪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穫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六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說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己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多也以默名菴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

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僞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餂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淵毒阱狠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誠知恥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其言也訒非以爲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知所以自取之

示弟立志說　乙亥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汚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

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旣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

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眞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

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卽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卽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卽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卽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卽不忽懆心生責此志卽不懆妬心生責此志卽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卽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卽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卽不傲吝心生

責此志即不容諠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 甲戌

滁陽劉生韶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爲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爲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爲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爲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 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

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眞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眞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眞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

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眞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愼乎其所不覩也已斯眞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爲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

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己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己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將舉以矯名亭請予爲之說

謹齋說　乙亥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俟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汨其性喪

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爲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愼思也明辯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遺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

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墮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鴆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業業而況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爲有見又二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造其子思元從予學亦將別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思元而遂以爲君贈

夜氣說　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旦晝所

養苟梏亡之反覆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焉反而媿焉雖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離羣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雖有理義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修道說　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修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修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修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修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自得齋說 甲申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賾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蘄爲之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爲之書孟氏之言

嘉靖甲申六月朔

博約說 乙酉

南元善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於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

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宜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為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

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為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為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為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

亦寧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　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為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群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

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亦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

也敬齋賓子而冠之阼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敎諸曰字而敎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敎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爲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

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幹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

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僞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貞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晝夜祗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嘗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

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其字於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可以爲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既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南岡說　丙戌

浙大參朱君應周居莆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陽蓋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莆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莆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講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吾因予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岡亦岡也吾方媿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士爲

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其美者既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蘄於予必欲更爲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賢聲稱頌之爲喜而以樂聞規切祇礪之爲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徵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

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峯巒巖壑則誠峯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僞爲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敓寒暑晦明烟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凰鳴矣而南岡不自以爲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爲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爲也誠

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掩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爲德行矣措之爲事業矣發之爲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周豈非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嘗從事於斯乎與時來過稽山之麓尚能爲我一言其詳

悔齋說 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僞

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頻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欒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爲之說如是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

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決然以釋油然以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尚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敍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爲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

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 某之於道雖亦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與之於心務求眞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 甲戌

祁生傅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祁也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爲

養乃記誦訓詁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予予曰噫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爲祿仕得爲孝乎予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曰不得爲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

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泫然泣下甚悔且曰夙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精毋絕爾生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爲爾惕安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欲携之同歸予憐夙之志而不能成也哀夙之貧而不能賑也憫夙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别書此遺之

書王天宇卷　甲戌

徐曰仁數爲予言天宇之爲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始與相見於姑蘇語遍皆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沉潛者也於是予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則爲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弊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僞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

以緣飾其姦者愈深以甚是其爲弊亦既可覩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爲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己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

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妒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覩虎狼蛇蝎見者持梃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為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　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為己故必克己克

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為為己漭焉入於隳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為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為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　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汚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為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

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為無進而談說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略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

實砭予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
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
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
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者也自滿者吾必惡之自
衒者吾必恥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恥者
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奕小技也
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

他好乎孔子曰詞達而已矣蓋世之為詞章者莫
不以是籍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
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
徒以枝葉為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
朋得玄默所為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
默固所為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
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尚有以告我矣

書顧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
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
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
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
學問思辨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
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
好責志又云凡為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
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
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
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雖

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
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
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
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養致三損之戒吾儕
從事於學頗隨俗同汙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
恐無見聖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
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
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眾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
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而自標榜所致學者便

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汚雖賢濫雜朋友中最爲難得似亦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纔爲所動即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爲己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己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爲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爲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

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爲非不知裡許蓋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

有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爲卷　癸未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參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覩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秘也一爲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予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

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覲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　甲申

守諧問爲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爲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奕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

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予有弗知乎如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

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决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 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

性也性卽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辨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辨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

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則必實致其溫凊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其爲如何溫凊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

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巳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

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荀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尙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群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

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說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踈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

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圮族敗群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　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爲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

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　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已不是眞能虛已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

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既久先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

而平氣以繹吾說蓋亦未有不憣然而悔悟者也
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
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
而意向甚篤然以偕計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
畧已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　甲申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
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
也窒己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

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
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
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歎曰吾乃今
知學之可以爲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
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
惡而因以懲己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
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
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
己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朞年

而化行歎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他日
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
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
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
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
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
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

旣老且貧魏無以爲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
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修其孝弟忠信老
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
友疾病相扶持烏有耄耋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
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恒產者然其時
聖學尚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
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
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
規以僞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

爲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爲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曉曉者皆視以爲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子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爲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　丁亥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禀氣羞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旣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跽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旣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即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

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訃云處士没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

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叙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 天子之廷者 天子臨

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 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 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既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詫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掩袂却走君將掩袂却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

心其亦常繹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爲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勗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槩了了即放膽下筆縱昧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

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雞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

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滚滚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衆方囂然

我猶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槃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場生問答 戊辰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侶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渝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謂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

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

謂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謂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謂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没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場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

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况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奥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爲説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

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决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

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

橫諸侯强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桼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

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據鄰之雞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

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蹈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猶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

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況殷記稱正月七日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

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

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為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

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為愁苦悽鬱之鄉而今以為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嘆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

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詠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為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窗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詠夜窗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於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

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洒然而樂鄉然而忘言者矣而知者以爲眞有所苦而類爲責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

則魯三桓之屬是矣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爲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質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克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一足矣況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夫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　命征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䕫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槩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 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搆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題遙祝圖 戊寅

薛母太孺人曾方就其長子俊養于玉山仲子侃既舉進士告歸來省孺人曰吾安而兄養子出而仕侃曰吾斯之未能信曰然則盍往學於是携其弟僑姪宗鎧來就予于虔其室在揭陽別且數年未遑歸視踰年五月望日爲孺人初誕之晨以命不敢往遙拜而祝其友正之廷仁崇一輩相與語曰薛母之教其子可謂賢矣薛子之養其親可謂孝矣吾儕與薛子同學因各勵其所以事親之孝可謂益矣而不獲登其堂申其敬乃命工繪遙祝之圖寓諸玉山以致稱觴之意請於予予爲題其事

書諸陽伯卷 戊寅

諸陽伯偕從予而問學將別請言予曰相與數月

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既晚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予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予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視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弗視則吾爲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儒以足恭爲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載地聖人不謙

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而若無驕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說旣嘗反覆於世儒則自凡私意之前自當退聽矣復贅贅於是蓋就世儒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毋謂已爲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爲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已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諭泰和楊茂（其人聾瘂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胸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見嗔

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胸指天躃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稽首再拜而已）

書欒惠卷 庚辰

欒子仁訪予於虔州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憤茲亦不足爲慰乎顧茲薄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滸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鑑湖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

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機遺事 庚辰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幷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二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況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裂以鴟夷皮萇弘之血釁不足睢陽之怨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

枚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時適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與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

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兹怒遣人陰購害之龔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龔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輙附錄於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圖 庚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十二月二

十有二日其設帨辰也某縻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堂下幕下之士有郭詡者因爲作王母蟠桃之圖以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偶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栢之意也吾從衆可乎遂用之以寄進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千歲一華夫人之壽兹維始葩維彼蟠桃千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胤子亦昌衍靡極

書徐汝佩卷 癸未

壬午之冬汝佩别予北上赴南宫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宫策問若陰詆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歆服以爲自尹彦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齎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蘄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

佩於此獨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尚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旦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黙然不應士

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旣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默然而不樂乎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炁怫然而怒憤然而不平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眞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己之墮於淵壑也冐天下之非笑詆詈而日諄諄焉亦豈何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

娟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沉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黯然而不樂曰嘻呼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爲是也果尚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是也亦未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

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己也信之甚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己之困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冐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

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覩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爲問予領之而弗答然悠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珊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

之孝而非以為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為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為勤也剸繁理劇非以為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為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為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為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為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為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為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閩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為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往為恨且惓惓以聞道為急問學為事嗚呼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奇遊卷蓋

京師士友贈君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為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為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為異而南遊未嘗以為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縱諛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為學者以為君贈

為善最樂文　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為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為善則仰不愧俯不怍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躬

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爲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若之軒率二子皆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爲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爲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間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爲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爲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

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勗夫鄉之後進

客座私祝　丁亥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懆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荅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

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

惡為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為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為高而以勤確謙抑為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茍有虛而為盈無而為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禀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為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茍有謙默自

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禀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為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為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為寇盜今日不害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澁疑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為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

乎其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况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爲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既弊爛矣使工爲裝緝之因諭之曰孝

人之性也罡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苟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

正德己卯春三月聯書虔臺之静觀軒

書趙孟立卷

趙孟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敢問親民以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明德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日明明德親民一乎君子之言治也如斯而已乎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親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故能以一身爲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爲一身夫以天下爲一身也則八荒四表皆吾支體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間乎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敘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之交太顛其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真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之與人不可以不慎也

銘一首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爲學在求放心心苟或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湮斯須不敬廝慢入造次不謹放僻成反觀而內照虛己以受人言勿傷於煩[illegible]循勿以亡而爲有勿以虛而爲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溫溫恭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爲仁卓爾在如愚之回一貫乃質曾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

功去一矜不貴其辯貴其訥不患其鈍患其輕惟恭人術訥敏乃闇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茲銘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七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八 賦 騷 詩

京師詩（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憶諸弟　寄舅　送人東歸
寄西湖友　贈陽伯　故山　憶鑑湖友
獄中詩（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不寐　有室七章　讀易　歲暮　見月
天涯　屋罅月　別友獄中
赴謫詩（正德丁卯年赴謫貴陽龍場驛作）
答汪抑之三首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
明歌九章以贈崔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

明子作八詠以答之　南遊三首　憶昔答
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一日懷抑之也
抑之之贈既啓答以三詩意若有歉焉是以
賦之也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
而有感因記以詩三首　因雨和杜韻　赴
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南屏　臥病靜慈
寫懷　移居勝果寺二首　憶別　泛海
武夷次壁間韻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玉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廣信元夕

蔣太守舟中夜話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
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
友　過分宜望鈐岡廟　雜詩三首　袁州
府宜春臺四絕　夜宿宣風館　萍鄉道中
謁濂溪祠　宿萍鄉武雲觀　醴陵道中風
雨夜宿泗州寺次韻　長沙答周生　游湘
于邁嶽麓是遵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澤興
感伐木寄言二首　遊嶽麓書事　次韻答
趙太守王推官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居夷詩
去婦歎五首　羅舊驛　沅水驛　鉦鼓洞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清平衛即事　興
隆衛書壁　七盤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
菴居之　始得東洞遂改為陽明小洞天三
首　謫居絕糧請學於農將田南山永言寄
懷　觀稼　採蕨　猗猗　南溟　溪水
龍岡新構　諸生來　西園　水濱洞　山
石　無寐二首　諸生夜坐　艾草次胡少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賦騷詩

太白樓賦　丙辰

歲丙辰之孟冬兮泛扁舟于南征凌濟川之驚濤
兮覽層構乎任城曰太白之故居兮儼高風之猶
在蔡侯導余以從陟兮將放觀乎四海木蕭蕭而
亂下兮江浩浩而無窮鯨敖敖而湧海兮鵬翼翼
而承風月生輝於采石兮日留景於嶽峯蔽長烟

乎天姥兮渺匡廬之雲松慨昔人之安在兮吾將
上下求索而不可攀乎雖非白之儔兮遇季真之
知我羌後人之視今兮又烏知其不果吁嗟太白
公奚爲其居此兮余奚爲其復來倚穹霄以流盼
兮固千載之一哀昔夏桀之顛覆兮尹退乎莘之
野成湯之立賢兮廼登庸而伐夏謂鬬狙其要說
兮維黨人之擠訴曾晢之匪時兮夫焉能枉而
直後當天寶之末代兮濟好色以信讒惡來妹喜
其猖獗兮衆皆狐媚以貪婪判獨毅而不顧兮爰
命夫以僕妾之役寧直死以顛頓兮夫焉患得而
局促開元之紹基兮亦遑遑其求理坐遂時以就
列兮固雲臺麒閣而容與夫何漂泊于天之涯兮
登斯樓乎延佇信流俗之嫉妬兮自前世而固然
懷夫子之故都兮沛余涕之潺湲廟堂之偃蹇兮
或非情之所好惟不合於斯世兮恣沉酣而遠眺
進吾不遇於武丁兮退吾將顏氏之簞瓢奚趨襲
其昏迷兮亦夫子之所逃管仲之輔糾兮孔聖與
其攻行佐璘而失節兮始以見道之未明覩夜郎

之有作兮橫逸氣以徘徊亦初心之無他兮故雖
悔而弗摧吁嗟其誰無過兮抗直氣之爲難輕萬
乘於褐夫兮固孟軻之所嘆曠絕代而相感兮望
天宇之漫漫去夫子其千祀兮世益隘以周容媒
婦妾以馳騖兮又從而爲之吮癰賢者化而改度
兮就規曲以爲同卒曰嶧山青兮河流瀉風飈飈
兮濟平野凭高樓兮不見舟楫紛兮樓之下舟之
人兮儼服亦有庶幾夫子之蹤者

九華山賦　壬戌

循長江而南下指青陽以幽討啓鴻濛之神秀發
九華之天巧非效靈於坤軸孰構奇於玄造涉五
溪而徑入宿無相之窈窕訪王生於蓮谷掬金沙
之淸潔凌風雨乎半霄登望江而遠眺步千仞之
蒼壁俯龍池於深窅尙謫仙之遺跡躋化城之縹
緲飲鉢盂之朝露見蓮花之孤標抑雲門而望天
柱列仙舞於晴昊儼雙椒之闕門眞人駕陽雲而
獨驕翠蓋平臨乎石照綺霞掩映乎天姥二神升
於翠微九子隣於積稻炎熾起於玉甑爛石砰之

文藻回澄秋於秋月建少微之星旄覆甑承滴翠
之餘瀝展旗立雲外之旌纛下安禪而步逍遙覽
雙泉於松杪踰西洪而想黃石懸百丈之瀲灩瀨
流觴而縈紆遺石船於澗道呼白鶴於雲峯釣嘉
魚於龍沼倚透碧之崆峒謝塵囂之紛擾攀齊雲
之巉巘鑑琉璃之浩渺沿東陽而西歷殄九節之
蒲草憖人尋余以冥搜排碧雲之瑤島紛縈緣其
繆藹失陰陽之昏曉聽七布之沉沉燕瀰隱而復
佻履高僧而爍招賢開白日之杲杲試明茗於春

陽汲悲雲之淵湫凌緇壁而據石座何文殊蠡聲
之嬌斜梯拱辰而北眄應遺光於拾寶緇囊迸於
黃匏休圓寂之幽僧烏乎春於叢篁和雲韶之鸞
鷟興起促余之晨興落星河於簷檐護山吸其驚
飛惟遊人之太早攬青木之如灌被晨暉而爭姣
靜饒聲之剝啄幽人翩參巖於冥杳碧雞啾於青
林鷗翩雲而失皓隱禱藥於槮蘿挾提壺餅焦而
翔繞鳳凰承蓋冠以相遊飲沆瀣之仙醪羞竹實
以嬉翔集梧枝之嫋嫋嵐欲雨而霏霏鳴濕濕於

蕉蓀蹤三遊而轉青峭桃天香於茫渺席泓潭以
濯纓浮桃瀉而楊綸潦澌澌而落蔭飲猿猱之捷
筊覡斧利而昇大還敢會仙於雲表悵子京之故
宅歎知微之碧桃倏余光之閃映睫累挨於穹坰
弄玄珠於赤水舞千尺之潛蛟余花塘而峻極散
香林之廻飈撫浮屠之突兀泛五釵之翠濤襲珍
芳於絕巘爲余步之嶠嶠涉羅蹁躚芬敷而燦爛
幢玉女之妖嬌寒龍潰於靈寶撫缽囊之飄飄開
仙掌於欽嵌散青舂之迢迢披白雲而蹤崇壽見

參錯之僚寮日既夕而山冥掛星辰於巖藪宿南臺之明月虎夜嘯而熊嗥鹿麋羣遊於左右若將侶幽人之岑寂迥高寒其無寐闢冰壑之洞簫溪女厲晴瀧而睇木雜精苓之春酌邀予觴以玉液飯玉粒之瓊瑤流辭余而遠去颯霞裾之飄飄復中峯而悵望或仙蹤之可招廼下見陽陵之蜿蜒忽有感於子明之宿昔逝予將遺世而獨立採石芝於層霄雖長處於窮僻廼永離乎壓囂彼蒼黎之緝緝固吾生之同胞苟顛連之能濟吾豈靳於

一毛矧狂胡之越獗王師局而奔勞吾寧不欲請長纓於闕下快平生之鬱陶顧力微而任重懼覆敗於或遭又出位以圖遠將無誚於鳴鴞嗟有生之迫隘等滅沒於風泡亦富貴其奚爲猶榮蕣之一朝曠百世而興感蔽雄傑於蓬蒿吾誠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群啄之呶呶已矣乎吾其鞭風霆而騎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搏鵬翼於北溟釣三山之巨鰲道崑崙而息駕聽王母之雲璈呼浮丘於子晉招句曲之三茅長遨遊於碧落共太虛而逍遙亂曰蓬壺之藐藐兮列仙之所逃兮九華之矯矯兮吾將於此巢兮匪塵心之足攪兮念鞠育之劬勞兮苟初心之可紹兮永矣兆捷兮

黃樓夜濤賦 朱君朝章將復黃樓爲予言其故夜泊彭城之下子瞻呼予曰吾將與子聽黃樓之夜濤乎覺則夢也感子瞻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嗒焉以息忽有大聲起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倏焉改聽又似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歙

掀舞以相雄觸孤憤於崖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乍闔復闢既橫且縱摐摐颯颯洶洶瀜瀜若風雨驟至林壑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悲吟於下浦激高響於遙空恍不知其所止而忽已過於呂梁之東矣子瞻曰噫嘻異哉是何聲之壯且悲也其烏江之兵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慷慨激烈吞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戟紛紛藉藉狂奔疾走呼號相及而復會於彭城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內思歸故鄉千乘

萬騎騖奔雲從車轍轟霆旌旂蔽空擊萬夫之鼓
撞千石之鐘唱大風之歌按節翔舞而將返於沛
宮者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啓戶憑
欄而望之則烟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
夜氣起於郊墹而明月固已出於芒碭之峰矣子
瞻曰噫嘻予固疑其爲濤聲也夫風水之遭於瀕
洞之濱而爲是也茲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
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
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

城之爭於尺寸間也吾方計窮力竭氣索神憊懍
孤城之岌岌覬須臾之未壞山頹於目睫霆擊於
耳瞶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
流就道脫魚腹而出涂泥乃與二三子徘徊茲樓
之上而聽之也然後見其汪洋涵浴潏潏汩汩澎
湃掀簸震蕩澤瀹吁者爲竽噴者爲箎作止疾徐
鐘磬祝敔奏文以始亂武以居呶者嗃者囂者嘷
者翕而同者繹而從者而啁啁者而嘐嘐者蓋吾
俯而聽之則若奏簫咸於洞庭仰而聞焉又若張
鈞天於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將以
寫千古之不平而用以盪吾胸中之壹鬱者乎而
吾亦胡爲而不樂也客曰子瞻之言過矣方其奔
騰漂蕩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爲而爲者
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
爲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
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
以爲歡而追其既往者以爲戚是豈達人之大觀
將不得爲上士之妙識矣子瞻憮然而笑曰客之

言是也乃作歌曰濤之興兮吾聞其聲兮濤之息
兮吾泯其迹兮吾將乘一氣以遊於鴻濛兮夫孰
知其所極兮弘治甲子七月書於百步洪之養浩軒

來雨山雪圖賦

昔年大雪會稽山我時放迹遊其間巖岫皆失色
崖壑俱改顏歷高林兮入深窅銀幢寶蓋森圍圓
長矛利戟白齒齒駭心慄膽如穿虎豹之重關淵
谿壑沒不可辨長松之杪修竹之下時聞寒溜聲
潺潺杳嶂迷天凝華積鉛嵯峨嶄削浩蕩無顛峰

峋嶙嶒勢欲倒溪迴路轉忽然當之却立仰視不敢前嵌寶飛瀑忽然中瀉冰磴峻嶒上通天梯枯藤古葛倚巖峻而高掛如瘦蛟老螭之蟠糾蛻皮換骨而將化舉手攀援足未定鱗甲紛紛而亂下側足登龍虬傾耳俯聽寒籟之颼颼陸風蹀躞直際縹緲恍惚最高之上頭廼是仙都玉京中有上帝遨遊之三十六瑤宮傍有玉妃舞婆娑十二層之瓊樓下瞰人世知幾許眞境倒照見毛髮凡骨高寒難久留劃然長嘯天花墜空素屏縞障坐不厭琪林珠樹窺玲瓏白鹿來飲㵎騎之下千峰驚猿怨鶴時一叫彷彿深谷之底呼其侶蒼茫之外爭行楚陣排天風鑑湖萬頃寒濛濛雙袖拂開湖上雲照我鬢眉忽然皓白成衰翁手掬湖水洗雙眼回看羣山萬朶玉芙蓉草團蒲帳青莎蓬浩歌夜宿湖水東夢魂淸徹不得寐乾坤俯仰眞在冰壺中幽湖陰巖地蔵森常多雪獨無湖山之勝使我每每對雪長鬱結朔回策馬入秋臺高堂大壁寒雀鬼恍然昔日之湖山雙目驚喜三載又一鬪

誰能縮地法此景何來石田畫師我非爾胸中胡爲亦有此來君神骨淸莫比此景奇絕酷相似石田此景非爾不能摸來君來君非爾不可當此圖我嘗覩遊此景得其趣爲君題詩非我其誰乎

弔屈平賦　丙寅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爲文而弔之其詞曰

山黯慘兮江夜波風颼颼兮木落森柯洸中流兮焉泊根椒醑兮弔湘纍雲冥冥兮月星蔽晦冰峻嶒兮霰又下纍之宮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拳兮欲崎紛糾錯兮樛枝下深淵兮不測穴頹洞兮蛟螭山岑兮無極空谷谽谺兮迴寥寂猿啾啾兮吟雨熊羆嗥兮虎交蹟念纍之窮兮焉托處四山無人兮駭狐鼠魍魅遊兮羣跳嘯瞰出入兮爲纍姦冗嫉纍正直兮反詆爲𡝩既比上官兮子蘭爲臧幽叢薄兮疇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疑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阻積雪兮湖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彭咸兮江潭召申屠兮使駱娥鼓瑟兮馮夷舞聊遨遊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南渚瞻故都

兮獨延佇君不還兮郢爲墟心壹鬱兮欲誰語邪
爲墟兮囿榭亦焚讒鬼遁戮兮怏不酬寃歷千載
兮耿忠悃若可覿兮排帝閽望道跡兮涓陽箕羅
因兮其徉以狂艱貞兮晦明懷若人兮將予退藏
宗國淪兮摧肺肝忠憤激兮中道難勉低回兮不
忍溘自沉兮心所安雄之謏兮讒喙衆狂穉兮謂
槩揚已爲魑爲魅兮爲讒滕妾槩視若屏兮倚賴
有泚槩忽舉兮雲中龍蘄瞻霧兮飄風橫四海兮
倏忽驪玉虬兮上衡降望兮大整山川蕭條兮濟

參廓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蜷局亂曰日西夕
兮沅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纍不見兮涕泗世
愈隘兮孰知我憂

思歸軒賦 庚辰

陽明子之官于虔也廨之後喬木蔚然退食而望
若處深麓而遊於其鄉之園也構軒其下而名之
曰思歸焉門人相謂曰歸乎夫子之役役於兵革
而沒沒於徽纆也而瘁焉若焉而靡昏朝焉而髮
蕭蕭焉而色焦焦焉雖其心之固囂囂也而不免
於呶呶焉嘵嘵焉亦奚爲乎稿中斃外而徒以勞
勞焉爲乎哉且長谷之迢迢也窮林之寥寥也而
耕焉而樵焉亦焉往而弗宜矣夫退身以全節大
知也斂德以亨道大時也怡神養性以遊於造物
大熙也又夫子之夙期也而今日之歸又奚以思
爲乎哉則又相謂曰夫子之思歸也其亦在陳之
懷歟吾黨之小子其狂且簡倀倀然若瞽之無與
偕也非吾夫子之歸孰從而裁之乎則又相謂曰
嗟乎夫子而得其歸也斯士之人爲失其歸矣乎

天下之大也而皆若是焉其誰與爲理乎雖然夫
子而得其歸也而後得於道惟夫天下之不得於
道也故若是其貿貿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
化理而人安則夫斯人之徒亦未始爲不得其歸
也而今日之歸又奚疑乎而奚以思爲乎陽明子
聞之憮然而嘆曰吾思乎吾思乎吾親老矣而暇
以他爲乎雖然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
資焉又其次也吾幾焉乃援琴而歌之歌曰歸兮
歸兮又奚疑兮吾行日非兮吾親日衰兮胡不然

兮日思予旋兮後悔可遷兮歸兮歸兮二三子之
言兮

咎言 丙寅

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守仁以罪下錦衣獄
省愆內訟時有所述既出而錄之

何玄夜之漫漫兮悄予懷之獨結嚴霜下而增寒
兮皦明月之在隙風呶呶以憎木兮鳥驚呼而未
息魂營營以惝怳兮目窅窅其焉極懍寒飈之中
人兮沓不知其所自夜展轉而九起兮沾予襟之

如洄洞定省之弗遑兮豈荼甘之如薺懷前哲之
耿光兮耻周容以為比何天高之冥冥兮孰察予
之衷予匪戚於累囚兮牿匪予之為恫淅洪波之
浩浩兮造雲阪之濛濛梲予駕其安止兮終予去
此其焉從孰瘝瘰之在頸兮謂累足之何傷熏目
而弗顧兮惟盲者以為常孔訓之服膺兮惡訐以
為直辭婉孌則從遇兮豈予言之未力皇天之無
私兮鑒予情之靡他寧保身之弗知兮膺斧鑕之
謂何蒙出位之為愆兮信愚忠而蹈亟荷 聖明

之有裨兮雖九死其焉恤亂曰予年將中歲月遒
兮深谷崆峒逝息遊兮飄然凌風八極周兮孰樂
之同不均憂兮匪修名崇仁之求兮出處時從天
命何憂兮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為別予亦和之

庭有竹兮青青上喬木兮鳥嚶嚶妹之來兮弟與
偕行竹青青兮雨風鳥嚶嚶兮西東弟之歸兮兄
誰與同江雲闇兮暑雨江波渺渺兮愁予弟別兄
兮須臾兄思弟兮何處景翳翳兮桑榆念重闈兮

離居路脩遠兮崎嶮沮風波兮江湖山有洞兮洞
有雲深林窅窅兮澗道曛松落落兮蔦纍纍猿啾
啾兮鶴怨群山之人兮不歸山鬼晝嘯兮下上烟
霏風嫋嫋兮桂花落草萋萋兮春日遲葺予屋兮
雲間荒予圃兮溪之陽驅虎豹兮無踐我藿棲麋
鹿兮無駭我場解予綬兮鍾阜委予佩兮江湄往
者不可追兮冀鳳德之日衰將沮溺其耦耕兮孰
接輿之避予同予駕兮扶桑鼓予枻兮滄浪終携
汝兮空谷採三秀兮徜徉

祈雨辭　正德丙子南贛作

嗚呼十日不雨兮田且無禾一月不雨兮川且無波一月不雨兮民已爲痾再月不雨兮民將奈何小民無罪兮天無咎民撫巡失職兮罪在予臣嗚呼盜賊兮爲民大屯天或罪此兮赫威降嗔民則何罪兮玉石俱焚嗚呼民則何罪兮天何遽怒油然興雲兮雨茲下土彼罪遏逋兮哀此窮苦

歸越詩三十五首　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越弄楚遊作

遊牛峯寺四首　牛峯今改名浮峯

洞門春靄閉深松飛磴縈空轉石峯猛虎踞厓如出柙斷橋垂澗訝懸鐘金城絳闕應無處翠壁丹厓尚有蹤天下名區皆一到此山殊不厭來重

縈紆鳥道入雲松下數湖南百二峯巖犬吠人時出樹山僧迎客自鳴鐘夌飈陟險真扶病異日探奇是舊蹤欲扣靈關問丹訣春風蘿薜隔重重

偶尋春寺入層峯曾到渾疑是夢中飛鳥去邊懸棧道馮夷宿處有幽宮溪雲晚度千巖雨海月凉飄萬里風夜擁蒼厓臥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

一臥禪房隔歲心五峯烟月聽猿吟飛湍映樹懸蒼玉香粉吹香落細金翠壁年多霜蘚合石牀春盡雨花深勝遊過眼俱陳迹珍重新題滿竹林

又四絶句

翠壁看無厭山池坐益清深林落輕栗不道是秋聲

椎石有千歲老松多半枝清風灑巖洞是我再來時

人間酷暑避不得清風都在深山中池邊一坐即三日忽見巖頭碧樹紅

雨到浮峯興轉劇醉眠三日不知還眼前風景色色異惟有人聲似世間

姑蘇吳氏海天樓次鄺尹韻

晴雪吹寒春事濃江樓三月尚殘冬青山晴逐回廊轉碧海真成捷徑通風暖簷牙雙燕劇雲深簾幙萬花重倚闌大北凝回首想像丹梯下六龍

山中立秋日偶書

風吹蟬聲亂林臥驚新秋山池靜澄碧暑氣亦已

收青峯出白雲突兀成瓊樓袒裼坐溪石對之心
悠悠倏忽無定態變化不可求浩然發長嘯忽起
雙白鷗

夜雨山翁家偶書

山空秋夜靜月明松檜涼沿溪步月色溪影搖空
蒼山翁隔水語酒熟呼我嘗褰衣涉溪去笑引開
竹房謙言值歲宴盤飧百無將露華明橘柚摘獻
冰盤香洗盞對酬酢浩歌入蒼茫醉拂巖石臥言
歸遂相忘

尋春

十里湖光放小舟謾尋春事及西疇江鷗意到忽
飛去野老情深只自留日暮草香含雨氣九峯晴
色散溪流吾儕是處皆行樂何必蘭亭說舊遊

西湖醉中謾書二首

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倍清好景恨無蘇
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白鳥飛處青林晚翠壁明
邊返照晴爛醉湖雲宿湖寺不知山月墮江城
掩映紅粧莫謾猜隔林知是藕花開共君醉臥不
須到自有香風拂面來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蒼峯抱層嶂翠瀑繞雙溪下有幽人宅蘿深客到
迷

夜宿無相寺

春宵臥無相月照五溪花掬水洗雙眼披雲看九
華巖頭金佛國樹杪謫仙家彷彿聞笙鶴青天落
絳霞

題四老圍棋圖

世外烟霞亦許時至今風致後人思却嫌劉項當
年事不及山中一着棋

無相寺三首

老僧巖下屋繞屋皆松竹朝聞春鳥啼夜伴巖虎
宿
坐望九華碧浮雲生曉寒山靈應秘惜不許俗人
看
靜夜聞林雨山靈似欲留只愁梯石滑不得到峯
頭

化城寺六首

化城高住萬山深樓閣憑空上界侵天外清秋度明月人間微雨結浮陰鉢龍降處雲生座巖虎歸時風滿林最愛山僧能好事夜堂燈火伴孤吟

雲裏軒窗半上鉤望中千里見江流高林日出三更曉幽谷風多六月秋仙骨自憐何日化塵緣翻覺此生浮夜深忽起蓬萊興飛上青天十二樓

雲端鼓角落星斗松頂袈裟散雨花一百六峯開碧漢八十四梯踏紫霞山空仙骨葬金榔春暖石

芝抽玉芽獨揮談麈拂烟霧一笑天地真無涯

化城天上寺石磴入星躔雲外開山井峯頭耕石田月明猴聽偈風靜鶴參禪今日揩雙眼幽懷二十年

僧屋烟霏外山深絶世譁茶分龍井水飯帶石田砂香細林風靜窗高峯影遮林棲無一事終日弄丹霞

突兀開穹閣氤氳散曉鐘飯遺黄稻粒花發五釵松金骨藏靈塔神光照遠峯微茫竟何是老衲話

遺踪

李白祠二首

千古人豪去空山尚有祠竹深荒舊徑蘚合失殘碑雲雨羅文澥溪泉繋夢思老僧殊未解猶自索題詩

謫仙棲隱地千載尚高風雲散九峯雨巖飛百丈虹寺僧傳舊事詞客吊遺踪回首蒼茫外青山感慨中

雙峯

凌崖聳雙峯蒼茫竟何在載拜西北風為我掃浮

靄

蓮花峯

夜靜涼飆發輕雲散碧空玉鈎掛新月露出青芙蓉

列仙峯

靈峭九萬丈參差生曉寒仙人招我去揮手青雲端

雲門峰

雲門出孤月秋色坐蒼瀞夜久群籟絕獨照宮錦
袍

芙蓉閣二首

青山意不盡還向月中看明日歸城市風塵又馬
鞍

巖下雲萬重洞口桃千樹終歲無人來惟許山僧
住

書梅竹小畫

果倚春齊蒼玉杖九華峰頂獨歸來柯家草亭深

雲裏都有梅花傍竹門

山東詩六首　弘治甲子年起復主試山東時作

登泰山五首

曉登泰山道行行入烟霏陽光散巖壑秋容淡相
輝雲梯掛青壁仰見蛛絲微長風吹海色飄颻送
天衣峰頂動笙樂青童兩相依振衣將往從凌雲
忽高飛揮手若相待丹霞閃餘暉凡軀無從羽悵
望未能歸

二

天門何崔嵬下見青雲浮泱漭絕人世迥豁高天
秋暝色從地起夜宿天上樓天鷄鳴半夜日出東
海頭隱約蓬壺樹縹緲扶桑洲浩歌落青冥遺響
入滄流唐虞變楚漢誠沒如風漚觀矣鶴山儒秦
皇豈拱求金沙費日月頹顏竟難留吾意在龐古
泠然馭涼颸相期廣成子太虛顯遨遊枯槁向巖
谷黃綺不足儔

三

窮崖不可極飛步凌烟虹危泉瀉石道空影垂雲

松千峰互攢簇掩映青芙蓉高臺倚巉削傾側臨
崆峒失足墮烟霧碎骨顛崖中下愚竟難曉摧折
紛相從吾方坐日觀披雲笑天風赤水問軒后蒼
梧叫重瞳隱隱落天語閶闔開玲瓏去去勿復道
濁世將焉窮

四

塵網苦羈縻富貴真露草不如騎白鹿東遊入蓬
島朝登太山望洪濤隔縹緲陽輝出海雲來作天
門晴遥見碧霞君翩翩起員嶠玉女紫鸞笙雙吹

入晴吳舉首望不及下拜風浩浩擲我玉虛篇讀之殊未了傍有長眉翁一一能指道從此煉金砂人間跡如掃

五

我才不救時匡扶志空大置我有無間緩急非所賴孤坐萬峰巔嗒然遺下塊已矣復何求至精諒斯在澹泊匪虛杳灑脫無芥蔕世人聞予言不笑即吁怍吾亦不强語惟復笑相待嘗步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韻

歐生誠楚人但識廬山高廬山之高猶可計尋丈若夫泰山仰視恍惚吾不知其尚在青天之下乎其已直出青天上乎我欲仿擬試作泰山高但恐培塿之見未能測識高大筆底難具狀扶輿磅礴元氣鍾突兀半遮天地東南衡北恒西泰華俯視傴僂誰幸雄入嬰諸昧作隱見雷雨初解開鴻濛繡壁丹梯烟霏靄對海日初涌照耀蒼翠平麓遠抱滄海灣日觀正與扶桑對聽濤聲之下鳴知百川之東會天門石扇豁然中開幽崖邃谷襞積隱埋中有逃世之流龜潛雌伏飧霞吸秀於其間往往怪譎多偽才上有百丈之飛湍懸空絡石穿雲而直下其源疑是青天來巖頭膚寸出烟霧須臾滂沱遍九垓古來登封七十二主後來相效紛紛如雨玉檢金函無不爲只今埋沒知何許但見白雲猶復起封中斷碑無字天外日月磨剛風飛塵過眼倏超忽飄蕩豈復有遺踪天空翠華遠落日辭千峯曾郊獲麟岐陽會鳳明堂既毀閟宮興頌宜

尼叟杖逍遙一去不復來幽泉嗚咽而含悲群巒拱揖如相送俯仰宇宙千載相望墮山喬嶽尚被其光峻極配天無敢頡頏嗟予瞻眺門墻外何能彷彿窺室堂也來攀附攝遺跡三千之下不知亦許再拜占末行吁嗟乎泰山之高其高不可極半壁回首此身不覺已在東斗傍

京師詩八首 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我愛龍泉寺寺僧頗疏野盡日坐井欄有時臥松

下一夕別山雲三年走車馬婉殺巖下泉朝夕自
清瀉

憶諸弟

久別龍山雲時夢龍山雨覺來枕簟凉諸弟在何
許終年走風塵何似山中住百歲如轉蓬拂衣從
此去

寄舅

老舅近何如心性老不改世故惱情懷光陰不相
待借問同輩中鄉隣幾人在從今且為樂舊事無

勞悔

送人東歸

五洩佳山水平生思一遊送子東歸省蓴鱸况復
秋幽探須及壯世事苦悠悠來歲春風裏長安憶
故丘

寄西湖友

予有西湖夢西湖亦夢予三年成濶別近事竟何
如况有諸賢在他時終卜廬但恐吾歸日君還軒
冕拘

贈陽伯

陽伯即伯陽伯陽竟安在大道即人心萬古未嘗
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繆矣三十年于今吾
始悔

故山

鑑水終年碧雲山盡日閑故山不可到幽夢每相
關霧豹言長隱雲龍欲共攀緣知丹詔意未勝紫
宸班

憶鑑湖友

長見人來說扁舟每獨遊春風梅市晚月色鑑湖
秋空有烟霞好猶為塵世留自今當勇往先與報
江鷗

獄中詩十四首　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不寐

天寒歲云暮冰雪關河迥幽室魍魎生不寐知夜
永驚風起林木驟若波浪洶我心良匪石詎為戚
欣動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厓窮猶可陟水深
猶可泳焉知非日月胡為亂予衷深谷自逶迤烟

假月悠永匪時在賢達歸哉盍耕壠

有室七章

有室如簴周之崇墉窒如穴處無秋無冬
耿彼屋漏天光入之瞻彼日月何嗟及之
倏晦倏明凄其以風倏雨倏雪當晝而蒙
夜何其矣靡星靡粲豈無白日寤寐永嘆
心之憂矣匪家匪室或其啓矣殞予匪恤
氤氳其埃日之光矣淵淵其鼓明既昌矣
朝既式矣日既夕矣悠悠我思曷其極矣

讀易

囚居亦何事省愆懼安飽瞑坐玩羲易洗心見微
奧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包蒙戒爲寇童牿事
宜早蹇蹇匪爲節虩虩未違道遯四獲我心蠱上
庸自保俯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簞瓢有餘樂此
意良匪矯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

歲暮

兀坐經旬成木石忽驚歲暮還思鄉高簷白日不
到地深夜黠鼠時登床茶頗辨雪開草閣漲下古

松閑石房溪鶴洞猿爾無恙春江歸棹吾相將

見月

屋罅見明月還見地上霜客子夜中起旁皇涕沾
裳匪爲嚴霜苦悲此明月光月光如流水徘徊照
高堂胡爲此幽室奄忽踰飛揚逝者不可及來者
猶可望盈虛有天運嘆息何能忘

天涯

天涯歲暮冰霜結永巷人稀罔象遊長夜星辰瞻
閣道曉天鐘鼓隔雲樓思家有淚仍多病報主無

能合遠投留得昇平雙眼在且應蓑笠臥滄洲

屋罅月

幽室不知年夜長晝苦短但見屋罅月清光自虧
滿佳人宴清夜繁絲激哀管朱閣出浮雲高歌正
凄婉寧知幽室婦中夜獨愁嘆良人事遊俠經歲
去不反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將晚蕭條念宗祀淚
下長如霰

別友獄中

居常念朋舊簿領成闊絕嗟我二三友胡然此簪

盍累累囹圄間講誦未能輟桎梏敢忘罪至道良
足悅所恨精誠眇尚口徒自蹶　天王本明聖旋
已但中熱行藏未可期明當與君別願言毋詭隨
努力從前哲

赴謫詩五十五首　正德丁卯年赴謫貴陽龍場驛作

答汪抑之三首

去國心已恫別子意彌惻伊邇怨昕夕況茲萬里
隔戀戀岐路間執手何能默子有昆弟居而我遠
親側回思菽水懽羨子何由得知子念我深夙夜

敢忘惕良心忠信資蠻貊非我戚

北風春尚號浮雲正南馳風雲一相失各在天一
涯客子懷往路起視明星稀驅車起長阪逶迤入
嵐霏旅宿蒼山底霧雨昏冥瀰間關不足道嗟此
白日微切嗟懷良友願言毋心違

聞子賦茆屋來歸在何年索居間楚越速簪鬱參
天緬懷巖中隱磴道窮扳緣江雲動蒼壁山月流
澄川刷採石上芝萊漱松間泉鵞湖有前約鹿洞
多遺編寄子春鴻書待我秋江船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
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
之

君莫歌九章歌以傷我心微言破寥寂重以離別
吟別離悲尚淺言微感逾深瓦缶易諧俗誰辯黃
鐘音

其二

君莫歌五詩歌之增離憂豈無良朋侶洵樂相遨
遊譬彼桃與李不為倉囷謀君莫忘五詩忘之我
為求

其三

洙泗流浸微伊洛僅如綫後來三四公瑕瑜未相
掩嗟予不量力跛蹩期致遠屢興還屢仆惴息幾
不免道逢同心人秉節倡予敢力爭毫厘間萬里
或可勉風波忽相失言之淚徒泫

其四

此心還此理寧論己與人千古一噓吸誰為嘆離
羣浩浩天地內何物非同春相思輒奮勵無為俗

所分但使心無間萬里如相親不見宴遊交徵逐胥以淪

其五

器道不可離二之即非性孔聖欲無言下學從泛應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我誦窮索篇於子旣聞命如何闇中士空谷以爲静

其六

静虚匪虚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即成空無欲見眞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

與窮

其七

憶與美人別贈我靑琅函受之不敢發焚香始開緘諷誦意彌遠期我濂洛間道遠恐莫致庶幾終不愧

其八

憶與美人別惠我雲錦裳錦裳不足貴遺我冰雪腸寸腸亦何遺誓言終不渝珍重美人意深秋以爲期

南遊三首

元明與予有衡嶽羅浮之期賦南遊申約也

南遊何迢迢蒼山亦南馳如何衡陽鴈不見燕臺書莫歌澧浦曲莫弔湘君祠蒼梧烟雨絕從誰問九疑

其二

九疑不可問羅浮如可攀遥拜羅浮雲奠以雙瑤環渺渺洞庭波東逝何時還人生不努力草木同

衰殘

其三

洞庭何渺茫衡嶽何崔嵬風飄廻鴈雪美人歸未歸我有紫瑜珮留掛芙蓉臺下有蛟龍峽徃徃與雲雷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憶昔與君約玩易探玄微君行赴西嶽經年始來歸方將事窮索忽復當遠辭相去萬里餘後會安可期聞我長生訣惑也吾誰欺盆簡消息間至哉

大地機聖狂天淵隔失得分毫厘

其二

毫厘何所辯惟在公與私公私何所辯天動與人爲遺體豈不貴踐形乃無慚願君崇德性問學刋支離毋爲氣所役毋爲物所纍恬澹自無欲精專絕交馳博奕亦何事好之甘若飴吟咏有性情喪志非所宜非君愛忠告斯語容見嗤試問柴墟子吾言亦何如

其三

柴墟吾所愛春陽溢鬢眉白巖吾所愛慎默長如愚二君廊廟器予亦山泉姿度量較齒德長者皆吾師置我五人末庶亦忘崇卑迢迢萬里別心事兩不疑北風送南鴈慰我長相思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倪將答以三詩意若有歉焉是以賦也

一日復一日去子日以遠惠我金石言沉鬱未能展人生各有際道誼允所眷昔唯兒女悲憂來仍不免渺懷滄洲期聊以慰遲晚

其二

遲晚不足嘆人命各有常相去忽萬里河山鬱蒼蒼中夜不能寐起視江月光中情良自抑美人難自忘

其三

美人隔江水彷彿若可覩風吹蒹葭雪飄颻知何處美人有瑤瑟清奏含太古高樓明月夜惆悵爲誰鼓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紀以詩三首

夢與故人語語我以相思才爲何日別宛若三秋期令弟坐我側顧指如有爲須臾湛君至崔子行相隨有酬旋羅列諧笑如平時縱言及微奧會意忘其辭覺來復何有起坐空嗟咨

其二

起坐憶所夢默溯猶歷歷初談自有形繼論入無極無極生往來往來萬化出萬化無停機往來何時息來者胡爲信往者胡爲屈微哉屈信間子午

當其屈非予盡精微此理誰與訓何當衡廬間相
攜玩羲易

其三

衡廬曾有約相携尚無時去事多翻覆來踪豈前
知斜月蕭虛牖樹影何參差林風正蕭瑟驚鵲無
寧枝邈彼二三子愁焉勞我思

因雨和杜韻

晚堂疎雨暗柴門忽入殘荷瀉石盆萬里滄江生
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客途最覺秋先到荒徑惟

憐菊尚存却憶故園耕釣處短簑長笛下江村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間已分天涯成
死別寧知意外得生還投荒自識君恩遠多病心
便吏事閑携汝耕樵應有日好移茅屋傍雲山

南屏

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
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迥古殿雲
晴翠幛迴獨有幽禽觧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

臥病靜慈寫懷

臥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階下泉
聲急夜靜松間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隨
意濯清漪吳山越嶠俱堪老正奈燕雲繫遠思

移居勝果寺二首

江上但知山色好峰迴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
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
得遠塵埃富春咫尺烟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
病餘巖閣坐朝曛異景相新得未聞日脚倒明千

項霧雨聲高度萬峰雲越山陣水當吳嶠江月隨
潮上海門便欲携書從此老不教猿鶴更移文

憶別

憶別江干風雪陰艱難歲月兩侵尋重看骨肉情
何限况復斯文約舊深賢聖可期先立志塵凡未
脫謾言心移家便住烟霞壑綠水青山長對吟

泛海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
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武夷次壁間韻

肩輿飛度萬峰雲回首滄波月下聞海上真爲滄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溪流九曲初諳路精舍千年始及門歸去高堂慰垂白細探更擬在春分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山行風雪瘦能當會喜江花照野航木與宦途成懶散頗因詩景受閒忙鄉心草色春同遠客鬢松稍晚更蒼料得烟霞終有分未須蓮夜夢溪堂

玉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憶昨東歸亭下路數峰簫管隔秋雲肩輿欲到妨多事鼓棹重來會有云春夜絕憐燈節近溪聲寂好月中聞行藏無用君平卜請看沙邊鷗鷺羣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樓臺燈火水西東簫鼓星橋渡碧空何處忽談塵世外百年惟此月明中客途孤寂渾常事遠地相求見古風別後新詩如不惜衡南今亦有飛鴻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廿年不到石亭寺惟有西山只舊青白拂掛墻僧已去紅蘭照水客重經沙村遠樹凝春望江雨孤蓬入夜聽何處故人還笑語東風啼鳥夢初醒

悵望沙頭成久坐江洲春樹何青青烟霞故國虛夢想風雨客途真慣經白璧屢投終自信朱絃一絕好誰聽扁舟心事滄浪舊從與漁人笑獨醒

過分宜望鈐岡廟

共傳峯頂樹古廟有靈神楚俗多尊鬼巫言解惑人望裡存舊典捍禦及斯民世事渾如此題詩感慨新

雜詩三首

危棧斷我前猛虎尾我後倒崖落我左絕壑臨我右我足復荆榛雨雪更紛驟邈然思古人無悶聊自有無悶雖足珍警惕忘爾守君觀真宰意匪薄亦良厚

其二

青山清我目流水靜我耳琴瑟在我御經書滿我几措足踐坦道悅心有妙理頑冥非所懲賢達何

雁雁乾乾惕徃訓敢忘惜分瞿悠哉天地內不知
老將至

其三

羊腸亦坦道太虛何陰晴燈窗玩古易欣然獲我
情起舞還再拜聖訓垂明明拜舞詎踰節頓忘樂
所形斂衽復端坐玄思窺沉溟寒根固生意息灰
抱陽精冲漠際無極列宿羅青冥夜深向晦息始
聞風雨聲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宜春臺上還春望山水南來眼未嘗却笑韓公亦
多事更從南浦羨滕王
臺名何事只宜春山色無時不可人不用烟花費
粧點儘教刊落儘嶙峋
持修江藻拜祠前正是春風欲暮天童冠儘多歸
詠興城南兼說有温泉
古廟香燈幾許年增修還費大官錢至今楚地多
風雨猶道山神駕鐵船

夜宿宜風館

山石崎嶇古轍痕沙溪馬渡水猶渾夕陽歸鳥投
深麓烟火行人望遠村天際浮雲生白髮林間孤
月坐黃昏越南冀北俱千里正恐春愁入夜魂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木偶相沿恐未真清輝亦復凜衣巾簿書曾屑乘
田吏俎豆猶存畏壘民碧水蒼山俱過化光風霽
月自傳神千年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宿萍鄉武雲觀

曉行山徑樹高低雨後春泥沒馬蹄翠色絕雲開

遠嶂寒聲隔竹隱晴溪已聞南去艱舟楫漫憶東
歸沮杖藜夜宿仙家見明月清光還似鑑湖西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洲寺次韻

風雨偏從險道嘗深泥沒馬陷車箱虛傳鳥路通
巴蜀豈必羊腸在太行遠渡漸看連瞑色晚霞曾
喜見朝陽水南昏黑投僧寺還理羲編坐夜長

長沙答周生

旅倦憩江觀病齒廢談誦之子特相求禮殫意彌
重自言絕學餘有志莫與共手持一編書披歷見

肝衰近希小范踪遠爲買生慟兵符及射藝方技靡不綜我方懲創後見之色亦動子誠仁者心所言亦屡中頌子且求志蘊蓄事涵泳孔聖固遑遑與點樂歸詠回也王佐才閉戶避隣鬪知子信美才大搆中梁棟木當匠石求滋植務培壅愧予勤綣意何以相規諷養心在寡欲操存舍郎縱嶽麓何森森道址自南宋江山足游息賢迹尚堪踵何當謝病來上氣多沉劣

涉湘于邀嶽麓是遊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

瀟興感伐木寄言二首

客行長沙道山川鬱稠繆西探指嶽麓凌晨渡湘流踏闊復陟巘吊古覽幽林塹有餘永昔賢此藏修我來宠仰止匪伊事盤遊衡嶽開眺望洞野浮春洲懷我二三友伐木增離憂何當此來聚道誼日相求

其二

林間憩白石好風亦時來春陽煦百物欣然得予懷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當年靡童冠曠代登堂階高情詎今昔物色遺吾儕顧謂二三子取瑟爲我諧我彈爾爲歌爾舞我與偕吾道有至樂富貴眞浮埃若時乘大化勿愧點與回陟岡採松栢將以遺所思勿採松栢枝兩賢昔所依緣峰踐臺石將以望所期勿踐臺上石兩賢昔所躋兩賢去邈矣我友何相違吾斯未能信役役空爾波胡不此棲盍麗澤相遊嬉渴飲松下泉飢殄石上芝偃仰紹餘念遐客獨久稽洞庭春浪闊浮雲隔九疑江洲蒲芳草日極令人悲已矣從此去奚必兹山

爲戀繫乃從欲安土惟隨時曉閒冀有得此外吾何知

遊嶽麓書事

醴陵西來涉湘水信宿江城沮風雨不獨病齒畏風濕泥潦侵途絕行旅人言嶽麓最形勝隔水溟濛隱雲霧趙侯需晴邀我遊故人徐陳各傳語周生好事屡來速森森雨脚何由住曉來陰翳稍披拂便携周生涉江去戒令休遣府中知徒爾勞人更妨務橘洲僧寺浮江流鳴鐘出延立沙際停撓

一至答其情三洲連綿亦佳處行雲散漫浮日色
是時峯巒益淵澄亂流蕩槳濟倏忽繫棹江邊老
檀樹岸行里許入麓口周生道予勤指顧梛蹊梅
堤仿彷彿道林林壑獨如故赤沙想像虛川中西
嶼嶺頹今冢墓道鄉荒址留突兀赫巘遠望石如
鼓殷棠穠萊禮從宜下拜朱張息游地鑿石開山
而勢改變峯巒闕見江渚昔是吳君所覩書此舉
員是反覆忌九仞誰虧一簣功嘆息遺甚獨延佇
浮屠觀閣摩青霄盤據名區遍寰宇其徒素爲儒

所擯以此方之反多愧變禮思存告朔羊況此實
作匪文具人云趙侯意斷深隱恐調停旋修舉庄
來風雨破棟榱方造甹人補殘敝予聞此語心稍
慰野人蹤巖亦羅置欣然一酌才衆盃津夫走報
群侯至此行蹤跡何由聞從騎候於白石灣潛來
鄙意正爲此翕萃行庖於勞費豐簋出迓見兩盃
乃知王君亦同御有羞僧廚一絲竹繁避席興辭懇
莫拒多儀劣蹲非所承樂闕觴周日將暮黃堂吏
散君請先病夫沾醉須少憩入舟暝色漸微茫却

喜順流還易渡巖城燈火人已稀小巷曲折忘歸
路仙宮酬倦戍燕寐曉聞簷聲復如注昨遊偶遂
寔天假信知行樂皆有數涉躡差償夙好心尚有
名山敢多慕齒角虧盈分則然行李雖淹吾不惡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請朝事虔謁玄居宿齋沐積霖喜新霽風日散清
燠蘭橈渡芳渚半涉見水陸溪山儼新宇宙雨荒
大麓皇皇絃誦區斯文昔炳郁興廢尚屯蹇使我
懷悱懊近聞牧守賢經營亟乘屋方舟爲予來飛

蓋遊肅肅花絮媚晚筵韶景正柔淑浴沂諒同情
及茲授春服令德倡高詞混珠愧魚目努力崇修
名迂蹤自巖谷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掛席下長沙瞬息百餘里舟人共揚眉予獨憂其
駛日暮入沅江抵石舟果圮補敝詰朝發衝風遂
亂流暝泊後江湖蕭條旁罾壘月黑波濤驚蛟龍
互嘯聲午風益厲狠狽收斷沮天心數里間三
日但進指甚雨迅雷電作勢外木已溟溟霙霧中

四望渺難涘篙槳不得施丁夫盡嗟譩淋漓念同
胞吾寧忍暴使饘粥且傾橐苦甘吾與爾衆意在
必濟糧絕亦均死懲陵何高浪吾亦詎容止虎怒
安可攖志同稍足倚且令並岸行試涉洄洑沚收
舵幸無事風雨亦淩兢逡巡緣沚淵迤邐就風勢
新漲蹴回湍倏忽逝如矢夜入武陽江漁村穩堪
艤雜市謀睨炊且爲衆人喜江醪信濁獨聊復盜
胸滓濟險在需時微倖豈常理爾輩勿輕生偶然
非可恃

居　詩一百十一首

去婦歎五首

楚人有間於新娶而去其婦者其婦無所
歸去之山間獨居懷綣不忘終無他適予
聞其事而悲之爲作去婦歎

委身奉箕箒中道成棄捐蒼蠅間白璧君心亦何
愆獨嗟貧家女素質難爲妍命薄良自喟敢忘君
子賢春華不再艷頹魄無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
慎周還

其二

依違出門去欲行復遲遲鄰嫗盡出別強語含辛
悲陋質容有繆放逐理則宜姑老籍相慰缺之多
所資妾行長已矣會面當無時

其三

妾命如草芥君身比琅玕奈何以妾故廢食懷憤
冤無爲傷姑意燕爾且爲歡中廚存宿旨爲姑備
朝餐畜育意千緒倉卒徒悲酸伊邇望門屏盍從
新人言夫意已如此妾還當誰顏

其四

去矣勿復道已去還躊躇雞鳴尚聞響犬戀猶相
隨感此摧肝肺淚下不可揮岡回行漸遠日落羣
鳥飛羣鳥各有托孤妾去何之

其五

空谷多淒風樹木何蕭森浣衣澗冰合採苓山雪
深離居寄巖穴憂思託鳴琴朝彈別鶴操暮彈孤
鴻吟彈苦思彌切巑岏隔雲岑君聰甚明哲何因
聞此音

羅舊驛

客行日日萬峯頭山水南來亦勝遊布谷鳥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蠻烟喜過青楊瘴鄉思愁經芳杜洲身在夜郎家萬里五雲天北是神州

沅水驛

辰陽南望接沅州碧樹林中古驛樓遠客日憐風土異空山惟見瘴雲浮耶溪有信從誰問楚水無情只自流郤幸此身如野鶴人間隨地可淹留

鍾鼓洞

見說水南多勝遊巖頭時有鼓鍾聲空遺石壁千年在未信金砂九轉成遠地星辰瞻北極春山明月坐東深年來夷險還忘郤始信羊腸路亦平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山城寥落閉黃昏燈火人家隔水村清世獨便吾職易窮途還賴此心存蠻烟瘴霧承相往翠壁丹厓好共論畎畝投閑終有日小臣何以答君恩

清平衛即事

積雨山途喜乍晴煖雲浮動水花明故園日與青春遠敝縕涼思白苧輕烟際卉衣窺絕棧（時土酋方作亂）峯頭戍角隱孤城華　節制嚴冠履漫說殊方列省卿

興隆衛書壁

山城高下見樓臺野戍參差暮角催貴竹路從峯頂入夜郎人自日邊來鶯花夾道驚春老雉堞連雲向晚開尺素屢題還屢擲衡南那有鴈飛回

七盤

鳥道縈紆下七盤古藤蒼木峽聲寒境多奇絕非吾土時可淹留是謫官猶記邊烽傳羽檄近聞苗俗化衣冠投簪實有居　志垂白難承菽水懽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

草菴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級迎風亦蕭疏漏雨易補緝靈瀨響朝湍深林凝暮色羣獠環聚訊語龐意頗質鹿豕且同遊茲類猶人屬污樽映瓦豆盡醉不知夕緬懷黃唐化略稱茅茨迹

始得東洞遂改為陽明小洞天三首

古洞閟荒僻虛設疑相待披萊歷風磴移居快幽
塏營炊就巖竇放榻依石壘穹窒旋薰塞夷坎仍
灑掃卷帙漫堆列樽壺動光彩　居信何陋恬淡
意方在豈不桑梓懷素位聊無悔

童僕自相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構天巧謝雕
鑿清泉傍廚落翠霧還成幕我輩日嬉偃主人自
愉樂雖無棨戟榮且遠塵囂聒但恐霜雪凝雲深
衣絮薄

我聞莞爾笑周慮愧爾言上古處巢窟杯飲皆汙
樽冱極陽內伏石穴多冬暄豹隱文始澤龍蟄身
乃存豈無數尺榱輕裘吾不溫邈矣簞瓢子此心
期與論

謫居糧絕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謫居屢在陳從者有慍見山荒聊可田錢鎛還易
辦　俗多火耕倣習亦頗便及茲春未深數畝猶
足佃豈徒實口腹且以理荒宴遺穗及烏雀貧寡
發餘羨出耒在明晨山寒易霜霰

觀稼

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種蕷須土
濕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厭頻耘禾不
厭密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即是參贊功毋為
輕稼穡

采蕨

采蕨西下山扳援陟崔嵬遊子望鄉國淚下心如
摧浮雲塞長空頹陽不可回南歸斷舟楫北望多
風埃已矣供子職勿更貽親哀

猗猗

猗猗澗邊竹青青巖畔松直幹歷冰雪密葉留清
風自期永相托雲壑無塵蹤如何兩分植憔悴嘆
西東人事多翻覆有如道上蓬惟應歲寒意隨處
還當同

南溟

南溟有瑞鳥東海有靈禽飛遊集上苑結侶珍樹
林頗言儷羽儀共翽鳴韶音風雲忽中變一失難
相尋瑞鳥既遭縻靈禽投荒岑天衢雨雪積江漢
廣羅侵哀哀鳴索侶病翼飛未任羣鳥亦千百誰

當會其心南嶽有竹實川溜青松陰何時共棲息
永托雲泉深

溪水

溪石何落落溪水何泠泠坐石弄溪水欣然濯我
纓溪水清見底照我白髮生年華若流水一去無
回停悠悠百年内吾道終何成

龍岡新構

諸 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欣然趨
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

岡書院其軒曰何陋

謫居聊假息荒穢亦須治鑿巘薙林條小構自成
趣開窓入遠峯架扉出深樹墟寨俯逶迤竹木互
蒙翳畦蔬稍溉鋤花藥頗雜蒔宴適豈專予來者
得同憩輪奐匪致美毋令易傾敝
營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
觀鋤荒既開徑拓樊亦理園低簷避松偃疎土行
竹根勿翦墻下棘束列因可藩莫擷林間蘿蒙籠
覆雲軒素缺農圃學因茲得深論毋爲輕鄙事吾
道固斯存

諸生來

簡滯動罹咎廢幽得幸免 居雖異俗野朴意所
眷思親獨疚心疾憂庸自遣門生頗羣集樽斝亦
時展講習性所樂記問復懷靦林行或沿澗洞遊
還陟巘月榭坐鳴琴雲窓臥披卷澹泊生道真曠
誌匪荒宴豈必鹿門栖自得乃高踐

西園

方園不盈畝蔬卉頗成列分溪免甕灌補籬防豕

躪蕪草稍焚薙清雨夜來歇濯濯新葉敷熒熒夜
花發放鋤息重陰舊書漫披閱倦枕竹下石醒望
松間月起來步閑謠晚酌簷下設盡醉即草鋪忘
與鄰翁別

水濱洞

送遠憩岨谷濯纓俯清流沿溪涉危石曲洞藏深
幽花靜覆常閟溜暗光亦浮平生泉石好所遇成
淹留好鳥忽雙下儵魚亦羣遊坐久塵慮息澹然
與道謀

山石

山石猶有理山木猶有枝人生非木石別久寧無思愁來步前庭仰視行雲馳行雲隨長風飄飄去何之行雲有時定遊子無還期高梁始歸燕題鴂已先悲有生豈不苦逝者長若斯已矣復何事商山行采芝

無寐二首

烟燈暖無寐發思坐長往寒風振喬林葉落聞窓響起窺庭月光山空遊罔象懷人阻積雪崖氷幾

鳳雛生高崖風雨摧其翼養痾深林中百鳥驚辟易虞人視爲妖舉網爭彈弋此本王者瑞惜哉誰能識吾方哀其窮胡忍復相虐鴟梟據叢林驅鳥恣摶食嗟爾獨何心梟鳳如白黑

鷓鴣和胡韻

鷓鴣生隴西群飛恣鳴遊何意虞羅及充貢來中州金絲縻華屋雲泉謝林丘能言實階禍吞聲亦何求主人有隱寃竊發聞其謀感君恩養德一語思所酬懼君不見察殺身又爲尤

清樽浮鳴琴復散帙壺矢交觥籌夜弄溪上月曉陟林間丘村翁或招飲洞客偕探幽講習有眞樂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興千載相爲謀

艾草次胡少參韻

艾草莫艾蘭蘭有芬芳姿兒生幽谷底不礙君稍畦艾之亦何益徒令香氣衰荊棘生滿道出刺傷人肌持刀忌觸手覩視不敢揮艾草須艾棘勿爲棘所欺

鳳雛次韻答胡少參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鳳雛生高崖風雨摧其翼養痾深林中百鳥驚辟易虞人視爲妖舉網爭彈弋此本王者瑞惜哉誰能識吾方哀其窮胡忍復相虐鴟梟據叢林驅鳥恣摶食嗟爾獨何心梟鳳如白黑

鷓鴣和胡韻

鷓鴣生隴西群飛恣鳴遊何意虞羅及充貢來中州金絲縻華屋雲泉謝林丘能言實階禍吞聲亦何求主人有隱寃竊發聞其謀感君恩養德一語思所酬懼君不見察殺身又爲尤

諸生

人生多離別佳會難再遇如何百里來三宿便辭去有琴不肯彈有酒不肯御遠涉見深情寧予有弗顧洞雲還自棲溪月誰同步不念南寺時寒江雪將暮不記西園日桃花夾川路相去倏幾月秋風落高樹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携書來茆堂好同住

遊來僊洞早發道中

霜風滿木葉秋意生蕭疎衝星策曉騎幽事新有

祖殷蟲亂飛擲道狹草露濡傾暑特晨發征夫已先途淅水石間溜炊火叢中廬烟峰上初日林鳥相哢呼意欣物情適戰勝癯色腴行樂信宇宙富貴非吾圖

別友

闌華意方結奈此世累牽凌晨驅馬別持盃且爲傳相求苦非遠山路多風烟所貴明哲士秉道非苟全去矣崇令德吾亦行歸田

贈黃太守澍

歲宴鄉思切客久親舊疎臥痾閉空院忽來故人車入門辯眉宇喜定還驚吁遠行亦安適符竹膺新除荒郡號難理況茲征索餘君才素通敏窘劇宜有紓蠻鄉雖瘴毒逐客猶安居經濟非復事時還理殘書山泉足遊憩鹿麋能友予澹然穹壤內容膝皆吾廬惟縈悉自念旦夕懷歸圖君行勉三事吾計終五湖

寄友用韻

懷人坐沉夜帷燈暖幽光耿耿積煩緒忽忽如有

忘玄景逝不處朱炎化微涼相彼谷中葛重陰殞衰黃感此遊客子經年未還鄉伊人不在目絲竹徒滿堂天深鳥書杳夢短關塞長情好矢無斁願言覬終償惠我金石編徽音激宮商馳輝不可即式爾增予傷馨香襲肝膂聊用中心藏

秋夜

樹暝棲鳥喧螢飛夜堂靜遙穹出晴月低簷入峯影窅然坐幽獨林間抱深警年徂道無聞心違迹未屛蕭瑟中林秋雲凝松桂冷山泉豈無適離人

懷故境安得駕雲鴻高飛越南景

採薪二首

朝採山上荊暮採谷中栗深谷多淒風霜露霑衣
濕採薪勿辭辛昨來斷薪拾晩歸陰壑底抱甕還
自汲薪水良獨勞不愧食吾力

倚擔青厓際磨斧厓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
尺徘徊不忍揮俯略澗邊棘同行笑吾餒爾斧安
用歷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可以相天子衆稱
詎足識

龍岡漫興五首

投荒萬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　居何
有陋身雖吏隱未忘憂春山卉服時相問雪寨藍
輿每獨遊擬把犂鋤從許子謾將絃誦止言游

旅况蕭條寄草堂虛簷落日自生涼芳春已共烟
花盡孟夏俄驚草木長絕壁千尋凌杳靄深厓六
月宿冰霜人間不有宣尼叟誰信申棖未是剛

路僻官卑病益閒空林惟聽鳥間關地無醫藥憑
書卷身處蠻　亦故山川世謾懷伊尹恥思家獨
切老萊斑夢魂兼喜無餘事只在耶溪舜水灣

臥龍一去忘消息千古龍岡漫有名草屋何人方
管樂桑間無耳聽咸英江沙漠漠遺雲鳥草木蕭
蕭動甲兵好共鹿門龐處士相期採藥入青冥

歸與吾道在滄浪顏氏何曾擊柝忙枉尺已非賢
者事斷輪徒有古人方白雲晩憶歸巖洞蒼蘚春
應遍石床寄語峯頭雙白鶴野夫終不久龍場

答毛拙菴見招書院

野夫病臥成疎懶書卷長抛舊學荒豈有威儀堪

法象實慚文檄過稱揚移居正擬投醫肆虛席仍
煩避講堂範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

老檜

老檜斜生古驛傍客來繫馬解衣裳托根非所還
憐汝直榦不撓終異常風雪凛然存節槩刮摩聊
爾見文章何當移植山林下偃蹇從渠拂漢蒼

却巫

臥病空山無藥石相傳土俗事神巫吾行久矣將
焉禱衆議紛然又是迂積習尤言容未解輿情三

月或庶乎也知伯有能為厲白奚孫僑非丈夫

過天生橋

水光如練落長松雲際天橋隱白虹遼鶴不來華表爛僊人一去石橋空徒聞鵲駕横秋夕漫說秦鞭到海東移放長江還濟險可憐虛却萬山中

南霽雲祠

死矣中丞莫謾疑孤城援絕久知危賀蘭未滅空遺恨南八如生定有為風雨長廊嘶鐵馬松杉陰霧捲靈旗英魂千載知何處歲歲邊人賽旅祠

春晴

林下春晴風漸和高巖殘雪已無多遊絲冉冉花枝靜青壁迢迢白鳥過忽向山中懷舊侶幾從洞口夢烟蘿客衣塵土終須換好與湖邊長芰荷

陸廣曉發

初日曈曈似曉霞雨痕新霽渡頭沙溪深幾曲雲藏峽樹老千年雪作花白鳥去邊迴驛路青崖缺處見人家遍行奇勝才經此江上無勞羨九華

雪夜

天涯久客歲侵尋茆屋新開楓樹林漸慣省言因病齒驟緣多難解安心猶憐未繫蒼生望且得閒為白石吟乘興最堪風雪夜小舟何日返山陰

元夕二首

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賴有遺經堪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春還草閣梅先動月滿虛庭雪未消堂上花燈諸弟集重闈應念一身遥

去年今日臥燕臺銅鼓中宵隱地雷月傍苑樓燈彩淡風傳閣道馬蹄迴炎荒萬里頻回首羌笛三更謾自哀尚憶先朝多樂事孝皇曾為兩宮開

家僮作紙燈

寥落荒村燈事賒蠻奴試巧剪春紗花枝綽約含輕霧月色玲瓏映綺霞取辦不徒酬令節賞心兼是惜年華何如京國王侯第一盞中人產十家

白雲堂

白雲僧舍市橋東別院迴廊小徑通歲古簷松存獨榦春還庭竹發新叢晴窓晴映群峯雪清梵長飄高閣風遷客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來僊洞

古洞春寒客到稀綠苔荒徑草霏霏書懸絕壁留僧偈花發層巖繡佛衣壺榼遠從童冠集杖藜隨處宦情微石門遥鎖陽明鶴應笑山人久不歸

木閣道中雪

瘦馬支離緣絕壁連峰窅窕入層雲山村樹暝驚鴉陣澗道雪深逢鹿群凍合衡茅炊火斷望迷孤戍暮笳聞正思講席諸賢在絳蠟清醅坐夜分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林間暮雪定歸鴉山外鈴聲報使車玉盞春光傳栢葉夜堂銀燭亂簷花蕭條肯信愁邊鴈迢遞關河夢裏家何日扁舟還舊隱一簑江上把魚叉

寒威入夜益廉纖灑遍爐床亦戒嚴久客漸憐衣有結雜居長嘆食無鹽飢豺正爾群當路凍雀從渠自宿簷陰極陽回知不遠蘭芽行見發春尖

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雙闕鐘聲起萬鴉禁城月色滿朝車竟誰詩詠東曹檜止憶梅開西寺花此日天涯傷逐客何年江上却還家會無一字堪驅使謾有虛名擬八叉

澗草巖花欲鬪纖溪風林雪故爭嚴連岐盡說還宜麥煮海何曾見作鹽路斷甕憐無過客病餘兼喜睞晴簷謫居亦自多清絕門外群峯玉笋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城裏夕陽城外雪相將十里異陰晴也知造物曾何意底是人心苦未平栢府樓臺啣倒景茅茨松竹瀉寒聲布衾莫謾愁僵臥積素還多達曙明

元夕木閣山火

荒村燈夕偶逢晴野燒峯頭處處明內苑但知鰲作嶺九門空說火爲城天應爲我開奇觀地有茲山不世情却恐炎威被松栢休教玉石遂同頳

夜宿汪氏園

小閣藏身一斗方夜深虛白自生光梁間來下徐生榻坐上慚無荀令香驟樹雨聲翻屋瓦龍池月色浸書床他年貴竹傳遺事應說陽明舊草堂

春行

冬盡西歸滿山雪春初復來花滿山白鷗亂浴清

溪上黃鳥雙飛綠樹間物色變遷隨轉眼人生豈得長朱顏好將吾道從吾黨歸把漁竿東海灣

村南

花事紛紛春欲酣杖藜隨步過村南田翁開野教新犢溪女分流浴種蠶雞犬人家依密樹閒鳧照影立晴潭偶逢江客傳鄉信歸臥楓堂夢石龕

山途二首

上山見日下山陰陰欲開時日欲沈晚景無多傷遠道朝陽莫更汩雲岑人歸暝市分漁火客舍空

林依暮禽世事驗來還自領古人先已得吾心

南北驅馳任板輿謫鄉何地是安居家家細雨殘燈後處處荒原野燒餘江樹欲迷遊子望荊雲長斷故人書茂陵多病終蕭散何事相如賦子虛

白雲

白雲冉冉出晴峯客路無心處處逢已遂行輿度青壁還隨孤鶴下蒼松此身愧爾長多繫他日從龍護花蹤斷靄殘鴉飛欲盡故山回首意重重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休疑遷客迹全貧猶有沙鷗日見親勲業久辭滄海夢烟花多負故園春百年長恐終無補萬里寧期尚得身念我不勞傷鬢雪知君亦欲拂衣塵

寄徐掌教

徐稚今安在空樑榻久懸北門傾蓋日東魯校文年歲月成超忽風雲易變遷新詩勞寄我不愧鳥鳴篇

書庭蕉

簷前蕉葉綠成林長夏全無暑氣侵但得雨聲連

夜靜不妨月色半床陰新詩舊葉題將滿老芰疎梧恨共深莫笑鄭人談訟鹿至今醒夢兩難尋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參次韻

世味知公拔俗諳百年清德亦何慚柏臺落省官非左江漢滇池道益南絕域烟花憐我遠今宵風月好誰談交遊若問居夷事為說山泉頗自堪

南菴次韻二首

隔水樵漁亦幾家綠岡斜路入溪斜松林晚映千峰雨楓葉秋連萬樹霞漸覺形骸逃物外未妨遊

樂在天涯興來不用勞僧楫已借汀鷗一席沙

斜日江波動客衣水南深竹見巖扉漁人收網舟
初集野老忘機坐未歸漸覺雲間棲翼亂愁看天
北暮雲飛年年歲晚長爲客閒殺西湖舊釣磯

觀傀儡次韻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
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稚子自應爭詫説矮人亦
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

徐都憲同遊南菴次韻

巖寺藏春長不夏江花映日艷於桃山陰入戶川
光暮林影浮空暑氣高樹老豈能知歲月溪清眞
可鑑秋毫但逢佳景須行樂莫道風霜着鬢毛

即席次王文濟少參韻二首

搖落休教感客途南來秋興未全孤肝腸已自成
金石齒髮從渠變鄉蒲傾倒酒懷余谷罰逼眞詞
格輞川圖謫鄉莫道貧消骨猶有新詩了舊逋
此身未擬泣窮途隨處翻飛野鶴孤霜冷幾枝存
晚翠溪春兩度見新蒲湘西沅水紆蕭萊湘北流
移入畫圖莫怪當筵倍悽切謫來蒲地促官逋

贈劉侍御二首

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難正閣下受
用處也知之則處此當自別病筆不能多
及然其餘亦無足言者聊次韻某頓首劉
侍御大人契長

相送溪橋未隔年相逢又過小春天憂時敢負君
臣義念別羞爲兒女憐道自升沉寧有定心存氣
節不無偏知君已得虛舟意隨處風波只晏然

夜寒

簷際重陰鎖夜寒石爐松火坐更殘窮荒正訝鄉
書絕險路仍愁歸夢難儔侶春風懷越嶠釣船明
月負巖灘未因謫宦傷憔悴客鬢還羞鏡裏看

冬至

客牀無寐聽潛雷珍重初陽夜半回天地未嘗生
意息冰霜不耐鬢毛催春添衮線誰能補歲晚心
丹自動灰料得重闈強健在早看消息報窗梅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閒來聊與二三子單夾初成行靡衣攺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簷下小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實學毫釐須遣認教真

一次韻送陸文順僉憲

貴陽東望楚山平無奈天涯又送行杯酒豫期傾蓋日封書煩慰倚門情心馳魏闕星辰迴路遶鄉山草木榮京國交遊零落盡空將秋月寄猿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一賦歸來不願餘文園多病滯相如籬邊竹筍青

應滿洞口桃花紅自舒荷簣有心還擊磬周公無夢欲刪書雲間慧伯能相慰尺素長題問謫居

次韻胡少參見過

旋營小酌典春裳作客真慚覓日留長恠嶺雲迷楚望忽聞吳語破鄉愁鏡湖自昔堪歸老杞國何人獨抱憂莫訝臨花倍惆悵賞心原不在枝頭

雪中桃次韻

漫裹桃花强自春蕭疎終覺損精神却慚幽竹節逾勁始信寒梅骨自真遭際本非甘冷淡飄零須勝委風塵從來此事還希濶莫恠臨軒賞更新

舟中除夕二首

扁舟除夕尚窮途荆楚還憐俗未殊處處送神懸楮馬家家迎歲換桃符江醪信薄聊相慰世路多岐謾自吁白髮頻年傷遠別綵衣何日是庭趨

遠客天涯又歲除孤航隨處亦吾廬也知世上風波滿還戀山中木石居事業無心從齒髮親交多難絕音書江湖未就新春計夜半樵歌忽起予

漵浦山夜泊

漵浦山邊泊雲間見驛樓灘聲迴遶樹崖影落中流柳放新年綠人歸隔歲舟客途時極目天北暮陰愁

過江門崖

三年謫宦沮蠻氛天放扁舟下楚雲歸信應先春鴈到閒心期與白鷗群晴溪欲轉新[illegible]色苔壁多遺古篆文此地從來山水勝它時回首憶江門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杖藜一過虎溪頭何處僧房是寓休雲起峯頭沉

閣影林踈地底見江流烟花日煖猶含雨鷗鷺春閒欲滿洲好景同來不同賞詩篇還爲故人留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高閣憑虛臺十尋捲簾踈雨動微吟江天雲鳥自來去楚澤風烟無古今山色漸疑衡嶽近花源欲問武陵深新春尚阻東歸楫落日誰堪話此心

閣中坐雨

臺下春雲及寺門懶夫睡起正開軒烟蕪漲野平堤綠江雨隨風入夜喧道意蕭踈慚歲月歸心迢

遞憶鄉園年來身迹如漂梗自笑迂疏欲手援

霽夜

雨霽僧堂鐘磬清春溪月色特分明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靜後始知羣動妄閒來還覺道心驚問津久已慚沮溺歸向東皐學耦耕

僧齋

盡日僧齋不厭閒獨餘春睡得相關簷前水漲遂無地江外雲晴忽有山遠客趍爐招渡急舟人曬網得魚還也知世事終無補亦復心存出處間

德山寺次壁間韻

乘興看山薄暮來山僧迎客寺門開雨昏碧草春中墓雲捲青峯善卷臺性愛烟霞終是僻詩留名姓不須猜巖根老衲成灰色枯坐何年解結胎

沅江晚泊二首

去時烟雨沅江暮此日沅江暮雨歸水漫遠沙村市改泊依舊店主人非草深廨宇無官住花落僧房自鳥啼處處春光蕭索甚正思荆棘掩巖扉

春來客思獨蕭騷處處東田没野蒿雷雨滿江喧

日夜扁舟經月住風濤流民失業乘時横原獸爭羣薄暮號却憶鹿門棲隱地杖藜壺榼餉東皐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扁舟泊近漁家晚茅屋深環柳港清雷雨驟開江霧散星河不動暮川平夢回客枕人千里月上春堤夜四更欲寄愁心無過雁披衣坐聽野雞鳴

睡起寫懷

江日熙熙春睡醒江雲飛盡楚山青閒觀物態皆生意靜悟天機入窅冥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

鳥自流形未須更覓羲唐事一曲滄浪擊壤聽

三山晚眺

南望長沙杳靄中鷺羊只在暮雲東天高雙楫哀明月江闊千帆舞逆風花暗漸驚春事晚水流應與客愁窮北飛亦有衡陽鴈上苑封書未易通

鷺羊山

福地相傳楚水阿二年春色兩經過羊亡但有初平石書罷誰籠道士鵞禮斗壇空松影靜步虛臺迥月明多巖房一宿猶緣薄還憶開雲住薜蘿

泗洲寺

綠水西頭泗洲寺經過轉眼又三年老僧熟認直呼姓笑我清癯只似前每有客來看宿處詩留佛壁作燈傳開軒槭樹還相慰慚愧維摩世外緣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磯道士壁

碧山道士舊相約歸路還來宿武雲月滿僊臺依鶴侶書留蒼壁看鸞群春巖多雨林芳淡暗水穿花石溜分奔走連年家尚遠空餘魂夢到柴門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曾向圖書識面真半生長自愧儒巾斯文久已無先覺　聖世今應有逸民一自支離乖學術競將雕刻費精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蘋

遊金山寺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

蔽月山

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

卷之九 詩

冬夜偶書　寄潘南山　送胡廷尉　與鄒
予全　次欒子仁韻送別四首　書悟眞篇
答張太常二首
贛州詩　正德丙子年九月陞南贛僉都御史以後作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回
軍上杭　喜雨三首　聞日仁買田霅上攜
同志待予歸二首　祈雨二首　還贛　借
山亭　桶岡和邢太守韻二首　通天巖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又次陳惟濬韻

忘言巖次謙之韻　圓明洞次謙之韻　潮
頭巖次謙之韻　天成臨別索詩　坐忘言
巖問二三子　留陳惟濬　棲禪寺雨中與
惟乾同登　茶寮紀事　回軍九連山道中
短述　回軍龍南小憩玉石巖雙洞絕奇徘
徊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
三首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夜坐偶懷故山　懷歸二首　送德聲叔父
歸姚　示憲兒　贈陳東川

江西詩　正德己卯年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聞寧藩之變遂返吉安起兵平之八月陞南都御史巡撫江西作
鄱陽戰捷　書草萍驛二首　西湖　寄江
西諸士夫　太息　宿淨寺四首　歸興
即事漫述四首　泊金山寺二首　舟夜
舟中至日　阻風　用韻答伍汝眞　過鞋
山戲題　楊邃菴待隱園次韻五首　登小
孤書壁　登蟂磯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
二詩弘治壬戌年遊時作誤次於此　望廬山　除夕伍汝
眞用待隱園韻即席次答五首　元日霧

二日雨　三日風　立春二首　遊廬山開
元寺　又次壁間杜牧韻　舟過銅陵埜云
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
題石上　山僧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觀
九華龍潭　廬山東林寺次韻　又次邵二
泉韻　遠公講經臺　太平宮白雲　書九
江行臺壁　又次李僉事素韻　繁昌阻風
二首　江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泊舟大

同山溪倜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巖下桃花盛開携酒獨酌　白鹿洞獨對亭　豐城阻風　江上望九華不見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埜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戲作歌　遊九華道中　芙蓉閣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登蓮花峰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登雲峰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雙峰遺柯生喬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夜宿天池月下聞

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文殊臺夜觀佛燈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勸酒　重遊化城寺二首　遊九華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覩至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清朗盡得其勝喜而作歌　巖頭閒坐漫成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登雲峰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二首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買舟行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紀夢　無題　遊落星寺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睡起偶成　立春　遊廬山開元寺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月下吟三首　月夜二首　雪望四首　火秀宮次一峰韻三首　歸懷　啾啾吟

居越詩（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次謙之韻／再遊浮峰次韻　夜宿浮峰次謙之韻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碧霞池夜坐　秋聲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爲別　月夜二首　秋夜　夜坐　心漁歌爲錢翁希明別號題　登香爐峰次蘿石韻　觀從吾登爐峰絕頂戲贈　書扇贈從吾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董蘿石與二三子來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山中漫興　撫滄南山　和董蘿石菜花韻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詠良知四首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九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廬陵詩六首 正德庚午年三月遷廬陵尹作

遊瑞華二首

簿領終年未出郊此行聊解俗人嘲憂時有志懷
先達作縣無能愧舊交松古尚存經雪榦竹高還
長拂雲梢溪山處處堪行樂正是浮名未易拋

其二

萬死投荒不擬回生還且復荷栽培逢時已負三

年學治劇兼非百里才身可益民寧論屈志存經
國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瀾豈易摧

古道

古道當長坂行輿入暮天蒼茫聞驛鼓冷落見炊
烟束燭寒無焰泥爐濕未燃正思江檻外朋御釣
魚船

立春日道中短述

風意中宵盡春容傍曉生野塘冰轉綠江寺雪消
晴農事占泥犢羈懷聽谷鶯故山梅正發誰寄欲

歸情

公館午飯偶書

行臺依獨寺僧齋自成鄰殿古凝殘雪墻低入早
春苍泥晴淖馬簷日暖堪人雲散小岩碧松梢挂
月新

午憩香社寺

脩程動百里往往飼僧居佛鼓迎官急禪牀爲客
虛桃花成井落雲水接郊墟不覺泥途遠看山興
有餘

京師詩二十四首 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北京吏部主事作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絕

山行初試夾衣輕脚軟黃塵石路生一夜洞雲眠
未足湖風吹月渡溪清

水邊楊柳覆茅檐飲馬春流更一登坐久遂忘歸
路々溪雲正滿暮山青

別方叔賢四首

西樵山色遠依依東指江門石路微料得楚雲臺
上客久懸秋月待君歸

自是孤雲天際浮篋中枯蠹豈相謀請君靜後看
羲畫曾有陳編一字否

休論寂寂與惺惺不妄由來即性情笑卻殷勤諸
老子翻從知見覓虛靈

道本無爲只在人自行自住豈須鄰坐中便是天
台路不用漁郎更問津

白灣六章

宗巖文先生居白浦之灣四方學者稱曰白浦先生而不敢以姓字某素高先生又辱爲之僚因爲書白灣二字幷詩以詠之

浦之灣其白漫漫彼美君子在水之盤

灣之浦其白瀰瀰彼美君子在水之涘

雲之溶溶于灣之湄君子于處民以爲期

雲之油油于灣之委君子于興施及四海

白灣之渚于遊以處彼美君子今可以容與

白灣之洋于濯以湘彼美君子兮可以徜徉

寄隱巖

所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終歲風塵裏何年滄海
潯洞寒泉滴細花暝石房深青壁漠猶姓仙時好
共尋

香山次韻

尋山到山寺得意却忘山巖樹坐來靜壁蘿春自
閑樓臺星斗上鐘磬翠微間頓息塵寰念清溪踏
月還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二首

幽壑來尋物外情石門遥指白雲生林間伐木澗

開響谷口逢僧不記名天壁倒涵湖月曉烟梯高
接緯堦平松堂靜夜渾無寐到枕風泉處處聲
久落泥塗惹世情紫崖丹壑是平生養真無力常
懷靜爲祿未歸羞問名樹隱洞泉穿石細雲迴溪
路入花平道人只住層蘿上明月峯頭有磬聲

別湛甘泉二首

行子朝欲發驅車不得留驅車下長坂顧見城東
樓遠別情已慘况此艱難秋分手訣河梁涕下不
可收車行望漸杳飛埃越倚丘遲迴岐路側孰知
我心憂

其二

我心憂以傷君去阻且長一別豈得已毋老思所
將奉命危難際流俗反猜量黃鵠萬里逝豈伊爲
稻粱棘火及毛羽燕雀猶棲堂跳梁多不測君行
戒前途達命諒何滯將毋能忘虞安居尤罪撲關
路非岐嶇令德崇易簡可以知險阻結茆湖水陰
幽期終不忘伊爾得相就我心亦何傷世艱變倏
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墜別恕會日長南寺春

月夜風泉閉竹房逢僧或停樵先掃白雲床

贈別黃宗賢

古人戒從惡今人戒從善從惡乃同污從善翻滋
怨紛紛嫉娟興指謫相非訕自非篤信士依違多
背面與知竟漂流淪胥亦污賤卓哉汪陂子奮身
勇厥踐拂衣還舊山霧隱期豹變嗟嗟吾黨賢白
黑匪難辯

歸越詩五首 正德壬申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越作

四明觀白水二首

邑南富巖壑白水尤奇觀興來每思往十年就茲歎停驂指絕壁涉澗緣危磴百源旱方歇雲際猶飛湍霏霏灑林薄漠漠凝風寒前聞若未愜仰視終莫攀不陰暑氣薄流觸迴迴瀾茲遊詎盤樂養靜意所關逝者諒如斯哀此歲月殘攀幽雖得所避時時猶難劉樊古方外感慨有餘嘆

千丈飛流舞白鸞碧潭倒影鏡中看藤蘿半壁雲烟濕殿角長年風雨寒野性從來山水癖直躬更覺世途難卜居斷擬如周叔高臥無勞比謝安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山鳥懽呼欲問名山花含笑似相迎風迴碧樹秋聲早雨過丹巖夕照明雲嶺插天開玉帳雲溪環碧抱金城懸燈夜宿岑堂靜洞鶴林僧相對清

又用曰仁韻

每逢佳處問山名風景依稀過眼生歸霧忽連千嶂暝夕陽偏放一溪晴晚投巖寺依雲宿靜愛楓林送雨聲夜久披衣還起坐不禁風月照人清

書杖錫寺

杖錫青冥端澗壑環天險垂巖下陡壑涉水攀絕巘砠深聽瀑漲路絕駭危棧捫蘿登峻極披翳見平衍僧遺符孤衲半廢遺荒殿傷茲窮僻壚骨未誅求免探幽冀累息憤時翻意慘拯援才已疎棲遲心益孱哀猿嘯蒼峰懸燈宿西崦誅茆覺何時白雲愧舒卷

滁州詩三十六首 正德癸酉年陞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鳳鳥久不至梧桐生高岡我來竟日坐清陰灑衣

裳援琴俯流水調短意苦長遺音滿空谷隨風遞悠揚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滅顏子豈忘世仲尼固遑遑已矣復何事吾道歸滄浪

林間睡起

林間晝日掃花眠秖是官閒愧俸錢門徑不妨春草合齋居長對曉山妍病疑方朔非真隱始信揚雄說太玄混世亦能隨地得野情終是愛丘園

贈熊彰歸

門徑荒涼蔓草生甯求深媿遠來情千年絕學蒙

塵土何處逐江無月明坐看遠山凝暮色忽驚庭葉起秋聲歸途望獄冬幽興為問山田待耦耕

別易仲

辰州劉易仲從予滁陽一日問道可言乎予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爾要知我苦還須你自喫易仲省然有悟久之辭歸

別以詩

迢遞滁山春子行亦何遠縈然良苦心惝恍不違飯至道不外得一悟失辨闇秋風洞庭波遊子歸已晚結閣意方勸引草心先斷末學久仳離頹波竟誰挽歸哉念流光一逝不復返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未盡師生六日情又攜風雪朋西行茅堂登有春風坐江郭虛猶一月程客邸琴書燈火靜故園風竹夢魂清何年穩閉陽明洞撥棹山爐煮石羹

龍蟠山中用韻

無奈青山處處情村沽日日辦山行莫慚廩食虛官守只把山遊作課程谷口亂雲隨騎遠林間飛雪照衣輕長思潛泊還貴性世味年來久絕羨

瑯琊山中三首

草堂寄放瑯琊間溪鹿巖僧且共閒冰雪能回草木死春風不化山石頑六經散地莫收拾叢棘被道誰刊刪已矣驅馳二三子鳳圖不出吾將還

狂歌莫笑酒杯增異境人間得未曾絕壁倒翻銀海浪遠山真作玉龍騰浮雲野思春前動虛室清香靜後凝懶拙惟餘林壑計伐檀長自愧無能

風景山中雪後增看山雪後亦誰曾隔溪巖犬迎人吠飲澗飛猱踏樹騰歸騎林間燈火動鳴鐘谷口暮光凝塵蹤正自縮籠在一宿雲房尚未能

答朱汝德用韻

東去蓬瀛合有津若為風雨動經旬同來海岸登舟者俱是塵寰欲渡人弱水洪濤非世險長年三老定誰真青鸞杳眇無消息悵望烟花又暮春

送惟乾二首

獨見長年思避地相從千里欲移家慚予豈有萬間庇借爾剛餘一席沙古洞幽期攀桂樹春溪歸

路問桃花故人夢念還相慰巨鳥新秋寄綵霞
發發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為酬春城驛路聊
相送夜雪空山且夜猶江浦雲開廬嶽曙洞庭初
闊九疑浮懸知再鼓瀟湘柁應是芙蓉湘水秋

別希顏二首

中歲幽期亦幾人只誰長負故山春道情暗與物
情化世味爭如酒味醇耶水雲門空舊隱青鞋布
襪定何晨童心如故容顏改慚愧年年草木新
後會難期別未輕莫辭行李滯江城且將南國春

山與共聽西堂夜雨聲歸路終知雲外去晴湖想
見鏡中行為尋洞裏幽棲處還有峯頭雙鶴鳴

山中示諸生五首

路絕春山久廢尋野人扶病強登臨同遊仙侶須
乘興共探花源莫厭深鳴鳥遊絲俱自得閒雲流
水亦何心從前却恨牽文句展轉支離嘆陸沉

其二

滁流亦沂水童冠得幾人莫負詠歸興溪山正暮
春

其三

桃源在何許西峯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
去

其四

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小亭閒可坐不必問誰
家

其五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閒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
斑

龍潭夜坐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幽人月出每
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草露不辭芒屨濕松風偏
與葛衣輕臨流欲寫猶閒意江北江南無限情

送德觀歸省二首

雪裏閉門十日坐開門一笑忽青天茅簷正好負
暄日客子胡為思故園椿樹慣經霜雪老柳花偏
向歲寒妍瑯琊春色如相憶好放山陰月下船
瑯琊雪是故園雪故園春亦瑯琊春天機動處即

生意世事到頭還俗壓立雩浴沂傳故事吟風雩
只是何人到家好謝二三子莫向長沮錯問津

送蔡希顏三首

正德癸酉冬希淵赴南宮試訪予滁陽遂
偕閱歲既而東歸問其故辭以疾希淵與
予論學耶瑯之間於斯道既釋然矣別之
以詩

風雪蔽曠野百鳥凍不翻孤鴻亦何事嗷嗷邇寒
雲豈伊稻粱計獨往求其羣之子眇萬鍾就我滁

水濱野寺同遊請春山共攀援鳥鳴幽谷曙伐木
西澗曛清夜淡玄思晴窗玩奇文寂景賞新悟微
言欣有聞寥寥絶代下此意真可論

羣鳥喧北林豈無枝羅弋苦難
避之子丹霞姿辭我雲門去山空響流泉路僻迷
深樹長谷何盤紆紫芝春可茹求志遯棲巖避喧
擧世繫予辱風塵送子媿雲霧匪時已無術希
聖徒有慕倘入陽明峯爲尋舊棲處

何事憧憧南北行望雲依闕兩關情風塵暫息滁
陽爲鷗鷺還尋鑑水盟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
月湛虛明從知歸路多相憶伐木山山春鳥鳴

贈守中北行二首

江北梅花雪易殘山窗一樹自家看臨行掇贈聊
數顆珍重清香是歲寒

來何匆促去何遲來去何心莫漫疑不爲高堂雙
雪鬢歲寒寧受北風欺

鄭伯興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賦贈三首

之子將去遠雪夜來相尋秉燭耿無寐憐此歲寒

心歲寒豈徒爾何以贈遠行聖路塞已久千載無
復尋豈無羣儒迹蹊徑榛茀深濬流須尋源積土
成高岑擬不謬迹道請君從此征

濬流須有源植木須有根根源未濬植枝派寧先
蕃謂勝通夕話義利分毫間至理匪外得譬猶鏡
本明外塵蕩瑕垢鏡體自寂然孔訓示克己孟子
垂反身明明賢聖則請君勿與諼

鹿門在何許君今鹿門去千載龐德公猶存棲隱
處潔身匪亂倫其次乃避地世人失其心顧瞻多

外慕安宅舍弗居狂馳驚奔騖高言詆獨善文非遂巧智瑣瑣功利儒寧復知此意

門人王嘉秀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別意兼寄聲辰陽諸賢

王生兼養生蕭生頗慕禪迢迢數千里拜我滁山前吾道既匪佛吾學亦匪仙坦然由簡易日用匪深玄始聞半疑信既乃心豁然譬彼土中鏡闇闇光內全外但去昏翳精明燭媸妍世學如翦綵粧綴事蔓延宛宛具枝葉生理終無緣所以君子學布種培根原萌芽漸舒發暢茂皆由天秋風動歸思共鼓湘江船湘中富英彥往往多及門臨岐綴斯語因之寄拳拳

滁陽別諸友

滁陽諸友從遊送予至烏衣不能別及豩王性甫汝德諸友送至江浦必留居俟予渡江因書此促之歸并寄諸賢庶幾共進此學以慰離索耳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

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為千里遠相即君不見堯羹與舜墻又不見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

寄浮峯詩社

晚涼庭院坐新秋微月初生亦滿樓千里故人誰命駕百年多病有孤舟風霜草木驚時態砧杵關河動遠愁飲水曲肱吾自樂茆堂今在越溪頭

棲雲樓坐雪二首

纔看庭樹玉森森忽漫階除已許深但得諸生通夕坐不妨老子半酣吟瓊花入座能欺酒冰溜垂簷欲墮針却憶征南諸將士未禁寒夜鐵衣沉

此日棲雲樓上雪不知天意為誰深忽然夜半一言覺又動人間萬古吟玉樹有花妍結果天機無線可通針曉來不覺城頭鼓老懶羲皇睡正沉

與商貢士二首

見說浮山麓深林近石溪何時拂衣去三十六巖棲

其二

見說浮山勝心與浮山期三十六巖內爲選一巖奇

南都詩四十七首 正德甲戌年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作

題歲寒亭贈汪尚和

一覺紅塵夢欲殘江城六月滿風湍人間炎暑無逃遯歸向山中臥歲寒

與徽州程畢二子

句句糠粃字字陳却於何處覓知新紫陽山下多

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

山中懶睡四首

竹裏藤床識懶人脫巾山麓任吾真病夫久已逃方外不受人間禮數嗔

掃石焚香任意眠醒來時有客談玄松風不用蒲葵扇坐對青崖百丈泉

古洞幽深絕世人石床風細不生塵日長一覺羲皇睡又見峯頭上月輪

人間白日醒猶睡老子山中睡却醒醒睡兩非還兩是溪雲漠漠水泠泠

題灌山小隱二絕

茆屋山中早晚成任他風雨任他晴男婚女嫁多年畢不待而今學向平

一自移家入紫烟深林住久遂忘年山中莫道無供給明月清風不用錢

六月五章

六月乙亥南都熊峯少宰石公以少宗伯召南都之士聞之有惻然而戚者有欣然

而喜者其戚者曰公端介敏直方爲留都所倚重今茲往善類失所恃羣小罔以憚辯惑考學者將從而討究剖政斷疑者焉從而咨決南都非根本地乎而獨不可以公遺之其喜者曰公之端介敏直寧獨留都所倚重其在京師獨無善類乎獨無羣小乎獨無辯惑考學剖政斷疑者乎且天子之召之也亦寧以少宗伯將必大用大用則以庇天下斯藥石之廢也公聞之曰

戚者非吾之所敢喜者乃吾之所憂也吾
思所以逃吾之憂者而不得其道若之何
陽明子素知于公旣以戚衆之戚喜衆之
喜而復憂公之憂乃叙其事爲賦六月賡
以贈公之行

六月淒風七月暑雨倏雨倏寒道脩以沮允允君
子廸爾寢興毋沽爾行國步斯頻
哀此下民靡屆靡極不有老成其何能國吁嗟老
成獨遺典刑若屋之傾尚支其楹

心之憂矣言靡有所如彼啓人食荼與苦依依長
谷言采其芝人各有能我歸孔時
昔彼叔季沉湎以逞耄集以吝我人自靖允允君
子淑愼爾則靡日休止民何于極
日月其逝如彼滄浪南北其望如彼參商允允君
子毋沽爾行如日之昇以期不光

守文弟歸省携其手歌以别之

爾來我心喜爾去我心悲不爲倚門念吾寧舍爾
歸長途正炎暑爾行愼興居凉茗勿頻啜節食但
無飢勿出船旁立勿登岸上嬉收心每澄坐適意
時觀書中洪肯其顔不足長嗔答見人勿多説愼
默眞如愚接人莫輕率忠信持謙卑從來爲巳學
愼獨乃其基紛紛多喈欲爾病還爾知到家良足
樂怡顔報重闈昨秋童蒙去今夏成人歸長者愛
爾敬少者悦爾慈親朋稱嘖嘖羨爾能若兹信哉
學問功所貴在得師若能崇外飾欲爾沽名爲望
爾日慥慥聖賢以爲期九兄及印弟誦此共勉之

書扇面寄館賓

湖上晨山落照晴湖邊萬木起秋聲何年歸去陽
明洞獨棹扁舟鑑裏行

用實夫韻

詩從雪後吟偏好酒向山中味轉佳巖瀑隨風雜
鐘磬水花如雨落袈裟

游牛首山

春蘚指天闕烟霞復眇何許雙峯久相違千巖來舊
上浮屠頂中天飛閣凌風雨探秀淵阿入蘿陰息
館筍滅迹避塵纓清朝入深沮風磴仰捫歷淙壑

嵓嶢俯榻雲蹟石閣下榻得吾所釋子上方候鳴
鐘出延佇頹景耀回眄層飈翼輕舉曖曖林芳暮
冷冷石泉語清宵耿無寐孤月升烟宇會晤得良
朋可以寄心腑

送徽州洪侹承瑞

平生舉業最疎慵挾冊虛煩五月從竹院檢方時
論藥苑堂放鶴或閑籠夔時漫有孤忠在好古全
無一藝工念我還能來夜雪逢人休說坐春風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懷次韻奉答二首

十日無緣拜後塵病夫心地欲生榛詩篇極見憐
才意伎倆慚非可用人黃閣望公長秉軸滄江容
我老垂綸保釐珍重回天手會看春風萬木新

一自多岐分路塵堂堂正道遂生榛聊將膚淺窺
前聖敢謂心傳啓後人淮海帝圖須節制雲雷大
造看經綸枉勞詩句裁風雅欲借盤銘獻日新

送諸伯生歸省

天涯送爾獨傷神歲月龍山夢裏春爲謝江南諸
故舊起居東嶽太夫人閣中書卷堪時展靜裏工

夫要日新能向塵途辦斬蒐不妨簑笠老江濱

寄馮雪湖二首

竿竹誰憑扶桑東白石之叟今龐公隔湖聞鷄謝
豎接渡海有鶴遂山通鹵門經歲苦秋雨浪痕半
壁鷲湖風歌聲屋低似金石點也此意當能同

海岸西頭湖水東他年簑笠擬從公釣沙碧海纍
鷗借樵徑青霞一鳥通席有春陽堪坐雪門番五
柳好吟風于今猶是天涯夢悵望青霄月色同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爲別

一別烟雲歲月深天涯相見二毛侵孤帆江上親
朋意樽酒燈前故國心冷雪晴林還作雨鳥聲幽
谷自成吟依依莫上峯頭望烟樹迷茫思不禁

題王實夫畫

隨處山泉着草廬底須松竹掩柴扉天涯遊子何
曾出畫裏孤帆未是歸小酉諸峯開夕照虎溪春
寺入烟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却憶題詩在翠微

贈潘給事

五月滄浪濯足歸正堪荷葉製初衣甲非乙是君

休問酉水辰山志未達沙鳥不須疑雀舫江雲先
爲攜魚磯武陵溪壑猶深僻莫更移家入翠微

與沅陵郭掌教

記得春眠寺閣雲松林水鶴日爲羣諸生問業衡
星入稚子拈香静夜焚世事暗隨江草換道情曾
許碧山聞別來點瑟還誰鼓悵望烟花此送君

別族太叔克彰

情深宗族誼同方消息那堪別後荒江上相逢疑
未定天涯獨去意重傷身閑最覺湖山静家近殊

闢草木香雲路莫嗟遲發軔世途崎曲盡羊腸

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山閣新春負一登酒邊孤興晚堪乘松間鳴瑟驚
棲鶴竹裏茶烟起定僧望遠每來成久坐傷時有
涕恨無能峯頭見說連閶闔幾欲排雲尚未曾

登閣江樓

絶頂樓荒舊有名高皇曾此駐龍旌險存道德
虚天塹守在蠻　豈石城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
天地變秋聲登臨授簡誰能賦千古新亭一愴情

獅子山

殘暑須還一雨清高峯極目快新晴海門潮落江
聲急吳苑秋深樹脚明風火正防騎入羽書愁
見朔雲橫百年未有涓埃報白髮今朝又幾莖

遊清凉寺三首

春暮載酒本無期乘興還嫌馬足遲古寺共憐春
草没遠山偏與夕陽宜雨晴澗竹消蒼粉風煖巖
花落紫蕤昏黑更須凌絶頂高懷想見少陵詩

其二

積雨山行已後期更堪多病益遲遲風塵漸覺初
心負丘壑真於野性宜緑樹陰房新作蓋紫蘭香
細尚餘蕤輞川圖畫能如許絶是無聲亦有詩

其三

不顧尚書此日期欲爲花外校輿遲繁絲急管人
人醉竹徑松堂處處宜雙樹暗芳春寂寞五峯晴
秀晚蕤蕤鍾杳杳催歸騎惆悵烟光不盡詩

寄張東所次前韻

遁趣若命忽中違此意年來識者稀黄綺曾爲炎

祚出子陵終向富春歸江船一話千年闊塵夢全
驚門十非何日孤帆過天目海門春浪掃漁磯

別余緝子紳

不須買棹往來頻我亦携家向海濱但得青山隨
鹿豕未論黃閣畫麒麟喪心疾已千年痼起死方
存六籍真歸向蘭溪溪上問桃花春水正迷津

送劉伯光

五月茅茨靜竹扉論心方洽忽辭歸滄江獨棹衝
新暑白髮高堂戀夕暉謾道六經皆註脚還誰一

語悟真機相知若問年來意已傍西湖買釣磯

冬夜偶書

百事支離力不禁一官棲息病相侵星辰飄闊江
湖迴松柏茅茨歲月深欲倚黃精消白髮由來空
谷有餘音幽眠已醒浮雲夢荷蕢休疑擊磬心

寄潘南山

秋風吹散錦溪雲一笑南山雨後新詩妙盡從言
外得易微誰見畫前真終南山脚徙何妨老留客情
深不計貧米呂月林傳故事他年還許卜西鄰

送何延尉

鍾陵雪後市燈殘簫鼓江船發曉寒山水總憐南
國好才猷須濟朔方難綵衣得侍仙舟遠春色行
應故里看別去中宵瞻北極五雲飛處是長安

與郭子全

相別翻憐相見時碧桃開盡佳花枝光陰如許成
虛擲世故催人總不知雲路不須朱紱去歸帆且
得綵衣隨嵐山風景濂溪近此去還應自得師

次欒子仁韻送別四首

子仁歸以四詩請用其韻答之言亦有過
者蓋因子仁之病而藥之病已則去其藥

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鳶魚飛
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操持存養本非禪矜杜寧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
脚起竿頭百尺未須前

野夫非不愛吟詩才欲吟詩即亂思未會性情涵
泳地二南還合是淫辭

道聽塗傳影響前可憐絕學遂多年正須閉口林

閒坐莫道青山不解言

書悟眞篇答張太常二首

悟眞篇是悟眞篇三註由來一手箋恨殺妖魔圖利益遂令迷妄競流傳造端難免張平叔首禍誰誣薛紫賢直說與君惟簡易從頭去看野狐禪

悟眞非是悟眞篇平叔當時已有言只爲世人多戀着且從情欲起因緣痴人前豈堪談夢眞性中難更說玄爲問道人還具眼試看何物是青天

贛州詩三十二首　正德丙子年九月陞南贛僉都御史以後作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將略平生非所長也提戎馬入汀漳數峰斜日旌旗遠一道春風鼓角揚莫倚貳師能出塞極知充國善平羌瘡痍到處曾無補翻憶鍾山舊草堂

回軍上杭

山城經月駐旌戈亦復幽尋到薜蘿南國已忻回甲馬東田初喜出農蓑溪雲晚度千峯雨江漲新生兩岸波暮倚七星瞻北極絕憐蒼翠晚來多

喜雨三首

即看一雨洗兵戈便覺光風轉石蘿順水飛檣來賈舶絕江喧浪舞漁蓑片雲東望懷梁國五月南征想伏波長擬歸耕猶未得雲門初伴漸無多

轅門春盡猶多事竹院空閒未得過特放小舟乘急浪始聞幽碧出層蘿山田旱久兼逢雨野老歡騰且縱歌莫謂可塘終據險地形原不勝人和

吹角峯頭曉散軍橫空萬騎下氤氳前旌已帶洗兵雨飛鳥猶驚捲陣雲南畝漸忻農事動東山休共凱歌聞正思鋒鏑堪揮淚一戰功成未足云

聞日仁買田霅上携同志待予歸二首

見說相携霅上耕連蓑應已出烏程荒畬初墾功須倍秋熟雖微稅亦輕雨後湖舠兼學釣餉餘堤樹合閒行山人久有歸農興猶向千峰夜度兵

月色高林坐夜沉此時何限故園心山中古洞陰蘿合江上孤舟春水深百戰自知非舊學三驅猶媿失前禽歸期久負雲門伴獨向幽溪雪後尋

祈雨二首

旬初一雨遍汀漳將謂汀虔是接疆天意豈知分

彼此人情端合有炎涼月行今已虛纒北斗杓何曾解挹漿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

見說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霧長陰陰我來偏遇一春旱誰解挽回三日霖寇盜郴陽方出掠干戈塞北還相尋嬰民無計淚空墮謝病幾時歸海潯

還贛

積雨雩都道山途喜乍晴溪流迎渡馬簡樹隱前旌野屋多移竈窮苗尚阻兵迎趨勤父老無補愧巡行

借山亭

借山亭子近如何來興時從夢裏過尚想清池環醉影猶疑花徑駐鳴珂疎簾細雨燈前局碧樹涼風月下歌傳語諸公今類貴休令歲月亦蹉跎

桶岡和邢太守韻二首

處處山田盡入畬可憐黎庶半無家興師正為民痍甚陟險寧辭鳥道斜勝勢真如瓴水建先聲不碍嶺雲遮窮巢容有遺黜尚恐兵鋒或濫加

戢亂興師既有名揮戈真已見風行豈云薄劣能驅策實仗　皇威自震驚爛額尚慚為上客徙薪尤覺費經營主恩未報身多病旋凱須還隴上耕

通天巖

青山隨地佳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閑塵寰亦蓬島西林日初暮明月來何早醉臥石牀涼洞雲秋未掃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天風吹我上丹梯始信青霄亦可躋俯視氛寰成獨慨卻憐人世尚多迷東南真境埋名久閩楚諸峯入望低莫道仙家全脫俗三更日出亦聞鷄

又次陳惟濬韻

四山落木正秋聲獨上高峯望眼明樹色遙連閩嶠碧江流不盡楚天清雲中想見雙龍轉風外時傳一笛橫莫遣新愁添白髮且呼明月醉沉觥

忘言巖次謙之韻

意到已忘言興劇復忘飲坐我此巖中是誰槃混沌危父欲無言達者窺其本此道何古今斯人去則遠空巖不見人真成面墻立巖深雨不到雲歸

花亦濕

圓明洞次謙之韻

群山走波浪出沒龍蛇脊岩棲旁盤渦沉淪遂成癖我來汲東溟爛煮南山石千年熟一炊欲餉岩中客

潮頭岩次謙之韻

潮頭起平地化作千丈雪棹舟者何人試問巖頭月

天成素有志於學茲得告東歸林居靜養其所就可知矣臨別以此紙索贈漫為賦此遂寄聲山澤諸賢

予有山水期在雨風塵際高秋迭將歸神往迹還滯回車當盛年養痾非遯世垂竿鑑湖雲結廬浮峯樹愛日遂庭趨芳景添遊詣榮枯生悟玄魄妙靜息緣慮渺渺素心人望望滄洲去東行訪天沃雲中倘相遇

坐忘言巖問二三子

總日巖棲事若何莫將佳景復虛過不妨雲壑淹

留久終是塵寰錯誤多淵道霜風蹤葉木為門煙月掛藤蘿不知相繼來遊者還有吾儕此意麼

留陳惟濬

聞說東歸欲問舟清遊方此復離憂卻看陰雨相淹滯莫道山靈獨苦留潾蕩巖高兼得月桂花香滿正宜秋烟霞到手休輕擲塵土驅人易白頭

棲禪寺雨中與惟乾同登

絕頂深泥冒雨攀天於佳景亦多慳自憐久客頻移棹頗羨高僧獨閉關江草遠連雲夢澤楚雲長斷九疑山年來出處渾無定慚愧沙鷗盡日閒

茶寮紀事

萬壑風泉秋正哀四山雲霧晚初開不因王事兼程入安得閑行向此來谷隘未妨安石興縱擒徒羨孔明才乞身已擬全師日歸掃溪邊舊釣臺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百里妖氛一戰清萬峯雷雨洗回兵未能干羽苗頑格深愧壺漿父老迎莫倚謀攻為上策還須內治是先聲功微不願封侯賞但乞蠲輸絕橫征

回軍龍南小憩玉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三首

甲馬新從鳥道回覽奇還更陟崔嵬寇平漸喜流移復春煖兼欣農務開兩竇高明行日月九關深黑閉風雷投簪最好支茅地戀土猶懷舊釣臺

洞府人寰此最佳當年空自費青鞋麾幢旛旆懸仙仗臺殿高低接緯階天巧固應非斧鑿化工無乃太安排欲將點瑟攜童冠就攬春雲結小齋

陽明山人舊有居此地陽明景不如但在乾坤俱

逆旅曾留信宿即吾廬行窩已許人先號別洞何妨我借書他日巾車還舊隱應懷茲土復鄉閭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春山隨處款歸程古洞幽虛道意生澗壑風泉時遠近石門蘿月自分明林僧住久炊遺火野老忘機罷席爭習靜未緣成久坐郡中慚塵土逐虛名

山水平生是課程一淹塵土遂心生耦耕亦欲隨沮溺七縱何緣得孔明吾道羊腸須蠖屈浮名蝸角任龍爭好山當面馳車過莫漫尋山說避名

夜坐偶懷故山

獨夜殘燈夢未成蕭蕭䆫外故園聲草深石徑鼪鼯笑雪靜空山猿鶴驚漫有緘書懷舊侶常牽纓冕負初情雲溪漠漠春風轉紫菌黃花又自生

懷歸二首

深慚經濟學封侯都付浮雲自去留往事每因心有得身閑方喜世無求狼烟幸息昆陽患蠡測空懷杞國憂一笑海天空闊處從知吾道在滄洲

身經多難早知非此事年來識者稀老大有情成

舊德細謀無計解重圍意常不足眞道情到方濃足險機悵望衡茅無事日漫吹松火織秋衣

送德聲叔父歸姚 并序

守仁與德聲叔父共學於家君龍山先生叔父屢困場屋一旦以親老辭廪歸養交遊強之出輒笑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吾豈以一老母博一第儒冠乎嗚呼若叔父眞知內外輕重之分矣年夏來贛覲其留三月飄然歸興不可挽因爲某曰秋

風尊鱸知了之興無日不切然時事若此恐即未能脫吾不能俟子之歸矣吾先歸爲子開荒陽明之麓如何嗚呼若叔父可謂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某方有詩戒叔父曰吾行子可無言慨爲賦此

循訊昔諸其學年于今鬢髮兩蒼然竊逋只好浮雲在歲月真同逝水懸歸鳥長空隨所適秋江落木正無邊何時却返陽明洞蘿月松風掃石眠

示憲兒

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鬬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菓心是蒂蒂若壞菓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贈陳東川

白沙詩裏前陽子盡是相逢逆旅間開口向人談古禮拂衣從此入雲山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 正德己卯年六月奉勅往福建處叛軍至豐城遭宸濠之變趨還吉安集兵平之八月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作

鄱陽戰捷

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陣雲紅勤王敢在汾淮後戀闕真隨江漢東羣醜漫勞同吠犬九重端合是飛龍涓埃未遂酬滄海病懶先須伴赤松

書草萍驛

九月獻俘北上駐草萍時已在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速發次壁間韻紀之二

首

一戰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尚堪危邊烽西北方傳警民力東南已盡疲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爾驅馳急欲請回鑾罷六師

千里風塵一劍當萬山秋色送歸航堂垂雙白虛頻眺門已三過有底忙羽檄西來秋黯黯關河北望夜蒼蒼自嗟力盡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廟堂

西湖

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

眞是儈伍筆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
得尚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菓支茅亦易成

寄江西諸士夫

甲馬驅馳已四年秋風歸路更茫然斷無國手醫
民病空有官銜縻俸錢湖海風塵雖暫息江湘水
旱尚相沿題詩忽憶并州句回首江西亦故園

太息

一日復一日中夜坐嘆息庭中有嘉樹落葉何淅
瀝蒙翳亂藤纏寧知絶根脉丈夫貴剛腸光陰勿

虛擲頭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

宿淨寺四首 十月至杭王師遣人追學遂復還江西是日遂謝病退在西湖

老屋深松覆古藤覊棲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裏消
閒晝藥裏爐前對病僧烟艇避人長曉出高峯望
遠亦時登而今更是多牽繫欲似當時又不能
常苦人間不盡愁每拚須是入山休若爲此夜山
中宿猶是中宵煎百憂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
何尚滯留何人眞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

百戰歸來一病身可堪時事更愁人道人莫問行
藏計已買桃花洞裏春
山僧對我笑長見說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
閒

歸興

一絲無補聖明朝兩鬢徒看長二毛自識淮陰
非國士山來康節是人豪時方多難容安枕事已
無能欲善刀越水東頭尋舊隱白雲茅屋數峯高

即事漫述四首

從來野性只山林翠壁丹梯處處尋一自浮名縈
世網遂令眞訣負初心夜馳險寇天峯雪秋 強
王漢水陰辛苦半生成底事始憐莊舄亦哀吟
百戰深秋始罷兵六師冬盡尚南征誠微未足回
天意性僻還多拂世情烟水滄江從鶴好風雲溟
海任龍爭他年若訪陶元亮五柳新居在赤城
宵宵深愁伴客枕江船風雨夜燈虛尚勞 車駕
世多缺無補瘡痍術已疎親老豈堪還遠別時危
那得久無書明朝且就君平卜要使吾心不負初

茅茨松菊別多年底事寒江尚客船強所不能儒
作將付之無柰數由天徒聞諸葛能興漢未必可
臯解誤燕最美漁翁閒事業一竿明月一簑烟

泊金山寺二首 十月將趨行在

但過金山便一登鳴鐘出迓毋勞僧雲濤石壁深
龍窟風雨樓臺逈佛燈難後詩懷全欲減酒邊孤
興尚堪憑巖梯未用妨苔滑曾躡天峯雪棧氷
醉入江風酒易醒片帆西去雨冥冥天迴江漢留
孤柱地缺東南着此亭沙渚亂更新世態峯巒不
改舊時青舟人指點龍王廟欲話前朝不忍聽

舟夜

隨處看山一葉舟夜深霜月亦兼愁翠華此際遊
何地盡角中宵起戍樓甲馬尚屯淮海北旌旗初
散楚江頭洪濤滾滾乘風勢容易開帆不易收

舟中至日

歲寒尤歎滯江濱漸喜陽回大地春未有一絲添
衮繡謾提三尺淨風塵丹心倍覺年來苦白髮從
教鏡裏新若待完名始歸隱桃花笑殺武陵人

阻風

冬江盡說風長北偏我北來風便南未必天公真
有意却逢人事偶相參殘農得暇堪登穫破櫓多
寒且懸簷果使困窮能稍濟不妨經月阻江潭

用韻答伍汝真

莫怪鄉思日夜深干戈衰病兩相侵孤腸自信終
如鐵衆口從教盡鑠金碧水丹山曾舊約青天白
日是知心茅茨歲晚饒風景雲滿清溪雪滿岑

過鞋山戲題

曾駕雙虬渡海東青鞋失脚墮天風經過已是千
年後蹤跡依然一夢中卻子慢勞傷世險楊朱空
自泣途窮正須坐我匡廬頂誰是寒濤步曉空

楊邃菴待隱園次韻五首

嘉園名待隱專待主人歸此日真歸隱名園竟不
違巖花如共語山石故相依朝市都忘却無勞更
掩扉

其二

大隱真廛市名園陋紛孤留侯先謝病范老竟歸

湖種竹非醫俗移山不是愚（是日公移山石）方對時存變
理經濟自成謨

其三

綠野春深地山陰夜靜時氷霜緣逕滑雲石向人
危平難心仍在扶顛力未衰江湖兵甲滿吟罷有
餘思

其四

茲園閒已久今度始來窺市裏烟霞靜壺中結搆
奇勝遊須繼日虛席亦多時莫道東山卧蒼生或
未知

其五

芳園待公隱坐世待公亨花竹深臺榭風塵暗甲
兵一身良得計四海未忘情語及艱難際停杯淚
欲傾

登小孤書壁

人言小孤殊阻絕從來可望不可攀上有頑崖勢
欲墮下有劍石交巉顏峽風四發船難進洪濤怒
撞蛟龍鬬帆檣摧縮不敢越往往退次依前山崖
傍沙岸日東徙忽成巨浸逼西洲帝心似憫舟楫
苦神斧夜闢無痕斑風雷倏翕見萬怪人謀不得
容其間我來鋭意欲一往小舟微服沿回瀾側身
屏息仰天寶懸空絕棧蛛絲慳風吹界酒眼花落
凍滑舟梯足力孱青霞吹雨出仍沒白鳥避客來
復還峯頭四顧盡落日宛然風景如瀛寰烟霞未
登三山遠塵土聊乘半日閒奇觀江海詎為儉世
情平地猶多艱鳴呼世情平地猶多艱回瞻北
極雙淚潸

登蟂磯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

中流片石倚孤雄下有馮夷百尺宮瀧瀬西蟠渾
失地長江東去正無窮從聞吳女埋香玉惟見沙
鷗亂雪風往事淒微何足問永安宮闕草萊中

江上孤臣一片心幾經漂沒水痕深極憐撐拄任郎
從古正恐崩頹或自今薜倚秋螺殘老翠蟂鳴春
雨落空音好攜雙鶴磯頭坐明月中宵一朗吟

望廬山

盡說廬山若箇奇當時圖畫亦堪疑九江風浪非

前日五老烟雲豈定期眼慣不妨曾壁險足跡須藉短筇隨香爐瀑布微如綫欲決天河瀉土池

除夕伍汝眞用待隱閣韻即席次答五首

一年今又去獨客尚無歸人世傷多難親庭嘆久違壯心都欲盡衰病特相依旅館聊隨俗桃符換早扉

其二

向憶靑年日追歡興不孤風塵淹歲月漂泊向江湖濟世渾無術違時竟笑愚未須悲蹇難　列聖有遺謨

其三

正逢兵亂地況是歲窮時天運終無息人心本自危憂疑分并集筋力頓成衰千載商山隱悠然獲我思

其四

世道從危漏人情只管巇〻年多涉歷變故益新奇莫憚顛危地曾逢全盛時海翁機已息應是白鷗知

其五

星躔回曆紀貞極起元亨日望　天廻駕先沾雨洗兵雪猶殘歲戀風已舊春情莫更辭藍尾人生未幾傾

元日霧

元日昏昏霧塞空出門咫尺誤西東人多失足投坑塹我亦停車泣路窮欲斬蚩尤開白日還排閶闔拜重瞳小臣漫有澄淸志安得扶摇萬里風

二日雨

昨朝陰霧埋元日向曉寒雲迸雨聲莫道人爲無感召從來天意亦分明安危他日須周勃痛哭當年笑賈生坐對殘燈愁徹夜靜聽晨鼓報新晴

三日風

一霧二雨三日風田家卜歲疑凶豐我心惟願兵甲解天意豈必斯民窮虎旅歸思懷舊土　鑾輿消息望還宮春盤濁酒聊自慰無使戚戚干吾衷

立春二首

才見春歸春又來春風如昔鬢毛衰梅花未放天

機泄萱草先將地脉回漸老光陰逢世難經年懷抱欲誰開孤雲渺渺親庭遠長日斑衣奚老萊

天涯霜雪嘆春遲春到天涯思轉悲破屋多時空杼軸東風無力起瘡痍周王車駕窮南服漢將旌旗守北陲莫訝春盤斷生菜人間菜色正離披

遊廬山開元寺

僻性尋常慣受猜看山又是百忙來北風留客非無意南寺逢僧訢未回白日高峯開雨雪青天飛瀑瀉雲雷緣溪踏得支莇地修竹長松覆石臺

春山路僻問歸樵為指前峯石逕遥僧與白雲還暝黙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老去渾無賴遊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疎鐘臨渚夜迢迢

又次壁間杜牧韻

舟過銅陵埜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青山滾滾如奔濤鐵船何處來停橈人間刳木寧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仙人一去已千載山頭日日長風號船頭出土尚彷彿後岡有石云船梢我行過此猶忖度昔人用心無乃愚由來風波平地惡縱有鐵船還未牢秦鞭驅之未能動奡力何所施其篙我欲乘之訪蓬島雷師鼓舵虹為纜弱流萬里不勝芥復恐駕此成徒勞世路難行每如此獨立斜陽首重搔

山僧

巖下蕭然老病僧曾求佛法禮南能論詩白許窺三昧入聖無梯出小乘高閣松風飄夜磬石床花雨落寒燈更深月出山窗曙漱齒焚香誦法楞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當年一上化城峯十日高眠雷雨中霽色曉開千嶂雪濤聲夜渡九江風此時隔水看圖畫幾歲緣雲任桂叢却負洞仙遂海約玉函丹訣在崆峒

窮探雖得盡幽奇山勢須從遠望知幾朶芙蓉開碧落九天屏嶂列旌麾高同華嶽應無忝名亞匡廬却稍卑信是謫仙還具眼九華題後竟難移

觀九華龍潭

飛流三百丈涵洞秘靈湫峽圻開雷斧天虛下月

銷化形時試鉢吐氣或戌樓吾欲鞭龍起爲霖遍九州

廬山東林寺次韻

東林日暮更登山峯頂高僧有闢若雲巖磴道石參差水聲深澗樹高下遠公學佛却援儒淵明嗜酒不入社我亦愛山仍戀官同是乾坤避人者我歌白雲聽者寡山自點頭泉自瀉月明壑底忽驚雷夜半天風吹屋瓦

又次邵二泉韻

昨遊開元殊草草今日東林遊始好手持蒼竹擬層雲直上青天招五老嵩壑笙竽松籟哀千峯晚映芙蓉開坐俯西巖窺落日風吹孤月江東來莫向人間空白首富貴何如一杯酒種蓮栽菊兩荒凉惠遠陶潛竟何朽乘風我欲還金庭三洲弱水連沙汀他年海上望廬頂烟際浮萍一點青

遠公講經臺

遠公說法有高臺一朶青蓮雲外開臺上久無獅子吼野狐時復聽經來

太平宮白雲

白雲休道本無心隨我迢迢度遠岑攔路野風吹蹔斷又穿深樹候前林

書九江行臺壁

九華真賞是奇觀更是廬山亦耐看幽勝未窮三日興風塵已覺兩來難眼餘五老晴光碧衣帶天池積翠寒却恠寺僧能好事直來城市索詩刊

又次李僉事素韻

省災行近郊探幽指層巔回飈振玄圃頽陽薄西

陸萬田收積雨禾稼泛平蕪取徑歷村墟停車問耕牧清溪厲月行暝澗披雲宿淅米石間溜斧薪澗底木田翁來聚觀中宵尚馳逐將迎愧深情瘡痍慚撫掬幽枕靜無寐風泉朗鳴玉雖繆真訣傳頗古塵緣熟終當遁名山鍊藥洗凡骨楲辭謝親交流光易超忽

繁昌道中阻風二首

阻風夜泊㑹邊亭懶夢還鄉午未醒卧穩從教波浪惡地深長是水雲冥入林沽酒村童引隔水放

歌漁父聽頗覺看山緣獨在蓬隐剛對一峯青

東風漠漠水漂漂花柳沿村春事殷泊久漁樵來
作市心閒麋鹿漸同羣自憐失脚趨塵土長恐歸
期負海雲正憶山中詩酒伴石門延望幾斜曛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歸船不遇打頭風行脚何緣到此中幽谷餘寒春
雪在虛簷斜日暮江空林間古塔無僧住花外仙
源有路通隨處看山隨處樂莫將蹤跡嘆萍蓬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扁舟經月住林隈湖得黃鸝日日來兼有清泉堪
洗耳更多修竹好鄰垂諸生涉水攜詩卷童子和
雲掃石苔獨奈華峯隔烟霧時勞策杖上崔嵬

巖下桃花盛開攜酒獨酌

小小山園幾樹桃安排春色候停橈開樽旋掃花
陰雲屏平臨松頂濤地遠不須防俗駕溪晴還
好看漁舠雲閒石路稀人跡深處容無避世豪

白鹿洞獨對亭

五老隔青冥尋常不易見我來騎白鹿凌空陟飛

獻長風捲浮雲褰帷始窺面一笑仍舊顏媿我對
先變我來爾為主乾坤亦郵傳海燈照孤月靜對
有餘眷彭蠡浮一觴賓主聊酬勸悠悠萬古心黙
契可無辯

豐城阻風 前歲逆濠難於此得北風幸免

北風休嘆北船窮此地曾經拜北風句踐敢忘嘗
膽地齊威長憶射鉤功橋邊黃石機先授海上陶
朱意頗同況是倚門衰白甚歲寒茅屋萬山中

江上望九華不見

五旬三過九華山一度陰寒一度雨此來天色稍
晴明忽復雲霾起亭午平生山水最多緣獨此相
逢吝有數人言此山天所秘山下居人不常睹蓬
萊涉海或可求瑤水崑崙俱舊遊洞庭何止吞八
九五嶽曾向囊中收不信開雲掃六合手扶赤日
照九州駕風騎氣覽八極視此瑣瑣真浮漚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埜冒雨登山人多笑之
戲作歌

江生施生頗好奇偶逢陶埜奇更癖共言山外有

隹寺勸予往遊爭願隨是時雷雨雲霧塞多傳險
滑難車騎雨生力陳道非遠埜請登高覘路岐三
人冒雨陟岡背脫仆復起相牽攜同儕咻笑招之
返奮袂徑往凌巇嶠歸來未暇顧沾濕且說地近
山逕夷青林宿靄漸開霽碧巘絳氣浮微曦津津
指譬在必往興劇不遑傍人嗤予亦對之成大笑
不覺老興如童時平生山水已成癖歷深探隱忘
飢疲年來世務頗羈縛逢場遇境心未衰埜本求
仙志方外兩生學士亦爾爲世人趨逐但聲利赴

湯蹈火甘傾危解脫塵纍事行樂爾輩任簡綳兒
譏歸與歸與吾與爾陽明之麓終爾期

遊九華道中

微雨山路滑山行入輕舟桃花夾岸迷遠近迴轉
疊嶂盤深幽奇峯應接勞回首瞻之在前忽在後
不道舟行轉屈曲但怪青山亦奔走薄午雨霽雲
亦開青鞋布襪無塵埃偏蹊鄉徑度村落長松白
石穿林隈始棐風磴出木杪頁俯懸崖聽瀑雷亂
山高頂藏平野亦屋高低自成社此中那得有人
家恐是當年避秦者西巖日色漸欲下且向前林
秣吾馬世途濁隘不可居吾將此地營蘭若

芙蓉閣

九華之山何崔嵬芙蓉直傍青天栽剛風倒海吹
不動大雪裂地凍還開夜半峯頭掛明月宛如玉
女臨粧臺飛拂滄浪寫圖畫題詩還媿謫仙才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遊興殊未盡塵寰不可留山青只依舊白盡世間
頭

其二

人迹不到地茆茨亦數間借問此何處云是九華
山

其三

拔地千峯起芙蓉挿曉寒當年看不足今日復來
看

其四

瀑流懸絕壁峯月上寒空鳥鳴蒼澗底僧住白雲
中

登蓮花峯

蓮花頂上老僧居脚踏蓮花不染泥夜半華心吐
明月一顆懸空黍米珠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舊識仙源路未差也從谷口問桃花屢攀絕棧經
殘雪幾度清溪踏月華虎穴相隣多異境鳥飛不
到有僧家頻來休下仙翁榻只借峯頭一片霞

登雲峯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九華之峯九十九此語相傳俗人口俗人眼淺見
皮膚焉測其中之所有我登華頂拂雲霧極目奇
峯那有數巨壑中藏萬玉林大劍長鎗攢武庫有
如智者深韜藏復如淑女避讒妬闇然避世不求
知畢已尊人著遺露何人不道九華奇奇中之奇
人未如我欲窮搜盡括出秘藏恐是天所私旋解
詩囊旋收拾脫穎露出鋒參差從來題詩李白好
渠於此山亦潦草但見王維畫輞川安得渠來拂
織縞

雙峯遺柯生喬

隔家雙峯下不見雙峯真如錐處囊中深藏未脫
穎盛德心愈卑幽人迹多屏悠然望雙峯可以發
深省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方自華峯下何勞更望華山僧援故事要我到渠
家自謂遊已至那知望轉佳正如酬醉後醒酒卻
須茶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黃金不布地領沙瀉流泉潭淨長開鏡池分或鑄
蓮興雲為人雨濟世作豐年縱有貪夫過清風自
灑然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昨夜月明峯頂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却問山
下人風雨三更捲茆屋

野人椎作青山主風景朝昏頗我取巖傍日脚半
溪雲山下雷聲一村雨

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竟偷取公然又盜山
頭雲去向人間作風雨

文殊臺夜觀佛燈

老夫高卧文殊臺拄杖夜撞青天開散落星辰滿
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一竅誰將混沌開千年樣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元
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

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人人有個圓
圈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勸酒

平生忠赤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毛髮暗從愁
裏改世情明向笑中危春風脉脉回枯草殘雪依
依戀舊枝謾對芳樽辭酩酊機關識破已多時

重遊化城寺二首

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鳥道漸非前
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
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

山寺重來十九秋舊僧零落老比丘簷松盡長青
冥榦瀑水猶懸翠壁流人住層崖嫌洞淺鳥鳴春
磵覺山幽年來別有閑尋意不似當時孟浪遊

遊九華

九華原亦是移文錯怪山頭日日雲乘興未甘回
俗駕初心終不負靈均紫芝香煖莓堪茹青竹泉
高晚更分幽夢已分塵土累清猿正好月中聞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覩至
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清朗盡得其勝
喜而作歌

昔年十月九華往雲霧終旬竟不開有如昏夜入

寶藏兩目無覩成空回伊迩好事談奇勝輒思策
蹇還一來頻年驅逐事兵革出入賊壘衝風埃恐
恐晝夜不遑息豈復山水能徘徊鄱湖一戰偶天
幸遠隨歸凱停江隈是時軍務頗多暇況復我馬
方虺隤舊遊諸生亦群集遂將童冠登崔嵬先登
霏霧尚暝晦却疑山意猶嫌猜有與一入青陽境
忽然白日開西嶺長風攔篲掃浮陰九十九峰如
夢醒羣巒踊躍爭獻奇兒孫俯伏摩其頂今來始
識九華面恨無詩筆為傳影層樓疊閣寫未工千

朶芙蓉插玉井憐哉造化亦安排天下有山此乘
升攬衣登高望八荒雙闕下見日月光長江如帶
繞山麓五湖七澤皆陂塘遂瀛海上浮拳石舉足
可到虹可梁仙人爲我啓閶闔鸞軿鶴駕紛翱翔
從茲脫屣謝塵世飄然拂袖凌蒼蒼

巖頭閒坐漫成

盡日巖頭坐落花不知何處是吾家靜聽谷鳥遷
喬木閒看林蜂散午衙翠壁泉聲穿亂石碧潭雲
影透晴沙癡兒公事真難了須信吾生自有涯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逢山未愜意落日更移船峽寺緣溪遷雲林帶石
泉鐘聲先度嶺月色已浮川今夜巖房宿寒燈不
待懸

其二

維舟谷口傍烟蘿共說前岡石徑微竹杖穿雲尋
寺去藤筐採藥帶花歸諸生晚佩聯芳杜野老春
霞綴衲衣風詠不須沂水上碧山明月更清輝

登雲峯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謡二首

淳氣日凋薄鄒魯亡真承世儒倡臆說愚瞽相因
仍晚途益淪溺手援吾不能棄之入烟霞高歷雲
峯層開茅傍虎穴結屋依巖僧豈曰事高尚庶免
無予憎好鳥求其侶嚶嚶林間鳴而我在空谷焉
得無良朋飄飄二三子春服來從行詠歌見真性
逍遙無俗情各勉希聖志毋爲塵所縈

深林之鳥何間關我本無心雲自閒大舜亦與木
石處醉翁惟在山水間晴窻展卷有會意絕壁題
詩無愧顏顧謂從行二三子隨遊麋鹿俱忘還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莫怪巖僧木石居吾儕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
心外剽竊糠粃齒頰餘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
善及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即看花發又花飛空向花前嘆式微自笑半生行
腳過何人未老乞身歸江頭鼓角翻春浪雲外旌
旗閃落暉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芰荷衣

倦鳥投枝已亂飛林間暝色漸霏微春山日暮成

孤坐遊千天涯正憶歸古洞滋雲含宿雨碧溪明
月弄清暉桃花不管人間事只笑山人未拂衣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尚爲妻奴守
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元兩度來寺僧倦
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
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須五斗未妨適
意山水間浮名于我亦何有

買胡行

賈胡得明珠藏珠剖其軀珠藏未能有此身已先
無軀已重外物賈胡一何愚請君勿笑賈胡愚君
今奔走聲利途鑽求富貴未能得斡精勞形骨髓
枯竟日惶惶憂毁譽終宵惕惕防艱虞一日僅得
五升米半級仍甘九族誅胥靡接踵略無悔請君
勿笑賈胡愚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君不見檐下鷄引類呼羣啄且啼稻粱已足脂漸
肥毛羽脫落充庖廚又不見籠中鶴斂翼垂頭困
牢落籠開一旦入層雲萬里翱翔縱寥廓人生山
水須認眞胡爲利祿纏其身高車駟馬盡桎梏雲
臺麟閣皆埃塵鴟夷抱恨浮江水何似乘舟逃海
濱舜水龍山予舊宅讓公且作烟霞伯拂衣便擬
逐公回爲予先掃峯頭石

紀夢 并序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
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
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
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
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乎今距景
純若千年矣非有實怨深冤鬱結而未暴
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憤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
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
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
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
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夤不

然三問三不答伯恐使敦殺伯仁寄書欲降太真
吾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
復賢敦事成同宰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
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補出長篇那三讀
覺來字字能書紳開憁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
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餘事往千餘春若非精
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筮戒敦
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
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

忠晉室能逢蕡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
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埏彼敦之徒草木糞
土臭腐同沈淪
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耽
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覬諸謝豈不力伯
仁見其底所以敦者傭闇顧天經與地義不然
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
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
撫膺哭晉室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嘆非攜

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
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
今當與頻謔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與
萬世
右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得
者因表而出之

無題

巖頭有石人爲我下嶙峋脚踏破履五十兩身披
舊衲四十斤任重致遠香象力餐霜坐雪金剛身

夜寒雙虎與溫足雨後禿龍來伴宿手握頑磚鏡
未光舌底流泉榆未熟夜來拾得遇寒山翠竹黃
花好共看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

遊落星寺

女媧煉石補天漏璇璣晝夜無停走自從檢却玉
衡星至今七政迷前後渾儀晝夜徒揣摩敬授人
時亦何有玉衡撿却此洞中眼前誰是補天手

遊逼天巖示鄒陳二子

鄒陳二子皆好遊一往逼天十日留候之來歸久

不至我亦乘興聊尋幽巖扉日出雲氣浮二子晞
髮登巖頭谷轉始聞人語響蒼壁杳杳長林秋啓
然坐我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復休採芝共約陽明
麓白首無慚黃綺儔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恣觀歷州郡𨖲驰倦風埃名山特乘暇林壑盤縈
廻雲石緣欹逕叟木深層隈仰窺嵐霏際始覩臺
殿開衣傳西竺舊構遺唐宋材風松溪溜急湍響
空山哀妙香隱玄洞僧屋懸穹崖扳依儼龍象陟

降臨緯階飛泉瀉靈竇曲檻連雲棧我來慨遺迹
勝事多湮埋遐矣西方教流傳遍中垓如何皇極
化反使吾人猜剝陽幸未絕生意存枯荄傷心眼
底事莫負生前盃烟霞有本性山水乞歸骸崎嶇
羊腸坂車輪幾傾摧蕭散麋鹿作淵谷終追陪恬
愉返真澹間寂辭喧豗至樂發天籟絲竹謝淫哇
千古自同調豈必時代偕珍重二三子兹遊非偶
來且從山叟宿勿受從夫催東峰上炯月夜景方
徘徊

睡起偶成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
停午起向高樓撞曉鐘
起向高樓撞曉鐘尚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
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立春

荒村亂後耕牛絕城郭春來見土牛家業苟存鄉
井戀風塵先幸甲兵休未能布德慚時令聊復題
詩寫我憂為報雖須遠塞暫時邊將駐南州

遊廬山開元寺

清晨入谷到斜曛徧歷青霞躡紫雲閒闊遠從雙
劍闕銀河真自九天分驅馳此日原非服夢想當
年亦自勤斷擬龍官來駐此不教林鶴更移文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看盡東南百二峯小孤江上是真龍攀龍我欲乘
風去高躡層霄絕世蹤

月下吟三首

露冷天青月更輝可堪遊子倚沾衣催人歲月心

空在新眼真戈非漸非方朔本無金馬意班超惟
願玉門歸白頭應倚庭前樹怍我還期秋又違
江天月色自清秋不管人間底許愁設憶翠華旋
北極正憐白髮倚南樓狼烽絕塞寒初入鶴怨空
山夜未休莫重三公輕一日虛名真覺是浮漚
依依戀月夜還來渺渺鄉愁坐未回素位也知非
自得白頭無奈是親衰當年竹下曾裘仲何日花
前更老萊愁疏乞骸今幾上中宵翹首望三台

月夜二首

高臺月色倍新晴極浦浮沙遠樹平客久欲迷鄉
國望亂餘愁聽鼓鼙聲湖南水潦頻移粟磧北風
烟且罷征儒手未辭援溺苦白頭方切倚閭情
舉世困酣睡而誰偶獨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
驚反謂醒者狂群起環鬬爭洙泗輟金鐸濂洛傳
微聲誰鳴塗說鼓附者皆昏冥嗟爾欲奚為奔走
皆營營何當聞此鼓開爾天聰明

雪望四首

風雪樓臺夜更寒曉來霽色滿山川當軒莫放陽

春調幾處人家未起烟
初日湖山雪未融野人村落閉重重安居信是豐
年兆為語田夫莫惰農
霽景朝來更好看河山千里思漫漫茅簷日色猶
堪曝應是邊關地更寒
法象真濛失巨纖連朝風雪費粧嚴誰將塵世化
珠玉好與貧家聚米鹽

火秀宮次一峯韻三首

茲山堪遁迹上應少微星洞裏乾坤別壺中日月
明道心空自警塵夢苦難醒方嶠由來此虛無隔
九溟

其二

清溪曲曲轉層林始信桃源路未深晚樹烟霏山
閣靜古松雷雨石壇陰丹爐遺火飛殘藥仙樂浮
空寄絕音莫道山人才一到千年陳迹此重尋

其三

落日下清江悵望闊道晚人言玉笥更奇絕漳口
停舟路非遠肩輿取徑沿村落心目先馳嫌足緩

山将欲就雲储眠踈林月色與風泉夢魂忽忽到真境侵曉循迹來洞天洞天非人世予亦非世人當年曾此寄一迹屈指忽復三千春巖頭坐石剝落盡手種松栢枯龍鱗三十六峯僅如舊澗谷漸改溪流新空中仙樂風吹斷化爲鼓角驚風塵風塵慘淡半天地何當一掃還吾真從行諸生駭吾説問我恐是玆山神君不見廣成子高臥崆峒長不死到今一萬八千年陽明真人亦如此

歸懐

行年忽五十頓覺毛髮改四十九年非童心獨猶在世故漸改涉遇坎稍無餒毎當快意事退然思辱始頗吝作聖功物覩豈不快奈何桑梓懐衰白倚門待

啾啾吟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即休此身浩蕩浮虚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千金之珠彈鳥雀掘土何煩用鋼鏤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痴人懲噎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達命自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居越詩三十四首　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百戰歸來白髮新青山從此作閒人峯攢尚憶衝蠻陣雲起猶疑見虜塵島嶼微茫滄海暮桃花爛熳武陵春而今始信還丹訣却笑當年識未真

其二

歸去休來歸去休千貂不换一羊裘青山待我長爲主白髮從他自滿頭種果移花新事業茂林脩竹舊風流多情最愛滄州伴日日相呼理釣舟

次謙之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辯濁清久奈世儒横臆説競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再遊浮峯次韻

廿載風塵始一回登高心在力全衰偶懐勝事乘

春到况有良朋自遠來還指松蘿尋舊隱擬開雲
石翦蒿萊後期此別知何地莫厭花前勸酒盃

夜宿浮峯次謙之韻

日月春山不厭尋野情原自懶朝簪幾家茅屋山
村靜夾岸桃花溪水深石路草香隨鹿去洞門蘿
月聽猿吟禪堂坐久發清磬却笑山僧亦有心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歷歷溪山記舊蹤寺僧遥住翠微重扁舟曾泛桃
花入岐路新多草樹封谷口鳥聲兼伐木石門烟

火出深松年來百好俱衰薄獨有幽探興尚濃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
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
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點瑟回琴日夜清絕調迴隨流
水遠餘音細入晚雲輕洗心真已空千古傾耳誰
能辨九成徒使清風傳律呂人間无盡正雷鳴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爲別

斷雲微日半晴陰何處高梧有鳳鳴星漢浮槎先
入夢海天波浪不須驚曾郊已自非常典膰肉寧
爲脫冕行試向滄浪歌一曲未云不是九韶聲

堯舜人人學可齊昔賢斯語豈無稽君今一日真
千里我亦當年苦舊迷萬理由來吾具足六經原
只是階梯山中儘有閑風月何日扁舟更越溪

月夜二首 與諸生歌於天泉橋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靄忽然生須臾濁霧隨

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
物豈能攖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群英須憐絕學經
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
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秋夜

樹間花木始菲菲又是高秋落葉稀天迥樓臺含
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閒來心地如空水靜後天
機見隱微深院寂寥蛩動息獨憐烏鵲繞枝飛

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心漁歌爲錢希明別號題錢翁德洪父三歲雙瞽好古博學能

詩文

有漁者歌曰漁不以目惟以心心不在魚漁更深北溟之鯨殊小小一舉六鰲未足歆敢問何如其爲漁耶曰吾將以斯道爲網良知爲綱太和爲餌

天地爲舫紫之無意散之無方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者矣

登香爐峯次蘿石韻

曾從爐背躡天風下數天南百二峯勝事縱爲多病阻幽懷還與故人同旌旗影動星辰北鼓角聲迴滄海東世故茫茫渾未定且乘溪月放歸篷

觀從吾登爐峯絕頂戲贈

道人不奈登山癖日暮猶思絕棧雲巖底獨行穿虎穴峯頭清嘯亂猿羣清溪月出時尋寺歸柳城

閉夜款門可笑中郎無好興獨留松院坐黃昏

書扇贈從吾

君家只在海西隈日日寒潮去復迴莫道扁舟成久別爐峯秋月望君來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董蘿石與二三子來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初冬風日佳杖策登崔嵬自予覊宦迹久與山谷違屈指廿七載今茲復一來沿溪尋往路歷歷皆

所懷躋險還屢息興在知吾衰薄午際峯頂曠望未能回良朋亦偶至歸路相徘徊夕陽飛鳥靜羣聲風泉哀悠悠觀化意點也可與偕

山中漫興

清晨急雨度林扉餘滴烟梢尚濕衣雨水霞明桃亂吐沿溪風緩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頓覺非自擬春光還自領好誰歌詠月中歸

挽潘南山

聖學宮牆亦久荒如公精力可升堂若爲千古經

只作終年著述忙末俗澆漓風益下平生辛
苦意難忘西風一夜山陽笛吹盡南岡落木霜

和董蘿石菜花韻

油菜花開滿地金鵁鶄聲裏又春深閻閭正苦饑
民色畎畝常懷老圃心自有牡丹堪富貴也從蜂
蝶漫追尋年年開落渾閒事來賞何人共此襟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莫厭西樓坐夜深幾人今夕此登臨白頭未是形
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鳴榔聞過棹映窗殘

月見疏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當年只苦吟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眞
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
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却笑從前顛
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
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三首

爾身各各自天眞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
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
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為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
有秘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為堯舜莫把辭
章學柳韓不信自心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蓁茅成

間塞儘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懸想指與迷
途却浪驚冒險甘投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
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
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為

答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

不信郤從身外覓神仙

寄題玉芝庵　丙戌

塵途驟馬勞千里月樹鳴鳩足一枝身既了時心亦了不須多羨碧霞池

別諸生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殷勤莫愧別離筵

後中秋望月歌

一年兩度中秋節兩度中秋一樣月兩度當筵望月人幾人猶在幾人別此後望月幾中秋此會中人知在否當筵莫惜殷勤望我已衰年半白頭

書扇示正憲

汝自冬春來頗解學文義吾心豈不喜顧此枝葉事如樹不植根暫榮終必瘁植根可如何願汝且立志

送蕭子雝憲副之任

衰疾悟止足閒居便靜修採芝深谷底考槃南澗頭之子亦早見桂帆經舊丘幽尋意始結公期已先遒星途觸來暑拯焚能自由黃鵠一高舉剛風翼難收悽茲戀丘隴回顧未忘憂往志局千里豈伊枋榆投哲士營四海細人聊自謀聖作正思治吾衰亮何酬所望登才俊濟濟揚鴻休隱者嘉肥遯仕者當誰儔寧無寥寂念宜急瘡痍瘳舍藏應有時行矣毋淹留

中秋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

多遇況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年已五十有五矣六有靜齋二丈昔與先公同舉于鄉聞之而喜各以詩來賀藹然世交之誼也次韻為謝二首

海鶴精神老益強曉途詩價重圭璋洗兒惠比金錢貴驚月光呈奎井祥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偶逢燈事開湯餅庭樹春風轉歲陽

其二

自分秋禾後吐芒敢云琢玉晚成璋漫憑先德餘家慶豈是生申降嶽祥携抱且堪娛老兆長成或可望書香不辭歲歲臨湯餅還見吾家第幾郎

兩廣詩二十一首 嘉靖丁亥起征思田之亂

秋日飲月巖新構別王侍御

湖山久繫念幾處限形迹遥望一水間十年靡由師軍旅起衰廢驅馳豈遑息前旌道回岡取捷上崎側新搆鬱層椒石門轉深寂是時霜始降風凄羣卉折蟄靜響江聲隐虛涵海色夕陰下西岑涼月穿東壁觀風此餘情撫景見高臆匪從登公餞何因得良覿南徼方如燬救焚敢辭亟來歸幸有期終遂幽尋僻

復過釣臺

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烟霧深往迹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當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已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末難矣

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嘉靖丁亥九月廿二日書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方思道送西峯

西峯隱真境微徑臨道衢行役空屢過眼被塵迷青林外延望中閣何山巍方子樸廊器兼已雲霞姿每逢泉石處必刻宗陵詩茲山秀常玉之子褒中維登峯灝秋氣喬木含凉吹此行非佳餞誰爲發幽奇奈何養清賞局促牽至期悠悠傷絕學之子亦如斯爲君指周道直往勿復疑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眞泉石秀新有鹿

門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
之

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瀉雲
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
無緣

寄石潭二絶

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
齋困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於後期

豈謂樂不可極耶闘尊恙已平復必於不
出見客無乃太以界限自拘乎來次二絶
用發一笑且以致不及請教之憾

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
籬撤何事深林尚閉關
乘興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
心病可是無關却有關

長生

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探歷悠悠鬢生
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
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
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
傳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
良知乃吾師

南浦道中

南浦重來夢裏行當年鋒鏑尚心驚旌旗不動山
河影鼓角猶傳草木聲已喜閭閻多復業獨憐饑
饉未寬征迂踈何有甘棠惠慚愧香燈父老迎

重登黃土腦

一上高原感慨重千山落木正無窮前途且與停
西日此地曾經拜北風劍氣晩橫秋色淨兵聲寒
帶暮江雄水南多少流亡屋尚訴征求杼軸空

過新溪驛

猶記當年築此城廣猺湖寇正縱橫人今樂業皆
安堵我亦經過一駐兵香火沿門慚老稚壺漿遠
道及從行峯山弩手疲勞甚且放歸農莫遠迎

夢中絶句

此乎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
宛如夢中茲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
于此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雲埋銅柱雷
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

謁伏波廟二首

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
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
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

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
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未必先聲服神武由
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

破斷藤峽

纔看干羽格苗忽見風雷起戰旗六月徂征非
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時遷賓玉石分須早柳慶雲
霓怨莫遲嗟爾有司懲旣往好將恩信撫遺黎

平八寨

見說韓公破此蠻貔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
千卒遂爾收功一月間豈是人謀能妙算偶逢天
助及師還窮搜極討非長計須有恩威化梗頑

南寧二首

一駐南寧五月餘始因送遠過僧廬浮居絕壁經
殘燹井灶沿村見廢墟撫恤尚慚勞後遊觀正
及春耕初近閭殘負歸猶復莫隨　方不可居
勞矣用人莫遠迎瘡痍未定犬猶驚燹餘破屋須
先葺雨後荒畬莫廢耕歸喜逃亡來負襁[illegible]
脩綴旗旌　聖朝恩澤寬如海飢鮒盆魚從[illegible]生

往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宣慰實來督[illegible]
今茲思田之役乃隨父致仕宣慰明輔來從
事目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孝相承相尚
也詩以嘉之

宣慰彭明輔忠勤晚益敦歸師當五月冒暑[illegible]
須九霄雖已老報　國意尤懃五月衝炎暑回軍
立戰勳

愛爾彭宗舜少年多戰功從親心已孝報國意尤
忠

題甘泉居

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飡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書泉翁壁

我祖死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蒹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進宿留詩慰慇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負初心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九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十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內篤於孝友外乎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蕭徹厓幅於物無抵于干施施率意任眞而亦不干於禮

藝學積行將施于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爲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含章秘迹林棲而澤遁者莫道者莫與考論含章秘迹林棲而耶先生姓王名遊以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耶先其號今先生沒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何益相與私謚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益而泣曰叔父有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嗚而泣鄉老亦褒爲於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老以來世

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楊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巳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須吾歸視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

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楊孺人之墓十武而遙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戍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巳三世外戍基業渊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剛介純篤

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戚疎朴直無委曲文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嶄險刻削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佩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熻熠以賈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于郡西之廻龍山初處士與同郡羅周曾士弘朱張弟涎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涎以歲貢至京某

時爲童子聞涎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既死矣涎姪孫節與予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卽爲之銘亦延陵掛劍之意耶予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邊也甫年十四主帥壯其爲人召與語大說遂留叅幙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輒爲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狀貌魁岸幼有遠識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篤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撫拾扶持不忍舍去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衍彶皆向於學夫嬖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曰嗟惟處士敦朴厚堅猶玉在璞其輝熠然秉義揭仁鄉之司直遐矣太丘其孫孔式胡溢而逝其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毋或而弛無寧處士袒其孫子廻龍之岡其鬱有蒼毋爾毋伐處士所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尹自春秋爲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

常博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焞皆以道學爲世名儒其後有爲點檢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世矣公父達祖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十八年選爲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偶天順年　詔求遺才可經濟大用者於是有司以公應　詔而公亦適當貢遂卒業太學成化某甲子授廣西南寧通判時郡中久苦猺患方議發兵人情洶洶公至請守得緩旬日稍圖之乃単騎

入猺㓊呼酋長與語諸酋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公問所出來公曰斯行為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為其陳禍福言辨爽愷諸酋感動頓顙謂其黨曰何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定約而出詣督諸軍討木頭等㓊皆捷大臣交章薦公可大用庚午擢両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㓊山互交猺獞險出沒寇竊非時剽掠居民如處穽中動應機觸不敢輒往來農不俱廢聞公至喜曰南寧尹使君來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士者問行嚴谷盡得其

形勢縱火悉焚林薄猺失藉潰散公因盡築城堡要害據守猺來無所匿從高巔遠覘嘆息躑躅而去蓋自是平樂遂為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輒為民所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家居十四年乃卒得壽若干公性孝友淳篤自其貧賤時即委産三弟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暑急遽未嘗見其不以衹服與物熙然無忤至其莅官當事奮毅敢前析洪纖理勢悍無所撓避㡯幾古長者而今亡矣先後娶陳氏宋氏殷氏子騏孫

公貴公榮卒之又明年癸亥將葬騏以幣狀來姚請銘其幼去其鄉閭公之為人恨未嘗從之遊銘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葬在郡東保山合殷氏之兆銘曰赫赫尹氏望於宗周源洙比穎淳暢厥休自洛徂越公啓其闇君子之澤十世未斬篤徵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軍豈惟威儀式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陽維石巖巖尹公之墓今人所瞻

徐昌國墓誌 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辨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尰尰以夜出京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

芴稿芝榮不踰旬蔓草雜而益繁鴟梟虺蜴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覩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旣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

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皆没溺於僊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與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沖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兢兢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黙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予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沖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沖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

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悖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悖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計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殁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

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亂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辯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貽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攺便地遂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惜

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迺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礦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於其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爲通練遠將軍之曾孫女笄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侍御相與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爲予言孺人之賢寸

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爲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愛焉子或溢美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即相次棋早卒次即楷次栻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丙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廼以

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曰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憒憒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文橘菴墓誌　乙亥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櫝櫝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復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橘菴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過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毫而不衰吾聞其游宦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歸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旣葬而後具像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益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旣歿其子棐棠東

集杖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爲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橘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爲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閻廷圭者爲之行狀甚悉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沛漢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

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爲掾已得選忽不慨復
遂棄去援例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
其族黨鄉鄰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闕
旣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以爲大賓焉年八
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
爲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予旣素愛之至是聞
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
辭按狀翁名琛字文重父某祖某曾某皆有隱德
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

之側爲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
使不遇高祖乘風雨之會固將老終其身於刀筆
之間世之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
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爲迹
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珍或混
瓦礫不琢其章於璧何傷不售以驤奚損於良嗚
呼馬翁茲焉永臧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丙子

封君之葬也予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
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illegible]端斂以盛賓客至於
毀家不則以爲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背之敢斬
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顚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巳
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爲也
者君子不以儉其親狗湖俗之所尙是以其親遂
非而導侈也又況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巳之旣葬
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
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巳之旣而復以誌墓之
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

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爲東西
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
札之葬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
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
君子恥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術卒爲賢聖之歸
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巳
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以
資學是於斯文爲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
巳則如先子之於札也予因爲之題其識墓之石

曰　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
於石之陰君諱璨字文華湖之歸安人葬在樊澤
予從衆進士方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諡襄惠兩峰洪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察
院左都御史致仕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
薨時年八十有一矣訃聞　天子遣官九諭祭錫
諡襄惠　賜葬錢塘東穆塢之原其嗣子澄將以
明年乙酉月日舉葬事以幣以狀來請銘維洪氏

世顯於鄱陽自宋太師忠宣公皓始賜第於錢塘
西湖之葛嶺三子景伯景嚴景盧皆以名德相承
遂爲錢塘望族八世祖諱其二仕宋爲浙東安撫
使元興避地上虞曾祖諱榮甫祖諱有恒追　皇
朝建國廼復還家錢塘有恒初名洪武因忌者上
書言其名犯年號　高皇帝親錄之曰此朕興之
兆耳　御書有恒易之父諱新徽州衛口批驗所
大使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　贈太子太保刑部
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諱鍾字宣之自幼岐嶷

不凡成化戊子年二十六以易經領鄉薦乙未舉
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諳習憲典時相繼爲大司寇
者皆耆德宿望咸器重禮信之委總諸司章奏疑
議大獄取裁於公聲聞驟起庚子陞員外郎仍領
諸司事癸卯丁內艱丙午起復陞郎中慮囚山
西乙巳江西福建流賊甫定公承　命往審處之
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
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鬬爭以武力相
尚是以易鬨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之欲其無

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
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
其奸宄時以爲知本之論弘治己酉陞江西按察
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擿伏無所撓
避而聽決如流庭無宿訟由是豪橫屏息自土官
宣慰使皆懔懔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
爲地方患公從容畫策去之請吏于　朝遂以帖
定丙辰入　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
布政使著績兩省戊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時　勢日
猖獗公以邊備積弛乃北議增築邊墻自山海關
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
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三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
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
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
橋於通州以利病涉發永平陶窰以息軍民橫役
之苦奪民產及牧圉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
之遠近大悅名稱藉甚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

數短公於　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
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
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　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
陞南京刑部尚書己巳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　賜玉帶庚午
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
丘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
至以計擒滅之藍五趙鐇與鄢老人等聚衆往來
寇掠川陝間遠近騷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

謀設奇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
渠首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土官楊友楊愛相仇激
為變衆至三萬餘流刦重慶保寧諸州縣公隨調
兵剿平之復其故業　朝廷七降勑奬勵　賜白
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公辭不獲則引年懇疏乞
歸章七上始　允之　聖諭優奬　賜馳驛還仍
進光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胄監公既歸築兩峯
書院於西湖之上自號兩峯居士日與朋舊徜徉
詩酒以為樂如是者十有一年嘉靖改元之壬午

朝廷念公壽耇　詔進公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士夫之議者咸以公
先朝之老抱負經濟年雖若邁而精力未衰優之
廊廟足倚以為重思復起公於家而公已不可作
矣公元娶鄭氏累　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徐氏又
繼魏氏南京吏部尚書文靖公之孫女卒贈一品
夫人二子魏出長澄鄉進士才識英敏方向於用
次濤廕授南京都察院都事先卒女二側出長適
漕運叅將張奎次適國子生李燾孫男四楩楠橋

桓女七嫁合魏夫人之兆銘曰桓桓襄惠嶷然人傑自其始仕聲聞已揭于臬于藩益弘以騫翥于西陲寔屏寔垣旣荒南服圻潰是督亟　命于南畝　召于北司空司寇邦憲是肅　帝曰司寇爾總予司寇賊奸宄維爾予治旣僂旣過豕蹩狐逸旣其成功卒以老乞　天子曰俞可長爾劬西湖之湄洋洋于于聖化維新非懷舊臣公巳不作維時之屯　天子曰咨謚錫有隮哀榮終始其疇則如穆鳩之原有鬱其阡詩此貞石垂千萬年

明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弇阿爲工方特爲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湛公治長在縲絏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辯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振礪之士獨行違俗爲世所媢疾卒以傾廢蹐墜又從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讀怡菴誌而悲之怡菴湛公英者廣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取則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斥人過惡至無所容彼猾之徒動見嬌拂妖觀如讐聚謀必覆公於惡毋使抗吾爲公直行其心不顧竟爲所構誣憤發病以死公旣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皆謂湛公行義顧報戾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爲後十餘年爲奸者貫盈剪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濂洛之學爲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繹公德益用表者　朝廷贈官如子目顯赫煉耀鄉人相與追嗟慕嘆爲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

之死靡悔湛公始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俛首爲奸人僕役呴濡喘息以覬幾須臾死其不能矣夫脅葦佞悅亦何能幾忽有毫毛之賴爲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所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警慣信暴者無庸惕矣彼恣然就抑蒙詬而弗雪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節菴方公墓表　乙亥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巳而

業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
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
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
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
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
之碌碌者力雖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
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
賑饑之　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遥授建
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

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
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
平生皆磊落可興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
二子書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
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
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
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
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
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
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
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敘
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
伊尹耕於莘野傅說板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
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
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
潔不群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
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騖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
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　考其實射時罔

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
誣世惑眾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
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
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
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
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頴然敦古道敏
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
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
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

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滸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爲之銘矣表者爲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

畢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閾也不亦貞乎績麻舂粱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爲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爲美官則何居毋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志於畎畝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彊

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失養孟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遂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潸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

家君爲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益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惰詞怍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于內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狙詐鄙暴悍逆者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當是時予方馳鶩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尚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

其後君既殁予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爲不可及華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媢嫉險陰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爲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啟之有啟之者其沛然順道將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啟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燧致君臨殁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既爲之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爲書其葬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嚴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

縣朝用皆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大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與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繼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奏　廷對衆皆僉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

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
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兼
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
舍必反覆規諷務盡啓沃方春　上遊後苑左右
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上爲罷遊講
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
好爲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
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
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

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
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
自代　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
章中外洶洶公協辭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闕以請
上大震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
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
何由而治論議侃侃辭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
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競分布要路瑾
入柄司禮而嫉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

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焦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
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族
系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
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顏於
此由是頗從寬釋瑾鄭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
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
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
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
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

太費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
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
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
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
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
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聞聽及焦專事婀阿
議漸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公過之不能
得存當咸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邪
公日求去瑾意愈怫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

去不去乃禍耳璉使伺公無所得且閒交贊亦絕
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
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公
既歸吳屛謝紛囂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
千古至其與人淸而不絕於俗和而不瀞於時無
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
其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一一無所入惟喜
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
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旣久

晚益純明凡所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
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
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
墮於中邊不離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
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
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藏物來則
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
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
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礫於澄淵則明

礫於濁水則昏礫於汚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
凡庶也汚穢下愚也天地間屈壑充滿皆氣也氣
之靈者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
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
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
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
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閒十餘年海內
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　今上即位始遣官優禮
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歿時嘉靖三年三月

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諡文恪祭葬有加禮
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
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　史臣曰
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
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童
子至於耆耋自　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閩或師
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
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
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壻徐學

士子咨昔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
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
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
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
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
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
善之說以徵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　丁丑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廣湖郴之家騷然且三四

年矣於是三省奉　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
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
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
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
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
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
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
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
王某書

平浰頭碑　丁丑

四省之寇惟浰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亟正德丁
丑冬獞猺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
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
未破三浰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
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
野父老咸懽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
室廬伊誰之力赫赫　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
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　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
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　皇帝憂憫元元容有
無辜而死者乎廼　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
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　感
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
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朞月而蠻
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
爰告思田毋忘　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　文

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民謠如此）田水縈田山迴（府治新向）千萬世
華　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
告後人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
視鮀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
而悲之直道之難行而諂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

魚之直信乎後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鮀之易容
也悲夫吾越直夫陳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
放蕩傾詖之士嫉視若讐彼寧無知之卒於已非
傾也故先生來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後薦復起
又不久輒退以是直[illegible]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
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歎然其得先生奚
取於予始予爲谷之足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
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
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生當麗祠軒冕豈一第
之爲榮閣之子欽茲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
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潢將藏諸廟則又爲予者宜
爾也詩曰有服齊禮有芾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
式秉笏端介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
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孫既來既徂爲
旌爲模執久其道衆聽且孚如江如河其趨彌汙
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箴

鳴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

淵猶恬履薄既拆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嚇
與汝不見蹇疿從迺斯愈不見痿痺剝迺斯起人
之毀詬皆汝砭劑汝曾不知反以爲怒匪怒伊色
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嚇之比鳴呼小子告爾不
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鳴呼小子慎爾出話慄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
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訒孰默而譏孰訕
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恥言人之非罪將有已鳴
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

十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釣聲不以蠱愚俳彼憂伶爾觀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昵爾讐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南鎮禱雨文　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眚之不職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

足惟神是望然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況紹興一郡又神之宮墻輦轂之下乎謂宜風雨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需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爲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黍苗爲槁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衆歟賦斂繁刻而獄訟冤滯歟祀典有弗修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謫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譴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噍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爲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神之食于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

之人以某嘗讀書學道謬以爲是鄉之人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籍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既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　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

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

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霜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群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

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

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飧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玆墟兮

祭鄭朝朔文 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丑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君友鄭朝朔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也與嗚呼朝朔命實爲之將何如哉將何如哉辛未之冬朝於 京師君爲御史余猶銓司

君因世傑謁予是從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辭奥義相與剖析探本窮原夜以繼日君嘗謂予昔迷今悟昔陷多岐今由大路嗚呼絕學幾年于茲孰沿孰繹君獨奮而古稱豪傑無文猶興有如君者無愧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構恐痛扶羸精微日究人或勸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作送疾告我亦南行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疾亦篤遂稍杭城天不與道善類云何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予祖旦亦與危疾湯藥自須風江川涉君我遂行靡由一訣扶襯而帝事在世傑負恨負愧予復何說嗟予顓弱實賴友朋砥礪切磋庶幾有成死者生者素居離群靜言永懷中心若焚墓草再青而茲馳奠遥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尚饗

祭浰頭山神文 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浰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

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浰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冽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廁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剔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冽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祥育瑞之所矣

今玆土山川亦何以與於是守仁奉　天子明
命來鎮四陲憤浰賊之虔劉民若荼毒無所控籲故遯者計擒渠魁提兵擣其巢穴所向克捷勦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一洗其積孽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恥夫

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竭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進而犯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即益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即陰奪其魄振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怍惟神實圖之尚饗

祭徐曰仁文　戊寅

鳴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鳴呼吾以爲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

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眞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鳴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歸官南贛即欲過家槃臥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愛與二三子姑爲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鳴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群而索居吾

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蘄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訃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月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

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恐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春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為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啟予之昏而警予之惰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祭孫中丞文　己卯

嗚呼介阿荷斧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恫勤勞施於　國而惠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蓋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為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當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嗚呼逆濠之謀積之十有餘年而敗之旬日

豈守仁之知謀才力能及此哉是固　祖宗之德澤　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憤烈陰助默相於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揀以赴仇奔走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改殯正斂扶公襯而還父子之間忠孝兩無所媿矣亦何憾哉守仁於公既親且友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同遭是難豈偶然哉靈輀將發薄奠寫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

祭外舅芥菴先生文　辛巳

嗚呼自公之葬茲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獲一拜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喪之戚險夷之變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之墓下者知復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羣然集於墓下皆鸞停鵠峙振羽翮而翔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慰公于地下者庶亦在茲已

乎某奉召比行便道歸省甫申展謁輒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顧瞻丘壠豈勝淒斷尚饗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道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頹靡而起退懦通敏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拏激昂奮迅之談足以破支離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豈止於是而已乎與文相別數年矣去歲始復一會於江滸握手半日之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又其道往直前之氣以內充其寬裕溫厚之仁斂其通敏果決之才以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辯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徒文章氣節之士而已乎惜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聞訃實欲渡江一慟以舒永訣之哀暑病且冗欲往不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窅崢嶸之雲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欷歔奠椒醑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 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

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鶩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　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略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爲異學嗚呼可哀也已溢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涯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謙始從予於留都朝夕相

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爲鄉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言遂不知己之爲兄尚謙之爲弟己之嘗爲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己也盡使其群弟子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我之私而果於徙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毗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流涕而不能自已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朱守忠文　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

笑而日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爲之骨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妹之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尚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羣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既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忠之於斯道既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旁招博采引接同

去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徇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山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遺予而告別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顧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己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騁於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

而未能不為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既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為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其身乎守忠之死益櫱矣捍患而死勤事能為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為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為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輀云邁一奠永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洪襄惠公文

嗚呼公以雄特之才[illegible]家道之氣際明良之會致位公孤勳業振於當時聲光被於遠邇功成身退全節令終若公真可謂有濟時之具而為一世之傑矣悲夫才之難成也千載合抱豈歲月所能致任之棟梁已不為不見用矣又嫌而置之閒散者十餘年不亦大可惜也乎天豈以公有克肖之子將斂其所未盡者而大發諸其後人也乎　公優游林下以樂太平之盛其沒也　天子錫之祭葬褒以美謚生榮死哀亦復何憾矣而予獨不能無悲且感者方公之生人皆知　公之才美而忌者抑

之使不得盡用時之人顧亦粲然視之曾不知以為意嗚呼豈知其沒也遂一仆而不可復起矣老成典刑為世道計者能無悲傷乎哉先君子素與於　公守仁雖晚亦辱　公之知愛公子嘗以公之墓銘見屬會不能發揚盛美茲　公之葬又不能奔走執紼驅爽一觴聊以寓其不盡之衷焉尚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士鳴文　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邪往年士德

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絶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罔無主宰於其間邪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虚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槁甕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尚書文　丁亥

嗚呼元山眞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溺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知求絶學於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徇俗苟容以鉤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世方枉私好利依違反覆以壟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論雖或亦有動於氣激於情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媢嫉讒險排勝己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爲屈求以進賢於　國而不自知怨謗之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爲難并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

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　主上之神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檣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爲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

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叙其愚以求質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進吾不能有益於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吳東湖文　丁亥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柏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退休數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閑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世之豪傑無所待而興者矣某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

某其教愛勸惓不特篇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剡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尚來格斯

祭永順保靖土兵文　戊子

維湖廣永順保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

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　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尚書兼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　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　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颻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傷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

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忍群驅無辜之赤子而塡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荊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剿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飮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驅馳　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眞無愧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而歸爾等尚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斂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

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沒爲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前告予衷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哉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　戊子

惟神秉揚神武三軍司命今制度申新威靈丕振伏惟仰鎮國家綏定禍亂平服蠻夷　以承無窮之休尚饗

祭南海文　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濡萬類自有天地厥功爲大今　皇聖明露降河清我賞受命南荒以平陰陽表裏維海効靈乃陳牲帛厥用告成尚饗

祭六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於維我祖効節於　高皇之世瓊裡茲土歲久淪蕪無寧有司之不遑貴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盛寘遂罄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心亦徒有之恭惟我祖胸迹長逝逌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曰有身没之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安其心曰死不見又知有一祀之榮乎願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良有司修舉　國典以宣流　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藉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廟成而末孫某適獲來蒸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茲而昌乎其永　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於　君國下無益於生民循分省績實懷多慚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秘湖漁隱先生彥達府君配合尚饗

卷十一　奏疏一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奏疏一

陳言兵務疏　弘治十二年時進士

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賊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況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愼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兵戎之患是變慮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

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畜哉今者偏方小寇曾

未足以辱偏裨而　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敵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焉一強寇長驅而入不知　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

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礲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

關隘之要害賊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遥度而往涖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后有所警於后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為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

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守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兵事加之以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

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外寇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月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敵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敵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敵逐水草

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糧草殆盡野無所掠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彼折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 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遠鬬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守將之所

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何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矣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徼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民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關之戍方以戰守不

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遥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敵所拆毀邊墻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寇今武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脱朝喪師於東

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録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門之賓隸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其需求刻剝驕擾道路使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

不庇乎苟庇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　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使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厲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關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

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　國恩喻以冤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　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類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敵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

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僞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敵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類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外寇長於野戰今我卒新破彼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勸間諜以誅敵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奔

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奔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强敵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彼日以匱我盛則彼日以衰我怒則彼日以曲我逸則彼日以勞我堅則彼日以虛我銳則彼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横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守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挾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既習爲常一至於此　陛下不忽其微乞　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

官即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　國惓惓之至

乞養病疏　十五年八月時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甲進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職弘治十四年八月奉　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御史審决重囚已行遵奉　奏報外切緣臣自去歲三月忽患虛弱咳嗽之疾劑灸交攻入秋稍愈遽欲謝去藥石醫師不可以爲病根既植當復萌

芽勉强服餌頗亦臻效及奉　命南行漸益平復遂以爲無復他慮竟廢醫言捐棄藥餌衝冒風寒恬無顧忌內耗外侵舊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楊州轉增煩熱遷延三月尫羸日甚心雖戀　闕勢不能前追誦醫言則旣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臣之致此則是不信醫者逆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藥之過也今雖悔之其可能乎臣自惟田野竪儒粗通章句遭遇聖明竊祿部署未效答於涓埃懼遂塡於溝壑螻蟻之私期得暫離職任投養幽閒苟全餘生庶申初志伏望　聖恩垂憫乞　勅吏部容臣暫歸原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仍赴前項衙門辦事以圖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　聖德疏　正德元年時官兵部主事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　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　勅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

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干雷霆之怒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而莫敢爲　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

徒足以增　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
上聞　宗社危疑不制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
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
冱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
遂填溝壑使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興群臣紛紛
之議其時　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
晚矣伏願　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
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
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

耳目手足也　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
之不可使痿痹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
僚僭言實罪伏覩　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
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為　陛下一言伏惟
俯垂宥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自劾乞休疏　十年時官鴻臚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忝竊祿十
有六年中間鰥曠之罪多矣邇者　朝廷舉考察
之典揀汰群僚臣反顧內省點檢其平日正合擯
廢之列雖以階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
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　陛下況其氣體素弱近
年以來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
夫幸人之不知而鼠竄苟免臣之所甚恥也淑慝
混淆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惟　陛
下明燭其罪以為顯罰使天下曉然知不肖者
之不得以倖免臣之願死且不朽若從末減罷歸
田里使得自附於乞休之末臣之大幸亦死且不
朽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　十年八月

頃者臣以　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席藁
待罪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鰥曠
廢職自宜擯逐以彰　國法疾非所言矣　陛下
寬恩曲成留使供職臣雖冥頑亦寧不知感激自
奮及其壯齒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
力不能從其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土往來道路前
後五載蒙犯瘴霧魑魅之與游蠱毒之與處其時
雖未即死而病勢因仍漸肌入骨日以深積後值

聖恩汪濊掩瑕納垢復玷清班收歛精魂旋囘光
澤其實內病潛滋外强中稿頃來南都寒暑失節
病遂大作且臣自幼失慈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
有六耄甚不可迎侍日夜望臣一歸爲訣臣之疾
痛抱此苦懷萬無生理　陛下至仁天覆惟恐一
物不遂其生伏乞放臣暫囘田里就醫調治使得
月見祖母之終臣雖殞越下士永啣犬馬帷蓋之
恩倘得因是苟延殘喘復爲完人臣齒未甚衰暮
猶有圖効之日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諫迎佛疏　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　陛下
遣使外國遠迎佛教群臣紛紛進　諫皆斥而不
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
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群臣之諫雖亦出
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　陛下此念之所從
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
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
乎　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
見獨異於是乃惟恐　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
耳誠使　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眞切懇至不徒好
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
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
幸　宗社之福哉臣請爲　陛下言其好佛之實
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
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
時御　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
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　陛下聽之以爲聖

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
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盖亦無所用其聰明施
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　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
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
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
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　陛下言者故
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
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群
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

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哉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帑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用甚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 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煥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 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聰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為誕言以佞 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國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說之談也伏惟 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外國之聖人也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外國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欲在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豈使造

父為御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 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 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

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恭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此

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呪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昔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儒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　陛下未之求耳　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　陛下於堯

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國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靡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

非臣之繆為大言以欺　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　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群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　諱忌伏見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　陛下垂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殞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　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十一年十月時陞南贛僉都御史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劾求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　天恩放回調理皆未蒙　准允黽勉尸素因循日月至今年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　恩陞授前職聞命驚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復迂疎兼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閑散之地猶懼不稱況茲巡撫重任其將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　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膴仕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儌苟受後至僨政債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其如　陛下之事何況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尚爾征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誕自居自後涉歷漸久稍知慚沮逮今思之悔創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誤　國事伏願　陛下念　朝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憫臣之愚不加譴逐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負乘之誅臣雖顛殞敢忘銜結臣自幼失慈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見爲訣去歲乞休雖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蟻苦切之情控於　陛下冀得便道先歸省視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矜允之　命臣烏情迫切不自知其觸昧條憲臣不勝受　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祈望之至

謝恩疏 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臣自以菲才多病懼不勝任以致僨事當具本乞　恩辭免容令原職致仕隨於十月二十四日節該欽奉　勅諭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

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
日續准兵部咨為緊急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
遷延誤事見奉　勅書切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
養病見今盜賊刼掠民遭荼毒萬一王守仁因見
地方有事假託辭免不無愈加誤事該本部題奉
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緊去不許辭避遲
誤欽此聞報憂惶不遑寧處一面扶疾候　旨至
浙江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復准吏部咨
該臣　奏為乞　恩辭免新任仍照舊職致仕事

奏奉　聖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贛地方見今多
事着上緊前去用心巡撫欽此備咨到臣感　恩
懼罪之餘不敢自昧徒　請隨於本月初三日起
程至次年正月十六日已抵贛州接管巡撫伏
念臣氣體羸弱質性迂疎聊為口耳之學本非折
衝之才鴻臚閒散尚以疾病而不堪巡撫繁難豈
其精力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踵效尤之
嫌而　聖旨以多事為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
於負乘不暇虞於覆餗黽勉涖事忽已踰旬受
恩思效靡廢寢食預兵糧耗竭之餘加之以師旅
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苦於瘠瘵尚爾一籌之未展
敢云期月而可觀况炎毒荐侵懼復中於瘴癘延
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
而力不前徒切感　恩之報莫由效死之誠臣敢
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於已盡其力之所可
為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致其涓埃稍
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麋鹿山林之請臣不勝受
恩感激

給由疏　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見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
進士弘治十三年二月內除授刑部雲南清吏司
主事弘治十五年八月內告回原籍養病弘治十
七年七月內病痊赴部改除兵部武選清吏司主
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內為宥言官去權奸以彰
聖德事蒙　恩降授貴州龍場驛驛丞正德五年
三月內蒙陞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本年十月
內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正月

內調吏部驗封淸吏司主事本年十月內陞本部
文選淸吏司員外郎正德七年三月內陞本部考
功淸吏司郎中本年十二月初八日蒙陞南京太
僕寺少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
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止歷俸六箇月本月接到吏
部劄付蒙陞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
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閏歷俸二十九
箇月零二十日本日准吏部咨蒙　恩陞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二年
正月十六日前到地方行事支俸起扣至本月二
十五日止又歷俸十日連前共驗歷俸三十六箇
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係巡撫官員見在福
建漳州等府地方督調官軍夾剿漳浦等處流賊
未敢擅離緣係三年給由事理爲此具本奏　聞

參失事官員疏 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
楊璋呈據贛州府信豐縣申信豐守禦千戶所各
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

地名崇仙屯劄已經差委興國縣義民蕭承會同
信豐龍南官兵相機剿捕續據申報強賊突來本
縣小河住劄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
又據申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
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
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遏乞調岑山弩手并該
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
縣丞舒富統領弩手殺手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
并領兵官相機攻勦去後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
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勳打手兒尚能等共
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岑山加善斐秀
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剿至十一日
止有該所管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
鄉導馬各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地名花
園屯劄當同各官將兵分布劄定只見前賊一隊
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領兵就與
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須臾衆賊出
營分爲三哨約有二千餘徒擁知龍南又招賊首

黃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淛頭賊首池大鬢賊首池大安新總等池大昇共爲一陣賊首楊金巢自爲一陣勢甚猖獗卑職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殺死賊徒二十餘人不意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陳禮飭百長鍾德昇等見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行漫散有南康縣報效義士楊習舉等仍與前賊死敵不退俱被殺傷身死及有經歷王祚上馬不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與蕭承林節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遇蒙本道親臨該

縣督剿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日前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就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徒原巢去訖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主簿周政會同鎮撫劉鐙千戶洪恩統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賊池大鬢黃秀魁等從鵝鶒隘越過安遠縣地方本職督兵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淛頭去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瑀禀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

水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去龍泉等保截剿各賊邀回原巢去訖難以窮追以此掣兵回縣緣由查得先據該道及信豐縣所各禀報前事已經批仰該道兵備等官急調招撫義官葉芳協同石背兵夫斷賊歸路及調峯山弩手與南康打手人等責委縣丞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看得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仍仰該府急行所屬隣近官司俱要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賊不敢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知縣劉

瑀星夜起集水元大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接龍南邀其不備若賊猶屯信豐急自龍南直趨淛頭搗其巢穴賊進無所獲退無所處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縣丞舒富承委督剿不能相度機宜輕率躁進以致殺傷兵快原其心雖出奮勇責以師律均爲敗事經歷王祚臨陣潰奔爲賊所執後雖倖免終係失機信豐所縣知縣黃天爵千戶鄭鐸巡捕副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盧鳳捕

盜主簿周政隄備徵撫劉鏜千戶洪恩地當關隘
正可防遏坐視前賊往來畧不出兵邀擊千戶林
節鄧其兵力之寡似難全責究其失律之罪亦宜
分受安遠縣知縣劉瑀承調追襲緩不及事俱屬
違法南康縣百長鍾德昇等臨敵不前故違約束
先行潰散失誤軍機應合處以軍法該道兵備副
使楊璋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俱屬提督欠嚴但
楊璋往來調度卒能招撫前賊計其功勞可以贖
罪及招廣東龍川縣掌印捕盜等官明知首賊池

大賢等在彼地方爲梁却亦不行防管巡邏縱其
過境劫掠又各不行乘機追捕俱屬故違所據前
項失事官員俱合遵奉　勑諭事理卽行提問但
前項賊徒擁衆數千變詐百出今雖陽受招撫其
實陰懷異圖况其黨與根連三省萬一乘間復出
爲患必大正係緊關用人隄備之際除將百長鍾
德昇等查勘的確處以軍法及方面軍職另行參
究外其餘前項各官且量加督責姑令戴罪隄備
各自相機行事勉圖後功以贖前罪仍一面委官

前去信豐縣地方查勘前項殺死兵快數目及有
無隱匿別項事情另行參　奏緣係地方緊急賊
情及參失事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
旨

閩廣捷音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
胡璉呈會同分守右參政艾洪經理軍務左參政
陳策副使唐澤將領都指揮僉事李徹督據河頭
等哨委官指揮徐麒知縣施祥知事曾瑶等呈稱

各職統領軍兵五千餘人進至長富村等處見得
賊衆地險巢穴數多兼且四路裝伏勢甚猖獗尅
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等各分哨路從長
富村至闊竹洋新洋大豐五雷大小峯等處與賊
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從賊犯黃燁等共計
四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六名口燒
燬房屋四百餘間奪獲馬牛等項被賊殺死老人
許六打手黃富璘等六名餘賊俱各奔婺象湖山
拒守各職又統官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敵誠恐

賊衆我寡呈乞添兵策應等因到道行據大溪哨
指揮高偉呈報統兵約會蓮花石官兵攻打象湖
山適遇廣東委官指揮王春等領兵亦至彼境大
傘地方典職與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領兵前去會
剿不意大傘賊徒突出典職等奮勇抵戰覃桓紀
鏞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靜等
八名俱被戕傷身死典職亦被戳二鎗勢難抵敵
只得收兵暫回聽候緣象湖山係極高絕險自來
官兵所不能攻今賊勢日盛若不添調狼兵稍俟

秋冬會衆夾攻恐生他變通行呈稟間續奉本院
紙牌為進兵方略事備行各職遵承密諭佯言犒
衆退師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倍擊依蒙
密差義官曾崇秀爪探虛實乘賊怠弛會選精兵
一千五百名當先重兵四千二百名繼後分作三
路各職統領俱於二月十九日夜銜枚直趨三路
並進直搗象湖山奪其隘口各賊雖已失險但其
間賊徒類皆驍勇精悍猶能凌崖絕谷超躍如飛
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衮木礌石以死拒敵我

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撼搖山谷三司
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譟突登賊始驚潰大敗我
兵乘勝追殺擒斬大賊首黃猫狸游四乔廣東大
賊首蕭細弟郭虎等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
一百三十三名口其間墜崖墮塹死者不可勝計
奪回水黃牛賊銀鎗刀等物燒燬房屋五百餘間
餘賊潰散復入流恩山閣等巢與諸賊合勢亦被
各賊殺死頭目賴順打手楊繇等一十四名次早
各職分兵追剿指揮高偉推官胡璉道亦由大豐

領兵來會仍與前賊交鋒大戰擒斬首從賊犯巫
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六名口
餘賊敗走各又遁入廣東交界黃蠟溪上下漳溪
大山去訖又據金豐三團哨委官指揮王鎧李誠
通判龔瓊等各呈稱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
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强固各職依奉會議分兵五
路連日攻打生擒大賊首詹師富江蒿范克起羅
招賢等四名餘賊敗走復入竹子洞等處大山嵧
聚隨又分兵追襲與賊連戰擒首從賊犯范興長

等一百三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八十二名口奪回
被擄男婦五名口奪獲馬牛等物亦被各賊殺死
老人胡文政一名戳傷鄉夫葉永旺等五名又據
指揮徐麒等呈稱黃蠟溪上下滸溪與廣東饒平
縣并本省永定縣山界相連遵依約會廣東官兵
并金豐哨指揮覃鑑大溪哨推官胡寧道等於三
月二十一日子時發兵齊至黃蠟廣東義民饒四
等領兵亦至會合我兵三路進攻賊出拒戳虽戩
我兵奮勇大噪而前擒斬首從賊犯溫宗富等九

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十三名口餘賊敗走各兵
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及又賊復大敗又擒
斬首從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
屬九十名口又據中營委官指揮張鉞百戶呂希
良等呈稱領兵追趕黃蠟溪等處逃賊至地名陳
呂村遇賊拒戰當陣擒斬首從賊犯朱乞权等六
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八名口各另呈解到道轉解
審驗紀功外續據委官知府鍾湘呈稱蒙調官兵
先後兩月之間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三十餘處

擒斬首從賊犯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顆俘獲賊屬
五百七十餘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五名口燒燬房
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贓仗無算即今脅從餘黨
悉願攜帶家口出官投首聽撫安插本職遵照兵
部　奏行勘合并巡撫都察院節行案牌事理出
給告示發委知縣施祥縣丞余道招撫脅從賊人
朱宗玉翁景璘等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
八百二十八名口俱經審驗安插復業緣由呈報
到道轉呈到臣及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

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會呈遵依本院案驗委官
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兌坳進剿隨奉本院進兵方
略當即遵依揚言班師一面出其不意從牛皮石
嶺脚隘等處分為三哨鼓譟並進賊驚顧不暇望
風瓦解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判徐璣陳策委官
余黃孟等各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先破
古村木宮禾村大水山柘林等巢生擒大賊首張
大背劉烏嘴蕭乾爻范端蕭玉即蕭五顯黃釗蘇
琇賴隆等并擒斬首從賊犯乘勝前進會同福建

官軍剋期夾攻間探知大傘賊徒潰圍殺死指揮
覃桓縣丞紀鏞等情當即進兵策應各賊畏我兵
勢燒巢奔走生擒賊首羅毘欽餘賊退入箭灌大
寨合勢乘險併力拒敵蒙委知縣張戩督同指揮
張天杰分哨由別路進兵攻破白土村赤口巖等
巢直搗箭灌大寨諸賊迎戰我兵奮勇合擊遂破
箭灌當陣斬獲首從賊犯共計二百二十四名顆
俘獲賊屬八十四名口及牛馬贓仗等物各寨賊
黨聞風奔竄已散復聚愈相連結各設機險以死

拒守各職統兵分兵並進於三月二十等日攻破
水竹大重坑苦宅溪靖泉溪白羅南山等巢直搗
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生擒賊首溫
火燒張大背雷振蔡晟賴英等并擒斬賊犯共一
千四十八名顆俘獲賊屬八百三十八名口奪獲
馬牛贓銀銅錢衣布器仗蕉紗等物前後共計生
擒大賊首一十四名擒斬賊犯一千二百五十八
名顆俘獲賊屬九百二十三名口奪獲水黃牛馬
千百三十九頭匹贓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三一百五

十七件疋葛蕉紗九十六斤一兩贓銀三十二兩
四錢八分銅錢一百四十二文各開報到道收審
緣由呈報前來卷查先為急報賊情事准兵部咨
該本部題已經福建廣東總鎮巡按等衙門都御
史陳金御史胡文靜等會議區畫各該守巡兵備
等官欽遵整備糧餉起調軍兵約會進剿間臣於
本年正月十六日始抵贛州地方行事先於本月
初三日於南昌地方據兩省各官呈稟師期不同
事體參錯誠恐彼此推調致誤軍機當臣備還該

部咨來事理且開進兵方畧行仰各官協同上緊
咨切施行去後續據福建右叅政等官艾洪等會
呈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
泥被傷身死及據各哨呈稱賊巢險惡天氣漸暄
我兵遭挫賊勢日甚乞要奏添狼兵候秋再舉備
呈到臣參看得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衂願是不
奉節制故違方畧及照奏調狼兵非惟日久路遥
緩不及事兼恐師老財費別生他虞且勝敗由人
兵貴善用當此挫折各官正宜協懷同奮因敗求

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臣當日卽自贛州起程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杭等處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畧火速進剿立功自贖敢有支吾推調定以軍法論處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參奏間隨據各呈捷音到臣參照閩廣賊首詹師富温火燒等恃險從逆已將十年嘯聚徒動以萬計鼠狐得肆跳梁蛇豕漸無紀極刦剽焚驅數郡遭其荼毒轉輸征調三省爲之騷然臣等奉行誅剿三月之內遂克殲取渠魁掃蕩巢穴百姓解

倒懸之苦列郡獲再生之安此非 朝廷威德廟堂成筭何以及此及照福建領兵各官始雖踈於警備稍損軍威終能戮力協謀大致克捷論過雖有計功亦多其間福建如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如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知縣張戩才調俱優勞勣尤著伏乞俯從推重之典以作敢戰之風除將二省兵快量留防守其餘悉令歸農及將功次另行勘報外原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題 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覩 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隷山東江西等處征剿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

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筭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

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
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
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
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
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於
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
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
秀魁池大鬢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
每每督兵追剿不過遙爲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

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合無申
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
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
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
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
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
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
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
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

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其至到臣卷
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
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
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
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滋由於招
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
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
臣請因是爲　陛下畧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
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

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
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
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
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
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
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
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
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
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

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也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爲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强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

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齊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稇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寇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益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

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 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 朝廷賞罰之典固未

賞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衆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

彰聞比及舉事諸賊巢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横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參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强盜肆行刼掠[illegible]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

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朗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其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寃憤之莫

伸特　勅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
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
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
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
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
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　陛下乞骸骨
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
敢不為　陛下盡言　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
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於

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攻治盜賊二策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
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申大庾縣報正德十二
年四月內被賊四百餘人前來打破下南等寨
續被上猶橫水等賊七百餘徒截路打寨擄殺居
民又據南康縣報被賊一夥突來龍句保擄掠居
民續被畬賊三百餘徒突來坊民郭加瓊等家擄
捉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餘頭又有畬賊一陣
擄劫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婦子女不知其
數又據上猶縣申被橫水等村畬賊糾同逃民四
散擄劫人財續據三門總甲蕭俊報畬賊與逃民
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擄牽人牛本月十六日
准本縣捕盜主簿利昱牒報畬賊劫打頭里茶坑
等處駐劄未散已關統兵官縣丞舒富等前去追
剿賊已退回橫水等巢去訖各申本院批兵備道
議處回報案照四月初五日據南康府呈同前事

彼時本院見在福建漳州督兵未回未知前賊向
往行查未報續據龍南縣稟被廣東浰頭等處强
賊池大鬢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總甲王受寨所
又經會委義官蕭承調兵前去會剿隨據本縣呈
前賊退去訖等因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稱上猶
賊首謝志珊糾合廣東賊首高快馬統衆二千餘
徒攻圍南康縣治殺損官兵已經議委知府邢珣
等查勘失事緣由呈報外續該兵部題咨巡撫都
御史孫燧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將前項賊犯

謝志珊等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務期盡絕應該會
同兩廣鎮巡官行事照例約會施行題奉　欽依
轉行查勘前賊見今有無出沒及曾否集有兵糧
相度機宜即今可否剿捕惟復應會兩廣調集軍
馬待時而動務要查議明白處置停當具由呈報
仍督各該地方牢固把截用心防守以備不虞等
因隨奉本院案驗議照前賊連絡三省盤據千里
必須三省之兵克期並進庶可成功但今湖廣已
有偏橋苗賊之征廣東又有府江傜獞之伐雖欲

約會夾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連綿草木茂盛非
惟緩不及事抑且虛糜糧餉合無一面募兵練武
防守愈嚴積穀貯糧事需大備昔招者俯順其情
暫且招安肆惡者乘其間隙直擣其穴候三省約
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患事出萬全通行呈
詳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分守左叅議黃宏守備
都指揮同知王泰查勘得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
上猶三縣除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總計三十餘
處有名大賊首有謝志珊志海志全楊積榮賴文

英藍瑤陳日能蔡積昌賴文聰劉通劉受蕭居謨
陳尹誠蕭承廣蔡積慶蔡西薛文高洪祥徐華張
祥劉潢才譚日眞蘇景祥藍淸奇朱積厚黃金瑞
藍天鳳藍文亨鍾鳴　鍾法官王行雷明聰唐洪
劉元滿所統賊衆約有八千餘徒且與湖廣之桂
陽桂東魚黃龍水老虎神仙秀才等巢廣東之樂
昌巢穴相聯盤據流劫三省爲害多年贛州之龍
南因與廣東之龍川浰頭賊巢接境被賊首池大
鬢大安大升糾合龍南賊首黃秀魁賴振祿鍾萬

光王金巢鍾萬貴古興鳳陳倫鍾萬璇杜思碧孫
福榮黃萬珊黃秀珏羅積善王金曾子崇王金崇
王洪羅鳳璇黎用璇黃本瑞鄭文鉞陳秀玹陳珪
劉經藍斌黃積秀等所統賊衆約有五千餘徒不
時越境流劫信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夾攻三次
俱被漏網所擄男婦占據居民田土數千萬頃殺
擄人民尤難數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屋廬
姦汙妻女其爲荼毒有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天
討所當必加者也　今照廣湖二省川兵將軍夾攻

之與亦惟其時但深山茂林東奔西竄乘之本道兵糧寡弱必須那借京庫折銀三萬餘兩動調狼兵數千前來協力約會三省並進夾攻庶可噍類無遺等因又據廣東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本年二月內有東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刼又據乳源縣稟報賊徒千餘在洲頭街等處打刼備申照詳及據湖廣整飭郴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呈稱本年二月內據黃沙堡走報廣東强賊三百餘徒突出攻刼又據宜章所飛報

樂昌縣山峒前賊二千餘衆出到九陽等處擄山捉人未散又報東西二山首賊發票會集四千餘徒聲言要出桂陽等處攻城又報江西長流等峒猺賊六百餘徒又一起四百餘徒各出刼掠及據桂東縣申報强賊一起七百餘徒前到本縣殺人豎旗捉擄男婦未散又據桂陽縣報强賊六百餘徒聲言要來攻寨等因各稟報到道有得前項前賊四山會集數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弱防守尚且不足敵戰將何以支況郴桂所屬永興等縣

原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實難為處伏望憐念荼毒請軍追捕等因又據郴州桂陽縣申本縣四面俱係賊巢正德三年以來賊首龔福全等作耗殺死守備都指揮郄旻雖蒙征剿惡黨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計將賊首龔福全招撫給與冠帶設為徭官賊首高仲仁李賓黎穩梁景聰扶道全劉付與李玉景陳寶李聰曹永通湖志珊給與衣巾設為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刼殺軍民動輒百千餘徒號稱高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

蜂總兵等名目隨處流刼正德十一年七月內藍福全張打旗號僭稱延溪王李賓黎穩梁景聰僭稱總兵都督將軍名目各穿大紅擄民抬轎張打涼傘擺列頭踏響器其餘從賊俱乘馬匹千數餘徒出刼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非敵官軍後蒙撫諭將賊首高仲仁李賓給與冠帶重設徭官本年十月仍前出刼本年正月十六日一起八百餘徒出刼樂昌縣擄捉知縣韓宗堯刼庫刼獄又一起七百餘徒打刼生員譚明浩家一起六百餘徒從

老虎等峒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等縣出劫
切思前賊陽從陰背隨撫隨叛目今徑賊萬餘聚
集山峒聲言要造呂公大車攻打州縣城池官民
徬徨呈乞轉達請調三省官軍夾剿等情各備申
到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省該道守巡兵備
守備等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巡捕巡司把
隘提備等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機截捕
去後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
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

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
得便宜行事庶幾衆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
題間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忝有得前項賊徒
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
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
若　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
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
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
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

而爲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如此亦可
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
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
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
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
須前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
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
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
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

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
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
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
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
有姚源之役瘴疫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征旅未
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
兼之杼柚已空稚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
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
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

則如臣之昧劣質樸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
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
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　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
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類奏擒斬功次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
楊璋呈　正德十二年二月二十等日據贛州府龍
南縣申總甲王受等呈蒙委令役領兵與同已招
大賊首黃秀魁等前往安遠截捕流賊賴振祿等

行至地名瀏江背不料黃秀魁反招主令伊弟黃
大滿黃細滿等沿途打搶民財放火燒燬民人劉
必市等房屋仍與賊首賴振祿等連謀行劫本役
督率兵快人等前到地名黎坑際下與賊對敵當
陣殺獲賊首黃秀魁黃大滿黃細滿黃積喻首級
四顆奪獲黃黑旗二面殺死賊徒三十餘名本年
四月初九日又有廣東浰頭老賊首池大鬢串同
反招賊首黃秀魁陳秀顯等糾衆四百餘徒打劫
千長何市等家本役又率兵夫至地名陳坑水與

賊交鋒殺獲首從賊人陳秀顯等一十二顆奪獲
紅旗一面大小黃牛五頭餘賊歸巢夫訖及據南
安府申據大庾縣縣丞張德報稱湖廣桂陽縣過
黃峒巢賊首唐飛劍總兵嚴宗清千總賴必等糾
衆劫擄當起兵夫追至界首南流拘與賊對敵殺
獲賊飛劍嚴宗清首級二顆及南安縣申准縣丞
舒富關巢賊三百餘人出劫當有保長王萬湖等
帶領鄉兵擒捕殺獲賊級一顆生擒賊二名奪回
被擄人口三名口奪獲黃牛二頭各解報到道審

驗明白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南道僉事
黃昭呈韶州府乳源縣知縣沈淵申稱本年二月
十八日有東山猺賊首高快馬等衆突來城外折
附近鄉村打劫欲行攻尙南城當即起集鄉兵及
打手民壯同守城池及相機與敵射傷賊徒三名
各賊退在北城外御營嶺詷深峒等處土兵協力
奮勇與賊交鋒射傷賊徒二十餘名射死賊徒一
十六名奪回被擄人口三十二名口又據捕盜老
人梁眞等殺獲賊級二顆生擒賊徒一名及據樂

昌縣知縣李增申强賊六百餘徒出刼當集打手
兵壯前去截捕到地名雲門寺與賊交鋒斬獲賊
級二十四顆生擒賊徒二名奪獲馬七匹又據曲
江縣稱總盤宗興等擒獲賊徒一名奪獲馬一匹
各呈解到道審驗是實等因弁據潮州府揭陽縣
申流賊刼長樂海豐等縣黃義官等家隨調兵快
行至地名長門徑與賊對敵擒獲賊徒張宏福王
本四等一十六名俘獲賊婦二口及據惠州府申
准捕盜通判徐璣牒稱流賊一夥約有八十餘徒

圍刼新田屯徐百戶等家當督兵快打手追殺至
地名馬騣逕擒獲賊徒杜棟等四名殺獲賊級二
顆又督總甲鄭全等在地名葵頭障擒獲賊徒張
仔等一十二名及千長彭伯璐等率兵擒獲賊徒
黃貴等一十五名殺獲賊級一顆俘獲賊婦一口
又有總甲黃廷珠追獲賊徒雷進保等八名俱解
赴嶺東道審驗等因及據湖廣郴桂等處兵備副
使陳璧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各呈廣東苗賊一千
餘徒出刼興寧等處當起郴州殺手令閑住千戶

孔世傑等管領追襲至地名大田橋遇賊當陣擒
斬首從賊人羅廣等三十二名顆奪獲贓仗四十
七件馬騾五匹奪回被擄人口二百五十名口弁
據老人劉宣等捕獲賊徒雷克恕等六名俘獲婦
女三口申報到道審驗明白各備由呈申開報到
臣先為巡撫地方事節該欽奉　勅命爾巡撫江
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
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但有賊盜生發即便
設法剿捕欽此欽遵已經備行各道守巡兵備守

備等官嚴督府衛所州縣掌印捕盜等官起集父
子鄉兵及願募打手殺手弩手人等各於賊行要
路去處加謹防禦遇有盜賊出沒就便相機截捕
獲功呈報以靖地方今據各呈除行各該兵備等
官將斬獲賊級閗驗明白發仰梟首生擒賊犯問
招回報俘獲賊屬弁牛馬贓物俱變賣價銀入官
與器械俱貯庫被擄人口給親完聚獲功人員照
例量行給賞外緣係擒獲功次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添設清平縣治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和長樂等處地里遥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爲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寧人烟輳集道路適均

政教既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寧此皆明驗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曾敦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山岡接徑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境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灘等鄉接境皆係窮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出劫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正德二年雖蒙統兵剿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今蒙調兵動撫雖少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運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并山人洪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聯三團盧溪堪以建設縣治合將南靖縣清寧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及

看得盧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巡檢司以爲防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即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況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尚有餘剩各人亦願鑿山採石挑土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甎瓦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爲照所請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窵遠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頭坂移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隣境內

足以壓服盧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徭寨以奠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備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無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爲興勢難中輟即便具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順民情相度地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區畫街衢井巷務要

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聽從願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該設衙門姑且規畫空址待奏准　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行鎮巡等衙門公同會議此係設縣安民地方重事各官務要計處周悉經畫審當毋得苟且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勘報等因依蒙拘集坊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者願聽上坎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

聚挑築土基業已垂成惟恐上議中止下情難遂等情具呈到臣爲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詢咨道路衆口一詞莫不舉首願望仰心樂從且夕皇皇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伐木畚土雜然並作果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爲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

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遁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爲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舉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爲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群巢於勢爲便雖使民甚不欲

猶將強而從之況其視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
爲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
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脣齒勢必相
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
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略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
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爲者惟縣治學校須命
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　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
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
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

之民群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
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
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
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
爲此具本請　旨

疏通鹽法疏　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
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准兵
部咨行移各該巡撫官員今歲俱免赴京議事各

要在彼修舉職業若有重大軍務應議事件益於
政體便於軍民者明白條陳聽會官計議奏請統
因已經行仰所屬查訪去後隨據吉安臨江袁州
等府萬安泰和清江宜春等縣商民彭拱劉常郭
閏彭秀連名狀告正德六年蒙上司明文行令贛
州府起立抽分鹽廠告示商民但有販到閩廣鹽
課由南雄府曾經折梅亭納過勸借銀兩止在贛
州府發賣者免其抽稅願裝至袁臨吉三府賣者
每十引抽一引閩鹽自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鹽

自黃田江九渡水來者未經折梅亭在贛州府發
賣每十引抽一引願裝至袁臨吉三府發賣每十
引又抽一引疏通四年官商兩便正德九年十月
內又蒙贛州府告示該奉勘合開稱廣鹽止許南
贛二府發賣其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
越境以致數年廣鹽禁絕淮鹽因使河道逆流灘
石險阻止於省城三府居民受其高價之苦客商
阻難貿賣之源乞賜俯念吉臨等府與贛州地里
相連自昔至今惟食廣鹽一向未經禁革況廣鹽

許于南贛二府發賣原亦不係洪武舊制乃是正統年間爲建言民情事奏總督兩廣衙門奏行淅例如蒙將廣鹽查照南贛事例照舊疏通下流發賣萬民幸甚等因又據贛州府抽分廠委官照磨汪德進呈近奉勘合禁止廣鹽止許南贛發賣不許下流但贛州吉安地里相連水路不過一日之程今年夏驟雨泛漲雖有橋船阻隔水勢洶惡衝斷橋索以致奸商計乘水勢聚積百船執持兇器用强越過後雖拏獲數起問罪不過十之一二又

有投託勢要官豪夾帶下流發賣者又有挑擔馱載從興國贛縣南康等處小路越過發賣者其弊多端不禁則遵事例禁止則勢所難行呈乞議處等因卷查正德六年奉總制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左都御史陳僉批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本司右布政使任漢咨稱查得江西十三府俱係兩淮行鹽地方湖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因而不到商人往往越境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仍令南雄照引追

米納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勅諭便宜處置暫許廣鹽得下袁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及據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王秩亦呈前事隨該三司布政等官劉果等議得委果於事有益於法無礙呈詳批允前來遵照立廠照例抽稅外正德九年十月內准戶部咨該巡撫都御史周南題該本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仍照正德三年題准　欽依事理有引官鹽許

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如有犯者不分有引無引俱照律例問罪沒官又經行仰禁革去後今據前因隨查得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設立抽分廠起至正德九年五月終止共抽過稅銀四萬八百四十餘兩陸續奉撫鎮衙門明文支發三省夾攻大帽山等處賞功軍餉并犒勞過征兵官軍土兵口糧并取赴饒州征剿姚源軍前應用及起造抽分廠廳浮橋修理城池買穀上倉預備賑濟及

遵巡撫軍門批申借支贛州衛官軍月糧等項支
過稅銀三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由此觀之則地
方糧賞之用歲費不貲而仰給於商稅獨重前項
商稅所入諸貨雖有而取足於鹽利獨多及查得
近爲緊急賊情事該兵部題奉　欽依轉行議處
停當具由呈報該本道會同分守守備衙門議得
賊首謝志珊有名大寨三十餘處擁衆數萬盤據
三省窮兇極惡神怒人怨已經呈詳轉達奏　聞
動調三省官兵會剿去後及議得本省動調官兵

以三萬爲率半年爲期糧餉等費約用數萬查得
贛州府庫收貯前項稅銀除支用外止餘二千九
百餘兩又是節催起解赴部之數續收銀兩止有
一千六百餘兩但恐不日　命下赴期進剿軍行
糧食所當預處及查得廣東所奏前項鹽法准行
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
例合無查照先年總制都御史陳金便宜事例一
面行令商人許於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
爲助給一面別行議處以備軍餉庶使有備無患

不致臨期缺乏候事少寧另行具題禁止庶袁臨
吉三府居民無乏鹽之苦南贛二府軍門得軍餉
之利而關津把截去處免阻隔意外之變誠爲一
舉而三得矣等因已經備由呈奉巡撫都御史孫
燧批看得所議鹽稅既不重累商人抑且有裨軍
餉輿情允協事體頗宜但其至贛州府十取其一
吉臨等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仰行再加詳議斟
酌適中回報依奉訪得商民販鹽下至三府發賣
者倍取其利既許越境販賣乃其心悅誠服並無

稅重之辭又經呈詳奉批看得所議鹽稅事情商
賈疏通軍餉有賴一舉兩得合遵照欽奉　勅諭
便宜處置事理仰行各道行該府縣遵奉仍禁革
奸徒不許乘機作弊因而瞞官射利擾害地方具
由繳申令照本院撫臨理合再行呈請照詳等因
據呈到臣看得南贛二府閩廣喉襟盜賊淵藪即
今具題夾攻不日且將命下糧餉之費委果缺乏
計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但閩廣東以府江之師
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討稍貸既多亦皆自給

不贍恐無羨餘可推若不請發內帑米免重科貧
民然內帑以營建方新力或不逮貧民則窮困已
極勢難復征及照前項鹽稅商人既已心服公私
又皆兩便庶亦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
辦臣除遵照 勑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
且照議施行候地方平定之日將抽過稅銀支用
過數目另行具奏抽分事宜照例仍舊停止外緣
係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